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29冊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之研究 ——以書學、佛老學、史學爲主 蔡 清 和 著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歐陽偏《集古錄數尾》之研究-一以書學、佛老學、史學為主, 蔡清和著/羅振玉金文學著述,熊遊麟著一切版一 台北縣永

和市:花水蘭文化工作坊,2005 [民94]

百 1+158 面 + 序 1 + 百 1+118 面: 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34冊)

ISBN: 986-7128-04-4(精業)

1. (宋)歐陽修-學衡思想2.羅振玉 學術思想-金石

3. 金石 - 考證 - 目錄

791.7

94019019

ISBN: 986-7128-04-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二九冊

蔡清和: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之研究

——以書學、佛老學、史學爲主

熊道麟:羅振玉金文學著述

作 者 祭清和/熊道麟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水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 02-2923-1455 / 傳真: 02-2923-1452

電子信約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年12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 (精裝)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蔡清和,民國五十二年出生於屏東縣鹽埔鄉。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 究所碩士。曾任教於雲林縣東南國中、正心中學,現為國立員林高中教務主任。平日喜**蒐** 集碑帖、墨、硯,並以研墨臨書自娱。

提 发

長久以來,歐陽脩被定位為文史學家,而對於他在集錄古碑刻上所投注的心力,以及 晚年餘暇在書法上的努力,則常為學者所忽略。筆者透過他晚年陸續寫就的《集古錄跋尾》 內容,試圖找出諸多蛛絲馬跡,以窺探歐陽脩集占活動的真實內涵。

本文一開始從他的文集翰札裡及當時士人對他的描述,找到了不少有關歐氏集古的素材,再綜合後人對他此舉的觀感,筆者發現歐陽脩的集古一事,應是在一股極為強烈的好古癖好驅使下,所從事的一項高難度挑戰。因為古碑之蒐集,原本是可遇不可求之事;辨識古文字,亦非歐陽脩之所專擅;而缺乏書法的權威性,也是他常感不足之處。還好在他專心致志的追索下,時有所得;並且尚有幾位同道好友適時對他提供了不少援助,使他獲益匪淺,終成金石學界的重要先鋒。

所以本文自第三章起,即先針對他在《集古錄跋尾》裡有關書法的跋語,將之一一挑出,並在歐氏其它相關文札中,找到相互印證的話語,以探求他在書學上的努力。經由資料的分析歸納,筆者看到歐陽脩在書法上所付出的努力,其實並不亞於一般書法名家,只是大家還是沒能將之當作書法家看待,如果對他的書法有所好評,也常是因為歐氏的文名與人品太高之故。但不容忽視的是,歐陽脩在《集古錄跋尾》裡傳達出的許多見解,對整個宋代書法界來說,仍有他一定的影響力。

研究《集古錄跋尾》還有一項重大發現,即是筆者透過此書,竟找到數十則有關排佛斥老的跋語,可見歐陽脩在維護儒家學說的立場上,是極為堅定而積極,雖然自宋代以來,學界對歐氏晚年的排佛行動是否已有動搖,出現許多不同的意見,但若由此書的內容與寫作年份來看,歐陽脩在五十八歲前的排佛應是未曾鬆動。至於此後至過世前的八年之間,歐陽脩的排佛之志,是否出現變化,筆者亦可從他六十六歲時與子歐陽發等編定《居士集》時,竟刪除與排佛無涉的〈本論〉上篇,而留下專論排佛的〈本論〉中篇與下篇一事來判斷,歐陽脩應是堅決排佛至死前都未曾稍歇。

而對於歐陽脩在史學上的創發,筆者在整理此書時,亦專關一章以為探討。以金石證 史,是他在史學上的一項創舉,也是他最常於書中自許的事功,歷代不乏學者對他作出高 度推崇。但其真實內涵為何?迄未有人詳加整理分析,本文第五章即是筆者歸納《集古錄 跋尾》在史學上的實際應用與作法,以見歐陽脩對史料的科學態度,並藉此感受他金石證 史之功。另,《集古錄跋尾》亦可提供史鑑,歐氏對於文士不修品德,而只是想藉金石以 期不朽之作法,頗不以為然。究竟,金石雖堅,仍是敵不過歲月自然的摧殘,唯有泊然無 欲,不為禍福所動,不被利害所誘,才是聖腎之道,也才得以不朽。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

熊道麟 著

作者簡介

能消騰

1958年生於屏東市,祖籍四川萬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士,現任嶺東科技大學專任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兼任副教授。寖淫文字學、文學與夢文化研究多年,著有《羅振玉金文學著述》、《先秦夢文化探微》與《冥祥記研究》、〈左傳城濮之戰前兩個夢的解析〉、〈文學作品中的窺浴趣談〉、〈左傳中與晉景公有關的三個夢解析〉、〈七八聯用成語所表現的亂象〉、〈從左傳中的桑田巫看春秋時期的專業解夢人〉、〈中國夢文化研究方向探析〉、〈左傳夢文化探微〉、〈結草報恩——左傳中一則報恩夢的文化省思〉、〈倩女離魂與元雜劇中的夢〉、〈從史記人物行跡探討孔子天命觀的主體創造價值——以項羽、張良、藺和如為例〉、〈解夢與人生〉、〈開門七件事〉等專著、散論上餘種。

提 要

金文學肇端於北宋,歷經元、明兩代而中衰。清代以後,斯學再盛,學者輩出,成就更是遠逾前修。羅振玉生逢清末民初甲骨、古器大量出上的時世,上承宋代以來諸賢的造詣,下敢後學研究的先路。識深知廣,觸類旁通,承先而啟後,堪稱學界導師,功不可沒。而其研究心得,亦多有可觀。本書的寫作標鶴,即在整理、爬梳羅振玉的金文學相關著述與研究成果,以期表彰事學獨貢獻。

本書內容共分五章:第一章〈羅振玉小傳〉,略次羅振玉的生平事蹟與學術軌轍,以利讀者瞭解羅振玉的成長背景與事業取捨的內緣。第二章〈羅振玉所治金文學〉,分「治學範疇」、「治學理想」、「治學方法」與「治學成就」等四節加以論述。第三章〈羅振玉金文學著述輯纂〉,擇取羅振玉有關金文學的書目共五十一種,同時依照各書的性質,區分為「日錄」、「國象」、「文字」、「題跋」、「雜著」等五人類,輯纂其中與金文學相關的研究內容,逐一介紹。第四章〈羅振玉金文學著述繫年〉,分別依照羅振玉金文學相關著述的成書年月,以次排列,同時著明各書版本,俾利檢索。第五章〈羅振玉金文學研究貢獻萃要〉,撮取羅振玉在金文學方面的研究心得,分「經學貢獻萃要」、「史學貢獻萃要」與「文字學貢獻萃要」等三節,一例舉以明其大要。

出版序

《羅雪堂先生之金文學》爲我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時的畢業論文,由恩師一李國英教授所指導。當時因受時代風氣的影響,論文的寫作係以較古典的文言撰述。且由於電腦的運用尚未普及,因此在造字與掃腦頗有困難的情況下,全文均以手寫定稿、付印。雖從斑斑字跡中可以回味昔日讀書的艱困與筆耕收成的甜美,然就讀者閱讀的立場而言,確實有所隔礙。是以論文完成之後,雖曾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然而每當慮及是否應將渺微的文獻整理與研究成果付梓出版,以圖作爲《羅雪堂先生全集》的輔翼,爲學界略盡綿薄時。往往礙於自忖所學未篤,識見短淺,因而未敢質然妄舉。仔細回想起來,那一切竟然都已是二十年前的悠悠往事了。

今年初,花木蘭文化工作坊來函邀約,希望我授權將這部「沉寂已久」的拙作編入潘美月教授所主編的「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中,正式出版。有感於歲月移易,早年的宿願,竟然恍如春夢,橫空而來,驟然得以實現,喜不自勝。於是取出舊作,送請繕打、校對,然後逐字逐句地將原先的文言論述徹底改寫爲較爲淺近的語體。同時,將書名改爲《羅振玉金文學著述》。

如今,這本著作即將以嶄新的面貌問世。在此出版前夕,特別感謝花木蘭文 化工作坊高小娟小姐的諸多協助與叮嚀。希望這本小書,除了附「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驥尾的價值之外,確實能爲金文學的研究者提供一盞微明的燈火。

2005年9月於台中

凡例

- 一、本書每章各分若干節,其中有待加註說明的內容,則分註於當頁頁尾。
- 二、本書引文,爲求行文方便,故行文時或具原文標題;或不具標題。其中具標題的 部份,則於附註中註明版本、頁次;未具標題的部份,則附註中兼註標題。
- 三、各章所述文字與所見書目、若有重見、且已附註於前註、若非必要、則不再贅註。
- 四、第三章〈羅振玉金文學著述輯纂〉所輯諸書,各依成書的性質歸類;每類再各依 成書年月的先後爲次。其中若有讀編、補遺,而著成的年代與正編相異,則依例 以正編年月爲準。
- 五、第四章〈羅振玉金文學著述繫年〉所輯諸書,各依成書的年月爲次。其中若有續編、補遺,則分別依照續編、補遺的成書年月列次。羅振玉的遺著,不論已刊、未刊或者未完成,均一一列於表後。
- 六、第三章〈羅振玉金文學著述輯纂〉中所輯諸書,有專涉金文的著作;亦有雜涉金 石的著作。若屬專涉金文的著作,則全書詳細介紹;若屬雜涉金石的著作,則詳 金而略石。

自 序

有來音國學人能藏書者未必能讀,能讀之者,亦未必能深博而卓然有所發明;即或能兼及之,且又能舉私人之力刊布書籍,廣其流通者,殊鮮見矣!究其理,蓋非有廣博之學問根基,卓絕之識見智力,過人之熱心毅力,深遠之學術胸襟與夫饒裕之財力物力者,實不足以任之故也。惟羅振玉先生雖生富兵燹災亂之際,國瘠民貧之時,然猶卓然方心,以學術爲性命,視學術之存亡爲已任,一生矻矻於古器物、書籍之收藏、研究刊布,表微彰隱,守闕抱殘,菩述之總數,多達百餘種,校刊之書籍,更逾四百有奇,如此成就,古今人中,洵罕見其匹。綜其無生之學術,體大而事繁,亦皆各有造詣,其榮瑩大者,約有七端: 日甲骨文字之考訂與傳播;一口古明器研究之倡導, 口敦煌文卷之整理;四日內閣人庫史料之保存;五口漢晉本簡之研究;六日漢熹平石經殘字之集錄;七口金文及其器物之傳拓與研究。具足以創先上不朽之鉅業,成 家之絕學。

金文之學,雖僅先生學術之一端,上就此 端,固不能盡得先生學術之全貌,然先生之令文學,得藉以上啓甲骨文字之辨識,下正說文解了之舛繆,並旁及石刻、竹館乃至經史諸學之考訂,其重要猶路棧之於跋山,津渡之於沙水,實乃先生學術之樞紐。而先生自少致力於斯學,未嘗 日或間。 生閱歷所及,微論器物、拓本,靡不竭力蒐羅,潛心鑽研,成書之富,逾五十種,幾居先生畢生著述四分之 。其中或圖錄器形;或拓摹銘文,所輯墨本之多,目宋以降,未見其傳且於金文學之研究啓示若干門徑,民國以來,如上氏國維、商氏承祚、容氏與與唐氏蘭等學者,告受先生之啓導變被,而各擅勝場。先生之成就,誠爲民國以來令文學界之泰、北斗也。抗父於所著〈最近 |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一文中云:「羅君以學者之身,自方蒐求新出之材料,而爲近百年文化之結集,其研究之功,乃爲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確爲允評、斯編撰述之旨,却在彰明先生金文學之成就與貢獻,承 李師國英提示綱領,察疏補關,且於拙文,不憚再改,斯編乃得以寫定。今將付諸剞劂,謹識於此,以下師恩之弗敢或證。惟以學植淺陋,才得質疏,雖效夫子敏小之訓,彈思竭能,呈漏疏失,乃在所不免,向祈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七十三年十月 熊道麟謹識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1
第一節 研究內容和方法	2
第二章 集錄古碑刻與成書經過	٠ 5
第一節 歐陽脩的好古與集古 , , , , , , , ,	5
第二節 歐陽脩集古所遇困難 " " "	· 14
第二節 《集古錄跋尾》之成書、內容與影響	22
第三章 由《集古錄跋尾》看歐陽脩的書法世界 "	39
第一節 歐陽脩對書法的熱愛	39
第一節 日、《集古錄跋尾》管窺歐陽脩的學書片斷	. 43
第一節 由《集古錄跋尾》探討歐陽脩對書法之評論…	52
第四節 歐陽脩的書法成就及書法意趣 · · · · · ·	76
第四章 由《集占錄跋尾》看歐陽脩的排佛面向…	91
第一節 集占的心理矛盾與藉題發揮 · · · · · ·	91
第一節 由《集占錄跋尾》看歐陽脩排佛的內容 ·	100
第二節 山《集古錄跋尾》看歐陽脩晚年的排佛 · · ·	· 111
第五章 由《集古錄跋尾》看歐陽脩的史學建樹…	- 119
第一節 碑石可正史之失 · · · · · · · · · · · ·	. 120
第一節 码行可補史之闕 · · · · · · · · · · · · · · · · · · ·	125
第一節 碑石本身亦有製 , , , , , , , , , , , , ,	129
第四節 史鑑與哲思 · · · · · · · · · · · · · · · · · · ·	131
第六章 結論、、、、・・・・・・・・・・・・・・・・・・・・・・・・・・・・・・・・・	137
後記	141
附 錄:歐陽文忠公墨寶·······	- 143
參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155



錄

出版序
凡例
自 序
第一章 羅振玉小傅
第二章 羅振玉所治金文學 · · · · · · · · · · · ·
、研究範疇 ·
- 1、治學理想・ ・ ・ ・ ・ ・ ・ 1
- * 、治學方法 ・ ・ ・ ・ ・ ・ ・ 1
四、冶學成就 2
第二章 羅振 E金文學著述輯纂· · · 3
、 錄類
○ ○ ○ ○ ○ ○ ○ ○ ○ ○ ○ ○ ○ ○ ○ ○ ○ ○ ○
.、文字類· ···· ··· ··· ··· ··· 5
四、題跋類
五、雜著類 ・・・・・・・・・・・・・・・・ 7.
第四章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繫年 7
第五章 羅振玉金文學研究真獻萃要 9
·、經學貢獻萃要· · · · · · · · · · · · · · · · · · ·
.、史學貢獻萃要
·、文字學貢獻萃要 · · · · · · · · · · · · · · · · · · ·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所見頁次索引 · · · 11
参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筆者是書法學習者與愛好者,平日在提筆臨池之餘,就是以蒐集歷代碑帖、 賣玩占今名蹟爲樂,岳初選擇中文系爲志願,以及目前進修中文研究所,或多或 少都與書法有關。在碩論研究主題的取材,難免也是圍繞在書法相關議題上打轉, 所以在興趣的引領下,我自然地找到歐陽脩《集古錄跋尾》以爲研究主題。因爲 這是歐氏 生傾斗心力,蒐集一千卷歷代碑帖之後,在賞玩了蹟、研究考證之餘 而寫成的著作,這樣的蒐集過程與寫作背景,對於喜好書法、蒐集碑帖的我來說, 是再親切不過的事了,尤其是每當我展卷閱覽研讀之際,看到歐陽脩寫道:「斯人 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 唐元結《峿臺銘跋 尾》 心弦就不自覺地被撥動了起來,久久不能自己,所以不顧自我能力之不足, 便毅然决然以此書作爲我的研究對象。

研究歐陽條,早已是文史學者關心的課題,多年以來,實不乏豐膽的研究成果呈現在吾人面前。對於歐陽條的研究,似乎是不易再有任何發現了。而長久以來,歐陽條也只是被定位為文史學家而已,對於他在其它面向的努力,諸如集錄 古碑刻上所投柱的心力,以及晚年餘暇在書法上的努力,則向為學者所忽略 近幾年來,隨著學滿界研究觸角的多句延伸,已有幾位學者專家注意到他在書法、命石學上的高度成就,經由論文的陸續發表,己漸漸改變人們對歐陽條的固定印象

儘管如此,當我們提及宋代書法名家,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還是蘇、黃、米、 蔡四人,而甚少將歐陽脩列入其中。雖然歐陽脩留下幾件書法名蹟,也在文集中 寫卜不少關乎書云之論述,又有《集古錄跋尾》之作,開啓了宋代金石學研究之 先河,但在後人眼中,歐陽脩充其量只是一行好古之文人,或只是一位金石學家, 仍未能取得如蘇、黃、米、蔡等書家之地位。而他在金石學上的努力,雖開風氣 之先,也未如他的文學、史學成就,而能引起廣大學者之社意,實爲可惜。

細番歐陽脩的集古之學,其實在他的一生當中,是佔有一定比例與重要意義的事業。因爲當我們翻開《集古錄跋尾》,便會發現他在此書中傳達的,除金石學之外,還可見其強久的排佛思想與又更書法等諸多創見,雖然這些論點,未必有嚴密之組織與架構,只是隨想隨記而散見於各碑碑末的跋尾,但有要研究歐陽脩的書法成就、排佛思想及在史學上的創發,《集古錄跋尾》反倒成了最眞實、最自然的資料,如不著力於此,只從他其它論著下手,恐將難窺其堂奧,亦必然有所疏漏。因此之故,他蒐集眾多古碑刻的背後,及反映在《集古錄跋尾》的諸多意念,就成了研究歐陽脩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第二節 研究內容和方法

有感於《集古錄跋尾》對於作者歐陽脩之重要,本論文擬以此書之內容爲主, 其它歐陽脩相關著作爲輔,針對他在金石、書法、排佛、史學之見解,分成幾個 面向來探討:

·、集錄占碑刻與成書經過

歐陽脩的集古,主要是集錄何種古物?他又是如何完成此一壯舉?他遇上了 那些困難?而《集古錄》與《集古錄跋尾》之差別何在?其對後世影響又如何?

1、由《集占錄跋尾》看歐陽脩之書法

歐陽脩的書法成就如何?他對書法的熱愛,常被後世所忽略,於《集古錄跋尾》書中,面對著諸多古代碑刻,正有不少與書法相關話題可以盡情發揮。他本身具備的書法觀念,以及他的書法學習過程,是否能從此書得到一個概況?

:、由《集占錄跋尾》看歐陽脩之排佛

歐陽脩排斥佛、老、向來不遺餘力、在《集古錄跋尾》裡、可以清楚認識到他 對佛、老的排斥,主要是集中在佛教之上。而他如何在集古之時借題發揮?以及他 排佛的重點何在?或許能在此書中得到解答。又因學界對歐陽脩是否在晚年之時, 對佛教之排斥已有鬆動現象,至今仍是一件公案,不易解决,筆者嘗試由《集古錄 跋尾》書中找尋線索,進而擴及到他其它資料,或許能因此而獲得些許創發。

四、由《集古錄跋尾》看歐陽脩之史學

歐陽脩的集占,除卻排遺生活之外,還有一個嚴肅的課題,即是以金石資料來考證史實,這是歷史學界一項極其重要的創發,他是如何提出與應用在學術之上,以及如何辨明金石資料的可靠與否?相信亦可從本書的探討之後,得到一些啓發。

衷心期望在逐一爬梳之後,與其相關著作相互關發,以整理出歐陽脩的好占 情懷(集古癖),幫助學者們認識歐陽脩中晚年生活的真實面貌,同時介將他於本 書中所提出的的書法語論、排佛思想及金石證史之論,作一試探性之評析。

田於《集古錄跋尾》的資料引發,筆者注意到些許值得研究之問題,在探索的過程裡,當當需要再從歐陽脩的其它著作神尋找可資印證的材料,所以雖然題目鎖定在《集古錄跋尾》一書,但其實在整個論文的研究上,筆者發現,不論是書法問題、排佛思想、或是金石證史的問題上,要研究歐陽脩的問題,是無法截然強加劃分的,而之所以會以《集古錄跋尾》爲主要線索,也是考量到個人才力有限、學養不足,只能從中選取相關重點以作爲研究主題,若因此而有所遺漏,也是難免之事,尚期大方之家不多批評指教爲幸。

第二章 集錄古碑刻與成書經過

第一節 歐陽脩的好古與集古

宋代文人中,歐陽脩不僅以文章 E盟文壇, 人以集錄占碑刻帶動金石學的發展, 而爲後人所稱道, 關於他的文章, 學界論述已多, 無需筆者贅語, 而有關他集占的內在原因,則是本文所欲探究之重點。以下即爲筆者所作之探討。

歐陽脩集古的內在因素爲何?儘管他曾對其季子歐陽裝說:「吾集錄前世埋沒 缺落之天,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宣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 其爲所得亦已多矣。註」「」但如細審他集古的背後動機,其不難發現,他的集古 除了有神聖的學術使命以外,仍是在強烈的好古癖驅使下開始了他的集古活動, 吾人「在以下四方面窺知。

1、見諸書信翰札

在歐氏與朋友的書函,不難找出原因。他在〈投時相書〉中有言:「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須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惠之任 註2 即追出自己有 股強列的好占癖,且這股好占之癖主要是集中在「古書文字」方面,所以歐陽脩在好占癖的騙使下,蒐集的占物並非 般骨董,而是與古文字有關的金石碑刻。

另在〈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裡又言:「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

[「]豆」、 宋 歐陽脩·《歐陽又忠公集》五, 錄目記 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 《四部叢刊》初編, ·頁2下~3上。

雪 21 问註 1、《歐陽 正忠公集》二《外集》卷第十六,頁 13 下△

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輕自該其事,庶以見其志焉 at 。」可見歐陽脩一再強調自己的嗜好是絕對不同於流俗,在看似自嘲的語氣裡,又透露出些許的自豪。

而他真正提出著錄集古專書,則始自嘉祐四年 1059, 時,寫給劉原父的書信,他說:

愚冢所藏集古錄,實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 此物理也 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 余深以其言爲飲, 昨在汝陰居閉,遂爲 集占錄日〉,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 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 **4 。

為了傳之久遠,歐陽脩聽從許了春的意見,將蒐集所得,舉取其要,著為 書, 這若不是有極大的興趣在背後支撐,恐亦不易完成。

除此以外,他有數則翰札言及蒐集到古碑刻的欣喜情狀,可讓我們想見他當 時的癡態,如〈與韓忠獻王稚玉〉的書信:

前在瀕承示碑又甚多,愧荷之怨,巳嘗附状。今者人至,又惠宋公 碎二木,事蹟翩翰,叮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入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 賜(羅5)。

又如在〈與馮章靖公當世〉的書信:

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 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内所有,幸為博采以為惠,實寡陋之益也、

承連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嚴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 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己為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為喜幸也 証6!

都是提及獲贈碑刻的喜悅,於此,歐陽脩爲了蒐集古碑,竟表現出貪多務得之樣態, 足見他對集占之勢切。而又於〈與王懿敏公仲儀〉的書函,有幾句話是這麼說:

蜀中碑文雖占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租 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 #710。

註 7 问註 1 ,《歐陽正忠公集》三,《外集》卷第十九,頁 9 下。

計 4 列註1、《書簡》卷第五、頁1 上~1 下

註 、 門註 1 · 《歐陽文忠公集》 五 · 《書簡》 春第一 · 頁 4 下 ~ 5 上

註 6 门註 5 , 《書簡》卷第二, 頁 6 下 ~ 7 上

註 7 问註 6,頁 10 上 ~ 10 下 °

只要是有字的古碑,皆請朋友爲他打取來,因爲歐陽脩此時的心情是除了古碑以外,其餘「皆不入服」 由此更是將他對古碑的渴水,表露無遺

在〈與張直方〉信裡・他關心的也是蒐集碑刻的問題:

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另後所收必多也 至8 。

而仁與劉原父的書函,也有 處極盡誇張的描述:

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騰、兼復惠以古器銘 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過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 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違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筑, 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又,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 119。

土文中的「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 連翁夜獲何物, 其喜若斯?」 · 段所記, 石不是歐陽脩的同好劉原父, 大概不是 般大眾所能感受, 在此, 歐陽脩不禁要 感慨:「信音 人好要之異如此, 安得不爲世俗所懷邪?其窮達有命爾, 求合世人 以取悅, 則難矣!」。

1、見諸歐陽脩《集古錄日序》

對於自己的集古,歐氏在《集古錄目序》裡有 段詳細的說明,茲錄其文於 ::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靈,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 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蟹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 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 常生深淵,採者腰細而人水,形色非人,征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咒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逐雜於其中者,率常 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 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至10 。

如他所意,象犀虎豹的齒角皮革,與藏於深山大海的令「珠寶,是一般世人之所愛,但這等嗜好,往往需要勞動眾多古役,冒著生命危險,遠涉外域,歷經年歲, 力能取得,而這種爲滿足個人私慾,卻常爲無辜者帶來禍害。以歐陽脩看來,卻

[[]at R] 同註5、《書簡》卷第四、頁9下。

a 9 可註 5,《書簡》卷第五、頁 10 下。

註10. 问註5,《歐陽文忠公集》五,《集古錄月序》,頁1上。

是「無欲於其間」的,所以他對於象犀虎豹的齒角皮革,與藏於深山大海的金玉珠寶,並無多大興趣。

相較之下,歐陽脩的嗜好則大異於此,他說:

楊觀孔鼎收陽之鼓,岱山鄉峰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 袒碑彝謠銘詩序記,下至古又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 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煙淪磨 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 又其力或不足,故懂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 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 隋唐五代,外至四母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跪怪所 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占錄 紅川。

於此,他明白訴說自己獨特的癖好 「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故於其間」 是與一般世人貪求珍物珠寶有很人的不同,他喜愛的卻是不用冒險速禍、爲世人較易忽略的,古代鐘鼎刻石。此等古物,因「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只要有心鬼集,即可得之。在他看來,集古雖無「冒險速禍」之處,卻有其迫切性,由於「風霜兵人煙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而世人「未嘗收拾」,「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所以他相信「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故 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為,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 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 不皆有,以為集古錄。」這即是他集古之初衷。

而他也知道所集「未必皆適世之用」 _{計 12} , 恐爲也人訕笑, 因此以自嘲的口吻道出自己實有好古之癖, 而這個癖好, 就是促使他完成集占錄的最大動力。

二、見諸《集占錄跋尾》的敘述

而據他在《集古錄跋尾》中的幾條跋尾,亦可見其好古之癖。先看他在(漢玄儒婁先生碑跋尾)所寫:

右 漢玄儒婁先生碑 。… 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

^{# 11} 引註 10,負1 L~1 下。

註 2, 问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15下。

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逐據圖經,遷碑還縣,正於勑書樓下,至今在馬,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3 。

在遭遇貶謫之時,他仍能按圖求碑,進而發現此碑在墳墓之側,並遷碑還縣。這種尋碑的社勢,著實令人感動

再看(唐竇叔蒙海濤誌跋尾),歐陽脩所寫的內容:

余嚮在楊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 已 而,復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 皆云未嘗見也,至14。

因為甚愛之、張掛于座石之壁、希望朝夕得見、於此、巴耳見歐氏喜愛碑帖之心, 而卻因被風雨摧損之後,經歷;五年之久才又獲得,這十五年的等待,豈是常人 所可想見?

其實 | 五年的等待,還不算是最久, 音人尚可在《集古錄跋尾》書中找到更久的事例,如在《唐鶺鴒頌跋尾》裡,即有一段描述:

唐鶺鴒頌。當皇祐至和乙間,余在廣陵,有較史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 #15。

以歐氏的好占,在看到黃元吉所展示的〈唐明早自書鶺鴒頌〉以後,想必有欲得之而後快的念頭,但除了「把玩久之」,他也不能上為己有,沒想到竟要等到一年後才能獲得石刻本,這之間的懸想掛念,恐怕也只有好占之人方能感受個中滋味。

要看歐陽脩的好占情懷,下一則〈後漢無名碑跋尾〉的自述是更爲直接了。 他說:

後漢無名碑, ……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適世之用, 惟其理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癖也 莊 (b)。 歐陽脩在此則跋尾裡,即以 方理沒零落的 \後漢無名碑>,任 句「尤以爲可惜」

的慨嘆下,明白道出自己強烈的好占之癖。

又在〈魏劉熹學生家碑跋尾〉,歐氏也將自己永索古碑的一段心路歷程作了太 略描述,他寫道:

at 3 门註 5、《集古錄版星》卷第二,頁 10 下~11 上二

EI 141 阿証 5、《集古錄版尾》卷第八,頁3上~3下。

E 15 问证 5、《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 14 上~ 14 下。

at 161 月註 5、《集古錄跋尾》 券第二,頁 15 L~15 F

右 魏劉熹學生家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寫乾德令時,當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家在草間,旁有古碑傾倒,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家,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戚,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长乙又數年,乃獲 紅.1

田一次公務的偶遇,看到荒冢草間半埋土中的傾側占碑,又引發他追索蒐求的慾望,在數年後,於集錄占碑時,仍念念不忘富初的想望,經由幾年的苦心求索,才終於如顧以償。這樣的一段漫長心路,實是歐陽脩好古的最佳證明。

又在《唐陶雲德政碑跋尾》裡,也有一段敘述可以證明歐氏的好占。他說: 唐陶雲德政碑 。……予為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

門外, 半理地中, 命工掘出, 主于縣下, 字為行書, 筆跡透麗, 而不著書者姓名, 借裁 至18!

因爲公務的關係,歐陽脩「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就「命工掘出,立于廣下」。於此,歐陽脩又再一次表現出他那好古的癡態了。類似這樣的記載,在《集古錄跋尾》裡還有以下一例:

右 花林宴別記 、唐賓常撰。花林寺在縣州全椒縣,余在際陽, 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 得之 4.9.0

只要發覺何處石塊「隱隱有字」,歐陽脩就「亟命模得之」,生怕遺漏大地間 任何一方占碑。也因在如此熱情的求索下,他不斷獲得爲數頗多的古碑夠,充實 了集古內容。

其實像這樣的情懷,還有不少,再看以下兩則跋語,對歐陽脩的好古,當更 能感受得到。

右 周伯著碑 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天聞汴果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戚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每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比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 20,0

、唐元結峿臺銘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

註17 司託5、《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3下。

缸18 司註 5、《集专錄版尾》卷第五,頁 16 下~17 上。

註19 问註5、《集古錄版尾》卷第九,頁15下。

az 20. 问註 5·《集古錄版尾》卷第十,頁 9 下 ~ 10 上。

者安知無问好也邪(註21 ?

在這兩則跋語中,歐陽脩一再強調自己的好占,因爲若不是有好占之癖,豈會有如此之語呢?

再看以下兩則跋語、歐陽脩所展現的真誠、則真可令人爲之動容。

全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 陰符經序,,逐末其經,云石已亡矣! 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台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 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遂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註22 !

右漢 天祿辟邪 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 南陽安眾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 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鄧間,見之道但,迨今三十 餘年矣 其後集錄古丈,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 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 註23 。

據又中所記,分明已聽人說柳公權所書陰符經之原石已亡,歐陽脩仍不死心,還「求之上餘年,莫可得」,結果卻於冶平 [年,得之於鐫正張景儒,難怪歐氏會感動得說出「物常聚於所好也」。而對於漢、天祿薜邪)四字,歐陽脩自天聖年間中舉進士以來,曾往來於穰鄧間,見之道側, [十餘年來,爲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次永於他人而不能致。幸有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爲他模得,雖然了畫訛缺,不若他 [十幾年前所見時之清晰完整,但由此亦可知歐氏好古之心切,實是遠在一般 [人之上。

四、時人、後人對他的評論

以上純就歐陽脩自己的敘述來看他的好古,而與之己時及後代的士人如何許 論他呢?

他的摯友梅堯臣就有〈觀水叔集占錄詩〉提及歐陽脩的集占:

古碑手集一千卷,河北關西得最多,莫怕他時費人力,他時自有錦 蒙馳 ±24 °

旺2. 问証 5、《集古錄跋尾》 卷第七、頁 13 下·

註22 月缸5、《集占錄跋尾》卷第九、頁7上。

¹注23 同註5、《集占錄跋尾》卷第二、頁20上。

計24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二、卷第二十三 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四部叢刊》初編,頁9上。

另有詩〈聞水叔出守同州奇之〉下午,也有「訪古孝碑可銷日」 at 25 之旬,可以傳達出歐氏集古之癡心

另,朱善〈送稽占劉先生環鄉序/有云:

凡漢、魏以來之極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 幽而窮崖絕谷之隱倫,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 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 (註 26 ° 即施調若不是歐陽脩心誠力足,方得以致之,凸則如此巨構,亦非泛泛之輩所能 讓集。

諸如此類言及歐陽脩集古的記錄,翻查史料,環質不少。

韓琦就智說他「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占又圖書」 註27 。

葉濤也說:「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爱惜,獨好收蓄古丈圖書,及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28 。

王闢之亦云歐陽文忠公「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对古石刻」 註 29 。 胡應麟說:「歐好古,於金石頗豬一斑」 註 30 。

儲欣ム:「不實象犀金玉,而實古來又字之傳,公所自喜在此。 記31 。

又·洪适〈隸釋序〉裡也有「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 ā 32 句, 雖非專指歐氏而言,但是道出了歐陽脩愛好集古的事實

可見歐陽脩的好占石刻,是爲土人們所公認共知的。而胡應**麟**有 段話說得 有意思,他說:

水叔謂好而能一,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而猶惜

az 25 宋 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一版一刷,頁733。

註 26 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卷四十二(台北市: 商務,1990年,《四部叢刊》初編,頁 347。

ef 27. 宋 韓琦·《安陽集》,卷五十 台北市·臺灣商務·《四庫全書珍本》、頁 10 下。

註28 问註5· 附錄券第五, 頁21 上。

at 29, 宋 王闢之、《雕水燕談錄》、卷七 台北翳 藝叉、1965 年,百部叢書集成、第二十二函、29、《知不足癬叢書》初版 ,頁 65。

註30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九 台北市 世界,1980年,《中國學術名 著:728~729》,《讀書記叢刊、第十二、十三冊》,頁527。

ほ31 清,離於,《唐宋广大家全集錄》,《八一居士全集錄》卷五 臺南縣,莊嚴又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日叢書,集部;總集賴,405》,初版 -刷 ,頁30。

^{¥32} 宋 洪适,《隸釋》,卷一 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9月,《四部叢刊》三編, 頁1上。

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 註33 。

歐陽脩因爲對古文字的愛好,而投社在金石的精力與時間,顯然是超乎一般文人之上的,他即曾在〈秦泰上刻石跋尾〉說:「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聖賢之作也。 ま 34 ,可是耐應麟站在傳統的經學角度上來看待歐氏的集古,當然會覺得歐氏之作法無異是將有用的人好時光耗蝕在金石小道上,實是辜負了歐氏本身所具備的才能,所以未了。 句「猶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應是有頗深的感觸。

在蔡世明所著的《歐陽修的生任與學術》一書中,對於歐陽脩的集占,他引用了方和的一段見解可提供吾人參考,他說:

方和先生認爲歐陽修這麼喜歡收集碑帖銘又,在心理學上是可以得到解釋的,這種行為或是一種淵源有自的「補償」要求。歐陽修早年家貧,他的啓蒙教育,是由他母親用蘆荻的莖桿在沙地上教他學寫了開始的。別八家的小孩都有筆有紙,唯獨歐陽修沒有,劝年期這種極爲深刻的印象,必然給他極大的影響 所以一旦他功成名就,希望在業餘有個新託精神的來源時,「子」就首先浮現出來,於是從湯盤、孔鼎、秦克,一直到五代的碑刻,不管是古文奇字,或篆隸八分,凡是寫的或刻的字,就都成了他收集的對象。他既然喜好,而又能專心一致,所以成就也更可觀了。但如果歐陽修的嗜好僅上於對個人的「補償」,那麼他了不起是個自我陶醉的骨董收藏家而己,然而可貴的是,他能夠從這些旁人不屑一顧的東西,下了許多考證的工夫,將自古以來文化傳遞的總索整理出來,這種貢獻不只是有益後學,也是爲爾後史學研究問闢了一條新的途徑。至351。

雖然這種看法,未必能找到確切證據可資證明,但卻能言之成理,幫助世人理解這種特殊癖好的形成之因,而他對於歐陽條集占證史的評價,應是不容置疑的定論。

註33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台北市,世界,1980年,《中國學術名著,728 729》,《讀書記叢刊,第十二、十二冊》,頁69。

証34、同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一,頁17上。

紅35 蔡世明、《歐陽嗲的生平與學術》 台北市 支史哲出版社,1986 年 9 月、《文史哲學集成》,頁 97。

第二節 歐陽脩集古所遇困難

有關歐陽脩的集古過程,他於《集古錄跋尾》有言:「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 其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計 16 」由此可知,他的集古,是靠許多好友的鼎力 相助,才得以順利完成。據目前歐陽脩全集所記資料看來,幫忙他蒐集古物的上 要是劉原父;幫忙他辨識古文字的除了劉原父以外,還有楊南仲、章友直、王原 叔等人。而於品評書法時,主要是藉助祭襄之眼力。

集錄占碑刻,固然是需要一番努力與耗費精力,而歐氏為何需要眾多朋及的 幫助,而無法獨力完成呢?依筆者的判斷,他是遇上了幾個難題,這些難題分別 是:

·、占碑之蒐集

雖然歐陽脩認爲「楊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鄉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錦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 註 37 ·不似象犀虎豹、王、珠、金等礦之「遠且難而又多死」,但真要蒐集古碑刻,則必有其時代之限制,若前人不加珍惜保護,甚易遭受破壞,所以年代相隔愈久,所了愈少,而歐陽脩就常感嘆「漢之余石之又存於今者蓋寡 止 38 」也在〈後漢楊農碑陰題名跋尾〉說:「漢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 直 39 」而對於西漢石碑之不行,更是難能釋懷。他在〈與劉仔讀原父〉厶:

某啓:實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署,動履康和,兼蒙惠以 韓城鼎 銘 及 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 得。自三代从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 逐大償其素願 at 40 。

在此則中,歐陽脩道出他「集錄前古遺又,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根,今違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對此,他也曾說「余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鐘、連鑪盤銘爾」 計 41 以歐陽脩

[、]註 36 同缸 5、《集古錄政尾》券第八、頁 18 上 18 下。

^{[4. 18 37} 河廷 5、《集古錄月序》,頁1上 1下。

^{(52.38} 问註3,《外集》卷第十八,頁4下。

[[]註39] 问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14下。

註40 问註5·《書簡》卷第五,頁10 t

[「]証4」 同註 5、《集古錄目序》, 頁 20 」

蒐藏之富・仍有此嘆・可見西漢碑石之難得。也因西漢碑石如此難得・連帶地・使他對東漢碑刻的蒐集,所抱持的態度是,只要是漢隸,不論其優劣與否,就盡其所能蒐集,例如在〈後漢碑陰題名跋尾〉,歐陽脩就說出他之所以蒐集此碑是「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 計42 而不去計較字的好環。

關於此事,陸友仁《研北雜志》裡也說:

歐陽公集錄古又,自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 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畩得前漢數物,以銘刻遺乙,由是大償素願。蓋 其難得如此 343 。

陸氏於此段之後,還進一步探討爲何找不到前漢石碑的問題,他說:

趙德甫《金石錄》謂西漢又字世不多有,殆不可澆。胡承公《資占紹志集》云獨允延之以爲西漢刻石文自昔好占之士,固實博采,竟不之見,如陽朝碑宇要亦非真,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癰之,仍嚴期禁,略不容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覆,遂得不毀。故至今猶存者,西漢而上,紀功逃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以來,石刻始盛,而金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恨獨缺西漢字,建劉原父出守永興,多遺古物奇器,因撫林華宮行鐙、蓮勺宮傳山鑪樂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始得西漢字,从確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皆以缺壞磨滅,因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也!周宣王石鼓文、秦二世泰山詔令尚在,豈西漢石刻獨已缺壞磨滅,當是西漢之份猶爲近古,其有功德,獨銘之鐘鼎雜槃,而冢墓碑刻則自東漢以來始有耳。其44。

若陸友仁所言屬實,則歐陽脩一直蒐集不到西漢碑石的遺憾,就可找到合理解答。 而陸氏文中提到劉原父士守永興,以所獲 銅銘贈送歐陽脩 事,則見於歐氏〈劉 原父帖〉,歐陽脩說:

余所集錄古之,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 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爲永興守,長安,秦漢故 都,多占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逐復傳於人間, 而原甫又雅喜藏占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

at 42 引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5 上、

年43 (元 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上 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年,第一版 , 頁 96。

[.] af 441 回話 43, 頁 96 98 ^

爲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合口銅南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 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爲。余所集錄既博,而爲日盛久,

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 38 45 。 除此以外,歐陽脩還有一對〈與劉侍讀原父〉書信,將這時的欣喜之情作了一番 在動心描述。

作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腹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 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 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曾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悦, 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 幸甚!幸甚、每46 !

其實歐陽脩在欣喜之餘,仍不免要感嘆他於集古路上的艱辛與寂寞,終究能像他如此熱衷蒐集古碑刻的士人,除了劉原父之外,頗難冉尋覓知音,而 般社會大眾人概也很難體會他的這種癖好, 全於會否因此「爲世俗所增」?恐怕不會嚴重至此,但「求合世人以取仇, 別難矣」一語,則應是反映了部份事實。

由上述可知,歐陽脩蒐集占碑刻,其過程之艱辛,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見得到 的。

1、古文之辨識

歐陽脩曾在〈與劉侍讀原父〉信中提到「無人為藏古文」、註 47 ・對於存在於古碑中的「篆畫」當「季訪博藏」。事實上,劉原父不僅是提供歐陽脩不少碑刻,同時在辨識古文字方面,劉原父亦是出了不少方氣,對於歐氏不擅辨識古字,劉原父甚且還譏誚歐陽脩平日不讀書,王世貞的〈集古錄跋〉就提到:

歐陽脩)居恒謂辨古又奇字,全得楊南仲、章友直力,而又盛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卻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是哉 日48 ?

「支入相輕,自古而然」,富然歐陽脩也曾批評劉原父又章不正,關於此,晁公武 《郡齋讀書志》〈劉公是集七十五卷〉有言:

母45 问註 5·《集古錄 1序》, 頁 19 下。

在46 网註 5、《書簡》 卷第五、頁 10 下。

⁵²⁴⁷ 问註5、《書簡》卷第五,頁10 上。

註48 共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中冊 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5月,《专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第一版,頁588/

英尔嘗語及原南,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 「其又章未佳, 特傳學可稱耳。 \$149 _

明代胡應麟對此有一精闢分析:

劉原文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請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 於又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訝子瞻再讀《漢書》,原父借 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於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 學,亦菲文士所無。原父亦以文名宋,此據前人論之。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像晚歐、蘇、王氏問,而製作不甚傳 在50 。 情人錢人昕〈與友人書〉則說:「昔劉原父磯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 然其言未免太過、計 51 」這就說明了文人各有所專擅,本來即無需太過苛求,而 在古文字上的造詣,歐陽脩的確有不如劉原父之處,難怪會被劉原父譏爲「不賣 書,之人了。

而歐陽脩所言的「學訪博識」,除了劉氏以外,還有楊南仲、章友直兩人,是 他經常諮詢的博識之人,所以他曾言:「自会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 寿伊、章友直」 a. 52 。在《集古錄跋尾》碑,下有一則楊南仲所寫的跋語,其 文如下:

右嘉祐己亥歲、馬板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職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了之傳者,賈逵、許眞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適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隱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 註53 。

我們可從楊南仲的這一段話,見識到他的高明見解,也可體會出古文辨識之不易,因為時代久遠,而有古今之別。

另外還有兩則跋語,則是忠實呈現當時幾位人家對先秦古文字的討論過程。 其文如下:

⁽⁵至49 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1月,《人人工庫特,547~550》,頁448~449。

a. 150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 台七市 世界,1980年·《讀書記載刊》,頁 526。

注5] 清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二 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四部叢 刊》初編,頁16 上。

註52 同註5、《集古錄故尾》卷第一,頁8下 9上。

^{# 53} 引起 51· 頁 5 上 5 下。

营觀石鼓又,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南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32 54 。

右商維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維。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水寶用。」雖公不知爲何人?原南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台平元年中伏日書 #55。

前一跋語,是田白人書法家蔡襄的手筆,後一跋語則是歐陽脩約略記錄了劉原父 與祭襄兩人對古字的探討。可見集古的過程裡,「非眾君子共成之」是難以成其功 的。

而當集錄成書以後,楊、章兩人卻相繼過世,占文命字自此以後,竟至有識者,可見以當時歐陽脩所處的時空而言,占文字幾已成絕學。

除了以上幾人,可幫助歐陽脩辨識古文以外,當他遇上難解之字,他還有哪些奧援?在《歐陽文忠公集》裡,留有一封向上源叔請教的書信〈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恰恰忠實記錄了歐氏在辨識古文的心路歷程。爲便於討論,茲錄於下:

脩賴首,白源叔學士:秋凉體候無悉,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 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從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 足與講論,或事有擬帶,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 古碑一庁在近郡數大塚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 壽,字兀考,南陽隆人也 ……」大略过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爲業,然 不著其姓氏,其題鎮乃云占儒繁先生碑,攀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 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 電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工,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 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曆戚,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 乙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 本末事跡,悉以條示,幸甚!幸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 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346。

註54、问註5,《集古錄日序》,頁7上 7下,

至55 问註53, 頁7下个

註56 问註3、《外集》卷第十七、頁41、5上。

這封書信的收信者王源/原 叔,即是好古博學的工洙。王洙,宋代應天宋城人, 中甲科,官終作讀學士兼持講學士。據《王氏談錄》書中所載:

公亦習古又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慎所不載,及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據,小篆原流可究,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曆中、士大夫墓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玉册,宣獻宋公受詔寫,宋公不智篆,公从代書也。人章郎公受詔書相國寶奎殿、太宗、眞宗詩额,亦公代之 至57 。

人據《宋史上洙傳》寫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 計 58 、《書史會要》寫著「原 叔少聰悟博學、通篆隸書 。 59 」足可證明 E 株的篆書學養什當代文人中,是頗 有份量的一位大家。歐陽脩曾稱讚他說:「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 註 60. ,所以遇到這類問題,捎上一封信請教他,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信裡所提 的漢碑與額「喜儒譽先生碑」,上珠到底如何回答歐陽脩的疑惑?清代 E 元啓任《讀 歐記疑》中,就曾在〈與 E 源权書〉「『譽』字疑非『翟』字」之卜寫上這麼一段:

按《集古錄》題云 妻先生碑,,《圖經》云「翟」,而卒定爲「婁」,

末知原权云爾,抑公自以意定 註61 。

其實有關此事,在洪适《隸釋》卷九有 則記錄提到這件事的後續,可幫助吾人 了解此事後來發展。他說:

歐陽公周之王朱、原叔以李陽冰篆天證之、始知玄儒為婁姓 3162 。 雖然目前我們已無法看到王洙的回信,但共适身處宋代、他馬下這一段記錄,應 是有所根據才是。所以現在吾人看《集古錄跋尾》裡、歐陽脩於治平元年(1064) 六月十三日寫作此碑跋尾時,直書其碑名爲〈後漢玄儒婁先生碑〉,人概即是得印 王洙的見解。

關於這件事,葉矯然在《龍性堂青話》初集神工:「宋人王原叔朱,歐陽公稱

註57] 宋 F.朱·《王氏談錄》 台北縣 藝叉,1965年,《內部叢書集成》,頁9下~ 10 比~

担 59 明 陶字儀,《書史會要》卷六,《中國歷代書畫藝所渝著叢編》第一冊,頁 207 化京, 牙筆書店, 1997年, 一般, 一刷, 頁 35

註60 宋 歐陽脩、《歐陽之忠公集》四、《诗話》一卷、頁7下。

aa 61 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下册(北京 中華書局,1995年5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第一版,頁1040。

五621 宋 共适、《隸釋》、卷九 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9月,《四部叢刊》二編, 頁10 上。

其博學多聞,嘗馳書問『內儒譽者』 註63 ,就是專指此事而言。雖然集矯然又在文後補上一句「今觀原叔汪杜,皆尋常淺陋,甚不是觀 計64 。」對王原权之學問頗有批評,但在古文字的辨識 上,我們不得不承認 原双的確有古文字上的專長所在,他在辨認古文的功力,實是幫了歐陽脩 個大忙。

從這一史事看來,辨識占了的能力,實非歐陽脩所擅長,但當他碰上難題時, 便趕緊拍封書信請教博學之人,問題因而獲得解決。歐陽脩在集古之用心與努力, 由此可見一與。

:、鑑賞書蹟之權威性

歐陽條除了以上所說的兩種難題,第二個困擾他的則是品評鑑賞之能力。當然,如果歐陽條只是單純地蒐集古碑刻,約略將之整理或冊,他所面臨的難題,大概僅比於前述兩種問題。但是歐陽條並不以此爲滿足,他還想在這些字蹟上,發表見解,要對古人之用意,多万探討一番,而如果他是一位書法大家,在品鑑書蹟時,即可駕輕就熟,勝任愉快。但問題是,歐陽條並不是公認的專業人書法家,所以當他要写下或語,以發揮見識時,他的品評鑑賞之權威性,可能就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因爲一般人相信:「有商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 註 65 」雖然自唐朝以來,亦有爲數不少的書評家未必即是書法能手,但他們在寫作之時,不至於像歐陽條當在文中自承不識書法。

在《集古錄跋尾》書中,有 則〈後漢稿長藥君與碑跋尾〉,頗堪玩味,他說: 右 漢稿長藥君頌碑 ,在鎭府。故天章閣侍制楊畋嘗爲余言漢時 隸書在此者,此爲最佳 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 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于錄 註66 。

歐陽脩即坦言:「余不甚藏隸書」,他是在聽完楊畋的高見之後,才趕緊派人前去 蒐求得來以書錄於《集古錄》中,依這段記載判斷,歐陽脩可能只是聽從權威人 土的意見而已,自身並未真能體會得到〈蔡君頑碑〉的佳處。

而綜觀《集古錄跋尾》書中,歐氏對漢隸的評語大抵皆是著重在「難得」、「可惜」等字,很少提及書法上之優劣,而他在(後漢楊震碑陰題名跋尾)雖提及「隸

at 63 同註 60,中册,頁 768。

^{# 64} M # 62 °

至65 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卷九 與楊德祖書 台北市 中華書局、1966年, 《四部備要》集部 ,頁11 上。

証661 月証5·《集古錄版尾》卷第三·頁15下~16 上。

法无精妙,甚可多也。# 67 / 等較爲針對書法的許論,但也八是泛泛之語,未能深入分析,這也難怪他要說出「余不甚識隸書」之語了

男,他在〈唐興唐寺石經藏讚跋尾〉也說:「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聞既多,逐稱藏乙。」於〈跋茶錄〉神人說:「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組職其一二為。」は 在這段話神,或許是他個人的謙虛,或許是安推崇蔡君謨,但多少也透露出他在書法進詣上的不是與缺乏自信,而儘管他熱衷臨習書法,喜愛蒐集碑帖,也從不敢以書家日居。

而歐陽脩人概也了解到自己書法的威信不足,所以他必須引用人書法家的言論以爲己用,方易取得其鳴與認同,幸好他有一位書法名家好友 蔡君謨,可以適時地、經常地給予他許多意見,也幫他克服了這項難題。

於《集古錄跋尾》書中,歐陽脩即錄有蔡君謨的跋語,有一則關於〈啓法 字碑〉的跋語,就是蔡君謨之筆,其文如下:

曆丁道護 啓法寺碑/。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徽異。隋唐之交,善書者眾,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嗣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和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国70 、 在此跋語之、,歐陽脩緊接著說:

右 啓法寺碑,、「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 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清之晚年,書學九 盛,吾家奉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逐爲絕筆。余所集錄 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闾 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欽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 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 興國宇碑,是梁正 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故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 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 台平亢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 3271 。

歐氏即強調「蔡君謨, 博學君子也, 於書尤稱精鑒, 余所藏書, 未有不更其品日者, 。可見在鑒賞方面, 歐陽脩是頗爲借重蔡氏之眼光, 而之所以如此, 也正說明

註 671 问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 14 下。

註 (8) 问註 5·《集古錄版尾》卷第八·頁 18 上。

註 69、同註 3、《外集》 卷第二十三, 頁 14 下~15 上

註 70) 问証 5·《集古錄版尾》 卷第五, 頁 5 上。

豆刀)问註 5、《集古錄故尾》卷第五,頁 5 上~ 6 上 ·

了歐氏缺乏自信的事實。

山看幾則跋語,則更能體會歐氏對蔡君謨倚賴之深,茲羅列於下: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 # 72 !

唐利道先生葉公碑〉。右 有道先生葉公碑 ,李色撰并書。余集 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昌邕之所 書,此爲最佳也 ## 73 。

磨蘚稷書。蘚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願柳緒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蘚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佔矣、年74 !

在此,歐氏也是一再出現「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君謨善論書」等語,來強調蔡 君謨在書法上的權威性,並以此鞏固自己之立論。而歐陽脩有時也與蔡君謨 起 感嘆、惋惜,在跋語中即有兩處提及,其文如下:

右蒙州 普光寺碑 。……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適美, 翫之亡 (忘 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 護所書,常自著乙。然碑石在者九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 註 15 。

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 至 76 空由「余每與蔡君謨借之」、「然令常與蔡君謨論書」等句看來,歐陽脩似乎是要傳達出一種感覺 即是他雖然在書法「未有崇高地位,但卻常與人書法家一起討論書法,可見他鑑賞之功力,亦不容工人輕忽,而他所遇的這道難題,也因常與祭君謨論書而大致獲得解決。

第三節 《集古錄跋尾》之成書、內容與影響

·、始集於何時,成書於何時

歐陽脩集錄金石文字開始於何時?又完成於何時? .. 柏〈墨林類考序〉云:「歐

缸 72, 问缸 5,《集 5 錄 肽尾》卷第四、頁 9 下

^{#77} 同註 5·《集古錄故尾》卷第八·頁 8 上~ 8 下。

註74 问註5、《集古錄版星》卷第五、頁13下~14上。

証乃 问証5·《集古錄取尾》卷第五·頁4下入5上。

^{、476、}同註 5、《集占錄跋尾》 券第八、頁 15 下~16 上

靈在河朔,不能自開,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之,自二代以來古文奇 字,莫不皆有,中問雖罪戾擴斥,水陸奔走,顯危困站兼之,人事吉凶, 愛电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西逮嘉祐壬寅,十有 八年,而得千春。顧其勤至矣! 然亦可謂富哉 ≈ 78 !

按慶曆乙酉即是慶曆五年 西元 1045 年、歐陽脩時年 39 歲 , 嘉祐壬寅即嘉佑七年 西元 1062 年,歐陽脩時年 56 歲 , 前後共經十八年的歲月。誠如歐陽脩文中所言,在這十八年裡,他雖經「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顯危因培棄之,人事告凶, 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而終於完成《集占錄》 書。

但要注意的是,以上只是就《集古錄》一書而言,並非《集古錄跋尾》的寫作時間。我們現今已無緣看到一千卷的《集古錄》,只能看到《集古錄目》一卷及《集古錄跋尾》412篇,有關這點,必須先由歐陽棐所寫之《錄目記》來探討,其文如下:

《集占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裴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义,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直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認而刻之。人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關繆者,已租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衣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裴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从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人將逐散而無傳,宜公之借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跡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而難於盡傳哉?故菩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興寧二年二月記 百 74.0

若由此文所說,歐陽脩在熙寧二年二月之前,只有寫下二百九十六篇而己,但現

^{12 77} 共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上册 北京 中華書局,1995年5月,《古典又學研究資料彙編》,第一版,頁391。

註78、月註3、《外集》卷第十九、頁9上~9下。

at 79 可註 5, 錄目記, 頁 2 下~ 3 上

存的《集古錄跋尾》有四百餘篇,其間這一百餘篇的差距,是否爲歐陽脩在過世 (熙寧五年七月)之前的一年五個月之間所完成?抑或是歐陽棐一時筆誤·將「一」 誤植爲「二」,以致有如此人之差距?關於此,周必大所寫的〈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後序〉、〈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序〉頗值得參考,其又如下: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衛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翻紙、東以縹帶、題其籤曰,某碑卷第錢、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 唐鄭權碑 乃熙寧辛亥藏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诗 。四月、題 前莫曆足鐘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崧卿裒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问。擬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问不多,則以真蹟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絕,則兩存之。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當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定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 既刻成,方得公子知弼《日錄》二十篇,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低置,已具其下 註80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珍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逃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 又云:「握其大要,別爲目錄,門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關謬者,以傳後學。」 此公逸目錄跋尾之意也。至興寧二年,公之子叔嗣記其後云.「公命裴曰: 『吾故豬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八篇,若攝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 裴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另.爲目錄」,而裴乃 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占跋》十卷四百餘篇,而裴乃謂二百九十 八篇 雖是時公尚輕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 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裴記在興寧之前耶?裴又云「爲十卷、所 跋尾之後。」今日錄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 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裴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 自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閒有 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未,備存當時恭

租80. 问缸5·《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16下~17下。

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註8. 。

在〈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後序〉裡,周必大對《集古錄跋尾》作了一番考證校對; 而於〈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序〉中,周必大提出他的疑問,這一疑問,到了清代《四庫全書總日》則說:

修始採撫佚遺,積至千卷,擬其大要,各爲之配。至嘉祐、治平閒,修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於是文或小貴,蓋隨時有所蠶定也。修自書其後,題「嘉祐癸卯」。至熙寧二年已酉,修季子裴復撫其略,別爲目錄,上距癸卯蓋六年,而裴記稱錄既成之八年,則是錄之成,當在嘉祐六年产丑。其真蹟取尾則多系治平初年所書,亦閒有在熙寧初者,知裴之目錄固承修之命而爲之也。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爲書,則自宋亦經賴衰擊與劉務有三百五十以敬,稱有二百四十八跋,條人自云凡四百餘篇有跋 近日刻《集古錄》者又爲之說曰:「世所傳《集古敬》四百餘篇,而裴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修尚無恙,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疑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以今考之,則過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餘跋之數,蓋以集本與異蹟合編,與專據集本者不问。宋時廬陵之刻,今已不傳,無從核定,不必以裝記爲疑矣 紅 82 。

依據《四庫全書總目》的說法,不僅將《集古錄跋尾》的寫作時間講得較爲明確,對篇數問題也提出他的見解 「蓋以集本與真蹟含編,與專據集本者不同」。若依《四庫全書總目》之見,則上符四百餘跋之數目,好似已解決了後世學者對篇數之疑惑,但是否真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則必須先深入了解歐陽脩心中之想法做起。因爲對同一篇碑文所作跋語文字相差若不大,而只是修改幾字,那麼以歐陽脩的想法,這是否算爲二篇或仍當作 篇看待?恐怕也只有起歐氏於地下,否則任誰也難以遽下定論,強作解入。所以《四庫全書總目》之言,只可供參考,筆者未敢盡信。

而關於此書之卷數,以目前的時空而言,此書之印刷方式,已以冊數形式呈現,具卷數如何,並不易見出,今人陳宗敏〈歐陽永叔的集占錄〉有一段考述,茲錄於下,以供學界參考,其又如下: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著〈錄集古錄跋尾 十卷,歐

^{1281,} 同註 5· 錄目記 · 頁 3 下 ~ 4 下 。

証82. 凊 紀昀,《四庫全書總月》卷入十六 台北縣 藝文,1989,六版,貞1~3。

陽脩撰。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六,史郡四十二、目錄類,二 亦作、集古錄十卷/、唯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卷五下,作、歐陽 公集古錄跋尾六卷、拾遺一卷/。《宋史》卷二百二、《宋史新編》卷四十 七藝又志一 小學類/作 歐陽係集古錄跋尾六卷,又二卷。卷數不同, 或是宋時已有別,本 at xx ?

1、集古錄跋尾之內容大概

此書固然是作者爲金石題跋之總集,其內容即是針對苦心蒐集而來的碑石拍 五記下自己審計考釋所得,不僅記錄了爲數可觀的碑石資料,同時亦藉由撰爲跋 尾之際,將自身不日學問之累積,自然地發之筆端,形諸筆墨,而成爲金石學首 創之作。歐陽棐在整理集占錄目時,即說:

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 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 at x4, c

細審本書之文字,雖極爲駁雜,據筆者之見,其內容大概可區分爲以下六項:

(一)評賞書法

歐陽脩蒐集古碑拓本,固然是源於對古文字的喜愛,但在面對著眾多書法名品時,隨時來上一段評論賞析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更何况他是一位書法的愛好者,所以綜觀全書,有關論述書法的篇章,著實不少。例如〈後漢楊震碑陰題名跋尾〉云: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漢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 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允積妙,甚可喜也 ELXS 。

歐陽脩即針對漢隸之難得,發抒感慨;對於此碑隸法之精妙,道出心中欣喜之情。 再如〈范文度模本蘭亭序跋尾〉云: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又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又碩 儒、此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人、余每以爲限。今乃 獲見苞君筆法,信戶時不乏人而惠知之不博、不然、舊於中必形於外, 若范君者,筆跡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閩不傳 也 51 86 。

^{〒83} 陳宗敏、歐陽水叔的集古錄 《中國國學》第十一期、1997年 ,頁217~222。

註84 问註5、錄目記,頁3上。

at 85 问註 5,《集占錄故尾》卷第二,頁14下。

^{. # 86} 同註5。

於讚美范文度之前,歐氏吐露了他對宋代書法表現之不滿 「獨字學久而不振, 未能比蹤唐之人」,同時也傳達出他對唐人書法表現的大致肯定。

唐人書法整體表現之任,除了名留書史的眾多書去大家以外,於《集古錄跋 尾》裡,歐氏對於唐人書法的讚美,還可從幾則跋尾中見得,例如以下數則即是:

〈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 惠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室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 爾。食每得應人書,表嘗不嘆息今人之廢學也、註 87 。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 清心堂書 #88 。

右 遺教經 ,相傳云義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予所書,唐時佛書今在者,天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蘚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彷彿乎此名,鮮矣 #89 !

而在讚賞唐人書法的同時,歐氏對於唐代書法界最重視的「法」,也提出獨特之看法,他在〈唐美原夫子廟碑跋尾〉裡就有一段人膽精闢之論,他說:

右 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喦,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 品,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 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又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 相祖習,逐以名家,亦烏有法邪?至魏晉以後,斬分真草,而義獻父子 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皆不爲法,其襲誠爲精絕,帙謂必 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故?喦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 存之以備傳覽。冶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901。

又於〈上獻之法帖跋尾〉裡,歐陽脩也對於所謂的「法帖」提出了精闢的見解: 会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謂法帖者,其事 率皆弔哀、候戒、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 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林慮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

註 87 可赶 5 · 《集 与錄 跋 尾》 卷第 、· 頁 6 下。

對88 可託 5·《集古錄跋尾》 券第九,頁 16 下。

[、]at 89、同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7·頁 3 上~ 3 下。

^{±90} 月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19上。

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 得之以爲奇敬,而想見其人也。至於局丈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 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 也、註刊.

他提出魏晉時代上人書寫時的「初非用意」、「逸筆餘興」,對於謹立法度的書法界, 實是引人深思的命題。

類似這種看法的,還有(千文後虞世南書跋尾),他說:

千又後虞世南書。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 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崔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 熙寧辛亥續 至92 。

也是極力論說「不用意」及「信筆偶然」所達之境界,反倒較勝「矜持」刻意。 在《集占錄跋尾》碑,也不乏歐氏在臨習之餘所留下的體會,如以下幾則: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st 97 。 義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

吾有《集古錄》千卷,晚又得此去帖,歸老之計足矣! 寓心於此, 其樂可准 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問題[#95 。

老年病日,不能讀書,又難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 而不欲屢聞者,留爲歸賴銷日之樂也。蓋物惟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 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行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 與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凊心堂書 # 96 。

凡此,皆可領略到歐陽脩在書法上努力與關心,實不在 般書法家之下。

(二)排斥佛老

喜也 = 941 0

歐陽脩在宋代文人當中,向來也以排佛斥老爲也人所共知,於《集古錄跋尾》中,更因碑石多係佛教、道教所遺,其內容文字多述佛老思想,遂激起歐陽脩心

注91 「]註5,《集古錄版尾》卷第四,頁10下、11 L。

至92 问註5、《集与錄跋尾》卷第五、頁7下。

年931 问証 5、《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 5 下。

至94 问註 5·《集与錄跋尾》卷第十,頁 5 下。

E 95 问证 5,《集占錄跋尾》卷第十,頁5下。

at 96. 问註 5·《集专錄取尾》卷第十·頁6上

中無限感慨,於是在提筆書跋之時,對佛老之排斥自然溢於言表。綜觀全書,有關排佛斥艺之跋,計有二十餘處之多,茲尤以〈後漢公助碑〉之爲例,來窺見歐氏之主張:

自聖人稅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两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忠之攻,爲吾儒者往 任奉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懂能自下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 力不足也 3797 。

歐陽脩站在儒家本位,對於佛、老之學,皆視爲奇辭怪說,認爲在兩者交攻之下, 致令儒者迷夫而跟從,儘管有卓然不惑者要排其邪說,也常感力不從心。下一則 跋語更可感受歐陽脩內心之痛:

石 等懸手碑 , 顧師古撰 其手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 實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 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 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 而奉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告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 蓋自古又姦言以愍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 人,故余於本紀職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乎元年清明後一日書、至98 、

連「英雄智識」之唐太宗也「牽感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可能是佛教學說「其 言為博無窮而好盡物理」誘引 七人鑽研其中而不能自拔。所以難怪歐氏會說出「聰明之主,或不能免」的痛語了。

還有一則跋語,歐陽脩藉題發揮,罵得更爲痛快,其文如、:

右 引刑寺太腳獅并碑銘二/,閱朝這攤。附詩曰:「歷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級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喻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太惠,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尤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

註971 尺註 5、《集古錄版尾》 券第二,貞7下へ8上。

[、]距98 川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9上~9下

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 之破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 99 。

唐華陽順/。右華陽順,唐玄宗韶附玄宗尊號口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口上清弟子者,何其哲哉!万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霸天下之力,不足以瞻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為,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雨,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公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云宗者,万酚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註100。

除此之外,尚有幾則跋尾也是針對佛老而發,因本書有專論歐陽脩排佛斥老之篇章,此處暫且打住。

(二)補止史書

有關集古可以補正史書的功用,歐氏最常於《集古錄跋尾》裡提出,同時也是他沾佔自喜,引以爲豪的項目,筆者在此書中找到近一十則討論歷史的跋語,其中多有精闢的推論,爲節省篇幅,暫舉〈唐顏魯公題名跋尾〉以窺其大概,其餘部份則留待第五章再進行討論。

唐顏魯公題名。右 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 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 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

⁽SE99 同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 5 上、5 下。

[「]紅100、同註5、《集玉錄取尾》卷第六・頁1てへ8上。

泰三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胡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 貶映州創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硖,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 于紀傳耳。眞卿大曆三年始移總州,當確靖居時猶在吉也[註10]。 若據《唐書》列傳;「真卿 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執坐以誹謗,貶 硖州別為 、極州胡州刺史。元数伏該,拜刑部尚書。 註 102 」可是此一題名能 說「永泰三年,真卿以罪佐吉州」,明顯與史小同;歐陽脩又據顏眞卿〈湖州放生 池碑陰序〉云:「貶映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硖,遂貶吉」 註 103., 所以十此而論,顏眞鄉應未貶放硖州才對。由此可見,碑石資料實能補正史書,

(四)訓詁文字

而對史學作出應有的貢獻。

歐陽脩在蒐集古碑刻的過程,面對眾多碑刻文字,不只是欣賞字蹟,他還逐 篇深入研讀內容,遇有值得關心的題材,便寫下他的看法。在跋語中,涉及到又 藝的部份亦有不少篇章,由於他是宋代文壇領袖,文學可說是他的本行,所以筆 者不敢輕忽,深恐有所遺漏,經仔細檢索《集古錄跋尾》全書,將之歸納分述於 下。

1.古人為文之法:

關於古碑文章之寫法,歐陽脩以他的文學修爲,在看到〈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時,他提出日己之看法: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楊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易以爲此,在今人於又爲不賴,蓋漢世近古, 簡質猶如此也。 # 04

認爲撰作者在歌頌孔市時,竟直接「引馬易以爲比」,這以宋代寫作文章的習慣看來,實是覺得非常不妥的一件事,爲此,他只好以「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 來解釋這一現象了。

其實像這種情形,在〈漢葉后從事張表碑跋尾〉,歐氏也說:

其辭有云. 任郡為督郵, 鷹嚴盧擊, 是以狗喻人。又有畔桕利正之

註10. 问註5、《集古錄故尾》卷第八、頁2 1. 2下

註 102 ·唐 劉的·《舊唐書》,卷一二八·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四部備要》, 頁 7 下。

at 03 列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2下。

正104 月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 10 上~10 下。

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魔大 = 105 。 同樣也是以「漢人猶質」一語來解釋。

另外,歐氏亦仁〈後漢祝睦後碑〉裡看到每句一言的銘文,他寫道:

右 後漢祝睦後碑 其前碑不知所工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閱壽考年月悉刊,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云故吏王掌等竊聞下有违上之功,臣有敘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耕,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宮以二古爲文,而後銘九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閱道綱。 綱下咸一字 表機、隼樞衡 稽列宿,覽四万。德合乾,追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合、縄斷昌 性天約,尤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觀榮,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戚難評。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 # 106 。

文末,他特別說是「錄其成工以見其雅質,亦可住也」,可見歐陽脩亦是注意這種 爲文的方式,而刻意在跋尾中詳細抄錄下來。

2.占字簡少通用:

歐陽脩在古碑裡還注意到古字常有通用的現象,如《後漢北海相景君銘跋尾》,歐氏便說:

右 (漢葉州從事張表碑 o · · · · · 「畔柏」 疑是「盤桓」,文字簡少, 假借雨 並,08 °

但是在〈漢熊君碑跋尾〉對於假借的情形,歐氏卻有不同的反應,他說:

右 漢熊君碑。 …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 為「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註 .09 ? 此時的歐陽脩認為「至漢字已備」應不必再以假借方式行义,顯然與前兩則所認 定的理由 ——「古字簡少通用」、「又字簡少,假借爾」 恰恰相反,是不是因 為此碑以「歐下」代「歐陽」,適巧觸怒了以「歐陽」為姓的歐陽脩,而使得他不

^{〒105、}阿託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7上。

^{±106} 列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6上~6下°

註107、同註5、《集占錄跋尾》卷第二、頁19下 20 L。

[[]if 08 问証 5·《集占錄版尾》卷第三,頁7 上。

at 109] 同註 5,《集 5 錄 改 尾》 卷第 三,頁 17 上~17 下。

願以「ま文字 y , 故須假借」的理由來解釋此 現象・所以才會有如此不同的反應? 筆者也不敢澽卜定論。

另外還有 則與通用假借有關的是〈鄧乂碑〉,他在跋尾說:

右 鄧乂碑 。考其事蹟終始,即魏鄧艾碑也、艾膚為兌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羌,艾降丞者,傳言授以用兵乙法,因以破羌。兗人神乙,遂爲艾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詩爲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兗人皆不應誤。而「艾」、「乂」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殺也「余謂古人「艾」、「乂」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爲「乂」、宣非鄧侯名艾音乂,而書碑者從省數?後人讀史無音汪,乃直以爲蒿艾之艾,而充俗轉失,久而疏繆、逐不復正,此理或然,覺者詳之 紅110 。

歐陽脩展現他考證的功夫,對「鄧艾」被寫成「鄧乂」作了相當合理的推論,司 時也讓後人知道「艾」、「乂」常通用的事實。

另外還有一則〈漢郭先生碑跋尾〉,歐陽脩注意到漢代用字習慣,他寫道: 右 漢郭先生碑 、 · 其以「而」爲「如」,及用「鄉」「絕」字, 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 a III 。

凡此皆是他在集古過程中的意外發現。

3.批計駢文

歐陽脩存宋代文壇向以古文運動之領導者自居·對魏晉以來漸爲流行的駢體 文是他首要排除的對象·所以在寫《集古錄跋尾》之時·便自然地呈現此一觀點· 如在〈陳張慧甚墓誌銘跋尾〉裡·他就說:

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類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 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未予?予家集錄,所見頗多 № 112 。 對於陳隋之間,文章之頹壞,歐陽脩的看法是「其時俗弊薄,士遺具本而逐其未」, 關於這種論點,他又在〈太午寺碑跋尾〉說:

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幣極矣,以吾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置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眾勝之, 長,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墾湖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乎,

至1.0 问註 5,《集占錄跋尾》卷第四,頁4下へ5上。

註111 月註5、《集古錄數尾》卷第三,頁11上。

硅112 问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14 上~14 下。

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寶、爛然在日矣!此碑在隋,九爲文字淺陋者, 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 at 113 !

另外,歐氏還在〈德州長壽卡舍利碑跋尾〉裡,也是一再感數陳隋時代*天章之*弊 書,他寫道:

右 德州長壽寺舍利碑 ,不著書撰人名氏, 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跡又辭皆無取,獨錄其書館。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曆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之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嚴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馬,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子 32 114 ?

歐陽脩「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所以在〈唐衞國公李靖碑跋尾〉,歐氏就說:「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序巧爲工,故多失。」註 1.5 」而值得 注意的是歐陽脩常常在《集古錄跋尾》裡對元結之作風不以爲然,例如在〈章維善政論跋尾〉,他就說元結「好爲新奇以自異,故以怪而取名」 註 1.6 。在〈窪 罇銘跋尾〉裡說:「次山喜名之上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 註 117 」又在〈陽華嚴銘跋尾〉說:「元结,好奇之上也。其所居山水,心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 註 118 」但卻在〈元次山銘跋尾〉耳,肯定元結 因爲元結身處在瀰漫著「以序巧爲工、註 19、」的時代裡,竟然能寫作古文,實是難能可貴之事,在此則跋語,他如此另著:

唐白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陳隋之弊, 而後有韓柳之徒出,蓋督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富嗣元天寶時, 獨作占文,其筆力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 [120]! 可見在歐陽脩的眼中,雖然元結是一個好奇喜名之士,但几氏能在韓、柳之前,

註 113 同註 5、《集古錄跋尾》 卷第五,自2上~2下。

注114 问註5、《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7下~8上。

at 115 问証 5、《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8下~9上。

[「]註,16 「]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6下へ7上。

at 117 问証 5·《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 13 上。

註118 同註5,《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13上~13下。

註119 同註5、《集占錄跋尾》卷第五、頁8下 9 上。

E 120 同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 12 上。

率先寫作古文,也算是 件值得讚揚之事了。

(五) 探究模刻

上於蒐集眾多碑刻與墨蹟、歐陽脩在實玩之餘,他任意到碑石筆畫常因傳模 而有失真的現象,在〈唐薛稷書跋尾〉說:

唐薛稷書。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 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入有工拙 昨日見楊裹家所 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 44 121 !

又在《唐龍興七祖堂頌跋尾》說:

唐、龍興七祖堂頌 。右 龍與七祖堂頌 ,東章甫撰,胡霈然書。 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於合 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 122.

歐陽脩由日已規眼看過胡霈然的墨蹟後,體認到石刻文字遠遠不如眞蹟之神采, 尤其當刻上水準不高時,情况當會更加嚴重。所以他在〈唐杜濟神道碑跋尾〉就 曾說:

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輸扁之獅,無不中也。顧魯公之書,刻於 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 余 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眞者,皆若是 數?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 註 23 。

歐氏以顏眞卿之書蹟爲例論說、最有說服力、因爲在歐陽脩的蒐藏中,就屬顏眞 鬼的碑刻最多、而顏眞卿之書法「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所以歐氏以此判 定「傳模鐫刻之有工拙」。另外在〈唐下祿子樣模本跋尾〉,歐陽脩有一段精闢之 論、他說:

唐 干祿字樣模本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邃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 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 傷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

[「]註 211 同註 5、《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 13 下。

ex 122 可註 5,《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1上、1下。

^{、#123} 可証 5、《集古錄版尾》卷第七、頁6 てへ7 上。

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 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乙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 会并錄二本正藏之,亦欲俾覺者知模本之多失眞也 註 124 。

對於顏真卿所書之〈唐上徽字樣,,爲何會有如此大之磨損,楊漢公認爲是因「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但歐陽脩則認爲是因顏真卿的書法本來即爲世人臨習之楷模,又加上「字書辨正偽繆,允爲學者所資」,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模拓複製,當然此碑跋主要用意在讓世人知道:「模本之多失真也」。

其實在《集古錄跋尾》中,歐陽脩還有幾則跋尾也是以此爲主題,像〈唐鄭 澣陰符經序跋尾〉,他就說:「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 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 計 125 ;在〈唐田南西道驛路記跋 尾〉,他說:「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 計 126 ;任〈唐高重碑跋尾〉,他說:「唐 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充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擊 於模勒之工拙。 計 127 1 刊此可見傳模問題之嚴重了。

三、集古對金石學界之影響

集占究竟始於何人?據黃進德《歐陽脩評傳》書中所記:

我國歷史上匯輯金石文字始自南朝杂代。《隋書》卷三十五 經籍 志四 載:《碑集》二十九恭。《雜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二卷 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杂元帝撰,《雜碑》 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大匠陳總撰: ····亡 = 31281。

其後接著說:「其收集碑石拓本蓋意在實玩,且久已失傳。而私輯錄金石文字用以 糾繆補正,納入治史系統工程的,當以歐陽脩爲先。」

另・據察絛《鐵園』叢談》卷四所記: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馬後世。繇漢武帝汾睢俘寶鼎,因更其 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尹臣,官此枸邑。」及後 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隱仲山南古鼎,有銘,而隱遂上

注,24 月至5,《集古錄數尾》奏第七,頁4下~5上。

註 125 司註 5、《集古錄跋尾》 卷第九、頁6 ℃

每126 问証5、《集古錄版尾》卷第九,頁7上~7下。

註 127、同註 5、《集古錄跋尾》 卷第九,頁8 L~8下。

[&]quot;註 128 黃進德,《歐陽脩評傳》 工蘇省·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0 月,《中國思想家 評傳叢書》,第一版,,頁 389。

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 始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遊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變乃珍重,始見,有劉原父作讀爲之侶,而成於歐陽文忠公。《鐵圍山叢談》卷四

得知集古一事,在宋代之前,至少有梁朝劉之遴已曾聚古器數上百種,而在同代 上人當中,劉原父集錄金石也在歐陽脩之前。

很明顯的,歐陽脩市非集古之第一人,但有甚多史料,仍是以他爲自創者。 例如朱熹就說:「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天忠公始。 a 130.] 方以智亦 古:「金石之集,則歐、趙之功也,古無蒐金石爲書者。博南言:鄭調與古文在歐 陽前,而集古名錄則自歐陽公始。 註 131] 毛晉亦說:「自漢訖隋、唐五季,未 有集錄金石文字者,蓋自六一居士始。 註 132] 翁方綱也說:「集錄金石,始於 歐陽子」 記 131 。足見歐陽脩集占給人印象特爲深刻,而常被視爲集占之鼻祖。

雖然集錄古碑刻未必始自歐陽脩,但石以眞止起引領作用,發生影響力的人而言,歐陽脩應可當之無愧。而歐陽脩任集古錄跋尾裡也很自蒙地說:「後漢雙常侍碑 … 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胡陽,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久之。後二十年,始得而入集錄 蓋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古又,時人稍稍知爲可貴,自此古碑斬見收采也。 点 134 」未班任〈江左石刻文編序〉說:「古今來全石之文,足以參經,足以證史,篤學碩儒,成知珍貴。然大抵金少而石多,故碑刻九事。自宋歐陽公始爲是業,日《集古錄》。嚴後趙明誠、晉宏父輩遞有纪述。 註135 」 毛晉〈八、趣跋〉:「自漢乾隋、唐五季,未有集錄金石文字者,蓋自六一居士始。後來趙德父、王順伯、黃長睿輩接踵傳訪,樹幟辨論。 計136 清人厲鶚《變謝 | 房人集》說:「公之後有胡敢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碗取堂。…自宋迄今,爲圖,爲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錄,爲略,

at 29 《鐵圍山叢談》卷四 台北縣·藝天,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第九函:29《知不足齋叢書》初版,,負23下~24上

証130 宋 失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 台北, 尚務, 1980, 頁2下。

^{1113。} 明,万以智,《通雅》卷三十一, 器用, 上房 古籍出版社,1988, 一版, 頁 963~964

註 132 同計 48、錄 明 毛晉 汲古閣書城 , 頁 631

注133 问註48,下册,錄 清 翁方綱《復初齋工集》卷八 白題考訂金石圖後,頁1153。

註134 问註5、《集古錄跋尾》奏第三、頁3上~3下个

註135 问訂 48,下册、頁 1183。

爲目,爲記,粲然備矣。 [137]

情人李遇孫《命石學錄》例曰山:「蓋金石之學,至宋而盛。唐以前所說者,不過一鱗片甲耳。」又說,「金石至宋歐陽氏,而始集其成,文忠以還,長睿、德甫、景伯、順伯諸公,無不專門名家,研精考究。金元零寥數人,至明之元敬、升庵、子函、允伯諸公出,又晉博覽旁搜,立言有據。自宋逸明,列爲一卷,已得百數十人,俱單歐陽氏之風而興起者也。(記138]

另、朱劍心《金石學》在序例有言:

其學 金石學 濫觴於漢,歷魏、晉、六朝、隋、唐而稱稱廣進。惟其見於當時之著錄者,大抵一鱗片甲、猶未足以言學也。至宋劉原文、歐陽公起,搜集考證,著爲專書,而學以立。· …, 夫自此宋以來,金石名家,至千數百人,著作之多,且二千種,就其存於今者論之,尚數萬卷、略言其例,凡十又七 日存且,日叛尾、始於歐陽修之《集古錄》:日錄文,始於洪适之《隸釋》(at 139 。

也是一再提及歐陽脩在金石方面的開創,而於存目、跋尾兩項的創舉,更是值得 提。

田以上諸人所作的概括說明,其為歐陽脩集占對金石學界所發生的影響力, 實非他人所可取代,其對後世產生的引領作用,亦非其他金石學家所能望其項背。

註 139 朱凱心, 金石學序例,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 年,《萬有又庫薈要》, 頁 1

第三章 由《集占錄跋尾》 看歐陽脩的書法世界

第一節 歐陽脩對書法的熱愛

歐陽脩集古的本意,據其自述,大抵皆是言及可正史之失,「與史傳和參驗證 或1 」等等神聖的學術使命,甚少標舉書法議題。但若深究其《集古錄跋尾》之 內容,則不難發現,書中留下頗多評論書法的篇章,提供時人及後人不少寶貴的 書法意見與史料,皆是書法學者們所不容忽略的研究課題。

大陸學者曹寶麟就說:

歐陽修的功績主要表現在理論方面。在宋朝建立以降的近百年間, 真正對日益衰弱的書法現狀產生強烈的憂患意識,并不遺餘力地呼籲吶 喊者,歐陽修可謂第一人。作爲一個深謀遠慮的傑出政治家和身體力行 的優秀又學家,他對書法表現出的改革願望、與他之於政治、文學同樣 迫切。出於保存書法遺產的熱忱,他什出驚人的精力撰寫成具有開創意 義的《集古錄》。

在歐陽修之前的宋人又集中,論及書法的內容寥若晨星,顯示出整個社會對書法超乎尋常的冷漠。只有歐陽修出現,我們才讀到較多關於書法方面的論述。儘管它們大多隨感而發,尚未具有書論的學術品味,但這種初級的銷墊,正如大野拂曉的雄雞一唱,迎來的是一個生機勃發

五1 宋 歐陽脩·《歐陽又忠公集》五·《書簡》卷第五 上每 上海書店,1989年3月、《四部叢刊》初編 ,頁1下。

的黎明 缸2,

此段話內容就對歐氏在宋代書法上的努力,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其實若詳究歐陽脩的又藝生涯裡,他用在臨習書法與談論書法的時間,可能 並不在其它又藝活動之下,反倒是佔了生活極大的份量,在他的全集裡,有關書 法的幾則短文、散記,皆思質記錄了他的學書情形與心情,頗值得吾人z+意。或 許只是因為他的聲名是建立在請又與史學之主,書名並未顯著,所以他在書法上 所作的努力,常被世人所忽略。

而他所熱衷的集古活動,由諸多資料看來,應與他的書法嗜好有很大關聯。 因爲在他的《集古錄跋尾》裡,委實留下不少書法的議題;而他的集古活動,也 都集中在與文字有關的碑刻。本文在討論他的《集古錄跋尾》與書法的諸多關聯 之前,擬先就他的文集裡找出與書法有關之篇章,勾勒出 段歐陽脩的書法生活 實貌。

據歐陽脩〈學書准日〉內容所言:

自少所善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愿, 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 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爲無意也 註引!

他提到自身邁入中年以後,嗜好已隨心境起了頗人的改變,以前所喜愛的多種活動,有些已感到厭足而不為,有些雖尚未有厭足之感,卻因體力的漸漸衰退而有力不從心的現象,不得不停輟下來,而唯有書法一藝,才是他的最愛。

這段出口 代人又豪筆下的敘述, 著實令人吃驚, 因爲在 般人的心中,歐陽脩擅長寫詩、填詞,對於古文的創作,對於史學的用心,皆是當代之翹楚,而他竟然道出獨鍾書法的心聲,與世人對他的認知實有 段不小的差距。但遍尋歐陽脩全集,類似此段之敘述甚多,此段並不是唯一的孤例。

例如在〈學書靜中至樂說〉中,歐氏即說到: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廟。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旧情而爲害者, 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至4 ^

新 2 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 AT縣 新華書店,1999 年 10 月一版一刷, 「 頁 50~51。

[、]註 3 问註 1 《歐陽文忠公集》內、《試筆》一卷,真2 下へ3 七。

^{¥ 4.} 问註 3 · 頁 2 下 ^

在〈夏日學書說〉裡・他也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畫暑者,惟據 按 作字,殊不爲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 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吃愛,信有之矣!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 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忧 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註,。

於〈學書、批〉中・又提到: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 目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目,何用輕其工拙,而區 區於此,達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紅6 ?

山以上一則敘述看來・歐陽脩在生活當中,真是藉由臨習書法而達到排遣無聊、 涵養性情的功用。而在書法的學習過程,雖非完全的稱心如意,卻也爲他帶來不 少的哲學啓發。

再看他〈學眞草書〉一又,就知他在書法上的投入之深、

臨習書法,他竟也安排日課 「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可見他眞是有心在書法藝術「爭」」一番成績,計畫以 年不輟的學習,以博得書名,然而他隨即調侃日己,怕果眞有那麼一天,其眞氣人概已因此而損傷。

可見臨習書法對歐陽脩來說,是多麼豐富的一種收穫,是多麼高乘的一種享受,所以難怪他要說「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集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也因此體會到「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E因為日日學書,歐陽脩不免也感到紙張的耗費頗入,所以他有以下這 則 妙語: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襄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 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 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

a 51 问証 3, 頁 2 下 ~ 3 上。

近6 同註3,負3下,

e 7 月註3·頁3上。

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註8 。

另外,還有 則記錄亦可見其廢熊: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 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遭耽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工鄰幾比余為 風法華 ョ,。

再者,在他的諸多書信裡,同樣也可以找到幾段話語,讓我們想見他對書法的熱情,如在與韓稚士的書信:

特承寵示歸榮年五篇刻石, 俾遂拭目, 豈勝榮幸, 唐世勳德紀公為不少, 而雄文逸翰, 兼美獨擅, 孰能緣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 事事衰退, 然猶不量力, 不覺勉強者, 竊冀附託以爲榮爾, 自10。

又如與梅聖俞書:

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 憂雨 人還,姑此奉謝 [11] 。

凡此,歐陽脩皆在文字中透露出他對書法的喜愛,也體會到他從中所得的快樂, 以及學書 事對他的生命滋養,實在溢於言表。而在他與梅聖俞的另一封書信裡,就曾明白提及自身學書的心路轉折:

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強者。 征年學弓箭,飢意三四年,不成逐上。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 爲之,寫來寫去,卻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者,盡氣力祇在舊處,不 能少進,力竭心倦,逐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真 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 #12 。

於此,他坦承「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證者」。又提到了書法的學習過程有如「逆風行船」,常是令人費盡氣力後,卻仍在舊處打轉而不能稍進,但也因此使他更加感受到書法的可貴,所以才會有「今後紙看他人書,亦可為樂」的體悟。

由以上諸多資料看來,歐陽脩對書法的追求,幾手已有清楚的輪廓了,若參

註 8 问註3,頁3下。

^{# 9} 问註3, 頁5下。

[「]註10 同缸」、《書簡》卷第一,頁16 L。

az 1, 同註 1,《書簡》卷第六,頁 18 下。

無12 问註1·《書簡》卷第六·頁15 」。

照他在《集古錄目序》所言的「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邊」 且 17 、「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註 14 、「好之已笃,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等語,冉與他在〈學書消日〉所言的「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註 5. 」 段相對 B,不僅文意有可通之處,其時間點亦頗接近,因爲〈學書消日〉說的「中年以來 註 16 」與集古的時間 由慶曆五年 西元 1045 年,歐陽脩時年 39 歲 ,到嘉祐七年 西元 1062 年,歐陽脩時年 56 歲,

頗爲相當,則由此看來,除了歐陽脩沒有直言學書與碑帖的直接關係以外,他 的集古與學書所存在的密切關係,其實已是呼之欲昌,不言可喻了。

第二節 由《集占錄跋尾》管窺歐陽脩的學書片斷

、 初學書法與自我剖析

由於《集古錄跋尾》係研究金石的專書,於蒐集金石碑刻時,面對著豐富的歷代書蹟,在實玩之餘,提起筆來抒寫自身對書法的體會,也是極可理解想見之事,於是在此書的諸多篇章裡,自然呈現日許多書法論述,可供後人參考研究所以若要探索歐氏的書法,此書即爲不可多得的珍貴史程。

歐陽脩喜談書法的事實,己於前一節裡提及,而在歐陽脩的《集古錄跋尾》裡,更可在諸多跋語中,找到甚多相關題材,幫助後人了解到歐陽脩書去的全貌。

例如今人甚少能由現存史料得知某一位書法家小時的臨習範本,而我們卻可在《集古錄跋尾》書中,找到歐陽脩的兒時學書範本,於〈孔子廟堂碑跋尾〉裡, 他如是寫著:

右 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物之終弊,雖余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之而藏之,逮今蓋十 又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 # 17

雖然此跋的重點在感嘆物之終弊,及集錄占碑之緣山,但也因其中的 句 「余

証13、同註1,《集古錄日序》, 頁1 L

^{# 14 [1] # 13 0}

註15 问註3·《試筆》一卷,頁2下。

aE 16 问註3、《試筆》一卷,頁2下。

EE 17、问註 1、《集专錄跋尾》卷第五、頁7上~7下。

為電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意外獲悉歐氏童年學書的過程裡,即曾以唐代大書 公家虞世南所書之〈孔子朝堂碑〉爲學習對象,這對今人研究歐氏書法脈絡,亦 是 條不可忽視的線索。而今人好奇的是,他的先祖歐陽詢在唐代書法界的名聲 與影響力並不在虞世南之下,身爲大書法家之後人,歐陽脩對歐體的法式是否有 傳承的使命感?對歐體的愛好是否有超乎其他外人之上呢?本書的另 則〈唐歐 陽率更臨帖〉跋語裡,有幾句話可幫助吾人窺探 一。他寫道:

右 率更臨帖〉。吾冢率更翦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 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 也 註 18 。

在此則跋語裡,歐陽脩是頗以完祖歐陽詢的書法成就爲榮,所以他在極力稱賞之後,講出一句「後裔所宜勉強,廣義不殞其美也」。推敲其意,發現歐陽脩似乎有意強調:書法一藝,對其先祖歐陽詢的諸多成就來說,只是一項餘事而已,並非其事業之重心所在。而且歐陽脩特別點出「世有清德」四字,好似要藉此告訴世人一個觀念 德性是藝術的必要條件 而歐陽脩在此只說要以先人的成就自勉,到底是要以家族的清德來自我期勉呢?抑或是直接要以歐陽詢的書法爲學習範本呢?由其文意看來,著實很難猜出他的真正意兩。但是以存世的歐陽脩墨蹟看來,是與其先祖歐陽詢的書法風格不大相似的。

除此以外, 吾人還可從《集占錄跋尾》書中, 看到他對自身書法鑑定能力的 陳述。他在《後漢稿長蔡君頌碑跋尾》裡說:

右、漢稿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行制楊畋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據遣人之常山,求得乙,孫入於錄 [5 1 1 9 。

田集古錄跋尾的諸多篇章看來,歐陽脩對於漢代隸書碑刻之蒐集,可說是不遺餘 力。此碑既然是楊畋所極力推薦,自是不容輕易放過,只是他在集錄此碑的同時, 卻講了一句「余不甚識隸書」。這究竟是因他的內心對楊畋的意見頗不以爲然,才 以此句表示內心的存疑?抑或是他真的無法鑑別隸書之優劣,完全以他人意見爲 意見呢?如果說他「不甚藏隸書」是真心的告白,那麼以下兩則跋尾裡,歐陽脩 所展現出來的自信,又頗值得吾人深思探究、茲錄其文於、:

右 漢亢節碑 , 艾字磨滅, 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 纔數十字爾。

註18 问註1,《集占錄故尾》卷第五,頁11下。

証19 问証1·《集古錄数尾》卷第二·頁15下~16上。

云君諱工,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之 其銘云:「於穆從事」 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與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 同扇 == 20 。

後漢殘碑 。 右漢殘碑 ,不知爲何人,所存者曬三十二字,不 復成又。惟云高字动_」,知其名高。入云:「漢輕」,復知爲後漢時人。 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厚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 註21 、

這兩則跋語神,歐陽脩能判斷出元節碑爲漢碑,他所持的理由是以此碑的隸書字體與其它漢隸碑刻相類似,所以歐陽脩即人膽地直呼此碑爲「漢元節碑」。另一則〈後漢殘碑跋尾〉,歐陽脩已由碑石殘文得知此碑爲漢時碑刻,但他也以碑文字體「體質序勁」之樣貌,更加確定爲漢代文物。

由此看來,如果歐陽脩所云的「不甚識隸書」 語為真,可能是以他的書法修為,還難以判定隸書書法的好壞,但在歐陽脩常期的集古活動之下,閱覽過無數碑刻後,至少已能入致判定模代隸體的時代風格。他曾在〈范文度模本蘭亭序飯屋〉裡說:

全营集錄前世遺又數千篇,因得悉覽講賢筆蹟,此不識書,達稍通 其學(註 22)。

又在〈唐興唐 1 石經藏讚跋尾〉說:

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闖既多,遂稱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 體於學也 註 23 (

兩者所言,皆在說明他因博覽眾碑,而稍能通曉書法,對於自身書法能力的養成,也有相當程度的自信了。

1、對蔡君謨書法的推崇及倚重

其實歐陽脩在《集古錄跋尾》所透露出來的書法鑑識能力,若再細究他的其 它文集,則不難發現,宋代人書法家蔡君謨對他所起的引領作用,是一大關鍵。 在他與梅聖俞的書信裡,就曾明白提及自身學書的上路轉折:

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證者。 往年學弓箭,鋭意三四年,不成達上。後又見君謨云學書最樂,又銳意

註20 司証1,《集古錄版尾》卷第三,頁195。

as 21 P at 20 0

a 22 问証 1、《集古錄版尾》卷第四、頁 9 上。

az 23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 18 上。

爲之,寫來寫去,卻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者,盡氣力祇在舊處,不 能少准,力渴心倦,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眞 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 **24 。

於此,他坦承「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證者」。又提到了書法的學習過程有如「逆風行船」,常是今人費盡氣力後,卻仍在舊處打轉而不能稍進,但也因此使他更加感受到書法的可貴,所以才會有「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為樂」的體悟。而在此段又字碑,歐陽脩也透露出一件訊息——大書法家蔡君謨對他學習書。近所起的引領作用,則是他學書進步的重要關鍵。

於〈蘇子美祭君謨書 裡,歐氏說到: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 盟 ¥25 °

在〈學書兩百〉中・歐氏說:

蘇子歸黃泉,筆法逐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 # 26 > 又於〈牡丹記跋尾〉躬著: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眾體皆精 3127 。 另外,〈跋水城縣學記〉裡也說:

網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召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爲寶 at 28 °

日上刊知,歐陽脩對蔡君謨的肯定與推崇,不是偶 為之的虛譽,而是打從心裡 的讚賞。

除卻蔡氏的書法造詣令歐氏欽佩以外,蔡氏與歐氏的交情甚篤,非常人所可 比擬,「〈牡丹記跋尾〉之內容即能看出:

其 蔡君謨 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待者甚多,惟不肯與 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又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 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占錄日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 書此記,亥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禮予,使者未復於閩, 而凶計已至於亳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

註 24 问註 1、《書簡》卷第六,頁 [5 L。

廷25 问註3·《試筆》一卷·頁4下~5上。

註26 同註1,《歐陽文忠公集》二,《外集》卷第四,頁8下。

证27 问註 1、《欧陽文忠公集》二、《外集》卷第二十二、頁 10 下~11 上。

註281 问註27,《外集》卷第二十二,頁12下へ13上。

而予亦老病不能又者·久矣!於是可不惜故?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at 29 。 三一句「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又也」,即可見兩人之交情,而歐氏自豪之 情,亦不言可喻,因爲然召謨不僅爲他結書,且是什心中喜悅的情形下爲他至少 書寫六種碑石(〈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 〈相州畫錦堂記/、《集古錄目序〉、〈牡丹記〉。),難怪歐陽脩對此要大書特書一 番子。

又在、跋永城縣學記〉裡,歐陽脩也有 段記載可供參考佐證:

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為寶。而予得之丸多,若荔枝譜、水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30 °

一句「予得之九多」,實不難想像歐氏之自得,當然兩人之交情亦由此見得。另外還可由下則歐氏翰札知道蔡君謨曾餽贈歐氏一方紅絲石硯,「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敢云。須欽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此 3 』」不僅如此,歐氏亦曾直說將向蔡求書:

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註 註2 。 而歐氏也說「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問自是一事,不可不記 ā 以 。」更可見兩人交情之深厚。

另,上面曾提及蔡君謨喜爲歐氏繕書文章,所列出的幾件刻石中,有一件是 集占錄目序,關於此事,歐陽脩有〈與蔡君謨求書集占錄序書〉正可讓我們了解 其中實情,此書信云:

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 一作而 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號妄之說,常則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主盡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

註 291 问註 27、《外集》 卷第二十二、頁 10 下~11 上

at 30. 可註 27,《外集》卷第二十二,頁 12上~13上。

注31. 同註27,《外集》卷第二十二,頁2上。

註32 月註26,《居上集》卷第二十九,頁7上。

at 331 问註】·《書簡》卷第九,頁 11 下。

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故輒持其說 ,人進而不疑 = 14 。

以歐陽脩排佛斥老之堅決,卻不忽將佛老遺跡(健夠)捨棄,主要是因爲他深深受到書法字畫之工所吸引,所以歐陽脩由此注意到佛老坛「字畫而傳」的事實,而真切認識到書法在傳佈上的重要性,因此他要將作品傳也,當然是要找一位書法名家來爲他書寫了,就歐陽脩所處的時空而言,蔡君謨不論在名氣亡或與歐氏的交情一,無疑的, 都應是最佳的人選。

關於此事,歐陽脩也在與王龍圖的書信中說:「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 護策去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 計 3 也在跋茶錄中說「君謨小字新出,而傳 者二:集古錄日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 計 36 足見歐氏對蔡襄書法的讚賞與珍惜。而歐氏又於與馬著作的一封書信裡說:「底 日因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問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 (計 37 南宋朱熹於〈跋歐陽文忠公帖〉中亦提及「歐陽又忠公與祭 忠惠公手帖,前輩欠情篤厚,語意真實,於此可見。 註 38 」任在皆可證明兩人 之交情。

蔡君謨任歐陽脩心中既是如此重要,且與歐陽脩交情又如此篤實,則兩人常在一起談論書法的情形必然不少,於《集古錄跋尾》數數則跋尾中,常可見歐陽脩屢次提及蔡君謨之名,如在〈唐安公美政頌跋尾〉說:

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 # 39 。 「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一句,即直接道出兩人經常 起討論書法的事實,而他們 所得到的這 結論,則不斷地出現在歐氏《集古錄跋尾》中。

右〈漢專平中碑 〉在南陽界中,字已摩城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 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

註34 川註27、《外集》卷第十九、頁9 5~10 上。

計 15 问註 1,《書簡》卷第五,頁 17 L。

at 36、问証 27、《外集》 卷第二十二,頁 14 下。

註 47 同註 1、《書簡》卷第九,頁 11 下。

[□] 宋 朱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 台北 商務、1980、頁 17上。

E 39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15下。

[「]註401 月註1,《集古錄版星》卷第三,頁19 上。

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 514 。

歐陽脩在寫這 跋尾,其實可以寫到「頗奇偉」即可就此打住的,但他卻要寫下「蔡君謨甚愛之」幾個字以後,不告一段落。其意可能是要藉重蔡君謨之名,來 強調這一漢碑之可貴

歐氏又於〈范文度模蘭亭跋尾〉云:

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謨矣 31 421 ! 在此則,歐氏爲稱美范君之書法,直接引述蔡君謨之口以證,則蔡氏之書広地位 在歐氏心中之高,眞是不言可喻。

中看〈〈啓法寺碑〉跋尾〉,歐陽脩在寫跋語之前,司樣也是先附上祭君謨的 題記:

清丁道護 啓法寺碑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 交,善書者眾,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

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冶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註43 (

之後,歐氏才寫著:「右啓法寺碑,丁道讀書。蔡君謨,傳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且者。其謂遠護所書如此。 註 44 」其實在此則跋語神,也只是以蔡氏之見解爲見解而己,歐陽脩市未發表任何看法。吾人雖不易看出他對此碑是否有其它領略,但卻很明顯地看到他對蔡氏的依賴與推崇。

另於《集古錄跋尾》有兩則跋語也是以祭君謨之意見爲低歸,再錄於下:

再薛稷書。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问。唐世 顧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批。昨日見楊褒家所 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仁矣 紅45 !

全集占所錄李色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令 言色之所書,此爲最佳也 # 46 °

由此可見,當歐陽脩面對著諸多占碑名蹟時,最常陪著他一起評論讚賞,而又扮演著引導角色的人,應該就是蔡君謨這位書法大家了。

而歐氏不僅借重於蔡氏之言,有時且與蔡君謨站在同一地位同聲發出感嘆,

註41)问註 1,《集古錄版尾》卷第三, 貞 19 上。

a 42 同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9下。

[[]註43、问註1、《集古錄取尾》卷第五、頁5上。

註44 同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5上~5下。

at 45 同註 [·《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 [3下。

註46 问註1、《集古錄取尾》卷第六、頁8上 8下。

於《集古錄跋尾》書中,就有這樣的例子,茲錄於上: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 3147 °

盖 間 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 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 at 48 。

回這兩則跋語中的「每與君獎獎息于斯也」、「余每與蔡君獎階之。看來,其口吻很明顯是要告訴讀者,他在書法的鑑真語論上, 儼然已與人書法家中起乎坐了, 所以才會一起發出嘆息。

然歐陽脩經由長期浸淫書法字學之後,在書法功力進步之後,所涵蘊累積的 識見,難免會信《集古錄跋尾》裡自然散發出高度的鑑賞能力,而不再似一個「私 通其學」的人論斷書法的口吻,有時且以行家語氣爲之,所以品味他目言的「稱 通其學」,其實在他的內心底層,只是一種客套的講法罷了。姑以《唐聞元令齋錄 頭跋尾》爲例以說明。其文如下:

右〈開元金齋錄頌 ,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守為古文,實為包書也。 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 世俗罕通,徒見其子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 來古字猶多,遂識之爾 註50 。

此則碑刻不著書人姓氏,歐陽脩即斷定繕書者是衛包,因爲以他閱歷之廣,知道「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雖然衛包在當時以古又見稱,但以歐陽脩這一位專門集錄古碑的人看來,衛包之所以擅名當時,實是因世俗之人罕見古文所致。歐陽脩雖常自謙不識書,但見過的「代古字委實不在少數,所以累積了豐富經驗以後,他可以在「字畫多奇」的表象之下,不受迷惑,而一眼看出衛包的「筆法非工」。田此可知他自言的「稱過其學」,實是一句謙詞而己。

^{、〒47 .}可註 1、《集占錄跋尾》卷第九、頁 16 下。

註48 问缸1·《集占錄跋尾》卷第五·頁5 L c

at 49、 问註 27、《外集》 卷第二十二、頁 14 下~ 15 上。

at 50、同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1 上。

右\玄靜先生碑,,柳誠撰,張從申書,參陽水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 然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預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眾人之所稱,任獨兄以自信,君子於是愼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註5]。

唐代書法能手,可謂局手如雲,幾乎人人能書,在當時要能以書知名於世,「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之書法表現能在當世得名,歐陽脩卻深不以爲然,若要找出合理解釋,依他推測,大概是因「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說穿了,就是有篆書名家李陽冰爲張從中篆額而提高身價。姑且不論歐氏之論是否申肯持平,但看他所說的堅定語氣,實是他極度自信下所自然吐出之言。此時的也,雖仍是謙稱「不能書」,卻接著說「稍減字法」,此句看似客氣的說法,其實已很不客氣的展現他的識見。

而既然如此,爲何要收錄張從申書法作品呢?歐陽脩不忘特別聲明,是因爲 張從中的名聲太蓄,令他不得不謹慎處理張氏所留書蹟,所以他說:「而時錄其一 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眾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順之,故特錄之, 公待知者。」

對於張從中的書法,雖然不以爲佳,仍要收錄幾件,以行知者,以免有遺珠之憾。像這種情形,在另一則(唐鄭澣陰符經序跋尾)裡有更凸出的表現。茲錄於下:

右 陰符經序〉,鄭幹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任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錫亥,亦有工拙。公權書高事碑〉,余特爱,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鋩皆在。至、陰符經序〉,則 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乙 # 52 。

a 51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 18 上~18 下。

註52 问註1、《集片錄跋尾》卷第九、頁6下 7上。

註 53 问註 27·《外集》卷第二十三,頁 14 下~15 上

町。但是詳考歐陽脩的所有文集,好像又不完全如此。

有〈李晟笔說〉一文中,他提到蔡君謨的書法,卻有如下的批評:

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 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蒸烹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豬 陸,至於顧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年 夏,納涼於歷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至54;。

以歐氏如此讚美蔡君謨書法的人,竟也說他「多學是以難精」,可見歐陽脩並非全然以蔡氏爲尊。對於柳公權的〈陰符經序〉評價,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歐陽脩卻有不可看法。

因為歐陽脩認爲在模刻的過程,往往因刻上技巧的精和不同,而於筆畫之形貌有所誤差,甚且損及原蹟精神,所以當蒐集到的柳公權〈高重碑〉,因「模者不失其真,而鋒建皆在」時,歐陽脩即有「持愛」之語。而對於不見筆鋒的〈陰符經序〉,歐氏不使直說是模工之失,只是委婉引述蔡君謨之語「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雖與歐氏之說正相反,然因「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所以歐陽脩還是將之記了下來。於此,歐陽脩人膽的提出他與蔡君謨不同的看法,且將蔡氏的論見同時呈現,其用意好似要讀者自行評斷孰優孰劣,雖然歐氏特別道出「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但了細想來,以有與書法大家較量的意味。吾人看後不難發現歐陽脩的書法鑑賞能力,經「廣泛蒐集博覽之後,已從依附書法名家之下的生手,慢慢獨了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道路。集古之功,不可謂不人。

第三節 由《集古錄跋尾》探討歐陽脩對書法之評論

黃庭堅曾批計歐陽脩說:「公」歐陽脩,書不極工,然喜為古今書。 計 55 歐陽脩的書法是否眞如黃庭堅所評的「不極」」,還有待商権,但黃氏說他「喜為 古今書」,卻是不爭的事實。就其現存的文集看來,歐陽脩的確留下不少評論書法 的資料,心具在《集古錄跋尾》裡,因是針對碑石所題,目然對歷代碑石書法寫 下不少論述。細審他在《集古錄跋尾》裡的評論,基本上可屬分成以下幾項:

[「]註54 同註3、《筆説》一卷、頁6上へ6下。

一、對漢代以前字蹟之態度

以歐氏所處時代推算,距漢朝約有一千年之遙,更不用說秦代以前了,以他 收藏碑刻之豐,也當以缺乏西漢碑銘爲不足,要不是好友劉原甫的幫忙,幫他找 到了前漢幾件器銘、林華宮行鐙、蓮勺宮鋼博孔爐……,歐陽脩眞要以此爲憾了。 且看他〈前漢二器銘跋尾〉的一段感慨:

全所集錄古又,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 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爲水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巷敗冢,征任爲耕夫牧賢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類多,而以余方集古又,故每以其銘刻爲遺,既發此二銘,其後又得各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價其素願爲。余所集錄既博,而爲日無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 至56。

關於此,歐陽脩又有一段跋語:「全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蓬鑪 盤錦 爾 表 57.1、註1、說的也是這 件事情,而由他 冉強調,可見此事對他 的集古來說,實有重人意義。所以,陸友(《研北雜·罗》即云:

歐場公集錄古文,自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 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敞得前漢數物,以銘刻,遺之,由是大償素願。蓋 其難得如此、至58

而值得注意的是,歐陽脩在秦以前的金石文字,甚少針對其書法藝術留下評語, 而由書法家藝君謨所寫下的跋語,其重點卻不在書法,先錄其文於下:

嘗觀 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為,及得原甫鼎器銘, 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准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 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 贊陽蔡襄 註59 。

在此,大書法家蔡君謨只是稍微提到「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等句,又 講到古字字形不甚穩定,最後再以「廣哉」一語收給,對於石鼓文之書法也正未 多談。再看看歐陽脩其它有關漢隸的跋語,當更可明瞭他對古文字的偏重所在。

注56 问註1,《集古錄引序》,頁19上~19下。

at 571 同註 1·《集古錄目序》, 頁 20 上。

^{# 59]} 问註 1·《集吉錄月序》,頁7上~7下 c

兹列於下:

不知為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 至60.0

後漢過者景君碑。……蓋漢隸今允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註61.。 田這兩段跋尾,可歸納田 個共同點,即是皆強調「漢隸難得」等字眼,除此未 再有其它論述。而他在〈後漢稿長蔡君頌碑跋尾〉有一段話提到他收錄的七路歷 程,頗堪吾人玩味,他說:

後漢稿長蔡君頌碑 ,右 \ 漢稿長蔡君頌碑 ,在鎮府。故天章閣 传制楊畋嘗爲食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畋自言戶生惟學此字,余 不甚臧隸書,因畋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乙,遂入於錄 並 62 。

歐陽脩之所以收錄此碑,主要是因楊畋的推薦讚譽,歐陽脩本身未必認同,所以他才客氣地說「一余不甚識隸書」,但吾人也可由此感受到他對隸書的優劣,可能還無法建立起一個確實的標準,否則他大可藉此發揮他的論見,暢談一番。

但是經止他的長期蒐集,在他心中也對漢隸形成了 種概念,以下兩則漢隸 跋尾,歐陽脩就展現了他對漢隸的自信,他說:

後漢殘碑陰 右 (漢殘碑陰), 前後磨滅, 不知爲何人碑。其知 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 £ 63 。

右〈漢殘碑 ,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 高字幼],知其名高。入云:漢興,復知爲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 體質淳釛,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乙 sz 64 。

在前一見神,他直言:「其知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不能爲也」。於後則跋語,他說:「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不僅能直斷爲漢朝人所書,還講出他心中 對漢隸的體會是「體質淳勁」等字。

另有一則〈後漢楊震碑陰題名跋尾〉他也道出:「漢謀世所難得,幸而在者, 多殘威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九精妙,甚可喜也」 註 65 ,雖有說出評 語,只是不知他所說的「隸法允精妙」,是怎樣的精妙法。

粉 所述,可知歐陽脩對於先秦兩漢的全石遺刻,似乎未從書法美學角度

云

註60 问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5上。

EG 同語 1,《集古錄跋尾》卷第二,頁 20 上。

豆62 同註1、《集古錄版尾》卷第三,頁15下 16上。

E 63 问註 1·《集古錄跋尾》 卷第二·頁 18 上。

延64 问註 |·《集ち錄跋尾》卷第三·頁19下 ~20 上。

^{£65} 问註 |·《集古錄版尾》卷第二,頁 14 下。

欣賞・其實這正反映了宋代金石學的普遍現象・近人崔樹強在〈宋、清兩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及其背景分析〉裡就說:

宋代金石學家中能篆書者不多,更鮮見作品傳世 ±66 ° 人說:

宋代金石家有能書之名者不多,他們也大體不成時風窠臼;他們主要將金石作為經史之佐,並不太關注金石文字的書法價值,此亦宋代金石研究之所以未能對宋代書法發生重要影響的原因之一 註 67 。 有了這一認識,吾人對於歐陽脩未將重點放在書法的見解,應了充分理解,究竟時代風尚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1、對魏晉南北朝書蹟之看法

·)魏 晉

歐陽脩於《集古錄跋尾》中,對魏晉南北朝書蹟的跋語寫法,與先秦兩漢之 金石文字,有著顯著差異,就以對上獻之法帖的跋語爲例,他的見解就極具深度, 他說:

余曹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 率皆弔哀候寂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 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林禹揮麗,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 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 以爲奇歡,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工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 或棄百事,輕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3£ 68 °

在此,他對於所謂的「法帖」提出個人看法,認為這些了蹟大多是「串哀候病敘 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本來就不是刻意要成為書法界臨智的範本,但 卻因「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魔」,而呈現「或妍或醜,百態橫生」的樣態,「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歡,而想 見其人也」。現代書法界常以「尚意」「字來統括宋代「蘇黃米蔡」四大家以後的

至 66 崔樹強, 宋、青兩代金石學對昌去的影響及其背景分析,《書法研究》 2002 年 第三期, 頁 74。

SE 67 19 35 66 0

註68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10下~11 上。

書法特色,其實早在四大家之前,歐陽脩三注意到此,今人葉培貴在〈《集古錄目 跋尾》的書法史學〉中說到:

這是一種新的眼光,著眼點首先不是作品的意態、水平的高低、前後的傳承,而是作者書寫時的心態。顯然,歐公從中看到的是後來東坡先生反覆標舉的那種創作態度。即此一點,已經和唐人的取徑不同,顯示了書史研究的評價系統的新取向。……宋代尚意書風的觀念,已經乎之欲出了。如果說,東坡先生的理論是尚意書論的代表的話,則歐公的理論,堪稱先導 52.69 。

顯然歐陽脩的此 創見,在書法研究風氣鼎盛的今日,已普遍受到今人高度重視。 而關於此 跋語的「至於高文大冊,何會用此」一段,歐陽脩則進 步提出: 當書寫用途不同,則其意態不同 這在歐陽脩之前,亦甚少有人提及,可見他眞 有獨到之處。此外,跋語的最後一段「布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 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也在他的另一則評懷素的跋語 裡,出現類似的論調(註70 ,可以想見歐陽脩對於一些專以學書爲事業,而至「棄 百事,弊精疲力」的人,是頗不讚向的。因爲在歐陽脩的心裡,學書的意趣也不

再看另一則跋語,歐陽脩對於筆法,他是這麼說:

養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 喜也 ≒7...。

在此,歐陽脩特別提出一個觀念:儘管主義之王獻之在書法上是父子相承,而且 皆爲影響後世的人書法家,但在筆去上,卻是人相逕庭,而各具特色。可見學習 書法,人可不必拘泥筆法,只要能得其大要,就能名家。其實這也可視爲是他注 重意趣的另一種說法。

(二) 南北朝

在此,

歐陽脩對南北朝的書法提出怎樣的看法呢?因爲南朝朝廷禁碑,所以南朝所留下的碑刻數量並不多,在《集古錄跋尾》中,只能找到 則有關手書法之許論,他在〈宋文帝神道碑跋尾〉說:

至69 葉培貴,《集方錄日跋尾》的書法史學,《書法研究》, 2000年,第2期 總第 94輯,頁70。

和 70 同缸1·《集占錄版尾》卷第八·頁2上

証71 问証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5下。

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 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繼勖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 筆如此者,、五72 _

雖然此跋語是讚美其書法,但卻道田他對南朝書法的看法是:「南朝七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鐵勁清媚為佳」,這正與另一則〈雜法帖八跋尾〉所言:「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1] 之意逐相當,只是字面上稍有不同而已。

全於論到北朝書法,歐陽脩的評論就迥然不同,以下有七則關於北朝書法的 跋語,茲羅列於下:

右 神龜造碑像記 。魏神龜三年主。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 皆未嘗輒棄者,以其 時 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 浮屠、然獨其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 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 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雨。然錄 之以養廣覽也 此碑字畫,時時適勁,九可佳也 # 74 。

右 魏九级塔像銘 。···,碑又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 至 75 °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右不著書撰人氏,文為聲偶,頗奇怪,而 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 # 76 。

右 水樂十六角題名 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 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 32 77 「

右 魯孔子廟碑 。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 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去,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橫廣 覧 32 7k 。

右〈齊造石澤圖記〉, 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 北齊高湛年號 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 時時罕有完者, 筆畫清婉可喜, 故錄之 · · · 79

[「]註72」同註 1 ·《集吉錄版尾》 券第四·頁 12 上~12 下

註73] 问註[,《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5上 5下。

註74] 问註 1,《集占錄跋尾》 夸第四,頁 17下~18 上

註75]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19上~19 5 ·

^{、51.76.} 问証】,《集古錄故尾》卷第四,負19下。

註77] 同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21 上。

af 781 10 3€ 76 °

^{· = 79]} 问註 [,《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21 下。

右 齊鎮國大銘像碑 。銘像文辭因無所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 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耳。其字畫頗異,雖爲訛繆,亦其傳習時 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 下以此也 註80 。

右〈周太像碑 。宇文氏乙事跡,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 取馬。毓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眞爲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 卷馬。故食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註81. □

北朝書法自唐代以來,似乎少有書家提及, 般書論家所注重的,是兩朝的帖學,而歐氏的集古,卻收錄了不少北朝碑刻,他自言「自隋以前碑誌,皆未會興棄者,以其 時,有所取於其間也。 計82 」(〈神龜造碑像記) 因爲在眾多的碑刻裡,除卻「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以外,他發現這此碑刻「其字畫往往工妙」,「時時適勁」,雖然常有「碑文淺陋」之病,「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傷廣覽」。而他對後魏、或東魏 北齊的書法評價雖然較差,但卻於〈魯孔子廟碑跋尾〉說:「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比,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頹,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傷廣覽」 註81 「見只要「不俗」,歐陽條仍是珍視異常,所以他對北朝的書法的態度大概可用以下一段統括:

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爲。翫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眞僞相雜, 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至841。 數陽脩指出的南北朝昌法現象,集培貴在〈《集古錄目跋尾》的書法史學〉中

對於歐陽脩指出的南北朝書法現象・葉培貴在〈《集古錄目跋尾》的書法史學〉中 說:

總論南朝書法的特點,以「氣尚卑弱」、「纖勁清媚」、「清婉可佳」、「眇然都不復豪氣」來概括,言簡意販,切中肯綮,對南朝時代整體書風的把握極為準確,遠超唐代書法史家;……專論後魏北齊書,指出其書往往有「有古法」、「字法多異」、「差劣」、「怪而不精」、「字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詩時遒勁」等特徵,北朝後期的這一書法現象,唐代書史研究者從未表示過關心,而現在則已成為書史研究的一個專題,歐公是透價專題的提出者和第一位研究者。把逼兩個論題綜合起來看,可以說,歐公實際上已經昭示了南北書風的差異性及其各自的特徵,只是尚未像

[·] EE 80 问註]·《集古錄版尾》卷第四·頁 13 上 13 下。

註 81、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22 上。

ы 82 同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17 下~18 上。

⁽ie 83) 同註 1·《集方錄版尾》卷第四·頁 21 上个

証84 问証1、《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22上。

清人一樣明確地出之以論題的形式罷了。總體來看,歐公對魏晉南北朝書法發展的總特點,已形成了比較有概括性的意見,而且是相當符合歷史實際的意見,其中的一些提法,到今天也仍有啓發意義。與唐人以名家爲綱的研究結論相比,歐公的某些看法更能揭示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整體書法風貌 # 85 。

三、對隋代書法的評價

隋代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 直未被重視,例如《書斷》 書就不列隋朝書家,《述書賦》也只列四人而已,又如《書林藻鑑》所列之書法名家人數也不算多,其原因大抵是隋代國祚過短,書蹟留傳數量不多,不易引起注意,而常被般人忽略,但在《集古錄跋尾》裡,歐陽脩對隋代書法,卻有幾則重要的評論,如在〈蒙州〈普光寺碑〉跋尾,就讚美道:「碎蕪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通美,號之之後。 註86.,且接著說:

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了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乙。
《碑石在者九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乙。白大業已後,奉更與廣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願矣 # 87 !

在此,他除了稱讚隋代書法表現之外,還特別提到一位書家 丁道護 之名, 歐陽脩指出,在歐陽詢、虞世南出現之前,「道護可說是隋朝書法高度成就的代 表者。另,《集古錄跋尾》附有一則禁君謨的〈啓法寺碑〉跋語,他寫道: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徽異。隋唐之交,善書者眾,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稱縱也 32 8x 。

在此則歐語之後,歐陽脩緊接著寫道:

右 啓法专碑〉、「通護書 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 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日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 盛、季家率更與虞世朝、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遠爲絕筆。余所集錄 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問 然,爲之歎息、惟道謹配自善之,然碑刻在者九少、余家集錄千卷,止

^{= 851} 问註 69·頁 71、72。

和 861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 4下 5 上。

^{· [87]} 同註 [·《集占錄政尾》卷第五·自5 L.

註881 月註 1,《集与錄跋尾》卷第五,頁5上

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旨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占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 註 89 。

不難看出,歐陽脩已在文中肯定祭君謨之意見,並 再強調「隋之晚年,書學尤麼」,而自己「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等等,對隋代書 法推崇已極,而丁道護之書名,也因此入顯,葉培貴任《《集古錄目跋尾》的書法 史學》中即說:

丁道護田此逐顯於世,後來趙孟堅甚至認爲 啓法寺碑 是歐虞所 自出,陸恭認爲 啓法寺碑,「冼六朝之余智,開歐褚之先聲」。所謂歐 虞所自出、開歐褚之先聲云云, 永免有益美之嫌,但如果說以丁道護爲 代表的書風,與歐虞豬亦即唐初書法有淵原關係,則應當是符合歷史實 際的。歐公、君謨標舉丁氏,極有助於人們認識陳、隋、唐初書法流轉 的軌跡 53 90 °

另外,《集古錄跋尾》裡還有幾跋語也是稱美隋代書云的, 併羅列於下:

隋鉗耳君清德頌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字畫有非歐虞之 學不能至也 超 91 °

右 陳張慧湛慧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聞字書之法極於 精妙,而文章類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未乎?予 家集錄所見頗多,自聞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 滅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顯,如丁道 護之鄰,不可勝數也。慧甚,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廟。其銘刻字 畫遒勁有法,翫之忘倦。借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1.92。

隋龍藏 字碑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 氏。字畫遒勁,有歐廣之體 5193 。

註89、月註1·《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5上~5下

⁽註90 月話69,頁72。

[·] ax 911 问註 1 ,《集占錄跋尾》卷第五,頁 6 上。

a E 47 问註 |·《集古錄版尾》卷第四,頁 14 上~ | 4 下。

Tat 93、问註 1 ·《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1下。

右 陳茂碑 ,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 12 94.。 隋李康清德頌 ,不著書撰人名氏,又爲聲偶,而字畫奇占可愛 25 45。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字去老勁 (25 96 。

山這幾則跋語看來,歐陽脩對隋代書法的整體許價是極爲肯定的。

四、對唐代書法的評價

唐朝是中國書法極為昌盛的時代。著名的大書法家有歐陽詢、虞世南、緒遂良、薛稷、薛曜、李邕、張旭、李陽水、顏真卿、懷素、柳公權……,人才濟濟,代不乏人,而其中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張旭、李陽水、顏真卿、懷素、柳公權等人之作,在唐代以後,已成為書家習字典範,對後世影響深遠。而歐陽脩在《集古錄跋尾》裡,更是不時發出讚嘆之聲。

(一) 善書者眾

1.宋 才:

右 即穎碑/,李石藥撰,宋才書。写畫甚偉 = 148 ,

2. E 由:

右 美原夫子廟碑 , 縣令王喦 字山甫)撰井書 · 碑不知在何縣。 品, 天寶時人, 字畫奇怪, 初無筆法, 石芒逸不羈, 時有可愛, 故不忍 棄之, 蓋書汽之狂士也 至 90 !

3 薛純陀:

右 辨法師碑 , 李儼撰, 薛純陀書。純陀, 唐太宗時人, 其書有 筆法, 其遵勁精悍, 不减吾家蘭臺, 意其當時心爲知名之士, 而今世人 無知者。然其所書, 亦不傳於後世。食家集錄可謂博矣, 所得純陀書,

註 9.4. 刷註 L·《集 5 錄敬尾》卷第五,頁 4 上

証95。问証1·《集古錄跋尾》春第五·頁3 t c

至967 问註 1,《集占錄故尾》卷第五,頁65.

[、]至47. 同註1,《集与錄版尾》卷第七,頁18上。

知98 问証1·《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10下。

至99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 5,頁 19 上。

毯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上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堙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 過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 # 100 !

4.武盡禮

(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 唐人未有稱之見於艾字者,豈其正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 爾、全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息今人之廢學也 紅101 。

5. 李 慈

唐西嶽大洞張華師碑 。右西嶽大洞張草師碑,王廷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跡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襠而遭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逐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逐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傳,慈所書碑祇得比爾,尤爲可惜也 註,02 !

6.房璘妻高氏:

唐安公美政頌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又解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遭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藥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食之所錄,如于嶼高駢,下至陳碎驥等書皆有。蓋武夫悍將醫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雨!唐人書見於今而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緣師愈之類,蓋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見將逐泯然於後世矣!食於集占,不爲無益也夫(註103)!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 ,李白撰文,王適篆 唐世以書自名者多, 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 自陽冰獨擅,後無艦者 其前惟有碧落碑, 而不見名氏。適,開元天贄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 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

[「]旺 00 月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12下~13上。

[[]註1011 同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6下。

註102 同註1,《集古錄取尾》卷第二,頁11上~11下。

[「]母103、同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15下~16 上。

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衣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 摩得此爾。今世以卜裝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 未嘗見也 \$12 104 。

8 郭謙光:

右 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谦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 額。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又辭皆不足多采, 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臧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 著,此余屢以爲歎也 #105 。

9.月靈該、繆師愈: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 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予?余以集錄之博, 僅各得其一爾,其.06,

10 姚卣: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 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不博、得此而已 # 07 。

11 寫經手:

右 遺教經,、相傳云義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善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可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 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賴,而與此頗问,即 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十大夫筆畫能彷彿乎此者,鮮矣 註 108. !

12.李靈省:

右 陽公舊隱碣 ,胡証撰。黎煟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 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者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食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 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鳴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入所知者,可

註104 句註1、《集专錄跋尾》卷第八、頁16下。

at 105 同註 1,《集古錄版尾》卷第九,頁 16 上。

s* 106 同註 1,《集占錄跋尾》卷第九,頁 16 下。

立.07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寿第九,頁16下。

[、]註108、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 3 上一 3 下。

勝道哉 ≥ 109 ?

看完以工數則跋語, 吾人可從中得到幾點概念:

- 1. 唐世書家輩出, 水準整齊, 程度甚高。
- 2.除卻護守法度的表現手法以外, 唐人亦不乏怪偉之作。如1 뤔、宋才等人即 是。
- 3.唐世寫經手雖名不見經傳,其擊體水不極高,非宋代十大夫所能及。 最後,筆者再引歐陽脩、辨石鐘山記跋尾〉的一段話作結,他說:

蓋自居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稿,爲世所實, 傳於今者,何可勝數 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 俗承危,家爲常事心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苛簡,久而逐 至於廢絕數 註110 ?

依歐陽脩的看法,唐代因書法風氣極盛,連武夫悍將,字皆可愛。他們事業超然 高爽,照理不當留意於此等小藝,可能是時代風氣所致,書法之臨智幾乎已成爲 全民運動,當作爲家常之事,而學者注重師承法度,絕不似後世之苟且。

(二)對顏真卿特別推崇

国上述可知,唐代是一個書家如林·名家輩出的朝代。在這樣的時代裡,要在眾多書家之中嶄露頭角,是極不容易的事情。歐陽脩就於〈唐西嶽人洞張尊師碑跋尾〉說:「蓋唐人善書者多,逐不得獨擅,既人無他可稱,逐至泯然於後世。」可見要享有盛名,還必須有「可稱」之處,公則是很難取得一定名望的。

綜觀《集古錄跋尾》全書,在諸多數尾裡,可以明顯地感覺出歐陽脩對顏真 卿的書法特別推崇,因爲以顏真卿的功業與人格,其本身即具有「可稱」之處。 而顏真卿書法地位之高,以今日的書法眼光來看,當然是無庸置疑的,但若以顏 真卿所處的時代及宋朝之初期而言,顏氏恐怕還未取得如此崇高之地位,葉培貴 在《集古錄目跋尾》的書法史學》就提到:

類其卿書史地位的崛起是中國書法史 L的一大事件,而整個事件的 核心過程在宋代。歐公《集古錄日跋尾》, 人是這個事件的倡與之作和關 鍵著作 4.111 ^

^{#109} 同註1,《集专錄跋尾》卷第八,頁17 L。

註110 问註1,《集古錄版尾》卷第九,頁4下~5~。

然到底是否真如葉培貴所言,筆者不敢妄下斷語,但可以肯定的是,歐陽的在《集古錄跋尾》對顏眞風的極力推崇,應該是有助於顏氏書法地位的建立與鞏固的。例如在〈唐顏眞卿麻姑壇記跋尾〉,他就說:「顏公忠義之節,破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 計112.1;在〈唐湖片石記跋尾〉說:「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行其書然後不朽 計13.1。在〈唐干律字樣模本跋尾,,他說:「蓋公筆去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 註 14.1 對顏眞卿的讚賞,可謂縊於「表。而在〈唐杜濟神道碑跋尾〉,歐氏的一段跋鬥頗值得注意,他說:

右杜濟神道碑,領真聊撰并書。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輸扁之斷, 無不中也。顧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 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 笪傳刻不失其眞者,皆若是數?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 爾 註 115 。

額真腳傳世碑刻頗多,但水準相差甚大,歐陽脩在此就是針對這一情形而說,可 是在歐氏看來,儘管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有精粗之別,但還是遠遠超過其他書 家。顏真雕的書法,存歐氏的眼中,實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E因爲如此,有幾件未睹名顏真卿所書之碑刻、墨蹟、歐陽脩皆寧願相信是 出於顏真卿之手,例如〈唐杜濟墓銘〉:

右 社濟墓銘 、但云顏真聊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 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至116,。

支如〈唐湖州石記〉:

右胡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 惟其筆畫奇偉,非願魯公不能書也 註 17 。

再如〈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眞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 他人未易臻此 [4] 11x 。

至112 问証1,《集占錄跋尾》卷第七,頁3上。

az 11.3 问託 L、《集占錄跋尾》卷第七、頁 10 上。

注114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5上。

a...5 司辞113,頁6下~7上。

^{# 116} 同註 113·頁7上

年117 月年113, 頁10 km

注118 河缸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3下。

歐陽脩所持的理由不外乎是:「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等語。由此吾人還可進一步了解到歐陽脩對顏眞卿書法的肯定推崇,並非只是由於顏氏人品之高,顏氏本身表現在書法上的「筆畫奇偉」、「筆畫精勁」,則是不可忽視的要件。而這是不是意味著歐陽脩非常強調書品與人品的必然關係?還是因爲歐陽脩認爲顏眞卿在兩者之表現上皆能臻於完美,其書法成就非因人品而建了?

、三) 對於唐代書家的謹守法度頗不以為然

歐陽脩對唐人的書法成就有極為複雜的感受,一方面他屢次讚揚唐人整體書法水平極高,但一方面又對於唐代書家的謹守法度頗不以爲然,因爲歐氏個人追求的,是晉人書寫的自然神韻與意趣,所以在書法上提倡尙意書風,而否定書法之定法。他在〈唐美原天子廟碑〉的一段跋文說:

文字之學,傳自二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智,遂以名家,亦島有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義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比二人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 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贻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覽 並

千文後廣世南書〉,右廣世南所書,舌不成又,乃信筆偶然爾, 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造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 耶(32120)?

歐陽脩點出「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智,遂以名家,亦為有法邪?」雖然後世以上義之、 E獻之父子書法爲典範,也不必一定至據此以爲法,因爲歐氏深切體認到, 且書法雖「為精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他不認爲全世學書者,就非要以此爲法不可,且若固執 法而缺少個人意趣,則恐將失去該有的多樣性,而不易進入藝術的殿堂。所以他對於千字文後虞世南的信節揮灑,雖然一不成文,卻直讚爲虞世南書蹟之冠,原因無它,乃任於「不用意」勝過「於转」之故。

歷來書論家談及宋代尚意書風,雖以蘇軾、黃庭堅等人爲代表,但首開此

註119 问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19 上。

[·] st [20] 同註 1 · 《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7下。

画氣的,歐陽脩應是當仁不讓的第三人選 這 121 。

五、對宋代書法的批評

(一) 書法沒落

對於歷代書法,歐陽脩在《集古錄跋尾》中提出了不少看法,面對自身所處的時空,他更是多所關心,常常將感慨形諸於笹墨之中,尤其是在《集古錄跋尾》裡,一直慨嘆著宋代書法的沒落,相較於唐代書法之盛,內心感觸甚多。有關這種論調,他在書中的〈跋永城縣學記〉 文中即有詳細論述: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遠懿僖昭哀衰亡,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千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智子?如王又棄又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擊色者,其於守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 唯以翰墨之妙,中閒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至2.22 。

歐陽脩認爲宋代方國 白年來,雖然「儒學稱盛」,但在書法的表現上,則遠不如唐代之盛。關於個中原因,依他的觀察,唐代書法是承續魏晉風流,書家天多是家學淵源,從小即開始臨習,因此容易到達「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的境界。儘管唐末衰亡,戰亂頻仍,直至五代,在「四海分裂」的情况下,「士大夫生長千支,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以歐氏看來,紛亂的五代雖然還時時有人以書法馳名當世,如王文秉的小篆,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兩人,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計123 」這大概即是唐代書風的餘智吧?而宋代一百年來書法不振,可能是已遠離唐代餘習過久,無法像五代一樣仍有書法能手延續唐代盛況,以致「中間寂寥者久之」,對於此一現象,歐氏提出他的看法:「豈其忽而不為乎?將

^{¥ 1211} 參見王德軍 宋人向意書風的形成 ,《天水師範學院學報》 2000 12 第 20 卷第 4 期 , 頁 33。

俗尚萄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雜能而罕至也?」質言之,歐氏認爲宋代十人已普遍輕忽書法,以致書學久而不振。

其實在歐氏的《集古錄越尾》,像這樣的論調還頗爲不少,如於〈范文度模本 蘭亭序跋尾〉,他寫道:

自唐末兵戈之礼,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又 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 振,未能比越唐室,余每以爲恨(sē 124 ↑

歐陽脩認爲自唐末戰亂,對文化的確造成極大破壞,但經由宋代百年來的休養生息,在儒學文章之上,已然有極佳表現,獨獨於書法,循「寂寞不恭」,而遠遠落於唐代之後,難怪他要以此爲恨了。歐陽脩在此並未探究其原因,但在〈辨石鐘山記跋尾〉中的一大段叙述裡,他已談及個中原委,他說:

盖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稿,爲世所實、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药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數?今十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可125 !

又於(寧照寺鐘銘跋尾)說:

類似的跋語還有以下幾則:

、唐安公美政頌)。右(安公美政頌 · 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又辭亦雁佳作,惟其筆畫週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傳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 母121 '

^{# 124} 问註 1,《集古錄城尾》卷第四,頁 10 L。

至125 同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九·頁 5 上。

[「]se,26 问証1·《集古錄跋尾》卷第八·頁6下·

唐植柏頌,。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 世者額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朝僅有,亦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 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倩如前輩也 # 12× 。

右 遺教經 ,相傳云義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 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賴,而與此頗同,即知爲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彷彿乎此者,鮮矣。44[29]!

右 楊擬式題名,,并李西臺詩州。自唐亡道喪,四海用於兵戈, 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 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 絕,故並錄于此 ## 130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原 。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 然 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允可惜也!五代千戈之際,學校 廢,是謂君子道消之時,残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 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 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 \$1111.6

右 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乘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乘,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遇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又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 歲在 辛酉, 晉天福八年, 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 121,122。

由以上資料看來,歐陽脩不斷強調宋代書法表現,實遠不如前代之盛,之所以不如唐朝、五代,上要原因是社會上普遍輕忽書法、而以宋代文風之盛,卻如此輕忽書法,歐陽脩對此深感痛心,他就曾說「今七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 は 33 ,也在〈蘇子美論書〉裡提及宋代人學書的情況已大不如占,他說:

E 128 问註 1·《集古錄版尾》卷第八·頁 18下。

[、]註 129 问註 1·《集专錄改尾》卷第十,頁 3 上 ~ 3 下。

E.30 同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10下~11上。

EE 131 同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 12 下。

註132 问註1,《集专錄跋尾》卷第十,頁12上。

註 133 问註 27、《外集》卷第二十二、頁 3 上。

古七人不虚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 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欽,多學 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 174 。

這就道出 任事實 宋代人上常是「學書於晚年」,不像唐朝以前的上人目小即專力學書,所以宋人書法成就當然會「與古不同」了,若說明日一點,歐陽脩所謂的「與古不同」真實是說宋人書法遠不如古人,尤其是唐人。而爲什麼宋人不在少年階段努力學習書法呢?歐氏市未進 步探討,但至少他已注意到這個社會現象,可提供後人研究宋代書法時參考,其價值不可謂不高。

(二) 對宋代上人書法之要求

由《集古錄跋尾》裡,歐陽脩不斷地感嘆可知,歐陽脩對宋代十人不講究書 法一事,是頗爲痛心在意的,當他看到友人書法不佳時,甚且不惜得罪好友,捎 書以規勸。曾經因爲友人石介的書法不佳,他就寫了一封書信〈與石推官第一書〉) 提出批評,其文頗長,茲節錄其文如下:

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又,讀甚善,其好吉閉世之意,皆公操自得 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祗時太遇,其論若未深究其原 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 計公操可朝聞而篡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 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適。吁, 何怪之其也! 既而转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 「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 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 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若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 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 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擊世斥以爲異者數?及其過聖人、猶欲 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至古,後不足以爲來者去,雖天下皆好之, 猶不可爲,沉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貴以取高數?然響 謂公操能使人譽者,旨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數?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 而得之繳?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 惟恐其見異而或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白異,

註 34 问註 3、《試筆》一卷·頁4下。

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目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 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弗歐陽某頓首,拜上 ***135 。

書信中對於石介的書法,歐陽脩的描述是「始見之縣然不可識,除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如果這一段敘述未有誇張之成分,那麼,我們實不難想像石介書蹟是多麼怪異而無法,也難怪他會有「吁,何怪之甚也」之驚嘆。而歐陽脩於書信後段進一步對石介說「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可見以歐氏看來,書法一藝,臣可反映出一個人之行爲舉上,之須取法前賢,不可任意作怪以求標新方異,所以任書信最後,歐陽脩是以一句「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裁?」來期勉石介,而石介接獲這訂責善的書信以後,也寫了一封書信來爲自己書法辯白,其文甚長,茲節錄有關書去之段落如下:

書中人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 病也。自幼學書,迨於弱冠、至于壯、積二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 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說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肯 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爲無奈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 任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情能者,及為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 亦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 祈請於人。此爲乙不能也,今水叔責我誠是 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以 取高耳,,似不知我也。夫好為詭異奇怪从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輕浮 者所爲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所爲。介深病世俗之務爲浮薄, 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 天下輕險、怪放、晚奇之民,投謝四裔,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 厚天下風俗,今反背自為之子?僕誠亦有自異於眾者,則非永叔之所謂 也 …… 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 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役以事上者 與夫皋陶前而怕禹後,周公左而召 公右, 謨明弼諧, 坐而論道者, 不亦遠哉! 占乙聖人大儒, 有周公, 有 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楊雄,有文中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 有皋變,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 獨鍾、王、虞、柳華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前、

^{#135} 问註 26、《外集》卷第十六,頁8 上~9下。

孟睹儒、泉夔眾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適者已。能傳聖人 之 項足矣, 奚必占有法予?今有師乎?水叔何孜孜於此乎?又謂介端然 於學含,以教人爲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無所法。噫!國家興學校, 置學官,上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 乎?將不以仁、義、禮、智、信教人乎?承叔但責我不能書,我敬辭平? 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目坐堂上,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 公之《禮》,周之《詩》,伏羲、文王、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 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楊、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於 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嘗違諸身也。教諸生爲人臣則以忠, 数諸生爲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爲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爲人兄則以友,教 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勉馬奉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歐諸生以成人。 諸生不舉乎堯、舜、禹、屬、灭、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平三才、 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予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 朋友,而拳拳然但吾之書法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水叔 言,僕更擎乙、永叔行我淺,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 不宣。介白、註、36 。

在書信中,石介首先是坦承自己書法怪異不住,但卻將原因歸諸於自己在書藝上的大份不足,並非刻意求怪。因爲他學習書法確是下了一番功夫,若由幼小至壯年,算一算也有二十年之多,所以他說「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可是在書法的表現上仍是「無所成」,這恐怕是大賦之不足,非後大之份力所可竟功,因此,他也坦承因字蹟不佳,在諸多需要書寫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當需請書法能手幫忙代書,但以他的觀念來說,這並非是多麼嚴重的缺失。因爲在他看來,寫了,充其量只是一種技藝,非關聖人之道,一個人寫不出一手漂亮的好字,並不妨害他成爲聖賢,他列舉古史上「之聖人太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楊維,有又中子,有吏部;古之忠獨良臣,有皋變,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尋於書」。而著名書家如歸繇、土羲之、虞世南、柳公權等人,預多是在人名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若與皋陶、大禹、高公、召公等人之道德功業相比,則是遠遠不如。所以石介較不在意自己書法不精,在書信中即再於接受責難,但對於歐陽婚指滴他「奉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一語,

^{□ ·} 王 136 宋 石介·《徂徠石先生义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7 月 一版 一刷;· 良 175~177。

則是大不以爲然,因爲石介自認每日以經書與諸生相講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傳授給學生,並以三才、九疇、五常等德性做爲身教之內容,雖然自己字蹟怪異一些,並非即是「特異於人以取高」,也應不致影響他所施行的聖人之教。由這封書信的內容看來,石介對於自己的書蹟被友人批評爲無法,不知他內心作何感想,因爲這在一般讀書人來說,遭人指摘書法不住,無寧是莫大的侮辱,但他辯解是自己缺乏天份所致,並自暴自己由於不善書法,常需請人代書之糗事,來強調自己所言之不虛,其用意大概是爲防堵歐陽脩對他的進一步指責——「奉然以自異,顏學者何所法」。因爲這種由書蹟怪異就擴大解釋爲道統行爲工的特立獨行,對石介個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打擊,對他賴以生存且向來引以爲榮的道統維護者身份,簡直是一種全盤的否定。所以他寧可自認書法不佳,也不願被說成是離經叛道。而由石介這種取捨,我們應可得知,書法在石介的心目中只是一種技藝而已,其對書法的茂視輕忽,可見一班。

歐陽脩看到石介的回信後,又拍上 封書信。在這封信裡,歐陽脩仍然堅信石介的書法是「不欲同俗、而力為之」的無法,即是故意要特立獨行,而非石介所辯稱的「身有所不具」。[] 承缺乏書法人份 ,寫不[] 好看的字來。因爲一日認同石介的辯解,那麼」已先前對他書法的指責就會顯得有失厚道,且難以再進一步責備石介的特立獨行,而既然石介輕忽書法的重要性,認爲書法只是一種技藝,無關宏旨,字蹟不好亦不會對道統造成多大影響。以歐陽脩的觀念,當然不能句可,但爲了駁斥石介這種看法,只好先順此理路談起,所以他在信裡即說:「是下調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而對這些專以書法聞名的書法家,歐陽脩在此也提出他的看法是:「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见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解雨,置君子之所務乎」「是對於一位十人,雖然不以書法日名,但提筆寫字,「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予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所以歐陽脩接著說:

今足下以其直者爲針,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 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鰈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 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尼而食,曰我行 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未事,而當從常 去,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 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 註 37 !

雖然歐陽脩最後說:「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于近怪自異以愈後生也」。其實細審他的書信內容,是起於書法的法則與表現等問題,儘管討論到後來問題衍生到道統之.,歐陽脩對書法一藝似手是隨著石介的辯白已改採忽視的態度,對專以書法名家之人不予極高評價,但仍堅持。個讀書人不可偏廢書法之書寫原則

至於石介接獲這封書信以後,是否有回信辯 (1) 還是就此打住不再作任何回應,已不得而知,但有關這一公案,後代文人偶有提及,例如在《南廣紀談》裡,就寫道:

此文作者即是站在歐陽脩的 方場,力斥石介之辯爲「謝辭自解」、「強項不服下, 人設為高論以又過拒人」。

又浦起龍《古文眉译》六一文評語說:

此 《與石推官第二書》 因石公不自認手書之怪,未便直斥,故委 蛇其說曰「未審」而詳辯之。辯書正是辩怪也。書之枝,無預于學術; 而怪之弊,寝淫爲俗尚。小中見大之言 ai.39 。

之中所說的「書之技,無預于學術,而怪之弊,蹇淫為俗尚。小中見大之言」。也 是認同歐陽脩之見。

質言之,歐、石兩人爭論的關鍵還是在於書法的認知差異過大,因爲以歐陽

^{#137} 司託 26,《外集》卷第十:, 頁 10 下~11 L。

註138 共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上冊 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5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第一版,頁185。

^{# 1391} 同註 138,中册,頁 853 ·

脩的想法,書法雖只是技藝,但做為 種文化載體,其點畫必須有一規範,在書寫之際,不得以怪異取寵,其對道統則影響,有一定的作用;但看在石介的眼裡,則是認爲書法之怪異無關道統之傳承,大耳不去過度延伸。

藉此,我們更可以深刻感受到歐陽脩對宋代文上書法的要求,實是極爲痛切雖然石介對書法的模視,可能,是特殊個案,但由石介信中所言「少時鄉里應舉,禮項是在任者,未嘗能自寫一章,、必情能者。及爲更,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債於人。看來,應可幫助吾人理解到:宋代上人的書法能力已無法像唐代文人一樣可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難怪歐陽脩要對當代書法表現不斷地發出感慨,也難怪他會任《集古錄跋尾》裡對宋代整體書法提出多次批評。

紅觀歐陽脩諸多書法的見解,吾人可以整理出幾個要點:

- 1. 在他看來, 先秦至兩漢的碑石文字之所以值得蒐集, 只是因爲它們占質、難得, 並未濟之當作書法名品看待。
- 2 對於魏晉時代所留下的翰札,歐陽脩著重在它的自然意趣,並不像唐人將之視 爲顯撲不破的法式
- 3. 南北朝時代所遺留的眾多碑刻,歐陽脩己注意到南北間的差異,他認為南朝上 人氣尚卑弱,北朝書法雖未必任妙,但卻往往有占法,亦有不俗的表現。
- 4 在隋朝書法方面,他特別推崇,道護的書法成就,對於眾多隋代碑刻,也普遍 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 5. 唐代書法的高度成就,歐陽脩屢屢稱頌,由資料顯示,他的學書路徑也是取法 唐人法度,對於顏眞卿的書法價值,更是抬高到無與倫比的地位。但要注意的 是,他方面肯定唐人之法,卻又對唐人書法過度重法,提出他的省思,因為他 體認到書法的生命並不是建立在筆畫的純熟而已,書法的可貴之處在於書寫者 本身在人品上的高度修爲,書法作品的形成狀態愈是自然的流露,愈見其可愛。 所以他看待魏晉時代所留下的翰札,只重視它的意趣;對於唐代懷素。 來重視 筆下功夫的臨習方式,歐陽脩頗不以爲然。
- 6 相較於唐代書法之興盛,宋代前期書法的小振,一直是歐陽脩心中大感不滿之處,他不僅屢次爲此大聲疾呼,又能點日末代書法衰弱之因是工人普遍的忽視,而之所以會有此種現象,據他的觀察,是宋代十人人多學書於晚年,不似唐人自幼習書,其效果當然不彰。且又在學習的這時,多方嘗試,不專於一去,是以難有傑出表現。

第四節 歐陽脩的書法成就及書法意趣

一、歐陽脩的書法成就

可是歐陽脩在《集古錄跋尾》及其它文集裡,又常常論及書法,雖然有時客氣地說「食不識書」等等謙詞,但客氣歸客氣,他的喜論書法,比起幾代宋代書法名家來說,還真是不遑多讓呢!

究竟歐陽脩的書法功力如何?宋代十人對他的評價也頗不一致。就以宋代四大書法家來說,蔡襄與歐陽脩交往密切,且常以指引歐氏書法的導師自居,從來沒有看過他在評論 或讚美 歐陽脩的書法字蹟。而來常是一個喜論書法的行家,也未曾針對歐陽脩的書藝寫下幾行論述,會不會是因爲在他的心中,歐陽脩並不是什麼書法名家,所以不去評論?還是曾有論及,只是因爲某種不可抗力以致沒能留下任何隻字片語也說不定,在此就無法憑空隨意揣測。而另兩位大書法家

蘇軾與黃庭堅,對歐陽脩的書法評價,則是有頗人的差距,大體說來,蘇軾是 持責定態度,黃庭堅則是否定了歐氏在書法上的成就。

關於蘇軾對歐陽脩書蹟所作的評論,以目前能蒐集到的資料有以下幾則:

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形,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 傳寶,况其精勤敏妙白成一家子 = 142 !

歐陽文忠公用 **定筆乾墨作**方閱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頻,進趨確如也 至143 °

歐易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為世所

[[]註140 问証1,《集古錄版尾》卷第七,頁18上 18下入

[[]证14] 「]註1,《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18上。

[「]SH 1421 馬宗霍、《書林藻鑑》, 卷第九 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4 年 5 月), 頁 201 下。

[[]註 143] 引註 55、東坡題販卷四,頁 116。

寶,不特筆畫之工也 註 144 。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衡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 æ 145,。

公嘗語人曰:「筆硯,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寫,當隨其所命意, 紬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 ग樂也 _ 盖公之白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爲學 者師法,信可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 註,46

以上諸則跋語雖是在不同的時空,面對不同作品,各別寫下的跋語,但細索這幾則獨立的語論,可以發現蘇軾讚美歐氏書蹟的用語除了「精勤敏妙自成一家」、「神采秀發,脅潤無窮」、「筆勢險勁,寸體新麗,自成一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等何以外,常會附帶幾筆「如見其人」、「如見其清眸豐頻,進趨曄如也」 類的話,而目語帶玄機也說「正使不工,猶當傳寶」、「然公墨跡自當為世所實,不特筆畫之工也。

仔細想來,蘇軾以書如其人,來讚美歐陽脩的書法,當然是對他書藝的 人 肯定,因爲以歐陽脩人品之高,早爲世人欽仰,將其書法與人品司列,應是極度 讚賞 但他的此種評論方式 不直接評論書法,而將書法依附於人品之下,總 是留給人們想像空間。九其是,歐陽脩與蘇軾本有師生關係,當蘇軾評論恩師書 遺時,是否能完全擺脫人情的束縛,而作客觀持平之論,也頗值得商榷。所以要 如何看待蘇軾對歐陽脩的評論,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課題。

相較於蘇軾的推崇, 黄庭堅對歐陽脩書法的批評則是不留情 面, 直接指出缺 大, 他說:

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 註.47 。

歐陽又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

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 #148 。

at 144 问题 55, 頁 122。

注 145 司証 55,負 123

註146 周註55,頁280。

ef 147 问註 146 °

^{≇ 148} 周註 146。

重的缺失,難怪他會直接說歐陽脩「書不極工」,儘管他也看到歐氏「喜論古今書」的收獲 使他的書法跟著進步,但預多也只是達到「不啻」的境地。而在黃庭堅看來,歐氏基法是傳自世的最大原因仍是「文章議論」爲「一世所宗」所造成,並非因爲書法本身。

類似黃庭堅這種批評的, 在宋代以後還可以找出幾人,對歐陽脩的書法提出 了天銳的議論,例如明代吳寬就在〈顯歐陽文忠公遺墨〉說:

此歐陽公修《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黔陽令東君堅遠持以示予。 片紙數字,於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 物也,人也 至 49 。

由此可見,吳寬對於後世獨加愛護歐陽又忠公遺墨的解讀是:「非物也,人也」。 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認爲歐陽脩的書蹟之所以能留下來,不被後世忽視遺棄,上 要原因是歐氏的人品學養所致,跟遺墨內容無關。而到底與書法有無關聯呢?吳 寬雖未明說,但若仔細推敲玩味此段文意,將不難發現,他根本是不把歐氏墨跡 當書法作品看待的,否則他怎麼會說「非物也,人也」呢?

另外一個批評歐陽脩書法最不留情的,就非王世貞莫屬了。這可在上氏的〈集 占錄跋〉裡看出端倪,他說:

右歐陽又忠《集古錄跋》石刻三卷,中有楊博士南仲、劉敞原义釋各一通。劉復有跋一通,尺牘如之。蔡襄君謨跋二遍,與裴煜如晦尺牘各一通。公復自與君謨尺牘一通。餘皆公手書跋。公又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應,其持論亦有近迁者。居曰謂辨古又奇字,全得楊南仲、章友直力,而又盛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部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是故:余見公墨蹟凡三所,與此結法同,而不能如其神采,當人全得石工力也。此150。

在這段文字裡,工世真說「公文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應,其持論亦有 近迁者。」已道出他對歐陽脩學問的不滿,而又在底下說歐陽脩之墨蹟「不能如 其一石刻本一神采,當又全得石工力也」,更是將歐氏書蹟之神采,完全歸因於石 之力,意謂若無石工之加工,則歐陽脩之墨跡將無可觀之處,如此的一種批評, 對於一位愛好習書的學者而言,實是極人的羞辱。

再看 E世真另一則批評歐陽脩的話, 則是更爲直接了。他說:

至149 《匏翁家藏集》卷五十 台北市 商務,民國79,四部叢刊,初版 ,頁8 下。至1501 问註 138,中册,頁 588

水叔不識佛理,強關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譽能詩 註 [5].。 對於王氏文中所說的「永叔不識佛理,強關佛」及「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兩項, 因不屬本文探究內容,暫且擱下不談。但他批評歐陽脩「不識書,強計書」,竟直 接將歐陽脩看成是不識書法的門外漢,而歐陽脩評論書法的行爲,看在王世貞的 眼裡,那眞是外行充內行的行徑了

另外,王世貞還有 則批評歐陽脩與 E安石的,同樣也值得參考,他說:「永 永、介甫俱又勝河,阿勝詩,詩勝書。 註 52 」可見在他心中,歐陽脩與 E安石 的共通之處是文章優於詞,訶慶於詩,詩優於書法。 E安石之文藝表現如何,不 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重點,暫且略過不說,但由王世貞此語,其實也再次地說明了 他對歐陽脩書法的公定。

對歐陽脩之書法提出批評的,除了以上幾位以外,還有 位陳仲醇,他也直言「六一居士極好書,然書不能工 計15、」這比起黃庭堅所言的「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等語,似又更爲苛刻,而且仔細想來,這種評論 先強調某人喜好此道,卻又不善此道 對於被批評的人而言,實是莫人的养辱!

綜觀以上這些工人對歐氏書法的批評,是較爲直接嚴苛的,另有幾位主人的 評語則不若如此激烈明白,例如張子、跋歐陽文忠公帖,云: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概、事業,皆與17月爭光。使尺牘不工, 人周藏不以為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為 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家,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311/4 ?

細審此段跋語, 脹守先是稱矣歐陽脩的「學識、文章、節觀、事業, 皆與日月爭元」, 冉提出「使尺續不工, 人固藏之以爲榮」的一句假設, 其用意似在強調歐氏之學識、文章、節概、事業等等之表現, 皆在書法之上。雖然張守又隨即寫上「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的讚美,卻又道出歐陽脩「獨不以 書法 名世」的事實。

當然張守可將書去一藝看作是文人的餘事,而以歐陽脩的道德文章聲名太著掩去書名爲日,來爲歐陽脩「獨不以(書法,名世」作辯解,並藉機指摘一般書

註 153 司註 142 · 頁 201 下~202 上。

[、]至 154 宋、張行、《毘陵集》卷十一 台北 藝文,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第八十 入函,27》,《聚珍版叢書》初版 ,頁 13 上。

家刻意以書法求名之非。但其實在不知不覺中,張守已將歐陽脩的書法成就作了 明確的定位。

再看李綱〈跋歐公書〉亦言:

歐陽又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身,用盡氣 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非以明節可貴故邪 並 155 ?

李綱說歐氏之書「清勁自成一家」是強調他的特別,又以「公會言、學書如逆風 行舟,用畫氣力,不離本處」來說明歐陽脩學書之吃力,而一句「不以書自許」 又似在暗示歐氏自認書法非其所長,至於「士夫寶藏其蹟,非以明節可貴故邪?」 一語好似也在說明歐陽脩的書法之所以爲上人所寶,是因歐陽脩「明節可貴」,而 非書法本身之故,

當然也有對歐陽脩書法成就給予完全肯定者・如謝適〈靜寄齋觀文忠公墨蹟〉 文:

董何呼我顯低裳,杖隸階西渦王郎。即君好事初舉觴,平頭奴子异雨囊。 開視文書告搶攘,其開糠秕煩播鰻。忽驚瞿妙筵有光,問誰所書曰歐陽。 而我盥手方取將,覽之三過神色揚。反嗟從來見未嘗,字體遵媚筆意剛。 公為文章軋子長,立朝義氣凜秋霜。借如春蚓繁行行,亦當珍之什襲藏。 况公字畫乃如此,銀鉤金繩粲繭紙,公嘗臨池墨池水,尚占如船逆風使。 後來誰評新麗體,出公一頭子蘇子 註.56

就都站在讚美歐陽脩的立場述說,如「忽舊墨妙筵有光,問誰所書曰歐陽」、「而我題手方取將,覺之三過神色揚」、「反嗟從來見未嘗,字體適媚筆意剛」、「况公字畫乃如此,銀鉤金繩粲蘭紙」等句,皆是極盡歌頌之能暮。

另,蘇籀也稱讚歐陽脩的書法說:「歐陽碑版,今世第一。 in 157 」如此的 稱頌,簡直已將歐陽脩當作書法人家看待了。

再來看另一位十人周必人對歐氏的看法,他在〈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跡跋 首〉裡說: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硯》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 東坡蘇公政。此最後數紙也。初藏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還歐陽氏餘 不知何之矣。公薨於熙寧五年,距元豐屬耳,其遺墨已爲諸公珍愛如此,

至155。同註138、頁193。

紅156 月註138,頁152。

^{# 157} 切証 138· 頁 227

况百世之下乎 ** 158,!

以一句「其遺墨已為諸公珍愛如此,况五世之下乎!」來呈現歐陽脩書蹟被後世 珍愛的事實。另又有一則〈跋歐蘇及諸貴公帖〉他也說:

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所謂 毫髮無遺恨者,自當行於百世 se 159 。

同樣是極度肯定歐陽脩的書法。值得社意的是,周必人在此昭示出一個書法作品傳世的法則,必須是「德」、「爵」、「豪」、「養」、古兼俱,而歐陽脩的種種成就,以周氏看來,實已兼俱「德」、「齊」、「藝」、大要點。

朱喜於《跋歐陽文忠公帖》也說: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忠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至160. 《 朱熹以歐陽脩爲文之「外若優蔣」實爲「忠實剛勁」之優點來此擬歐氏之書法, 其實是極高的讚美,而「惟觀其深者得之」 句,則似是在爲歐氏辯解,因爲若 非觀其深者,竟能知悉歐氏書法之精深呢?

另,樓鑰(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云: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偽帖 註 161 。

胡翰在〈歐陽文忠公令就章跋〉中也提到:

樓鑰以歐氏「筆和自成一家」,胡翰以歐氏之字蹟「自當與其文共傳,爲世所質也」 等語言之,則更是肯定歐陽脩的書法成就。

冉看楊 □奇〈跋瀧岡阡表〉云:

《龍岡阡表》,余得之子啓學士。碑不載何人書,愈是歐公自書, 結體甚佳 注 163 。

因碑三並不載明是何人所書,不能肯定即爲歐陽脩自書,但楊上奇卻因爲此碑「結

^{# 158} 月 # 138 · 頁 293 ·

^{# 159} 月訂 138, 頁 296。

^{□ 160} 回延 138 · 頁 330 ·

王·61 宋 楼鑰,《攻姚集》卷七五 台北·商務,1979年11月,台一版,《四部叢刊 王編》,貞3下。

a 162 门註 137, 中冊, 頁 479。

^{# 163} 同缸 138,中册,負 498°

體甚佳」,所以相信「是歐公自書」一可以想見在楊士奇的眼中,歐陽脩的書法成就是極高的。

同樣的, 李東陽〈書歐陽公手帖後二絕〉詩中所說:

已將歐陽脩學書經歷及成就做了大致的總結,尤其是「爭竟晚年多自得,儘留風 韻與人看」兩句,對歐氏晚年書法之精進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另外,費宏〈題 F 水部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後〉—文,對歐陽脩的書法,也 是極爲稱道,他說:

歐公以古文万駕呂黎,所謂能自樹王,不與世浮沈者也。字畫,世以爲童學耳,而公晚更留意,即而雪片時之暇,几案唱檔之佳,亦不忍 虛度很費。… 觀水郡王君天申所藏數帖,其用筆結體,往往出規入矩,則世俗之药簡,豈不誠可嘆故!公嘗曰:「書之傳者兼取其人也,其人賢,其傳乃久。」具公己所白處,固又有在矣、2165。

費宏特別提到歐陽條晚年留意於書學的事實,來讚揚歐氏卓越的見識,又點出歐氏所提的書法審美標準是兼取人品的,而歐氏本身的書法,亦是因爲人品高潔而得以傳之久遠,所以費氏在讚賞之餘,又由一次讓戶人感受到一件事實 歐陽條之書法成就是跟他的人品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的。

近人胡源〈論歐陽修的書法藝術〉分析歐陽脩的書法提到:

歐書中的短撇、長撇和懸針之畫均天而長,起筆也任往露犬,產生神采外露,險勁俏麗的效果。再見,從墨跡中可以看出乾墨較多,字雖不大,點畫不粗壯,卻顯得養勁有力,持重老成,有醇厚意致。字體結構方而閩,既鴻莊擬重,又疏期清新,唐人楷法較農,結字嚴謹而不充板,工整而尚靈動。用筆橫輕豎重,提按頓挫分明,澀而不滯,爽而不骨,正如歐場修與蔡襄論書時所說「學書如确急汽,用盡氣力,不離故處。」他自己正是這樣用筆,逆勢澀進,筆勢沉著。顯示出他廣博學問和厚實的書寫功力,大巧若拙,不炫奇鬥巧,雖不以書名,但其書法超拔流俗,別有一番情趣(3×,06。

at 165 同註 138,中册, 頁 521。

註 166 胡原,、論歐陽修的書去藝術,《贛南師範擊報》 1988 年第一期, 頁 88~89。

這一段分析,較古人談得仔細,他從歐氏書法的用墨、用筆、結構等項逐一賞析,的確比以往的書家評論來得實際,且對歐陽脩的書法功力是極爲讚賞肯定。而更重要的是他將歐書「唐人楷法較潔」、「用筆橫輕豎重」等特徵點」,是很中肯的批評。不過胡源分析到最後仍是提到歐陽脩「不以書名」的事實,究竟還是不將歐陽脩列入人書法家之林,而歐氏「書法超級流谷」,也只能說是「別有一番情趣」了。

1、與書法臨習相關的意趣

在《集古錄跋尾》中,有一則〈周人像碑跋尾〉是這麼寫的:

字文氏之事跡,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概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眞偽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 at .671!

右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撰。盤占在孟州濟原縣,正兀中,縣令刻石于其便。令,姓崔,其名夾。今已磨滅,其後書云 「昌黎韓愈,知名七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七也。然當時送應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 乙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賢雨。其小失,不足較也 至169 。

歐陽脩雖然以自家收藏集本校對之後,因文字稍有不同而懷疑到石有誤,但由於 刻石是占物,所以還是保存下來當作賞玩之用、對於刻錯之處、就不值得費心去 計較了。類似這種想法,在〈唐人臨帖跋尾〉裡也可見得,茲錄於下:

右 唐人所臨諸家法帖 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 動,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豬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 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璆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

註167 问註1、《集古錄版尾》卷第四、頁22上。

註 16× 阿註 1、《集古錄版尾》卷第七、頁1下。

[、]缸169 问註 1,《集古錄改尾》卷第八,頁9下、10上。

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凱,何必窮較其真偽。今还俗所傳,鍾王遺跡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至170。

又,近時有尚書即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 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 以人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續,故錄於此(云.7)。

當我們細細體會他所記下的玩賞碑石樂趣之後,再對照他說的「吾有集古錄千卷, 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难, at 1/2 」應能體會其一。 而底下的一段話,是歐陽脩對集古賞之樂所作的詳細自白:

老年病日,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占錄可以把玩,而不 故屢聞者,留爲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维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 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符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城 郭何異?官爲有通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 每173 。

本則可看成是歐陽脩六十五歲 過世前一年,時,將他晚年身體疲病之時,藉由 把玩集占錄度過餘生的一段生活記錄。讀者在看完之後,當不難體會歐陽脩的晚 年,在書法學習、賞玩之中所得的意趣。

以上是歐陽脩直接寫在《集古錄跋尾》中的賞玩石碑拓本之樂。而事實上, 石再翻查歐氏的文集,還可找到數篇詩文,忠實記錄歐陽脩在書法用具 紙、筆、 硯,上的考究過程,這些翰札裡呈現出來的種種樂趣,正可以和《集古錄跋尾》 互相印證。

育先看他對紙的考究。他於〈和劉原父澄心紙〉說: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黄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 斷稿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 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推。君家雖有澄心紙, 有敢下筆知誰哉 st 174 ?

在嘉祐 年所寫的〈與劉付讀原父〉:

某啓: 前承示以蜀素, 俾寫孝經一章, 書之, 墨不能杂, 尋將家所

æ.70 引註 1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 3 下 ~ 4 下。

註 171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4下

at 172 问註 1·《集古錄跋尾》卷第十·頁5下。

至177 问証1,《集占錄取尾》卷第十,頁6上。

註 174 问託 1,《歐陽文忠公集》 - ,《居士集》卷第五, 自 10 下。

有者誠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 工精冶之,使受墨可書,當爲子以惡書也 at 175 ~

另一篇《與劉何讀原父》寫說:

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遷,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墨命也、至176,。 在〈跋·絕帕〉裡說: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 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 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 註

男・在〈筆説卷 峽川河中紙説〉裡,歐氏寫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奈久。食爲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食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准峽州不朽損,信爲然也。今河中府紙准供公家及館閱寫官書爾 註 178 。

這就是歐氏參酌同道的意見及自身的實證之後,所得到的用紙心得,他在書法上的努力練習,於此可得到證明。

再來看歐陽脩對毛筆的考究功夫,歐陽脩在寫給梅聖俞〈惠宣归筆戲書〉說:

聖俞宣城人,能使擊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 三副頗精密。硬軟通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 纍相國東,此若衣縫蝨。或柔多虚犬,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 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並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且 179 。 梅聖俞收到書信後,同給歐陽脩的書信寫著:〈次龍永叔試諸葛高筆戲書〉

公負天下才,用心如用筆。端勁隨意行,曾無一畫失。因看落紙字, 大小得疎密。筆公諸葛高,海内稱第一。頻年直我來,我媳不堪七。安 能是墨研,欲免,前人过 賴性真嵇康,閒坐喜捫蟲,是以持獻公,不使 物受屈 果然公愛之,奇蹤寫名實。豈惟播今時,當亦傳異日。嗟哉試 筆詩,鹹不容人乞 誕 [80]。

之後,歐氏又於文章中提到:

扫175 问註 1,《書簡》卷第五,頁1 F-2 L。

^{#176} 同註 1·《書簡》卷第五·真2ょ。

旺 77 问託 27·《外集》券第二十二,頁 [7下·

江118 月莊27,筆說一卷,頁6下

至 1791 问註 26、《外集》 卷第四, 頁 8 上

正180 宋 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卷第二十一 上每:上海書店,1989年3月, 《四部叢孔》初編, 頁1下~2上。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馬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註 18, 。

關於試筆的意趣,歐陽脩還有一百詩寫得最爲明白直接,他說:

試筆消長日,耽蓄進百憂 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 182 ? 而於紙、筆以外,對於硯台,歐陽脩又集裡所記更多,如在《試筆一卷 南唐硯》 裡,歐氏特別提到一方自用硯台的來歷,他說:

某此一砚,用之二十年矣,當有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砚務,遵工之 香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砚務宫,歲爲官造砚有數。其 晚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 砚得自今王含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碗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 亦不知為南唐砚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棲然曰 「此故國物也。」

因具道其所以然,逐始實情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32 1831。 據歐氏所寫內容,可知他在硯台的鑑定功夫不俗,而這段有關歙硯的描述,是現 今研究歙硯的珍貴史料,值得吾人重視。另有 則關於端硯的採訂,歐陽脩提出 他的看法如、: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間,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充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鴒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頁,亦在他砥止,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此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于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允佳。余少詩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 下罕有 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輕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蘇[84]。

在此則神,歐陽脩不僅對端硯有深入的認識,還有 項特別的見解,他指出端石被一般人所喜愛的石眼其實是個「石病」。而在他的實踐經驗裡,端硯並非世人所盛傳的那般完好,他認為端硯中「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證好而之」,實用性反倒是不如歙硯了

其實石進一步翻閱歐氏文集,會發現他對硯石的研究頗爲廣泛深入,在文集

註181 问註3,《試筆》一卷,頁1下。

缸183 问註3·《試筆》一卷,頁1上。

班 184 问註 27,《外集》卷第二十二,頁1上 1下。

中所提出的硯石名目,除了歙硯、端硯以外,還有絳州角石、歸州大沱石、青州紫金石、紅綠石硯、青州離州石末研、相加古瓦硯等六種之多 al ss ,其中有 ,則談論相州古瓦硯的文章,頗值得注意,因爲他的用意不止於硯本身。他寫道:

相州古瓦誠住,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 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斷以為硯 然不必真瓦,白是 凡瓦質發墨變於石廟。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 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又房四譜有造瓦硯法, 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 現作未 多,士太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食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 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為實也。今士太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 時者,惟此爾 紅 186 !

在介紹完硯石之後,他還意有所指地道出「今上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 見於時者,惟此爾」。可見在硯的學問上,尚可見計一時社會之書法興良。他有一 自〈古瓦硯詩〉是歌詠古瓦硯的,其命意也是藉此傳達他的思想:

磚瓦賤微物,得廟筆墨問:於物用有宜,不計廳與妍。全非不為寶? 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碩:乃知物雖賤,當用價難攀,豈 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 註.87 。

歐陽脩以磚瓦此等賤微之物竟能廁身筆墨之間,進而體會到八安真正有益於世, 是不必去計較外在形態的,因爲歐陽脩在意的是實用而非虛名,或許此詩亦可用 來闡發說明歐陽脩的處世之道。

山以上諸多資料看來,歐陽脩對紙、筆、硯等文房用具的研究是用力頗深的; 與好反之間的話題,也是經常圍繞在文房用具之中,而從中所獲致的風雅樂趣, 幾已成爲他生活裡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在〈學書爲樂〉裡說:

蘇子美嘗古·「明窗净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 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 字體不工,不飢到古人佳慶,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188 ,

歐氏特引述書法家蘇舜欽所講的「明窗净几,筆硯紙墨旨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來道出屬於他自己的學書之樂。因爲能任「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

註 85、同註 27、《外集》券第二十二、頁 1 下~3 上。

^{# 186} 可註 184·頁2下~3上。

注 187 问註 26,《外集》卷第二,頁10下。

st.88 问註3·《試筆》 -卷,頁2 下。

之良好條件下寫字,對一位學習書本的人來說,實是 種生活的享受,尤其是 日能拋開自身書法的工拙考量,完全浸淫在當下的學習情趣當中,則其樂趣絕對 是自是而有餘的。

而歐陽脩能如此享受學書情趣, 在紙、筆、砚等文房用具寄予高度的關注, 其實仔細想來, 這等意趣之得, 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因爲歐氏在書藝上的追求, 本來是懷有強烈企圖心的, 他頗想要藉著一番練習而求得書家聲名, 他在〈學書 首〉寫道:「蘇子歸黃泉,筆法逐中絕, 賴有蔡君謨, 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 每欲追其轍。 註 189] 從文句透露出來的意思其實很明白, 是想要在蘇、蔡兩位 書法家之後, 而有所表現。所以他又說到自己曾經是「學書不覺夜, 但怪西窗暗。 畫 1901] 但無奈的是, 不管他在書法上是多麼努力, 不管他對當代書法是如何人 聲疾呼, 人們還是未能完全肯定他在書去上的建樹與地位。因此他轉而向書寫及 當玩的意趣。著力, 恐是有些許不得不然的無奈。

近人工德軍評論書法,就曾說:

宋代尚意書風的形成,歐陽修是一個極爲重要的人物。……關於書法,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話。「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凡,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基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試筆》 這段話可以看作宋代書法思想變革的最初信息。唐代儘管有「顯張醉素」等不計功利的書法家,也有「唯觀神采」的理論大師,但還沒有這樣徹底地把書法看作是純心把玩的人生樂事的「墨戲」概念。即使是「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也無妨。他以書法爲「消日」之樂,不計工拙。正如他散文中表現出的樂於山水的思想一樣,他把書法也同樣作爲文人的一種雅玩 至1911。

但觀看歐陽脩的書法表現,與我們所熟知的尚意書家蘇軾、黃庭堅、水芾等人作品相較,就會發現不論在風格。或用筆上,兩者皆有極大的差異。因爲歐氏在書法的表現上仍是謹守唐人的法度,尤其是吸收顏真卿的楷法,不似蘇、黃、木等人有意擺脫唐人法度之外。他所強調的是偏重在學習、賞玩的意趣,與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所展現日來的書法面貌是截然不同的。王德軍如此認定,應是著

^{# 189} 同註 26·《外集》卷第四·頁8下。

註190 周註188·負9上。

重在一開始的片領之風而言

不過歐陽脩的這種學書意趣,倒值得吾人留意,近人文師華就說:

歐公這種「學書爲樂」的觀點與他邊府違玩的人生態度密切相關。 受儒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辟於藝」的人生哲學的影響,歐公 具有正視現實、勇於進取的人世精神,但無休上的實海風波和人事領軋, 又使他從貶官肸州開始,就萌生了優僻林泉的意趣,而且磨煉出一種「追 玩, 的意興。所謂「遣」, 是把内心的悲哀、痛苦排除掉, 遣送掉: 所謂 「玩 ,是以當舜、把玩的心情來放賞眼前的美好事物 歐公懂得在苔難 中用種種美好的事物來掛遣內心憂愁哀傷,在賞玩中來得一種樂趣。其 《歸田錄序》云:「歸田錄者,朝廷之餘事……錄之以備開居之覽也。」 「蓄万其私也,獨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退避榮寵,而優 碎田畝, 書其天年。歐公晚號「八一居士」, 更集中地表現了「遣玩」的 意興:「或問余曰:何謂以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 卷,棋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 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豈非八一子?|歐公這種遺玩的意興,不僅表 現在詩、嗣、文中,而且參透到書法之中。……歐公「遣玩」的意興, 不是膚淺的追歡逐樂,而是透過人生的悲慨所追求的高雅的樂趣,是追 求自然適意的士大夫人生哲學的表現 \$2 192 。

文師華此論,顯然是社意到歐陽脩的優游書藝,可能是經歷官海風波的一種內心 痛苦的方式,而細審歐氏從早期的積極進取轉變到中後期的注重生活情調,文氏 這種推測,是頗有可能的。

儘管歐陽脩的書伝功力未能博得工人全面肯定,但他在書法臨智及真玩碑帖之時,從中體會到的意趣,無寧是極爲豐富的。

第四章 由《集古錄跋尾》 看歐陽脩的排佛面向

第一節 集占的心理矛盾與藉題發揮

歐陽脩對佛老之排斥,在宋代是頗爲有名的。尤其是對佛教之撻伐,更是傾其所能,不遺餘力,此起唐代韓愈之排佛,實不遑多讓。

對於此,宋代上闢之即曾云:「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上有該佛書者,必正色視之。」 記, 葉夢得亦云:「歐陽文忠公平生誕佛老。 記2 」而歐陽脩自己也有詩述及排佛之詩,如〈酬淨照人師說〉云「佛說吾不學,勞解忽款關。我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 註3 ;〈酬學詩僧惟晤〉云「子佛與吾儒,異轍難同輪。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中, 記4 」皆可見出歐陽脩對佛老之掛斥。

而且於力斥佈老的堅決,使他在集錄占碑文字時,便會國工 個棘手尷尬的事情 當他面對佛、道兩教的豐富碑刻字蹟,究竟要如何處理?因爲佛、道兩教對書法的重視,實不在一般十人之下。

[「]at] 宋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十 台比縣板橋市 藝文,1965年,《百部叢書 集成第二十二函;29》,《知不足齋叢書》初版 ,自3上

[、]正 2 宋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 1 , 北京·中華, 1991 年, 北京 - 版,《叢書集成初編》聚珍,,頁6。

ま 3 (宋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二、《外集》卷第七 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四郎叢刊》初編集 、頁3下。

[、]at 4、同註 3、《歐陽 又忠公集》一、《居士集》卷第四、頁 2 下。

以佛教而言,本來就極重視書法。一般佛徒認爲書法藝術是佛事裡的一項,所以寫經、抄經,不僅專業的寫經生時常爲之,連我們熟知的大書法家如張旭、鍾紹京、柳公權等人也都有書錄佛經的記載。而遍佈於各大佛寺、名山崖壁,也都留下豐富大量的石刻題記,供後人欣賞瞻仰,其中更不乏書法名家所寫就的名品。

再以道教而論,龔鵬程的〈書法與道教〉提到:

由於道教是以文字信仰為某幹的宗教,在所有宗教中,只有它與書法藝術有著本質上的類同性。它重視經典,要人誦唸經文:它的循法以上章、書符為主,也使奉道者對書寫文字不敢隨便。這些雖未必即是書法藝術發展的直接因素,卻是漢魏南北朝書藝發展非常重要的輔助條件。涂此以外,便是鼓勵抄經。《太微仙君功過格》認為:「自己注撰牧眾經法一宗為三十功,讚道之文一篇為一功」「以文章詩詞誡勸於眾,一篇為一功」、《雲笈七籤》卷三八十善勸戒則說:「勸助治寫經書,令入世世聰明,博聞妙顯,恆值聖世,見諸經教,能誦章句」。抄經,汪經、讚頌各道經之義理與經德,都是積善有功德的事,而抄經當然也不會馬虎,書藝之進步,自亦將得益於此 註、。

雖然襲鵬程文中強調「道教根本沒想到要發展書藝,也未曾想利用書法,……但 其效果,卻對書藝之發展甚有幫助。」而如同佛教一樣,道教所留下的抄經、碑 刻,也是遍佈於名山道觀,從南北朝以至唐代,名書法家所書寫的名品亦所在皆 是。

所以歐陽脩寫作《集古錄跋尾》,既名爲集古,即是在蒐集古碑刻,而中國古碑刻,在魏晉之後,常常是佛教道教之遺物,舉凡佛寺塔銘、摩崖造像、道觀碑記,莫不留下豐富精美的書法名品,若因排佛斥老的原因,就將之摒除在外,則其集古內容人概所剩無幾,以歐陽脩強烈的好古慾求,勢心又難以捨棄。對於這種相擾,他在〈與蔡君謨术書集古錄序書〉即說:

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序屬老子詭妄之說,常敗絕於吾儒者,往往 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了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 學者之餘事, 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 直以字書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註6)!

[「]注 51 龔鵬程·《書藝叢談》(宜蘭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6月 ,頁136。

註 6 问註 3、《歐陽文忠公集》三、《外集》卷第十九、頁 9 下~10 上。

歐氏基於好占,恨不得將所有占物蒐羅殆盡;但痛惡佛老,又不得不斥責佛老之非。然而且現存的《集古錄跋尾》發現,他採取的作法是既蒐集佛老碑刻,之不忘大加撻伐佛老之非。如此一來,不僅順遂了好古之癖好,也貫徹了排斥佛老之志向,可謂是兩全其美,而一舉兩得了!

以下即是筆者整理歐陽脩《集市錄跋尾》在排佛斥老的前提下,對佛老碑刻 所作的處置方式:

、 因字而見錄

當他在寫作有關佛老碑石跋尾時,便常常寄託這股思想以明之,因此有「因 字而見錄」之舉。他在〈唐鄭預注多心經跋尾〉即明確指出:

好釋氏之書,因了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 以察也 == 7 !

又於〈唐徐浩玄隱塔銘跋尾〉感嘆說道:

嗚吁'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所遭如何爾內詩書遭秦、不免展 爐、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子蓋之善、逐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 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也。#8

而細審《集古錄跋尾》全書,常見此類筆法 例如書錄〈太下字碑〉時,就說: 此碑在隋,允爲又子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 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又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序 圖固吾曆所貶,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廟 ~ 4 9

於書錄〈齊鎭國大銘像碑〉時,即說道:

銘像文辭固無所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富夷狄亂華之際,事佛 尤為耳。其字畫頗異,雖爲訛繆,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问者,其錄之, 亦以此也 # 10 。

收錄〈梁智藏法師碑〉時,則說:

余於集占銀而不飞還桑者,以其字畫粗可佳, 捨其所短,取其所長, 斯可矣 #11 °

証 7, 同註 3,《歐陽又忠公集》五,《集古錄跋尾》卷第六, 頁 19下。

Lit 8, 问註 7,《集占錄跋尾》卷第七,頁1 5 a

註 9 同註 7、《集占錄跋尾》 卷第五、頁 2 下。

注10 问註7,《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3上~[3下。

注11. 问註 7,《集古錄跋尾》卷第四,負 14 上。

於集錄〈神龜造碑像記〉時,則強調:

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 昨 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又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此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愈其夷狄肤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子畫,時時通勁,尤可佳也 at 12 。

對於〈魏九級塔像銘〉,則說其:

碑文淺钙,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 橫廣覽 至13 ,

於〈齊造石浮圖記〉就直指其「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是囚「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 計14.」

又在〈德州長壽 宇舍利碑〉之跋尾寫 _「其事跡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 註 15 .

雷他書錄〈唐西嶽大桐張尊師碑〉跋尾時亦說「其事跡余無所取,所錄者, 以為書爾。 社 6 .

在〈老子廟碑跋尾〉同樣是說「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 計18 」以上諸例,歐陽脩仔批評佛老 王要是到對佛教,時,人抵只是以「文字淺陋」、「文辭固無所取」、「惠其文辭鄙淺,又多言序屬」、「碑文淺陋」、「碑文鄙俚而鐫刻此緣」、「其事跡文辭皆無取」等語,道出し中對佛老的鄙視與厭惡,再以「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字畫賴異」、「字畫和可佳」、「字畫往往工妙」、「字畫時時遭勁」、「字畫多異」、「筆畫清婉可喜」等語,大略說明自己收錄碑刻之理由是「捨其所經,取其所長」「以資廣覽」而已,雖無太多申論,而其排斥佛老之意即己表露無遺

旺12 问缸7·《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17下~18 ℃。

年13 同註7·《集占錄版尾》卷第四·頁19 F。

註.4 问註7·《集古錄数尾》卷第四·頁21下 ^

ex 15 司証 7,《集古錄 跋尾》 卷第五, 頁 7 下。

註16 问註7·《集古錄故尾》卷第六·頁11下。

aE 17 问託7、《集专錄故尾》卷第九·頁11 上。

ы 18 问証 7·《集古錄跋尾》 卷第五,頁1上。

二、因題而起興

但歐陽脩寫作跋尾時,也常就撰碑作者或碑又內容抒發排佛之見解,其爲法 幾乎是離開碑刻本身,而大談佛老之非。嚴格來說,這些文章已不是金石學之本 格。

他的(司利卡人腳跡并碑銘) 跋尾,就是典型的因題起興。其文如下:

閩朝隱撰。附詩曰:「歷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喻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意,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考感焉,有不能解者矣!乃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敏慘紅,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逐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4]

歐陽脩以武則大事佛之盛,而「毒被天下」、「刑狱慘煮」、「禍及生民,毒流五室」,來印證事佛之非,並直截指出「佛為中國大惠,非正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慈為,有不能解者矣!」,文辭極爲激切,人概因碑銘撰者竟然引用詩經「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字句來撰寫佛碑,以歐陽脩一貫維護儒家聖賢道統之人看來,無異是一種嚴重的褻瀆,因此觸怒了他,而有斯言。於此則中,歐陽脩未針對佛理作出任何辨析,只是以一件極端特例來攻擊佛教信仰,藉機宣洩個人之感慨,並展現其衛道之苦心。

同樣的,歐陽脩對於〈唐御史臺精舍記〉一碑,也就針對撰者崔湜信佛甚篤 而又行事之卑劣一事,提出了嚴厲批判。其文如下: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袒彥範等當國,畏武三門、使湜陰何其姦。而三思恩龍月盛,是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逐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入壞。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剌史,以讓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殺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領表,飄周利正殺之,不果,之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斜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

註, 9. 问註7,《集占錄版尾》卷第六,頁5上~5下

於此段論述,歐陽脩引用用書列傳,列舉了崔提諸多罪狀來與他的篤信佛教作 強烈對比,以此證明佛教並不能「以稱為佈小人,使不為考」,以倒使人更加爲思 而不知節制,這不就說明了佛教信仰之述妄嗎?而歐氏又有一則《唐于夐神道碑 跋尾》正巧可與此則內容相互呼應,茲錄其又於下:

右于實神道碑,廣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 實之爲人,如其所書,蓋萬於信貞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点,其語雖拙,蓋言其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己, 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入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夐每非之。夐, 于頔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太顯,而夐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 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夐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 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註21 !

由夐之毀貶佛教,「萬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而後代甚盛;再與夐之 弟可封好佛,其後不大顯兩相對照,歐陽脩歸納出。項結論,即是「釋氏之教, 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獨也。」所以此話。出,儘管信佛者可以找出其 它理由來與歐氏反駁,但終究無去否認這一事實。歐陽脩以此一事例反佛,其力 量不可謂不強

再看看另一侧 (〈唐華陽頌) / 跋尾內容,歐陽脩於斥佛有更詳細的論述。其 文如卜:

唐玄宗韶附玄宗尊號曰聖又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肄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瞻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督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遠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 彼術

a 20 问註 7、《集古錄城尾》 卷第八、頁 10 下 11 上

at 21 问註 7,《集占錄跋尾》卷第八,頁17 上~17 下。

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逐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 佛老二者问出於貪,而所習見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万弱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4.22。

歐陽脩以「唐玄宗認附玄宗尊就曰聖又神武皇帝」,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 事起興,若就題而論,其重點本來應是論說道教之非,但他卻藉此將論題擴充到佛教信仰,可見他含念不忘,耿耿於懷的課題,仍是佛教信仰。所以他在文中的一句感嘆:「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其下筆力道特重,感染力亦最強。歐氏認爲佛徒所謂的「無生」,其實是「畏死」;道教所說的「不死」,其實是「貪生」。所以佛老的「畏死」、「貪生」、說穿了還是「自由於貪」而已,難怪他會直指玄宗之舉「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在此則跋語,歐陽脩有精關詳盡的論說,分析了佛老的玄妙理論,使人閱後,極易認同他的觀點,而以信仰佛老爲迷妄。尤其他所說的「死生,天地之常理, 發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更是充分展現一位儒者對生命之體悟與 積極入世之決心,衡諸歷史上有數之排佛文人,能如其用亡之堅的亦不多見,與 唐代韓愈排佛相較,眞不讓韓愈專美於前子。

但對於此一論說,羅大經在《鶴林王露》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老、莊之惠,以身爲贅,以生爲苫,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 《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就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報滅爲 樂」,乃老、莊之本惠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 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 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又 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23、。

羅大經認爲歐陽脩是未能深考佛道二家之學說,才會有此偏見。所以在他看來, 韓愈與歐陽脩「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而已,

另外歐氏還有〈唐萬回神跡記碑〉、〈唐開元聖像碑〉兩則跋尾亦與唐玄宗信 奉道教有關,同樣地,歐陽脩也是藉機發表議論,他說:

其事国已怪矣! 玄宗英偉之主, 彦伯當時名臣也, 而君臣相與尊寵

at 22 问註 7,《集占錄数尾》卷第六,頁7下~8上。

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仁不感,其可得乎 程24 ?

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血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 然,遂欲追仙於雲表,其夢寐忧忽云有見馬者,雖是非異偽難明於杳藹。 亦其汪心於物,精神會通,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玄宗事至於神 仙追家事頗不評悉,而此碑所載夢異答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君臣 町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此,俾覽者得以跡其盛衰冶亂云 # 15 。

歐陽脩表面上可惜玄宗本爲「英偉之主」,卻因追求但道而使國家幾至於不可挽回之地步,而藉此一教訓,「傳覽者得以跡其盛衰治亂」其用意實爲深遠,但說穿了,還是在於指斥任道信仰之誤國,以遂行他排佛斥老之目的。

類似這種情形,歐氏在〈唐顏真卿麻姑壇記〉所寫的一段跋尾內容則頗堪玩味,他寫道:

右〈脈姑壇記 ,顧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 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 矣 # 26 !

由於顏眞卿忠義之節,向爲歐氏所敬仰;而其書法成就,亦是歐氏年日學習之楷模。所以對於顏眞卿撰書道教碑記,歐氏並不苛責,反倒將矛頭指向唐代社會「神社之說」太過普及,以致連顏眞卿如此忠義之人,也難免受到蠱惑,可見「釋乏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另一則有趣的跋尾在唐僧懷素法軸之後,歐氏如此寫著:

唐僧懷素法帖。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允 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 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窮年, 疲精弊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真可笑也,讓素之徒是已(1227)!

平心而論,以懷素的書法成就,儘管歐陽脩不給予極高評價,至少亦不致於有太 差的批評,但奇怪的是,他只是故作客觀的姿態,寫道:「懷素,詹僧,字藏真, 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隨即話鋒一轉,以魏晉時人書寫「逸筆 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的一大特色,質疑懷素「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 的苦心,對於他學書「至終老而窮年」一事,歐氏不僅用了較爲負面的「疲精弊

at 24、同註 7、《集占錄敬尾》卷第六、頁 15 上。

at 25] 问註 7·《集古錄跋尾》 卷第六,頁 16下 17 上。

註26、问証7·《集古錄版尾》卷第七·頁3 上。

[、]註27 问証7、《集古錄版尾》卷第八、頁2上。

种。四字概括,且又加上「是真可笑也」 句來否定懷素的書法努力,並不給予應有的讚美。推究其原委,除部歐氏個人在書法的尚意主張生起作用以外,大概也是一於書者懷素是 名和尚,與歐氏平素排佛斥老之志向相抵觸,本即在排抵之列,所以才惹來歐氏刻意的負面評論吧!

再看看兩則與柳宗元有關之跋尾,歐陽脩於排佛有頗多發揮。

右 般升和尚碑 ,柳宗元撰并書。予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擬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支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初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邁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數?不然,退乙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註28 !

右 南嶽彌陀和尚碑 ,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莹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充亡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 29

柳宗元之又名,與韓愈並稱於世、司爲文壇所重,但因柳宗元信佛甚篤,以致歐陽脩不肯給予高度推崇,只承認「子厚與退之者以文章知名一時」,而認爲「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甚且以「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 句區分韓柳之不同,可見他對柳宗元成見頗深。而韓愈屢屢稱讚柳宗元之文,在歐氏的理解,則是大膽猜測韓愈是爲「避爭名之嫌」,才「不欲有所取毀」,用以白圓其說。因爲歐氏堅信以「退之以力排釋老爲立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所以在歐陽脩看來,「柳華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由於《集古錄》裡收錄了不少柳宗元撰寫之文,他「瞿盖後人之惑」,只得趕緊加註說明於後,生恐他人誤解,才有此記。

總結三述,可知排佛斥老的主張,對歐陽脩之人藝審視,發生了多大之作用。 大凡在書法、文學有成之人,只要一涉及佛老之信仰,當會引來歐氏的惋惜與苛責,所以看待唐代草書名家懷素的高超成就,歐氏卻不予認可,而斥其疲精弊神爲可笑;面對唐代古文運動人將柳宁元的文學造詣,歐氏也不予讚揚,而罵其爲韓門之罪人;連集忠義善藝於一身的領眞卿也因撰書〈麻姑壇記〉,換來歐氏一聲聲的嘆息。

E28 问註7、《集古錄跋尾》卷第八,自15上~15下。

註29、同註7、《集古錄跋尾》卷第八、頁15下。

第二節 由《集占錄跋尾》看歐陽脩排佛的內容

歐陽脩是個務實的儒者・對佛老之空談心性・本來即易產生排斥・又因服膺 韓愈之儒家主張・所以在排佛的表現上一句頗爲激進。

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症,若不相容於世。 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盩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擊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宫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问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碣福,人之趣者常眾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盡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註引 。

以歐陽脩的儒家本位看來,佛老學說雖然同是見斥於儒者,理應合力對抗儒者才是,但事實上,佛老卻是形同水火,互相攻託。而兩教唯一相同的是皆好建宮室。而因好建宮室,必會勞民傷財,其爲害實不小於暴君對人民之戕害,對國家整體利益來說,更是難以估算之損失。所以歐氏之及佛道,有一部份的理由即在於此。

而石詳細探究兩者建造宫室的難易度,則「佛氏之動搖與作,爲力甚易;而 道家非遭人主之好高,不能獨與」。於此歐氏的看法是:「佛能箱人情而鼓以禍福, 人之趣者常眾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衛,其事冥深,不可質究, 則其常以炎泊無爲爲務。」由此可見佛教建造宮室之多,實遠在道觀之上,所以 若針對「老氏獨好言清淨」及「常以淡泊無爲爲務」來與佛教「箱人情而鼓以禍 稿」相比,道教對國家人民的危害,顯然是少了許多。

其實類似這種論調,歐陽脩在〈唐萬·司神跡記碑跋尾〉裡也曾提及,其文如下:

右萬回碑,徐彦伯撰。其事国已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彦伯當時名 臣也,而君臣相與草龍稱过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

^{(\$3 30} P) 3£ 2 °

EE 31. 问註 3·《居士集》 称第二十九·頁5上~5下。

世傳道士罵老子云 「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仁嚮,而爾徒高該清 該清爭,遂使我曹寂寞 」此雖鄙語,有足采也 at 32 。

同樣也是將佛徒以「神怪褐褐恐動世人」 事來與道家之「清談清净」作一對此, 藉以凸顯佛教之第一所以歐陽脩雖然常將「佛老」兩者同時提出斥責,但佛教實 爲其主要的攻擊對象。

而一般人對歐陽脩的排佛印象,主要來自於他內兩篇、本論〉。於此又中,歐 氏認為「佛法為中國惠千餘歲,世之卓然不為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 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藏」,因為佛教傳來中國,已是「千歲 之惠」,且「遍於天下」,不是任何一個人可在短期之內即可將之排除,對於佛法 之深入民間,他也體認到「民之沈細人於骨髓」,非口舌所可勝。而到底要如何才 能排佛呢?以歐氏之見,則主張要「修其本以勝之」。

而他所謂的「本」,究指何者?據其〈本論〉是如此說的: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无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 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 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确其

關,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 註 ; ! 歐陽脩於此文中,認爲「堯舜三代」的政治,是「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而佛之所以能傳入中國,是因「三代衰,王政嗣,禮義廢」,才使佛乘虛而入 巷於此 信念,歐陽脩要「稱其關、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元」,欲藉此以鞏固道統之本。

而歐氏也知道,佛教之能在中國廣爲傳佈,是有其原因的,不得不揭其計, 他說:

被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為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 至34 。 在此、他點! |佛教「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卻因有爲善之說、而 使「民皆相率而歸馬」、所以接著又說:

佛之說,熟於人耳,人乎其心久矣。……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 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

ま321 同証 7、《集古錄敬尾》 巻第 に、頁 15 上、15 下。

at 37. 同註 4, 《居士集》, 卷第十七、頁 1 下。

^{# 34} 问题 33· 自4上。

關於韓、歐之排佛, 李塗分析道:

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無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歐 陽水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於退之 百信 = 34,。

李氏所說之理,即是在肯定歐陽脩之獨到見解。唐龍也稱讚歐陽脩的(本論)是 「務修禮義以勝之,真足以消佛氏之害」 計 391 =

但梅純對歐陽脩如此排佛,就頗不以爲必,也說:

見歐陽子 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為未然。 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違欲修其本以勝馬,是猶症劇 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註 40 。

而徐文昭對歐氏此言也有意見,他說:

釋迦生於周定王時,與孔子、老聃並出,則三教乃天地一劫處,況 達摩以下,有一片直見本性處,所以雕紅奇俊居之士,咸宗其教。歐公言「修本以勝之」是已,外僅區區於禮儀之習,其何能勝 1241 ?

對歐氏主張之「修本以勝之」,徐氏很不能認同。對於此,茅坤亦認爲:

佛之所以能人爲中國之赤熾者,固由王道之衰,而歐陽公所謂「修

^{# 35} 刊起 33 · 頁4 下~6 上。

国 16 唐 韓愈,《韓昌黎全集》冊一,卷第十一 台北市 中華書局,1966年,《四部 備要》集部,初版,,頁5上。

[、]註 17、问註 36、《韓昌黎全集》册二、卷第三十九、頁5下。

註 39. 明 唐龍,《典石集》卷二 台北縣 藝文,1966年,《百部叢書集成,第三十一函,95》,《金華叢書》,初版,頁44上。

母40 明 梅純、《損齋備忘錄》 台北縣·藝文,1966 年,《日部叢書集成;第六函:4》, 《古今說海》,初版 ,頁||上。

註4. 门註 23,中册,《酞陽文忠公文選》《評語》卷四,歸有尤引徐文昭言,頁 544。

綜上幾位學者之言,大抵對歐氏所上張之「本」,不是信心不足,就是不予全面認同。但不論其功效如何,他的一本論/出,在宋代來說,頗能引起主人之重視。 而他的掛佛形象也因此樹立起鮮明鮮明之旗幟。

近人徐洪興於〈略論唐宋間的排佛道思潮〉指出:

歐陽脩認為、佛教之害甚於道教,因為佛教同悉人情,用禍福報應之說煽惑人心,善於興風作浪。而道教提倡清靜無為、恬淡寡欲,難以吸引徒眾,只要不是帝王特別倡導,一般難以形成禍害。因此他雖兼斥佛、老,但首重排佛、歐陽脩的掛佛思想主要見於其 本論,中、下篇,他抨擊佛教破壞人倫、妨礙社會經濟,造就一大批坐食之徒。指出佛教大盛的原因,一是因爲中國「王政闕、禮義廢」、一是佛教有一套精緻的「爲善之說」即心性理論。因此,要想戰勝佛教就必須「修本」,這個「本」就是儒家的「禮義」,「禮義者、勝佛之本也。」由此,他不同意韓愈「人其人,大其書,廬其居」的方法,而主張「莫若修其本而勝之」,即「補其關,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也。」這個思想是新的,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善在《捫虱新話》中提到「此論一出,而 原道〉之語幾廢。」「修本勝之」抓住了解佛的要害,但歐陽氏用「王政」、「禮義」為「本」則是陳舊的。不過,「修本」思想啓迎了後來理學家重建儒家心性論的努力 註43,。

徐氏所言,雖是肯定「修本勝之」抓住了關佛之要害,但卻也認爲以「王政」、「禮 義」爲本則是陳舊的,然不管如何,還是相當讚同歐陽脩、本論〉之價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氏在(本論)裡所指出的佛教禍害,大抵只言及佛者「棄 其文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今佛之法,可謂姦且 邪、等語,對於佛教之批評,僅上於此。除此以外,要看到歐陽脩的排佛舉動,

紅42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一 台北、商務、1983年、《文淵閣四庫 全書》、, 頁 10 上~10 下。

可能要在他的歷史著作神尋找蛛絲馬跡。

據趙叔鍵(論歐陽修作新五代史之意義),將排斥佛道,破除迷信當作是《新五代史》的特性之一,他說:

對於佛道,歐陽修除了普遍地記載毀佛寺,禁注何及禁人民私自制度 之事外,且進一步根據佛理來排斥佛教。……可見歐陽修喜歡記載以佛理 和傳說中的述信來破除述信,此是以實際行動破除佛侯最佳手段 註 44 。 如果趙氏所言無誤,歐陽脩眞有意圖藉此排佛,但因寫作史書總是不便流露太多 主觀意見,所以歐氏隱藏在《新五代史》裡的排佛思想,是要用心揣摩才能體會 得出。

而在《集古錄跋尾》裡,歐陽脩數度提及佛教信仰對中國之危害,不僅內容 更豐,其用語亦普遍較爲主觀激烈與不留情面。所以要研究歐陽脩的排佛思想, 在〈本論〉與《新五代史》之外,宣就《集古錄跋尾》裡的數則跋語,仔細推敲 番。

翻開《集古錄跋尾》,指涉到關佛思想的篇章頗多,茲將歐陽脩著墨較多的幾則列出,稍事說明探討一番,以見其大概。

、〈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跋尾〉:

到底佛教信仰對政治之影響如何,向來爲唐代排佛甚力的韓愈所關心,歐陽 脩繼承了韓愈的排佛理念,對於景佛的唐朝,只要一有政治上之缺夫,絕不輕易 放過、所以在閻朝隱撰爲的〈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裡,歐陽脩便針對唐代武 則大篤信佛教卻刑獄慘刻的认況,於寫就此碑跋語時便借題發揮,說道:

白古君臣事佛,永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 碼及生民,壽乃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又辭不足錄,錄之者, 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又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 447.。

所以此段文字之前,他會寫上沉痛已極的話:

佛為中國大惠,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惡焉,有不能解者矣! 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隊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 其間,果何為哉(註46)?

社 441 趙叔鍵, 論歐陽修作新五代史之意義 《光武學報》,第16期,民80年6月, 頁471。

註45 问註7·《集古錄跋尾》卷第六·負5下。

証461 [月註7·《集古錄版尾》卷第二、頁5上~5下。

經由如此強久的對照,歐陽脩話鋒一轉,將佛教之與盛與政治之殘酷連結起來, 今觀者不得不爲之動容。

、〈 華陽頌跋尾 〉:

歐陽脩以一位儒者的角度,看行生命之生死的問題,與佛老兩教之信仰原本即是大有不可,對於生與死,儒家常是以大無畏的精神與浩然正氣來可對,不似一般定教尋求心靈之慰藉。他在〈華陽頌跋尾〉說:

唐玄宗韶附玄宗尊號曰:「聖又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万其肆情奢室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贈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躬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口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會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盡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食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智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戶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 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 彼彻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问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爲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弱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至447。

歐陽脩指出,佛老之所以能困惑世人的原因是:佛之徒喜談「無生」、老之徒喜談「不死」。看在歐氏的眼裡,佛徒所謂的「無生」者,其實是「畏死」;道家所謂的「不死」者,也是「貪生」之意。質言之,歐氏認爲「佛老二者內由於貪」,因爲「彼其所以貪畏之意萬,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於此,他展現出儒者對牛命的體認說出:「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劉堸就讚賞歐陽脩說:

公 跋鼙陽頌 ,攻破佛、老之說,独為有理 1248 。

·(會昌投龍文跋尾):

另,在〈會昌投龍文跋尾〉裡,歐氏也是重申前述論調,他寫道:

^{#47]} 问註7·《集占錄跋尾》卷第八·頁7下~8上/

^{、±48} 元 劉續、《隱居通義》二 北京、中華、1985、《叢書集成初編·0212~0215》。 第一版 、頁 142

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序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緣,服樂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 B投龍之,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弗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 吉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 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仁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 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至49?

雖然唐武宗滅佛,頗合歐陽脩排佛之志向,照理應該予以讚揚才對,但詳究武定此舉,並非如歐氏知在儒家立場排佛,而是聽信道家之言才對佛教全面打殺,說 穿了,只是道教在佛道長期鬥爭中暫時取得勝利而已,其結果仍是陷入宗教的信仰中,而不是歐氏心中所期盼的儒家境界,以歐氏之看法,佛道「二者同出於貪」, 仍不得不搖筆興嘆呀!

四、(唐御史臺精舍記跋尾):

前文提及歐陽脩雖然說佛教「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但還是有許多人們信仰佛教,具因出在於「佛有為善之說」所以 在社會中普遍有一種印象 信佛者較不會爲忠。但是歐陽脩卻在〈唐御史臺精 舍記〉碑文裡看到 個反例,他寫道: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 讀其文則,混於佛可爲 謂, 篤信者矣!唐書死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何其姦。而 三思恩龍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逐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 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谯王事當死,賴 玺,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 又與太下公主逐張說」,其餘傾斜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 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是所爲可知也,故錄之 于此 莊50 。

歐陽脩由此碑又感受到崔湜對佛教之信仰甚篤,但卻在《唐書列傳》中看到崔湜 陰險殘忍的一面,因此,以歐氏一向之排佛立場,他是不會輕易坐放的,所以他 把握住此一機會來批評佛教之失,說道:「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麻小人,使不為悉, 又為虛語矣!」

在此則跋語,歐陽脩藉由崔湜 人之思,否定了佛教信仰之效果,並欲以此

江44 旬缸7,《集与錄跋尾》卷第九,頁9下。

[、]at 50 可註 7、《集古錄跋尾》 卷第八,頁 10 下~11 上。

昭告世人 佛教之勸人爲善,其功效實則有限。而歐氏本極反對佛教「棄其父子,絕其夫婦」的作法,而 般信眾之所以接受此一信仰,據歐陽脩在〈本論〉之看法,是佛有勸人爲善,使人不爲惡。可見歐氏此 跋語,實有意要根本推翻佛教之信仰。

五、⟨】夐神道碑跋尾⟩:

如前一段所言,歐陽脩認爲信佛者,仍是爲惡,那麼信佛者能否獲福呢?於 〈王夐神道碑跋尾〉,則又有所闡發,他說:

右 干實神道碑 · 盧景亮撰。其又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賈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 · 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實每非之。實,于賴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願,而賈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公獲禍,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實篤於孝悌,字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與其後世矣 至51 1

山此跋看來, 于曼之爲人, 篤學儒家之道, 對儒術之外的學說, 皆不涉獵, 當然佛老之說, 也就不去接觸。而對於其弟可封信好佛教, 于夐每每予以指責。有趣的是, 其弟可封的後代不大顯赫, 而了夐之後代則起爲繁盛。這一事實, 又給反佛的歐陽脩多了。項攻擊佛教的理山, 所以歐氏把握住這個機會, 說出「釋氏之教, 信總者未必獲福, 毀貶者未必有禍也。」而文末說「夐為於孝悌, 守節安貧, 不可動以勢利, 其所履如此, 是以與其後世矣!」上是藉此強調儒家的正當性, 以映觀佛教之失, 排佛之意甚明。

六、〈 等慈寺碑跋尾 〉:

歐陽脩看到歷史 _ 多位帝 _ 篤信佛教,以他 _ 貫的排佛主張,當然是無法認同的,所以在寫作〈等慈寺碑跋尾〉時,就提出他的看法,其文如下:

右 (等感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實建傳,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王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占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督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占又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

at 5. 问註 7,《集占錄政尾》春第八,頁 17 上、17 下。

人。故令於本紀歲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12 52 。 據歐陽脩的看法,佛教之能在中國傳佈,除了勸人爲善以外,佛教的理論頗能引起一般上人好奇之心,也是一項重人原因。所以歐陽脩跋語中的 句「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正說中许多文上熱中於佛理的原因,而唐太宗向來被視爲英明之主,也無法免於佛教之信仰,此事看在歐氏眼裡,當然是心中永遠的痛。因爲儒家的學說,不似佛教有一套深奧的理論,很難滿足士人窮究事理的慾望,所以反倒在此一點上吃了大虧,何澤恆、韓愈與歐陽修)文中有提到兩段話,正可作補充說明,其文如下:

歐公本論之關佛,其法雖不同於昌黎,而主場則未嘗稱異,蓋皆就 政治人生万面排斥之,而對佛老所有之一套極細密之心性論宇宙論,則 未有提出足可抗衡之說 昌黎雖有性說原性之作,而謂性分三品,已異 於孟子性善之說;至歐公則直以性命之與非學者之所急,而但倡禮樂, 謂使人性黃固當如此,人性惡亦當如此,實皆不足以超勝於二氏。

夫有宋儒之復興、與占文運動初非二事。古文運動之目的,即在復興儒學,昌黎所謂學古人之道者是也。然呂黎闢佛,亦祗就政治社會五論,以爲苟長此以往,則社會終無一出路,而於心性之辨,初未知儒家亦自有極精闢之說,歐公承昌黎之矩鑊,而本論關佛,所謂修其本以勝之者,蓋已得其方矣;惟所著眼處乃在禮樂制度,雖已歸本於儒,然在學術思想上終未能有以勝二氏之說也(並53。

ł:、〈 齊鎮國大銘像碑跋尾 〉:

上則所言唐太宗之信佛,還是屬於政治上軌道之時,而佛教已受到廣泛的信仰,若在亂世之中,佛教之傳佈又如何呢?歐氏在〈齊鎭國大銘像碑跋尾〉裡的幾句話,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看法,他說:

右 齊鎭國大銘像碑/。銘像又辭因無所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 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耳。其字畫頗異,雖爲訛繆,亦其傳習時 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 此54 。

歐陽脩與韓愈及其他有數的主人之排佛,多多少少皆因爲佛教是外來的宗教,以 華夏文化爲本位的國人,對中國以外的人工皆視爲文化落後的夷狄,因此易生鄙

註52 問註7、《集古錄版尾》卷第五、頁9上~9下。

[「]柱 53 何 署 反 , 韓愈與歐 易脩 《書 A 季 F.》,1977 年 5 月 , 十 卷 · 4 期 · 頁 36。

証54 月缸7、《集ち錄版尾》卷第四,頁13上~13下。

視排斥之心,而由胡人建立的北朝政權,對於中華文化體認不深,似無捍衛儒家道統之志,任田佛教在中國傳佈,所以此則跋语裡,歐氏會有「愚民富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允篤」之嘆。

八、(放生池碑跋尾):

佛教因勸人爲善,不欲殺生,亦不忽殺生,所以主張放生,這一理論,隨著 佛教之盛行,許多篤信佛教之信眾常奉行不渝,所以佛教常有放生之舉,並處處 爲之,一碑,以弘揚佛法,其用意不可謂不善。但此舉看在儒家眼裡,則頗不以爲 然。歐陽脩就在〈放生池碑跋尾〉中大談他的儒家觀點。他說:

右 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 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逐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 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 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 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蠅而爲網罟,以佃以海。蓋言其始 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 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地下之罪人矣! 公 平元年八月十日書、\$25.50。

以歐氏之邏輯・庖犧氏之所以爲聖人・是因他「始教民取物資生・布爲萬世之利」, 人們才得以過活養生・生命才得以順利延續、說明白直接一點,其實歐陽脩一直 是將重點放在「人」之上、萬物之存在,是皆爲人而備、關於此點、曾建林〈歐 陽修的「人本」的儒家人學思想〉一段見解正可說明歐氏的主張、他說:

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對立, 自先表現在人「上」。佛教講「佛」與「佛性」, 儒家講「人」與「人性」。宋初的儒學復興運動從根本上說也就是儒家人本的人學思想的重建。歐陽修正是上承傳統儒學的人本思想,從研究「人」出發,把人視爲天地萬物之本,重建重構「性與天道」的儒家人學的 at 56, 。

而歷來亦有學者爲文聲援歐氏的、如張萱〈放生〉即說:

序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魚罟網,始自庖犧,若如 序圖之言,則聖人庖犧富為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水叔乙舌,誠足以破世

at 5、 同註 7·《集占錄版尾》卷第九,頁 17下~18上。

紅56 曾建林, 歐陽脩的「人本」的價家人學思想 《杭州大學學報》第27卷增刊,1997 年10月,負19°

人之感。第仁人君子存心,誠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廚」,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at 57 !

可見佛氏之放生,看在處處強調任德的儒家眼中,是沒有必要的主張,因爲儒家 盖軻氏所稱的「君子遠庖廚」即已具任愛之心,人可不必放生,而且一旦放生主 張成立,那儒家的聖人庖犧氏將 變而爲地下之罪人,對儒家的道統來說,恐怕 會有槭搖之慮。

九、齊造石浮圖記跋尾〉:

歐陽脩對佛教的排斥,還表現於對外來音譯名稱上的反感,如一齊造石浮圖 記域尾)內容,即是一個顯例。

右、齊造石序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此齊高甚年號 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時時宁有完者,筆畫清伽可喜,故錄之。又 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戩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 義,若名「野義又伽耶」者,蓋出於淨圖廟。自胡夷亂藥以來,中國人 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子者,予謂太 下晉捷,意隋未有劉 果題、 吳黑閨皆以此爲名者,太閱轉寫不同雨,然隋去此齊不遠,不知黑闥爲 何等語也 33 58。

歐陽脩對「野義之伽耶」這種名字,雖然未直接批評其好壞,而只是說它「由於 序圖」,但底下接著一句「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則似乎也 將此一命名方式歸因於五胡亂華造成中國固有文化淪喪後,才讓胡人一包含印度 佛教徒一之名滲透到中國來。所以歐氏對「野義又伽耶」之類的怪名,是不具有 任何好感的。

十、百巖大師懷暉碑跋尾):

除了上述事例之外,還有一則。百巖大師懷暉碑跋尾〉,也是傳達此一信念,而意有所指,他寫道:

右 百般大師懷暉碑 。權德與撰定,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 別,碑,令狐楚撰之,鄭絪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被五君者,皆 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羁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 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

証 57〕 明 張萱,《疑耀》,卷一 北京·中華,1985年,《百部叢書集成、第三函:93》,《翁南遺書》,初版,頁5。

註48 同註7、《集古錄版尾》卷第四,頁21上。

師尼泊茶毗之八年、余以門下侍郎于章事攝太尉。」「尼泊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 # 59 。

以「尼厄茶毗」之類的佛圖譯名、出現在令狐楚所撰文章中, 般大眾或許不會有任何激烈反應,但看在歐陽脩眼裡,則是今他火氣上升,重重地說出:「『泥厄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可見歐氏對外來佛教譯名是何等的排斥了。

而吾人也可由此進一步尋思歐氏此舉的心理現象:是因爲他對佛教的反感, 才使得他厭惡佛教譯名?抑或是他對佛教譯名的斉譯方式由不解其義而心生排 斥?而之所以心生排斥,是否在歐陽脩的心中一直存有大漢文化的本位主義?

以上經山筆者在《集古錄數尾》整理出的上則歲尾,可以自然看到歐陽脩排 佛的諸多實質想法,這些都是在〈本論〉本又中未能詳細說明或未及發揮的課題。 而因爲《集古錄跋尾》本身皆是隨想隨記的文字,不是有系統的論述又章,所以 除了第二項有關「貪生」的議題以外,較難看到他針對佛理的探究。

綜觀歐陽脩對佛之排斥,實未針對佛教之理論加以撻伐,只是從他觀察到的幾個矛盾現象即予以痛擊,所以他的排佛舉動,看在後代的學者眼裡,經常被嚴調批評,如王世貞即說「永叔不識佛理,強關佛」 計60 ,朱熹也說:「韓退之、歐陽水叔所謂扶持王學,不解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下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會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 計61] 但是儲飲則說:「廬陵之文自曷黎出 予觀其關佛老,明周孔之道,排軋茁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今矣。 計62] 對歐陽脩的排佛,仍是給予真宜的。

第三節 由《集古錄跋尾》看歐陽脩晚年的排佛

歐陽脩曾感慨地說:「比兒雷世知名士、万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

正W 同註7·《集古錄跋尾》卷第九·頁12 E~12 下。

至60 供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中册 北京 中華書局,1995年5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第一版,頁591~592。

莊 6. 宋 篆清德編,百被本《朱子語類》下、卷第一百二十七 戰國美曆諸子,台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7月、《畿輔叢書》本《朱子學歸》、《四部善本新刊》、初版,頁1316

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裁, 計 63 ,對於當世眾多排 佛斥老的名上,因老病畏死而歸心釋老 事,感慨良多,足見他在捍衛儒家正統 的路上,雖常人聲疾呼,卻有著頗多無奈,因爲能像他堅持排佛斥老的人,終究不多!

歐陽脩排佛之激烈,著名於世,但有多位學者認為歐氏之排佛至晚年已有鬆動的跡象,如葉夢得的《毘陵集》書中,即有兩段關於歐陽脩晚年與佛老關係之記載,頗值得後人玩味推敲。首五看以下這一段內容:

歐陽又忠公平生孤佛老、少作《本論》篇,于二氏蓋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毫,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開遞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顏州、公客也,穎且其所广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未云:「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避嵩山,見蘇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守者,他人莫見。然訪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邱隨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註64 。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求于 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幣白堂而發、裝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 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悉時,薛夫人已自 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逐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 從公府,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遭于爭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 苟下人者,因公動,時與法師住薦倡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弟,公 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顯事眞不誕。 公雖爲世教工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于老氏,雖佛亦不得不 心與也、24 65

又葛立方也有 段有關歐陽脩晚年信佛之事,其文如下:

歐陽水叔素不信釋氏之說,……既登二府,一日被底亟,夢至一所,

証63 可証7·《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1下~2上。

話 64 宋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 北京:中華,1991 年,北京一版,《叢書集成初編》,頁6=7。

新65 阿菲64 °

見十人端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夸。」公出門數步,復征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徧,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症艮已。自是遂信佛法 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 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水叔之子裝,久之不出。已而裴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裴曰:「先公無善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註66

而上闢之《澠水燕談錄》中也有 作軼事,頗有趣味,他寫道:

歐陽又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該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至67.。

以上諸說,到底真實性如何, 直未有定論。近人曹家齊〈歐陽修與佛教之關係 辨》有頗多論點值得吾人注意,他說道:

人們多認為歐陽修平生一味反佛。學界為歐陽修作傳、作紀年、作 年譜者亦如是云,對其晚年為何以居士為號,文集為何名為《居士集》, 則未加深寬。事實上,歐陽修中晚年對佛教的態度和以前相比已有不同 45 68, 。

緊接著,他又於文中說道:

歐陽修在對佛教的態度上酷似韓愈,在前半生積極反端,晚年掛佛之志漸消。這一事實,主要記載於佛教典籍中,故較少爲人所知。據南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和明僧覺岸《釋氏稽占略》等書的記載,歐陽修與佛教發生因緣是在宋仁宗慶曆六年 1046 磅廬山謁祖印禪師居訥開始的。《佛祖統紀》参四五載:「諫議歐陽修爲言事所中,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托意府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修肅然心服,從聽忘憶,至夜分不能已。默戰首首,平時排佛爲之內銷,遲回逾旬不忍

^{、〒66 (}宋 萬 1 万 · 《韻語陽秋》卷十二·頁4 上~4 下·何又煥編·《歷代詩話》 台北縣 藝文,1983 年, 內版 ,頁 363~364 °

年67 宋 王闢之,《雕水燕談錄》卷寸 台北 藝文,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第二十 二函,29》,《知不足齋叢書》,初版 ,頁3上~3下

註68 曹家齊,歐陽修與佛教之關係一辨,《漳州師院學報》,1999 年第 3 期 ,頁 74、75 °

去,或謂此與退之,韓愈 見大顯正相類。··· 又《五燈會元》卷一二還記載歐陽修請淨山法遠禪師因棋說法一事,并贊嘆云:「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據元僧念官《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八載,法遠禪師於仁宗皇祐元年(1049 遷化,見上述事件當在此之前 在69

以曹氏所引之資料來看,《佛祖統紀》、《釋氏稽古略》、《五燈會元》等書皆是佛教徒之著作,其真實性如何,實有行商權。而其記載歐陽脩對佛法肅然心服之事發生於宋仁宗慶曆六年,若真如其所言,則確有討論之必要。因爲在歐氏的《集古錄跋尾》裡,有頗多激烈的排佛用語,其寫作年代皆在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之後。茲將各述及到排佛內容的碑名及其作年月羅列於下:

架智藏法師碑 嘉祐八年 1063 五月晦日 周大像碑:嘉祐八年、1063,六月二日 神龜造碑像記:嘉祐八年、1063 七月十一日 可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嘉祐八年 1063 重陽後一日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天:嘉祐八年 1063 十月十八日 唐萬回神跡記碑:治平元年 1064,三月八日 唐御史臺橘舍記: 冶平元年 1064, 三月九日 太平寺碑:治平元年 1064 三月十六日 唐柳宗兀般身和尚碑:治平元年 1064 三月廿二日 魏九級塔像銘:治平元年 1064 三月廿二日 唐颢師 5 等縣 寺碑: 治平元年 1064 清明後一日 後漢公時碑 治平元年:1064 四月二十三日 唐會昌技龍文·冶平元年 1064 五月五日 唐鄭預注多心經,治平元年 1064 夏至日 隋韓擒虎碑:治平元年 1064 六月十日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治手元年 1064 七月十二日 唐僧康素法帖:治平元年 1064 八月八日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台下元年 1064 八月八日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冶平元年 1064 八月八日 唐放生池碑:治平元年 1064 八月十日

注69 问註68

唐于夐神道碑:治平元年,1064 八月十一日

其寫定年代不是嘉祐八年(1063 ,就是冶平元年(1064,皆在慶曆六年 1046 之後。所以吾人可以肯定的說,歐陽脩的排佛理念, 直到他五 七、八歲時,仍是極爲堅决,絕不是如佛教徒所記之內容那般 早在四 歲(1046 時即傾七於佛法。因此可以確定的是歐陽脩的中年,對佛教之排斥仍未曾稍歇。由此可見,佛教徒之厂面又獻,實有一廂情願之嫌,不可遽以爲憑。而《集古錄跋尾》之內容,正可證明歐氏之排佛,至少堅持到他五十八歲的年紀 但自此以後,到他死前的這八年時間,歐陽脩是否真如傳言所說三漸能接受佛法,則是一個難解的疑團。

關於此,曹家齊〈歐陽修與佛教之關係一辨〉則又有所論述,他寫道:

歐陽修晚年退居賴州,自號「六一居士」,是其受佛影響最有力之證。魏泰《東軒筆錄》卷四載:「歐陽公在顏,惟衣道服,稱六一居士。」《佛祖紙紀》卷四五熙寧五年七日下引吳无所撰歐陽修之《行狀》 此節今本《行狀》不載 云:「歐陽永叔自致仕居潁上,日與沙門府,因自號『、一居士 ,名其文曰《居士集》。」據歐陽修自己解釋,「六一」為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又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與一老翁,是歐陽修對生平志趣的一種概括。「居士」乃在家信佛之人,對此,志整违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之稱。排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為號 又兼名其文集,信道之為,於茲可見。另外,歐陽修所著《歸田錄》與《詩話》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歐陽修致任居賴,曾應宣進呈《歸田錄》,此書是記錄朝廷遺事的筆記,其中不僅無任何斥佛之語,反而在開卷第一條對僧贊寧大加稱讚。《詩話》是歐陽修退居賴上所作的我國第一部以詩人軼事為內容的又學批評著作,其中不僅有對詩僧讚美之辭,其形式上也似受到了佛教禪公語錄的影響 註 70。

以曹氏之見,歐陽脩晚年退居潁州,自號「六一居士」 事,是其受佛影響最有力之證。因爲吳充所撰歐陽修之《行狀》云:「歐陽水叔自致任居顏上,且與沙門游,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其已號「六一居士」及名其文曰《居士集》,似乎與佛教之信仰有相當關聯。但要注意的是,曹氏所引的《佛祖統紀》卷四五括號有 句「此節今本《行秋》不載」,表示這 段記錄在吳充所撰歐陽修之《行狀》裡已無這一記載,所以此段文字是《佛祖統紀》所添加?抑是

^{51 70} 引进 68 n

後來被刪除?實有行學界進一步考證。簡言之,若要以此論歐氏受佛徒影響而日號「六一居上」,恐有疑慮。

歐氏自著《六 居士傳》之年代爲熙寧二年 1070 ,歐氏時年六 四歲,於傳文中,他對「六一」 詞有詳加解釋,但對「居士」 詞卻未曾說明,而「居士」 詞,宋代人是否只能用於在家信佛之人身上,則有待商榷。近人何澤恒《韓愈與歐陽修》,有言:

後人且謂歐公晚年信佛,其說雖未必可信,然觀歐公自號六一居士,則一時之風氣,有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者矣 5年7 。 則是認為歐氏白號「居士」只是時代之風氣使然,是「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者」,所以歐氏日號「六一居士」並非即與佛教有關。

再者, 筆者於何氏此篇論文所提的一段話裡, 找到了一條線索, 他說:

本論原爲三篇,作於慶曆二年三十六歲時,及歐公晚年編居士集時,乃引去上篇,但存中、下兩篇 即今居士集本論上、下篇 。蓋本論 上篇多執當代政治問題互論,而中、下兩篇始專論關佛,故歐公乃則去 上篇,以淳其說。然上篇仍傳於世,後人恐逐棄禮,乃附之於外集。今 取此上篇與中下兩篇合觀,益可明瞭歐公之意馬 = 1/2 。

等者據居工外集卷九,【論上首·本論】之下有一行註曰:「本論工篇,中下篇已載居主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概上篇」。更可證明何氏此言可信。而歐氏編《居上集》對本論的取捨,此可幫助吾人探察他晚年的排佛問題。因爲既己曰名爲「居上」,又於曰編《居上集》時,有刪掉文章的動作。如果他只是收集所有文章編成一書,而沒有任何取捨,那麼筆者就不敢據以論證」,卻只削去本論上篇。本篇多就當代政治問題立論,但存專論關佛的中、下兩篇。如果此時的歐陽脩已如曹氏所說的「信道之篤,於兹可見」,那麼他人可刪去專論關佛的中、下兩篇,而保留一篇,爲何他要刪去專論政治的上篇,反而要保留中、下兩篇呢?其實此舉正意味著他的自名「居上」,非關佛教信仰,所以歐氏於熙寧五年七月、歐陽脩死於此年閏七月,此時即歐氏死前。個月,與子歐陽發等人編定《居上集》時,其排佛之吉恐怕仍極爲堅定,看不出有鬆動現象。

另,曹氏所言的《歸田錄》一書無任何斥佛之語,吾人也不能以此證明他已 不排斥佛教,至於歐氏在開卷第一條對僧贊寧大加稱讚一事,亦不可遽以證明他

aa 71 何澤恆·韓愈與歐陽脩 《書·J季·F.》,1977年5月、七卷,4期,,頁36。

^{□ 72} 问註71·頁34○

已心向佛教,因爲在之前的多篇支章裡,歐陽脩也曾讚賞過僧人,但那僅止於稱 美僧人之向學,並非認同佛教信仰,而《詩話》有對詩僧讚美之辭,且在形式上 也似受到了佛教禪宗語錄的影響,這也不能證明歐氏對佛教之皈依,充其量只能 當作歐氏取法佛教之寫作形式而已。所以曹氏所列舉之事證,仍不是以指證歐陽 脩晚年信佛。

倒是在《集古錄跋尾》中・有一則熙寧壬子正月 11九日 即歐氏死前半年 た右。 所寫的 唐李文饒平泉 居詩跋尾〉頗値得玩味・他境:

賣山居計,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價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立:「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决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臧不由人」者,誠故是言也! 輕寧王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2.73 。

在此則跋語裡,歐陽脩面對李文饒之詩,有感而發,引用了佛徒所說的話 「出家是大丈夫事」,且在這句話之後,自任其意曰「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對出家人之評價,已不似以往所謂的「桑其父子,絕其夫婦」那般的嚴苛,反而是在稱讚已家之勇决,是常人之所難,是合乎儒家所謂的最高標準 「大丈夫」,從話語裡,不僅看不出是有負面之評,更是對出家者極大的推崇,而此則跋語最後引用又饒詩中兩句:「自是功高臨畫處,福來名藏不由人」之後,歐氏發出「誠哉是言也」之嘆!可見此時的歐陽脩在歷經人世的諸多折磨後,已頗能體會此等况味,而他的這種反應,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他晚年對佛教教義的某種認可呢?這恐怕需要有佐證資料出現才可解決了。

^{、22 73.} 同註 4、《集古錄跋尾》 卷第九、頁 4 上、4 下。

第五章 由《集古錄跋尾》 看歐陽脩的史學建樹

宋珩〈八左石刻又編序〉有云:「古今來金石之文,足以參經,足以證史,篤學碩儒,成知珍貴。然大抵金少而石多,故碑刻尤重。自宋歐陽公始爲是業,日《集古錄》。 計1 」首先肯定了金石文字對經學、史學之貢獻。

近人余敏輝的〈歐陽修的金石證史/則專就歐陽脩《集古錄數尾》在史學上 的應用與貢獻,提出他的看法,他說:

歐陽修編撰《集古錄》一千卷,釋文考事,編日跋尾,於史有補,於世有益。歐陽修全石證史,如證史之談、補史之缺、糾史之妄、考索典制、評議人物,擴大了史料來源,為歷史研究開闢新門徑。歐陽修據碑證史,唯實是從、……歐陽修全石證史,奠定了我國金石考據學的基礎,遙聞近世乾嘉之學和現代考古學之先河。自漢以來,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鐘鼎,多載銘又;石刻碑又,出士更多,但多被視作古董賞玩,其學析價值少有人注意。而真正把金石當作研究對象,且用來證補史傳之此缺,則始於歐陽修的《集古錄》,它是我國第一部正式出現的金石學專著,也是金石考據學誕生的標志。此後问類著作日新增多,如趙明誠《金石錄》、黃伯思《東觀餘論》、洪适《隸釋》、《續隸釋》等,正如近代王、國维指出「自永始於金石之學,歐、趙、黃、洪各據古代遺文,以證經考史,咸有創獲。」乾嘉學者研治金石蔚然成風,但其著作「或宗歐、

註 共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下册 北京 中華書局,1995年5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第一版,頁1183。

超之例,著目錄加跋尾,,現代學者受其影響更爲突出 ±2 。 另一學者劉德清在〈歐陽修的創"新"與辟"怿"〉也說:

史學家利用金石刻辭,考訂歷史事實,始於歐陽修 註; 。

而據筆者在歐陽脩《集古錄城尾》書中所見,有 則〈後漢太尉陳球碑跋語〉顧 值得玩味,他說:「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義與列傳同也。」以歐氏 集古的經驗,竟然是古碑與史傳多有不同,而完全相同者,卻八有、後漢太尉陳 球碑〉一碑正已,可見古碑與史傳之間,實在存有賴多差異,值得吾人逐一探究。

據歐氏在書中所呈現的觀點,他認爲碑石資料在史學上不僅能正史之失、補 史之不足,還可提供世人深思之史鑑,其貢獻可謂相當豐富,不容輕忽。

第一節 碑石可正史之失

歐陽脩自言集古「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嗣失甚多」 # 4 。而顧炎武也說「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全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占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納表徵、補關王與,不但詞翰乙工而已。 # 5 . 王柏〈墨林類考序〉:「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跡,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偽緣。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 # 6 」由上本說可知,歐陽脩的集占應用仁史學口,有其小可忽略之價值,而其最明顯的價值,即是他常說的「與史傳相參驗證」。

細看《集古錄跋尾》書中,歐陽脩曾多次言及碑石可正史之失。因爲據他的 看法,俾石是當時所立,不應有誤。

例如在〈唐智乘寺碑跋尾〉神提到:

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俊,而第五子樂 凌公闕其名 按唐書宗室世繫表,樂陵公名球,不知何爲獨關也?今唐

[、]計 2 余敏輝, 歐陽修的金石證史 《史琴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68~74。

註 3, 劉德清, 歐陽修的創「新」與辟「泽」,《占安師專學報》,第十九卷第三期,1998 年 9 月

新 4 「宋 歐陽脩,《歐陽又忠公集》五,《書簡》卷第五 上每:上海書店,1989 年 3 月,《四部叢刊》初編,頁1 1: o

註 5 清 顯 人武,《顯亭林詩文集》卷二 台北 漢京,民國 73、《四部·孔要》,初版 , 頁 28~29。

註 6, 宋 王柏·《魯齋集》卷四「台北縣板橋市 藝文,民國 55·《百郎叢書集成,第十七屆,95》、《金華叢書》、初版 · 頁 7 上。

書年表,以剛王敬為璥、樂平公珪為樂安公,新平公嶘為遼,三者皆史 家之失,當以碑為正。而碑碣皆當詩所及,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 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註7)!

以歐陽脩的判斷,「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尤其是在前人世次的記錄上,更是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所以對於惠上幾個兒子之名,除了第五子樂陵公闞其名以外,碑中所記名字皆足採信,並可進一步更正史書之錯誤。

另,在〈人代修電嶽廟碑〉也有類似情形,跋尾提到「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 定年號,群臣欲稱代布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 註 8 」 但以他看到的魏碑,卻多有以「代」爲國號的例了,即如此碑名稱即寫「大代」, 與魏書所記顯然不合,而歐陽脩認爲「碑石當時所書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 歐氏也由此感慨地說:「由是言之,史家剝繆,可勝道哉!」

又如〈唐裴光庭碑跋尾〉 証, 。歐氏也有注意到唐書列傳內容與碑文不同。 列傳寫光庭死後,皇帝賜諡曰「忠憲」,而碑又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 搖五往則」,而碑云:「往記」。但因光庭死於開元二十一年,唐玄宗自書此碑於開 元二十四年,其時間距離才一年而已,而且又是皇帝所自書,所以不應有誤,皆 當以碑爲是。

另在〈唐雁門·田氏神道碑跋尾〉:「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 维、朝、華、釋、翰、缩、緒、繪、紅、紳、緒,而緒次當第七子。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 計 0 ,但歐陽脩接著說「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緣也! 註11]

又如在〈張九齡碑跋尾〉所言,歐陽脩亦有類似看法:

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記卒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究事:其載張守廷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廷狀,碑云守廷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 外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江,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

a 7 网注 4、《集古錄跋尾》卷第五、頁 15 下。

註 8 问註 4、《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 15下。

証 9 问註 4·《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 14下 15 上。

註10 瓦註4·《集专錄跋尾》卷第八·頁4下。

玉11.问証4,《集占錄跋尾》卷第八,頁4下。

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也 拜[7]。

歐陽脩認為年壽與官爵,其了孫於撰寫碑文時不應田錯,所以「當以碑爲是也」。 諸如這種判斷,歐氏在、孔岑父碑跋尾)中有更爲完整的概念:

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戮、戡、戢、戳 按新居書宰相世系表,岑父 八子、戳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語。語、其家所藏:碑 又,鄭絪撰。 姻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戮等尚在,然則譜與碑 工皆不應有失,而不问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遇,難以碑碣爲正者, 銘誌所稱有寢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擊,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 故 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 俟來者 (at 3

在此碑,歐陽脩指出,集錄碑刻與史傳記錄不同的情形頗多,當要論斷人物功過時,是很難以碑碣爲依據的,因爲「銘誌所稱有義有諱,疑其不實」,但對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之類的記錄,則碑石顯然「靠得多,所以每每據碑以正史。

同樣的、歐陽脩在〈□敏中碑跋尾〉亦是再次提到相似的見解:

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贬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續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免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擊難佔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郷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 註14。

關於此點,歐陽脩也曾在〈魏賈達碑跋尾〉裡強調:

魏志達傳云:達爲絳邑長,爲峨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達,乃降,而接欲以達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 真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接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接捕得達,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闕上客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问。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故事,如傳所載,不猶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凍鼻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其 5 °

証12 「] 缸 4、《集专錄跋尾》卷第九、頁1 L、頁1下。

証13、同証4,《集古錄跋尾》卷第九,頁12 F~頁13 上。

註14、同註4、《集占錄故尾》卷第九,頁13上。

[、]xx 15, 问託 4、《集占錄敬尾》卷第四,頁 4 上~ 4 下。

歐陽脩認爲:「自古碑碣稱过功德常惠過實」, 而此碑竟將「遠與絳入德義」略而不著, 可見此事必非真實發生之事, 也由此反推陳壽作傳好台, 所得非實。

另於〈爾朱做碑〉,歐陽脩亦是發覺史傳所記與碑石內容不同。史傳寫爾朱敞字「乾羅」,而碑文記爲「禾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文爲「徐州總管」, 雖然碑又殘缺,但斑斑可讀。所以碑文比起史傳,應較爲可靠才是。因此在跋尾 裡慨嘆地說:「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關繆者,多矣!」

其實像這種情形的,還有〈隋郎茂碑〉。因爲若隋書列傳的說法,是死於京師,而此碑是記爲「從幸江都希辛」。歐陽脩認爲這應是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

同樣的,〈孔穎達碑/亦有相似情形:

右 孔類達碑〉,于志寧撰。其又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敕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違。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眞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吾家所藏,非徒凱好而己,其益豈不博哉。正16 !

孔穎達是唐代名人,據唐書列傳的內容,將其字記爲「字仲達」,此碑碑文寫爲「字 冲遠」,「仲達」與「冲遠」在外形上頗爲類似,究竟孰是孰非呢?以歐陽脩在〈孔 岑父碑跋尾〉之看法一「至於世擊,子孫官訂,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 史」。他認定碑石對於名字之記載一定比史書「靠,所以他不僅再一次以碑正史之 誤,且還得意地說出「乃知吾冢所藏,非徒敬好而已,其益竟不傳哉!」欣喜之 情,實溢於言表。

另外,在《呂證表》,也有類似狀況:

唐呂禮表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荒南、遏呂公祠堂、見此碑三雁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皆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數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爲足。集錄實不爲無益矣 証 7.!

歐陽脩認為元子文編所載百尾不完,與石刻本相較,「中間時時小異」,即斷定石刻為正,傳本有誤。

再看 (魏受禪碑跋尾),歐陽脩指出,禪代是國家之人事,照理說,是不容有

at .61 问註 4,《集占錄跋尾》卷第五,頁 13 上~13 下。

^{〒17} 问註4、《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12下。

誤的,而卻有三種不同說法:

- 、《漢獻帝紀》云: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
- 1、《魏志》云:是歲一一月內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十一月庚午, L五壇 受禪、 p 一月癸酉,奉漢帝爲」陽公。
- 1、《魏受禪碑》云: | 月章未受禪子漢。

而因裴松之/+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諂冊書令群臣奏議甚詳。所以歐氏據委注 內容在跋尾裡作了詳盡的推論,他說:

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韶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任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 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 轍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 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镠,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遊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任返,逐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何一字爾。丙午張愔奉璽绶者,辭讓任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九繆也。正18

由上门見〈魏受禪碑〉的說法是最爲正確的資料。碑石的價值在此完全顯現無遺。 緊接著,歐氏又不禁感嘆說:「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為 後世者,可勞道哉! 計19]

其實像上則以碑正史的例子,在《集古錄跋尾》裡,還有〈東魏造石像記〉。 歐陽脩於此碑跋尾著墨甚多,用力頗深。以下即是他的論述:

右 東魏遠石僚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已已 武定,孝靜年就也 今世所行曆谱,惟冀稱運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穎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已已,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城,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過譜以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已已,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威。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威,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爲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週譜,天平上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連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

註181 同註 4,《集占錄跋尾》卷第四,頁1 L~1 下。

註19 问註4、《集古錄敬尾》卷第四,負1下 2上。

其何以决 註 20 !

最後, 吾人還可再從《集古錄跋尾》書中找出〈李憕碑跋語〉, 來見識 下歐陽脩 以碑正史的功力。

右 李憕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憕十餘子,江、砥、風、贏等司破害。惟原、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稿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風,左驍衛兵曹瀛,破石丞流,洪州別駕解,各陽尉渭,可農王簿汶。又云 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衍,次公而發。 笨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二子函、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千虜刃 破石而下,與眾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憕子盡於是矣!未曾有原也。紓但言眾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原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原爲可農主簿,以碑考之,原當爲汶也。又據碑、方憕殁于賊也,彭深流解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原彭、此當以碑爲正。紓當代宗時,爲憕作碑,自云與惟有通家之好,劝奉升堂之慶,宜知憕事不繆也 至21

綜合以上所述,得知歐氏據碑以止史的原則不外乎是:「碑石是當時所立,不應有誤。」、「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碑石當時所書刻,不應妄。」、「自書不應誤」、「當時故更所作,必不誤」、「年壽官爵,其子孫官不繆」

但是在這些大原則之中,其實也有過於大膽脆測之虞,因爲立碑之時,如果 撰作者內心有所顧忌,往往會有避重就輕、刻意隱瞞之策,如此 來,反倒常有 造假不實之文,不可不防。所以當歐陽脩警覺於此,便不得不分卜補充原則 一 「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 其不實,至於世擊,子孫官封、名字與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於碑誌, 惟取其世次、官壽、郷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

也因爲有了補充原則,他可以很有把握地以碑石校正史書之誤,並且進一步 爲歷史學界作出了貢獻

第二節 碑石可補史之闕

歐陽脩集錄占碑刻的功用除了可正史之失,還可填補史書之不足,有關這

EL 20) 同註 4 ·《集古錄版尾》 券第四,頁 18 下~ 19 上。

汪川 问汪4、《集古錄跋尾》卷第八、頁4下~5下。

點,在《集占錄跋尾》中,亦是隨處可見。首先看他在〈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跋尾〉中的一段敘述:

右 漢修西蘇廟復民賦碑 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期十三日壬午, 弘農太守臣穀頓首死罪上尚書。臣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 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宮,其十二月奉祠西藏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 奉皆久遠有坑。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前班與華陰令先讜, 从漸鳝冶成號之。又曰.讀言縣當孔道,加奉尊藏,一歲四祠,養牲百 日,用穀 三千餘斛,或有請而齊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 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 奉宣詔書 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 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 一二。而此碑租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獎毅也(紅22)。

在此則跋語中,歐陽脩抄錄了碑石全义,而於其後記上一句「漢家制度,今不復 見,以強調此碑內容在史料上的重要,而「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 時見一二。」 段話,更可見其珍貴。

另,在〈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跋尾〉裡,歐陽脩寫道: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可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 魯前相 琰書言韶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繋辭,經緯天地,故特 立廟褒成侯四時來何,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 史一人,典主伊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雅刊先聖 太守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可農給米,臣 遇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戆誠惶誠恐頓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 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亢嘉元年,吳雄爲可徒,二年,趙戒爲可 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 者多譽滅,此幸冗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群臣上尚書 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3123。

除了從《漢書》中,查索到碑文中的相關資料、「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武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以外、歐陽脩錄、令义、其用意也是在「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群臣上尚書者小異也。」而於文印、「又見漢祠孔子、其禮

^{£22} 问註 4、《集占錄跋尾》 卷第一, 頁 22 下 23 下。

et 23 问註 4·《集占錄跋尾》卷第二·頁2下~3下。

如此。也是吾人無法從正史裡得到的史料。

在〈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跋尾〉碑·歐陽脩對於他在史料上的收獲,則有更 多的記載。他說: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明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非上尚書。臣晨頓首帳首死非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洋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仃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章,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豕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曆戚,獨斯碑旨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札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气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日,丘生倉際,觸期稽及爲赤制,職緯不經,不行論而可知,

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崑區區爲漢而已故 註24 ?

歐氏首先是人略記錄了碑文內容,但隨即將話鋒-轉,道出一句「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因爲由碑文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只能因尚書以致達,歐陽脩因而見識到漢代之記度。這即是碑石在史料上的一大作用。而碑又中難免有夾雜讖緯不經之事,亦可讓吾人知曉漢代儒生見識的狹陋,歐陽脩特於文末提出,有嚴厲的批判意味。

中來看 則(漢係叔敖碑跋尾),歐氏云:

右 業孫权教碑 云:名饒,字叔教。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後世逐不復知其名爲饒也。此碑世亦军傳,食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世之未見此碑者, 猶不知爲名饒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 至25 ?

此碑文之可貴,不僅在於記下碑主字叔敖,而又多出一般史書一項記載 - 孫叔敖名饒,歐陽脩於是感嘆說道「覆斯碑,後世逐不復知其名為饒也」。由此看來,他的集古,在史料的貢獻、實為不少,而此碑是歐氏窮二十年之力万才得之,更可看出他的集古,不但有益於世,其皆心孤詣,亦可感動世人

像〈孫叔敖碑〉多出史書記載的碑文,在《集古錄跋尾》書中,還有 則〈後 漢柱陽周府君碑〉。此碑跋尾有云:

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

註24 问証4、《集古錄版尾》卷第二、頁4上~4下。

註25 问証4、《集古錄版尾》卷第三,頁4下~5上。

史傳他書無之,惟見於此碑也 #26 。

雖然看似普通的「神漢」兩字,歐陽脩也注意到這兩字為其它更書所無,是此碑才有的珍貴記錄,若無此碑,則恐已失傳,後人亦難見到漢時之語。

另有一具、〈唐郎穎碑陰題名〉, 其內容皆是官制、人名、人數, 歐陽脩仍是如實抄錄, 茲錄於下:

另外,像〈唐魏載墓誌銘〉,歐陽脩也發現到一段記錄是史書、家譜所遺漏的 資料,其文如、:

右 魏载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正 父叔玉,光祿卿。 载以弘又生對策,居甲,授太常专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讓州司兵參 軍屬。惟楊詭道,不戢斯熒,禮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續 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楊詭迫」者,乃徐敬葉起兵於揚州,誅武 后不克也。時敬業以貳盩屋尉魏思温爲軍師。所謂「譴及宗姻」者,疑 敬葉啟、載坐思溫竄死韻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擊表,鄭公諸房,都 無思溫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松書丞,豈載以官卑敗死無後而歿不 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語不錄,史宫不書,非事報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 冺滅於無聞乎 註28 ?

同樣地,〈唐乙速孤神慶碑〉之內容,也讓歐氏珍視異常,他說:

右 乙速弧神慶碑 ,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碑慶,唐初侍三衛, 高宗時,爲太子右虞侯副率以卒。乙速弧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 於富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從而已,其敘神慶 世次,又多關繆,而此碑所載頗許,云其先王氏,太原人,代祖顯爲後

至26 问註 4、《集占錄故尾》卷第三、頁 12 下。

注27 同註4、《集方錄跋尾》卷第五,頁10上~11下。

EL 28 问註 4,《集占錄版尾》卷第六,頁|上~2上。

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遠狐氏,遂為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女,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連狐氏世無所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擊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正29. 。

歐陽脩認爲若無此碑・則對於「乙速孫氏」之來歷將無從查起,可見碑石資料之 可貴。

藉田歐氏的諸多跋語,讓我們真切體認到金石文了之妙用,不僅可供賞玩, 還可用來塡補史書之不足,其功效不可謂不大。

第三節 碑石有誤

歐陽脩雖然在《集古錄跋尾》裡經常以碑石計止歷史錯誤,或以之補充史料之不足,而獲得不錯的成績,但不要守了,他並非完全信賴石刻資料,至少他曾提及「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 計 30 。又言:「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壽豐,未嘗爲據者,以此也」 計 31 。可見碑石有其未可盡信之處,在取捨之時,實不得不慎。

例如在〈唐衛國公李靖碑跋尾〉裡,歐陽脩就說;

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為工,故多失。其事實不 若史博為詳,惟其官封顯備 12 32 。

這即是因為寫作者務以浮巧為工,其記事反而不若史傳為詳,所以由此觀之,碑 石資料未必就勝過史傳記載。而此碑之問題只是不若史傳詳細而已,史嚴重的是, 歐陽脩還發現某些碑石內容有錯,像〈晉陸喈碑〉即是一例。關於此碑,歐氏之 跋語如是寫著:

右 晉陸喈碑 。皆爲宣威内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六·咸和,成帝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二年八月即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曆七年,當爲壬辰,而此爲庚辰者,緣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禕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曆合,

[、]H 29 问註 4,《集古錄跋尾》卷第六,頁2 上~2 下。

³³⁰ 问証4,《集古錄跋尾》卷第九,頁13上。

至11. 问註 4、《集占錄 跋尾》卷第九,頁 13 下。

E 32 问註 4、《集占錄跋尾》卷第五,頁8下~9上。

則當時曆官不應至成和而賴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 註33 。 由歐氏之說明,則知〈陸喈碑〉之書撰者竟把「壬辰」誤書爲「庚辰」,此 碑石的錯誤,已然打破了歐氏在《集古錄跋尾》時常強調的觀念—— 「碑石是當詩所工,不應有誤」、「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碑石當時所書刻,不應妄。」所以,雖是當時所刻,仍會有人爲之疏失,在引用碑刻時,曾不得不恒。

另外還有一種情形是史書與碑刻有異,而莫可究其孰失,如〈唐郭知運碑銘〉 1.是一例。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日英傑、 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爲知運撰碑,其書知運予,與頲正同,而 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乂而 已。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闕略尚或有之,英人當爲西川節度,其 事甚著,史宫不應失其世家,而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關 其子孫,莫可究其執失也。姑志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至 34,0

然而,也有碑石資料錯誤甚多者,如由顏眞卿撰并書的〈歐陽琟碑〉,歐陽脩即在碑文中找到四大錯誤。因爲此碑內容歐陽脩自家家譜有關,所以歐氏在考證 更爲細心,雖然此碑是歐氏極爲崇拜的人書法家顏眞卿撰文繕書,可是歐氏在史實的辯明 上,是 點也不含糊的,他寫道:

磨歐陽琟碑。右歐陽琟碑、顏眞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關。既得願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謎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此好,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琟碑所失者四:

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 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 當梁陳寺,白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 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

舊借皆云堅石子質高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 歐陽生自訂漢以來,豬史皆云字和伯,而獨公云字伯和,二字義雖 不異,然當從眾,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

在33 问証 4·《集古錄跋尾》卷第四·頁8上·

田34 问註 4,《集占錄跋尾》卷第六,負10上~10下。

元和姓纂及謎銘皆云:胤、约之子,而顏公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 179也 至 35 。

當外,歐陽脩並沒有責怪顏真卿的意思,他還爲顏氏的錯誤,找到了理由,所以 在跋尾的未段,他寫道:

琟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 真義所誌, 宜得其實, 琟华大曆中, 唐之士族遭天實之亂, 失其譜繁者多, 願公之失, 當時所傳如此, 不足怪也。

歐氏常常說「碎石是當時所工,不應有疑。」、「碎褐智當時所刻,理不得差」、「碎石當時所書刻,不應妄。」,可是此碑顏公之矢,理田竟然也是「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可見不管是當時所立,或當時所傳,皆不能保證必然無失,因爲有太多因素會干擾史實的正確性,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在史料的判讀」,質不得不愼啊!

第四節 史鑑與哲思

田前述「節可知,歐陽脩在碑石的蒐集上,不僅用以正史之失,又可補史之缺,雖然碑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但是他實事求是的精神已讓他在史學上開 創了金石證史的成就。除此之外,歐氏也在幾處跋尾裡道出他從碑石裡得到的體 會。

由於碑石設立之用意,不外了藉重碑石之堅,以傳之久遠,但以歐陽脩蒐集 金石的經驗看來,雖以金石之堅,仍是敵不過歲月的流逝,往往幾百年不到,便 遭受來自於入然的風雨摧折,與人爲的破壞,儘管人們有意留下珍貴記錄,常是 事與願違,難能如願。更何況是刻意要留下姓名想藉以重之不朽的人,其結果也 常是枉費之機,未能順遂心意。所以歐氏從中得到不少啓發,如在〈漢楊君碑〉 裡,歐陽脩就有此類體會,他寫道:

漢楊君碑 者其名字皆巳摩滅、……、其終始顯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民滅爲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願其道如何耳、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邪?而名光後世 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敝也 註 36 !

在此,歐陽脩以顏回窮臥陋巷而名光後世爲例,以讓世人知道:雖物莫堅於全石,

at 35 同註 4、《集古錄跋尾》卷第七,頁 5下 6下。

at 36、月註 4、《集占錄跋尾》卷第二,頁 24 上~24 下。

蓋有時而敝。

像這樣的跋語,在《後漢郎中王君碑跋尾》裡,歐氏亦有類似說法。他首先 提到:

右漢即中王君碑,又字磨臧,不復成又,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閱。 译葬年月、皆莫可考 惟其碑首題云 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其爲漢人, 姓王氏,而官爲即中耳 at 37 。

田這塊碑「文字屬減,不復成之」的現象,歐氏不禁感受到「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所以他接著人說:

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顧问高臥於陋巷, 而名與舜禹问榮,是豈有爲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耶?故 曰 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 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 註以!

可見若無君子之道, 光是想藉由有形的金石, 欲垂無窮之名, 仍是杜費心機而徒 勞無功的,但是真能看破此。事理的人,終究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到底好名 之人仍是所在多有,不勝枚舉。在《集古錄跋尾》裡,被歐陽脩指責爲好名的人, 委實不在少數。如於楊齊哲所撰的〈章維善政論〉碑中內容,歐氏就點出此碑實 爲德政碑,而進。步道出文上好名之弊。他說:

余嘗惠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又,初 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而 \$734 。

在此,歐氏又提到元結、樊宗師等人,皆為好名之人。尤其對於元結,歐氏特別 有意見,又於另兩則跋尾提到有關元結好名之事,於〈唐元結建罇銘跋尾〉他說:

唐兀結窪鱒銘。石窪鱒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魯名之士也, 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 之耳日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則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 汲也 # 40 '

又於〈唐元結陽華嚴銘跋尾〉寫道: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

ex 37 问証 4、《集占錄跋尾》 卷第二,頁 13 下~14 上。

註 38 问註 4·《集古錄跋尾》卷第三,頁 14 L。

主羽 问题 4,《集古錄版尾》券第八,頁6下~7上。

註40 问註4、《集古錄政尾》卷第七、頁13上。

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 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内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 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也。结之汲汲於後世 之名,亦已勞矣!嘉佑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3541 °

兩則跋語內容,都在指責完結好奇、好名,而他還是不厭其煩地以顏回蕭然臥於 陋巷爲例,用以說明君子仁人實不必刻意求名,而名聲自可傳於後世。而汲汲於 後世之名者,卻無法參透此一道理,是以常只是用力於文章之奇,冀望託於金石 之堅,想來實是過於勞苦!

所以對於歷代諸多刻意題名之事,歐陽脩總是不予肯定、關於此點,他在〈唐華嶽題名跋尾〉有頗多發揮,其又如下:

自唐鄂元二十三年乾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名士也。或兄弗问遊,或子姪並待;或寮屬將佐之戚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酸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滿,而亦世變多故 鄂兀二十二年內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乙未,廢帝篡 工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升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人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住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天參差不齊,而五百人者罕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

歐氏又於(唐甘棠館題名跋尾)·針對文士之好名·也有 段議論頗值得吾人深省, 其文如下:

右甘宋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巳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既然駕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元。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尚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社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

每按卷既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註42 !

^{□ 141]}註4,《集古錄取尾》卷第七,頁13 上~13 下。

[、]紅42、月紅4·《集古錄跋尾》卷第八·頁12上~13上。

出以見于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 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长、赴 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2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 名,未嘗不錄者,闡夫人之甚好名也。£43。

以上所言,尚正於文土好名而已,而對於有些爲妻之人,想藉由碑刻又飾自身罪 惡的人,歐陽脩更是予以撻伐,如在、王重榮德政碑跋尾,,即說道: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磨彥謙書。重榮當曆之末,再逐 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東、平朱政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 唐患者,多矣!碑又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 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依垂美名於千載?而其 聖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 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註44.。

又於〈魏公卿」尊號表跋尾〉提到:

右 魏公卿上尊號表 , 唐賢多傳爲衆்書, 今人或謂非鵠也, 乃 锺蘇書爾, 未知執是也。馮呼! 漢魏之事, 潰其書者, 可爲之流涕也。 其鉅碑偉字, 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爲可欺較心不然, 不知恥 者無所不爲乎 # 45 ?

另外還有 則 (楊公史傳跋尾),歐氏亦有一段精采的論述,他說:

右楊公史傳,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與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雨。今纔 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 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at 46,!

在此,歐陽脩特別強調:「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乙傳也,非皆託於物, 固能無窮也。」所以他相信「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這是他廣蒐金石碑刻之後 的深刻體會。

另外,歐陽脩還從許多碑石裡,看到不少發人深省的史鑑,例如〈吳國山碑 跋尾〉所言:

註43 [7]註4、《集古錄跋尾》卷第八、頁5下~6上。

註44 同註4,《集古錄跋尾》卷第九,頁14上~14下

at 47] 问註 4、《集占錄跋尾》 券第四、頁2上。

証46 阿註4·《集古錄版尾》卷第九,頁17上~17下。

右 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册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處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臧吳。以皓昏虐, 其國將亡,而眾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 熙寧 7. 年中元後一日書 32.47。

歐陽脩以上國之史實與虛誕之祥瑞作 對此,就將人們崇信祥瑞之愚妄點上,得出一個是以振聾發聵的史鑑。其實歐陽脩治學,據其了歐陽發所述,是「力破漢儒炎異五行之就」 計 4x ,近人李則芬〈歐陽修的新史識〉亦提及歐氏治史的一點新史識即是「破炎異五行就」 計 49 ,也因此當歐陽脩撰作《新唐書》時,會在〈五行志〉的序文特別批判五行災異之說 a 50 ,其用心可謂良善。

又如於〈唐景陽井銘跋尾〉・歐氏也是語重心長,將他的感慨.道儿:

右号陽樓井銘,不著撰人名氏。這精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 其後有銘以爲戒。人有唐工寧縣丞王震井祀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 有序稱余者,王廣也。其文字皆磨威,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史書 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 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听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 銘又隨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貞乘將沒」者,又可歡也 註到!

以角煬帝滅陳,目見陳叔寶傾覆之史事,且又曾自銘以爲戒,卻又如此浮亂,最 後終至敗亡。事來看,歷史的借鏡,對於下愚者而言,往往難以發生作用,而此 情狀,看在上智者的眼中,又是一個足以爲借鏡的史鑑了。

另外,〈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跋尾〉的內容更值得吾人注意:

右 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錯俟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寒、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衛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冶然無破,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故,不弱於所好,斯可矣。若德給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

証47 问証4、《集古錄版尾》卷第四,自5下~6上。

az 48 《歐陽文忠集》,冊四、《射錄》卷第五:台北 台灣中華・1966、3月·台一版 ,頁1下。

至49 李則芬, 歐陽修的新史識,《東万雜誌》,復刊第二十卷第七期 ,頁31。

註50 詳見歐陽脩,《新唐書》卷二十四〈五行志序〉 台北 台灣中華,1966,3月、台 - 版 ,頁1 上~2 上。

^{■5} 问証 4、《集古錄跋尾》卷第八、頁 11 F 12 上。

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at 52!

在此,歐陽脩由李德裕之所爲,他點出「蓋泊然無故,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一語才是「聖賢之高致」, 個人要安身方命,不受外在脅迫引誘,就是必須做到這一要點。

總而言之,歐陽脩在飽覽過眾多碑刻的內容之後,回想立碑者之用心,再對照碑行文字的殘破情形,他不禁感嘆道:「歷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壞沉磨滅之餘,允爲可惜者也 #53]

^{¥52} 旬証 4、《集古錄敬尾》卷第九、頁 3 下へ4 上。

至53. 问註 4、《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唐湖州石記跋尾 ,頁 11 上。

第六章 結 論

經由筆者將《集古錄跋尾》全書作一番審視之後,對歐陽脩寫作此書之用 與命意,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集錄 · 1 卷碑刻是構成「 六 · 的必備條件

對於歐氏的集古動機,若透過他目身之講法、當時十人及後世之看法,皆認 為他是在一般強烈的好古嗜好之、,所從事的一項活動。而歐氏之所以會有這一 。理需求,由於歐氏並未留下自我省視之文章,狠於現有資料,後人是很難強加 分析的。當然方和先生認為歐氏的集古是一種。理補價作用——早年學書缺乏紙 第一是頗有參考價值的說法。另外,文師華則社意到歐陽脩的學書、造玩,是 宦海風波之下所產生的心理轉折。這一說法,則更值得學界進一步探討。不管如何,歐氏的集古,在金石學的發展。是有其不可抹繁的開創引鎖之功。

1、歐陽脩的書法成就不應被忽略

歐陽脩經常發抒對書法的熱愛,亦不斷強調自己有暇即學書,其學書過程與 書去觀念散見於《集古錄跋尾》書中,經由筆者稍事整理,得知他在書法藝術。 用力之深,遠遠超過世人的想像,又因與人書法家蔡君謨交情甚篤,常有機會向 他請教學習,在書法的學習。,也取得長足的進步;而長年接觸大量碑帖,在賞 玩之餘,鑑賞與書寫能力亦因此而有所精進。所以歐氏表現在書中的跋語,有時 亦顯露出 足的自信,甚且已有屬於個人獨立創見。尤其他對世人尊崇的晉人云帖提出他獨到的看法,認為書法的學習,不可將某一法式定為 尊,而應將書法的表現著重在個人的意趣上;因為書法的精神,常常是取決於個人的品格修養, 右只是一味追求固定的云式,反倒是會扼殺書法生命 可是歐氏如此主張,並不表示要拋開唐人所成就的法度,終究唐人的「法」,是奠定書法功力的根基,歐陽脩每每痛心於未代土人荒廢書去的學習,其原因即在於此。

總之,他對書法的理解與認知,是走在時代的先端,雖不能以書法名家,卻是喜論書法;又因他將能心意投注在文房用具的實玩研究上,爲生活增添了不少意趣。所以現代已有書家認爲歐陽脩是開啓宋代尚意書風的關鍵人物,儘管歐陽脩的書法面貌仍是謹宁唐人法度,未能像蘇軾、黃庭堅等人走出屬於個人的浪漫書風,但若從廣義的角度來審視,歐陽脩提出的書法觀念,對於宋代書風走向,是有一定的影響與功勞的。

1、歐陽脩的排佛斥老思想強烈而堅定

歐陽脩對佛老的排斥,常表現在《集古錄跋尾》書 1。當他因著對書蹟的喜好而人量蒐集碑刻時,不可避免的,總會常常接觸到與佛、道有關的文字內容,以歐氏排佛斥老之堅沃,是必須在寫作跋語之時多加說明的,否則世人恐將誤認歐氏已無排佛斥老之心。因此之故,呈現在《集古錄跋尾》書中的跋語,遂成爲歐氏排斥佛老的主要論著,其論述內容與用語之激烈皆在〈本論〉之上。在書中,往往可以更清楚感受到歐氏排佛斥老之實質內涵。但奇怪的是,也人談論歐氏的排佛,甚少注意到歐氏在《集古錄跋尾》的論見,殊爲可惜。

而歐氏晚年是否仍然堅決排佛?一直是學界難以斷定的公案。筆者透過《集 占錄跋尾》內容,將其中有註明年月的排佛跋語作一排列分析,可以肯定他的排 佛,至少在他五十八歲那年仍是極爲堅定,而自此以後至六十六歲過世的八年時 間,則是找不到證據可以顯示他的觀念是否己有改變。但是筆者卻意外從歐氏晚 年一熙寧五年七月,歐陽脩死於此年閏七月,此時即歐氏死前一個月,與子歐陽 發筆人編定《居士集》時,竟削去與排佛無關的本論上篇(本篇多就當代政治問 題立論,,但存專論關佛的中、下兩篇。可見歐氏於過世前,其排佛之志恐怕仍極 爲堅定,看不出有鬆動現象。

儘管如此,在《集古錄跋尾》中,有 則熙寧千子正月二十九日 即歐氏死 前至年左右 所寫的〈唐李文饒平泉山店詩跋尾〉,歐陽脩反而是在稱讚出家之勇 決,是常人之所難。歐陽脩的這種反應,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他晚年對佛教教義的 某種認同呢?還是一時的消極感慨呢?這恐怕需要有佐證資料出現才可解決了。

四、歐陽脩的集古、開創了以碑刻考證史書之新路

集古之舉,以往只著重在貧玩雅好,未賦予崇高之任務,但歐陽脩的集古,能在賞玩之餘,開創出 條金石證史的新路,對史學之貢獻甚鉅。而對著碑刻文字記載,他藉此獲得了史書以外的史料。由於他實事求是的精神,驅使他進一步研究其中差異,在《集古錄跋尾》裡,他整理出一套金石證史的法則。 以時間之遠近、書寫人之親疏、史料內容之主觀客觀 來判定史料之眞實與否。但又因歐陽脩了解到人們立碑之時,常有益美之詞,所以他又於書中提到補充法則,對於碑中所寫的功過善惡,則不予採信。

但要注意的是,歐陽脩認為碑石不管是當時所立,或當時所傳,皆不能保證 必然無失,因為有太多因素會干擾更質的正確性,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在史料的判 讀一,實不得不慎。

另,歐陽條在集古的過程裡,看到諸多碑石經不起了學界風霜雨露的侵蝕, 已然殘破不堪,幾乎無從辨識;再想到立碑之初,入們想要藉此傳之久遠的用意, 不正是想藉此以達不朽嗎?因此,歐氏體會到聖人之所以不朽,可以名留千古的 關鍵並不在刻意的銘刻碑石,而應注重涵養個人之品格。若想要藉著立碑銘切, 欲令後世知曉,則恐怕將徒勞而無功了。

五、《集古錄跋尾》呈現歐陽脩文藝思想

由於此書是歐陽脩隨想隨寫之跋語,內容極爲廣泛博雜,限於個人時間與能力,筆者只能在《集古錄跋尾》書中挑出幾項重點加以探討,但除此以外,仍有不少與文藝相關的題材可以提供學者再進。步禄入研究,諸如他對駢文的排斥、對家譜的提倡與重視、社意到碑刻失真的問題……,皆是未來可以研究的問題。

後記

這是我兩年多前寫就的碩士論文,在看似平易的內容之下,其實是歷經幾年的苦思冥索才得以完成,雖稱不上苦心孤詣,卻也是我日以繼夜,全力以赴之作, 尤其是以我粗淺的學識,寫來並不輕鬆。沒想到竟能獲得編者青睞,選入古典文 獻研究輯刊之中,實是幸運之至!

在寫作之初,原本是因個人對蒐集碑帖的興趣與對宋代書法的關社,而選定了《集古錄跋尾》作爲研究對象。但經由仔細研讀之後,發現除了書法以外,此 書竟蘊含了歐陽脩不少寶貴的思想見解,尤其是在爬梳整理歐氏排佛方面的議論 之後,史讓我有如獲至寶之感。

但此書的寫作過程並不順利, 面對題材的蒐集與辨析, 我曾有幾度的遲疑、 困惑, 還好有指導教授許東海老師的開示指引, 我才能走出思索的迷障;由於有 他的包容諒解,我才可在多次的嘗試錯製之下,找到了明確的方向。尤其當我有 任何新發現的時候,他會及時分享我的喜悅!

當然,還要感謝劉文起老師、涂點秋老師的不吝指 E與鼓勵,使我頓時間又發現到一己思慮諸多不周之處,在我最後論文的完成上,兩位老師的及時編正點悟,無異是那關鍵的臨門 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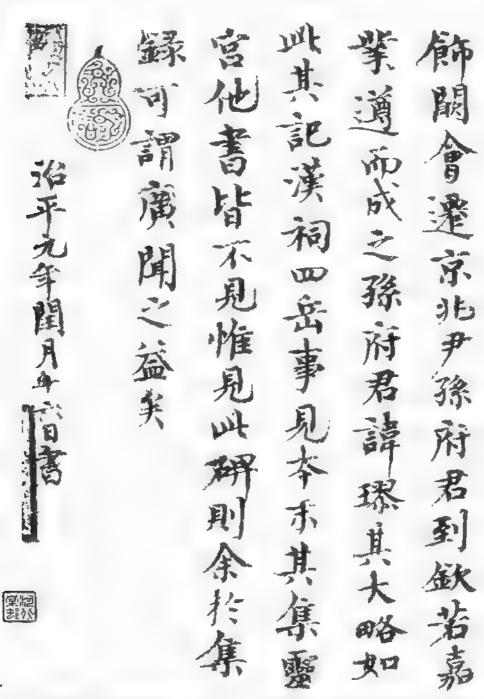
而在付梓前夕·編者先生對拙著的詳加校對與建議,及時補正了我先前的疏失、錯誤, 「謂惠我良多·藉此致上深深的謝忱。

藝清和 謹識於 2005 9,20

附錄:歐陽文忠公墨寶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125,〈《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一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126,〈《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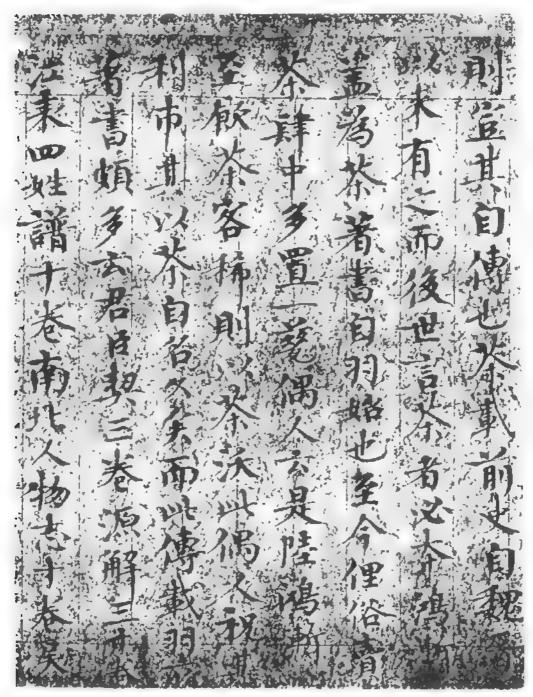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127,〈《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三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128,〈《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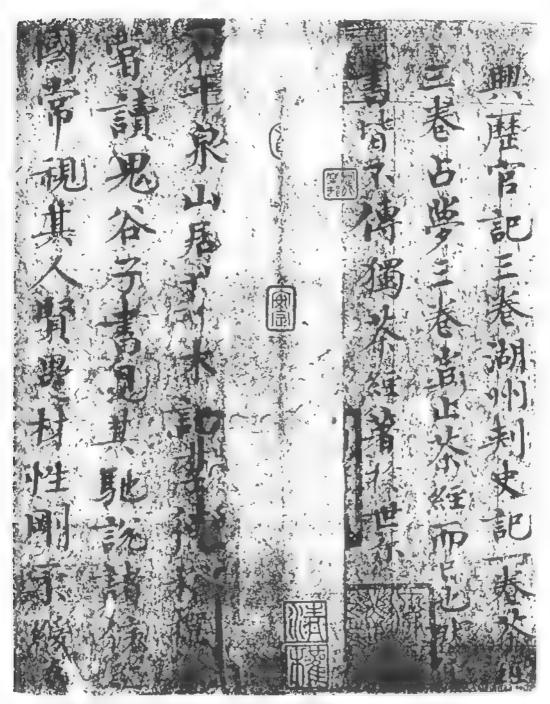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 129,〈《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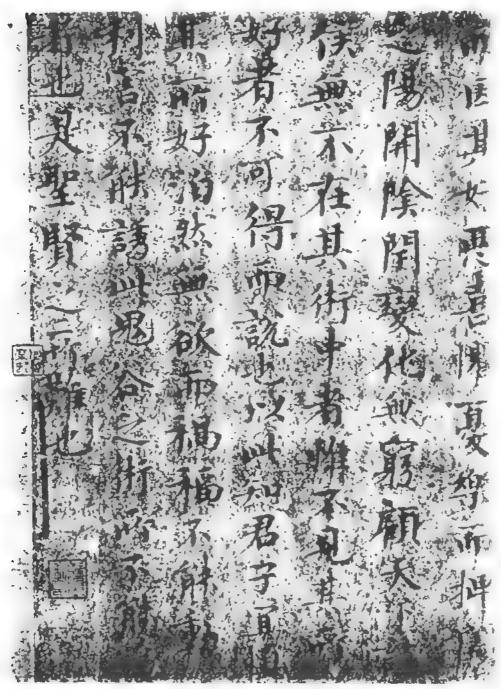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130、(《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六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 131、〈〈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七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 132,〈《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八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 133、〈《集古錄跋尾》四則合卷〉之九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 139、〈氣候帖〉



引自《歐陽文忠公遺蹟與祠祀》、頁 163、(西陽宮與瀧岡阡表碑亭)

參考書目

青、·般書籍

- 1 曹寶麟,《中國書法史》, 江蘇:新華書店,1999年10月。
- 2. 明 為尔儀,《書史會要》,《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 北京:京華書店, 1997年。
- 3.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國學術名著:728~729》,《讀書記叢刊; 第十二~十三冊》 台北市,世界,1980年 ^
- 4 宋 王洙,《王氏談錄》,《百部叢書集成》 台北縣:藝文,1965年。
- 5 、清 紀的、《四庫全書總目》 台北縣:藝文、1989年,六版。
- 6 宋 韓琦,《安陽集》,《四庫全書珍本》 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7. 宋 黎靖德編,《百衲本朱子語類》、《畿輔叢書本朱子學歸》、《四部善本新 刊》 台北縣:漢亨工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7月。
- 8 楊家駱、《宋人題跋》上、《中國學術名著:636》、《藝術叢編、第二十二册》 台北市:世界書局,1992年、
- 9. 元 欣脱、朱英、袁稹,《宋史》,《四部儒要》史部 台北市:中華書局, 1966年1。
- 10. 宋 禮鑰,《攻處集》,《四部叢刊正編》 台北:商務 1979年 11 月,台一版 。
- 11. 宋 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 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3月。
- 12. 朱劍 2,《金石學》、《萬有又庫薈要》 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 13. 「清 李遇孫,《金石學錄》,《人人文庫》 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
- 14. 宋 石介、《徂徠石先生又集》 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年7月1个
- 15 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四部叢刊》初編 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 17 宋 張宇、《毘陵集》、《百部叢書集成;第六十八函:27》、《聚珍版叢書》 台北縣:藝文,1965年 >
- 18.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正淵閣四庫全書》 台北, 商務, 1983 年。
- 19. 清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四庫全書存月叢書:集部;總集類:405》 (台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20. 馬宗霍,《書林築鑑》 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5月。
- 21. 龔鵬程,《書藝叢談》 宜蘭縣宜蘭市: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6月。
- 22. 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人人文庫特·547~550》 台北市:台灣商務 印書館,1978年1月
- 23. 《飽翁家藏集》,《四部叢刊》(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24 (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
- 25 三國魏 曹植·《曹子建集》、《四部備要》集部 台北市:中華書局,1966 年。
- 26. 宋 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市:上為古籍出版社,1980年。
- 27. 明 万以智,《通雅》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版。
- 28. 明 梅純、《損齋備忘錄》、《百部叢書集成》第六丞、4、《古今說海》 台北 縣板橋市、藝文,1966 年 。
- 29. 宋 歐陽脩,《新唐書》 台北·台灣中華,1966,3月,台一版。
- 30 唐 三藏法師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說》 台北市: 万廣文化, 1996年 °
- 31 明 唐龍,《漁石集》,《百部叢書集成》第三十一函,95,《金華叢書》 台 北縣板橋市 藝文,1966年 。
- 32. 明 唐龍,《為石集》,《百部叢書集成》第三十一函,95,《金華叢書》 台 北縣,藝文,1966年,初版 。
- 33 明 張萱·《疑耀》,《百部叢書集成》第三函,93,《嶺南遺書》。北京市: 中華書局,1985年。
- 34. 凊 厲鶚,《樊榭山房全集》 台北市: 文海,1975年。
- 35. 宋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初編 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3月。
- 36 宋 歐陽脩,《歐陽文忠集》,《四部備要》 台北:台灣中華,1966,3月, 台一版。
- 37. 蔡世明·《歐陽修的生平與學術》·《**工**史哲學集成》 台北市: 工史哲 出版社, 1986年9月。

- 38. 供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95年5月
- 39 黃進德,《歐陽脩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江蘇省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10月 。
- 40 清 錢大昕,《潛研学又集》,《四部叢刊》初編 上海 上海書店,1989年 3月。
- 41 宋 王柏,《魯齋集》、《百部叢書集成:第十七函·95》、《金華叢書》。臺北縣,藝文·1966年。
- 42. 何文焕編,《歷代詩話》 台北縣:藝文,1983年,四版。
- 43. 宋 玉闢之,《澠水燕談錄》,《百部叢書集成;第二十二屆;29》,《知不足 齋叢書》 台北縣:藝文,1965年。
- 44 宋 葉夢得、《避暑錄話》、《叢書集成初編》 北京,中華,1991 年,北京 一版。
- 45. 元 劉博·《隱居通義》二·《叢書集成初編·0212~0215》,第一版 北京, 中華,1985年,
- 46. 宋 洪适,《隸釋》,《四郡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9月。
- 47. 唐 韓愈,《韓吕黎全集》,《四部倘要》集部 台北市,中華書局,1966年。
- 48 粤 劉嗣,《舊唐書》,《四部備要》 台北市 · 臺灣中華書局, 1966年 。
- 49. 宋 葛 工方,何 天 降編《韻語陽秋》,《歷代詩話》 台 北縣,藝文,1983年, 四版。
- 50. 《鐵圍山叢談》、《百部叢書集成:第九函:29》、《知不足齊叢書》 台北縣板橋市:藝文·1965年 · °
- 51 清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中國古典又學基本叢書》 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
- 52 宋 羅大經、《鶴林玉露》、《百部叢書集成:第四函·14》、《稗海》 台北縣 板橋市:藝文,1965年。

貳、期刊論文

- 1. 葉培貴,《集古錄日跋尾》的書法史學,《書法研究》, 2000年,第2期、總第94輯, °
- 2. 崔樹強, 宋、凊兩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及其背景分析,《書法研究》, 2002 年,第三期。
- 3. 王德軍·(宋人尚意書風的形成 ·《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2000 年12月。
- 4. 徐洪興·(略論唐宋間的掛佛道思朝·《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四期, 1994 年 ^

- 5. 陳宗敏, 歐陽水叔的集占錄,《中國國學》,第十一期, 1997年。
- 6. 余敏輝、、歐陽修的金石盛史 、《史學史研究》,第3期, 1999年。
- 7. 劉德清, 歐陽修的創「新」與解「怪」,《吉安師專學報》,第十九卷第三期, 1998年9月。
- 8. 李則芬,(歐陽修的新史識),《東方雜誌》,復刊第二十卷第七期
- 9. 曹家齊, 歐陽修與佛教之關係一辦,,《章州師院學報》, 1999 年第3期。
- 11. 趙叔鍵, 論歐陽修作新五代史之意義,《尤武學報》,第 16 期, 民國 80 年 6月。
- 12. 文師華,、論歐陽修的書法美學觀,《江西社會科學》,第10期,1998年。
- 13 胡原, 論歐陽修的書法藝術,《赣南師範學服》,第一期, 1988年,。
- 14. 何澤恆, 韓愈與歐陽脩,《書日季刊》,1977年5月,4期。

第一章 羅振玉小傳

羅先生爲甲胄文學界著名的「甲骨四章」之 ,居於正觀堂(五國雜)、董彥堂(董作賓)、郭鼎堂(郭沫若)之首,對於甲胄文字之研究,頗具「導其先路」的歷史定位 五歲時,羅先生入熟接受啓蒙教育,七歲時即能略通丈義。但由於體質虛弱,因此求學期間,常常爲病痛所苦。啓蒙恩師李岷江對羅先生的聰穎早

註 1 羅振王以其先世曾經居處於斯正上虞之水豐鄉,因而又號「水豐鄉人」;著書題序,如,每外方金錄序)、達居福序 等,多以「上虞雞振王」引署。

至 2 羅根王於民國19年 西元1930年 所撰 貞松堂集古遺又序,自署「老殘翁」、民國20年所撰 遠居乙種序,自署「抱殘老人」。此等另署之由來,於羅振王63歲、西元1938年)時所爲 自輓聯,或可得窺其緣由「「華生寢饋書籍,歷觀洹水遺文,西陲暨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殘了缺若自幸。」其中對於得幸歷觀出土甲骨、墜簡石刻等史料遺物,並加以保存,頗感自豪。《貞松老人外集·卷四》,《羅雪堂先生全集》繪編。册四,頁1835。

計 3 羅振玉於民國 2 年 西元 1913 年 所撰〈鳴沙石至佚書序', 白箸「商遺义」, 為東度日本後的別署。

^{52 41} 羅振玉於民國 3 年 西元 1914 年 所撰《芒各家墓遺文序 · 白署「仇亭老民」, 亦為東度日本後的別署。據 溥儀白傳 說,「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度,在日本做 了十年寓公,考又寫書,自名"仇亭老民」。」,金川出版社,民國 67 年 西元 1978 年 四版,頁191 ~ 板,其中所謂「十年」,當是八年。

豐頗多嘉許,然而卻又憂心這樣的體質,恐將難以長大成人。因此曾向羅振士的 父親樹勳公表示,如果這個孩子能存活下去,將來必定成就非凡 註5.。言談問頗 多讚賞與惋惜 到了上四歲時,羅先生已將四書、五經全部讀畢,爲日後的學術研究奠立了穩固的經學基礎。

光緒 7 年(西元 1881 年),羅先生十六歲,赴紹興應童子試,名列第七、應試後的幾個月,羅父爲了避債而離鄉,全家生計,便由羅先主一身承擔,飽嚐憂患艱古,奔走衣食的歲月。羅先生對金石學的喜愛,即萌芽於此時。據〈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日述,當時羅先生對金石的研究十分著迷,八要有機會得一占刻,便會立即攤書考訂。然而由於當時家中的經濟條件較爲貧困,加上學識閱歷均有所不足,因此成果有限。當時亡頭的最大遺憾,便是無法蒐羅更多的墨本以供研考。146。

為了照顧家計,羅先生從光緒 13 年(西元 1887 年)開始設帳授學,擔任電子師。課餘閒暇,也不忘勤勉地從事研究、寫作。著述範圍,於經史以外,漸及小學、日錄、校勘、姓氏等各種學門,常常在一年之內,便可以成書數種。不過由於國事蜩螗,羅先生希望能汲取經世致用的學識,以求堪爲大用,因此對時務更是十分留意,也開始鑽研杜佑《通典》與顧炎武《日知錄》等經世致用的學問,偶而也閱讀。些兵家著作與防河書。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戰役」之後,滿清政府蹶不振,民生凋敝,百姓疾苦。羅先生有了學農的想法,希望秉持著「農爲邦本」的觀念,爲當政者提供切實可行的富國謀略。羅先生。而汲取《齊民要确》、

註 5 李岷江對樹勳公所言 「此子若得水年·異日成就公遠大。」見羅振玉《集蓼編》· 《羅雪賞先生全集》繪編·冊二·頁697。

註 7 《讀碑小箋》一卷,成於清光緒 10 年 (西元 1884 年),有是年度風樓刊本、贻安 堂印本,《羅雪堂先生全集》未收。其序則輔入《全集》三編,册一,頁 36。

a. E. 8 《存抽齋札疏》 -卷,成於清光緒 10 年、西元 1884 年, 扩光緒 11 年刊本、《羅雪堂先生全集》未收。其序則輔入《全集》二編。册一,頁 36。

《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傳統農政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又在上海與將黼(伯 差)合資制辦「農學社」;設立「農報館」,購買歐、美、日本等國農書;出版《農學報》,聘專人翻譯各國農書與雜誌。先後將近」年的期間中,所翻譯的農書,多達 百餘種。 註9,此外,還編輯出版了《農學叢書》,對中國農學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諸多見解。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湖廣總督張之洞電邀羅先生總理湖北農務局,冀望藉助長才、改革農政。可惜因人事紛擾,以致抱負未得舒展。

仁教育事業方面,羅先生同樣含茲在茲, 孜孜矻矻。爲了培育日品翻譯人才, 離先生於光緒 22 年(西元 1896 年)與友人合辦「東文學社」, 亚多次應聘到各地辦學。光緒 27 年(西元 1901 年)又在上海創辦了教育界的首本專刊—《教育世界》旬刊。宣統元年(西元 1909 年)受任爲「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奉命赴日考察教育歸國後,便著手積極建設,爲日後的「北京農業大學」奠立穩固的發展基礎。光緒 28 年(西元 1902 年)夏天,羅先生應南洋公學監督盛宣懷的邀聘,出任該校上海分校的校長 計 10 次年,又應端方的邀請,在蘇州「紫陽書院」舊址開辦「江蘇帥範學堂」。計112。羅先生對教育事業的奔走效命,可請不遺餘力

光緒 28 年(西元 1902 年)羅先生在劉鶚的寓所初見甲骨文墨本,除對這些 漢代以來小學家所未曾見過的大地瑰寶大爲驚奇外,更燃起一份流通傳布的使命 感 計 12 。於是勸說劉鶚,將所藏的龜甲全數墨拓,出版了甲骨文學史上第一本 著述《鐵雲藏龜》 計 3 ,並爲該書寫了一篇序言。宣統元年(西元 1909 年),

註 9 張靜廳《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光緒二十二年,羅振玉、徐樹蘭、朱祖樂、 蔣黼等組織 務農會、於上海、出版 "農學報。, 澤元農學書, 先後出版一百餘種。」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 册二十《莫氏樂穴羅雪堂先生年譜》引。 本年譜 原載《大陸雜誌》第二十八卷, 五至八期。

註10 趙萬里《王靜安光牛年譜》云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夏問 · 時盛宣懷爲南洋公 舉監督,設分校於虹口乙謙吉里,羅先生被任爲校長,先生即爲校之執事。」(台 彎商務印書館·67年 西元 1978年 初版」,頁5。本年譜原載於《國學論叢》一 卷二號。

註11 羅振玉《集寥編》云 「是年八月,鄂倫端忠敏公移署蘇撫,過處來訪,面請參議 學務、謝之不可,七月征受事,謀創江蘇師範學堂,卜地於撫標中軍操場……即舊 紫陽書院也。」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刪二,負728。

註 12 羅根王 殷虛書契前編序 云 「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又或異,因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免者也。今章山 敖靈、二千年而一應其秘、且適當我不生,則所以謀充傳而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 」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 ,頁 91。

註13 《鐵雲藏龜》八卷,劉鶚編,清光緒29年、西元1903年)影印,所收甲骨計1061 片,民國19年 西元1930年 蟬隱廬重印本有鮑鼎釋又

日人林泰輔寫成〈清國河南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 文 114 ,向羅先生請益。 次年6月,羅先生撰成《殷商貞卜又字考》 書 115 ,分「考史」、「正名」、「卜 法」、「餘說」四端予以答覆。書中考訂甲骨出土的地點爲殷商先上武乙的故墟, 在河南安陽縣西五里的「小屯」,而非湯陰;、辭爲殷商 字的遺物。此書問世之 後,對後學者具有莫人的啓示,甲骨學的研究,也自此開啟了門徑。

宣統 3 年(西元 1912 年)10 月,國民革命武昌事起,日籍友人人大各伯及京都人學改交內藤虎次郎等多人共邀羅先生赴日。羅先生於是偕同長婿劉大紳、親家「國維等工家及眷屬將近」十人共司前往,在京都淨土室馬場町築室暫居。當時羅先生隨身攜帶的藏書甚爲豐碩,最初寄存在京都大學中,並經常偕同王國維起前往校理,然而由於往返奔波,頗感艱苦,因而又在淨土寺町購買了數百坪的土地,建起一座名爲「永慕園」的四楹樓字。其中一生的空間用以安頓家眷;另一生則用來奉祀先人、接待賓友。不久之後,又增建了一間藏書用的書庫,取意於庫中所藏北朝初年寫本《大雲無想經》的宗旨,命名爲「人雲書庫」。建成後,便將寄存於京都人學中的藏書全數移往此處,總計有書籍五十萬卷之多;占器物銘識拓本數千件;古尋器及其他占器物千餘種。自此在日本寓所過著雜植花木,著書遺懷的日子。經過近八年的歲月,才又重返國門,內居大津將近十年的歲月,計

羅先生與 國維之間亦師亦友並兼兒女親家的關係,向來是學術界津津樂道的話題。二人的友誼、人約始於清光緒戊戌年間(西元 1898 年,的「百日維新」之後不久、當時工國維由江寧來到上海,投身於《時務報》上作,並以半上半讀的方式,進入羅先生所辦的「東文學社」就讀。其間還曾因爲月考不及格,面臨除名的窘況。幸賴羅先生以提攜人才爲念,所以特准繼續學習,並資助他遠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此番東渡日本,羅先生與王國維論交已有十餘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羅先生不僅對工國維的學術才華極爲激賞,更對他與家庭

註 14. 〈清國·万有易陰發現之龜甲獸骨 · 日人林泰輔撰。載於宣統元年 日本明治 42 年、西元 1909 年)日本《史學雜誌》二十卷八至十期。是爲日人介紹甲骨叉字較 早之作,然譌蹊頗多。

計15 《殷商貞予文字考》一卷·有清宣統2年(西元1901年,王簡齋石印本,後輔人 《羅雪宣先生全集》三編·册一

[[]註16 羅根玉烏辛亥(西元1911年,10月渡日,民國8年(西元1919年,3月返國、歷時七年零五月。4月而卜居天津、至民國17年(西元1928年)12月始移居遼東派順、先後共九年零八個月。

照顧得無微不至 a... 7 。赴日之後,二人相與論學,過從更密。羅先生期勉王氏 專研國學,並由小學先植根基、羅先生認爲,清代學術導源於顧炎武(亭林),其 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深的學者則爲戴震、程瑤田、錢大昕、汪中、改王裁、 與高郵二王諸人,因而以諸家的著作相贈。羅先生並曾向上氏論及清代學術的得 失說:

尼山之學在信占,今人則信今而疑古,國朝學者疑《古又尚書》, 疑《卣書》孔注,疑《冢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著《考信錄》, 則多疑所不必疑矣、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偽造。至歐西哲學,其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欲愈新 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万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 線,非織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爲,欲極此橫流,含反經信 古末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下先行後,期與子共勉之 註18 ~

議論中,對清末新舊文化的交替冲激與國學的日趨淪喪頗感憂心,更有將。國維許為接班人的期勉。E國維聽了這番話後,心中頓有感觸,自愧昔日所學不夠精醇,於是盡棄前學,遂將《靜安之集》一百餘冊取出燒燬,從此終日寖淫在戴、程諸家的著作中;同時利用「大雲書庫」藏書與藏器之便,大量驗證所學,發明新義。民國 5 年 (西元 1916 年) 2 月, E氏返國,羅先生以藏書的 成相贈。送行神戶時,緊握其手,期勉他日後能像顧亭林一般,具備學高的地位與成就 計

民國 6 年 (西元 1917 年),羅先生開始人量整理金石文獻,他認爲金石之學

 ^{4 18} 見羅振玉 每寧王忠整公傳,台灣大通書局《王國維生生全集》·附錄,頁 5385。
 「每 19 王國維自日本歸國,羅振王送行至神戸,並期勉說:「以君進德之勇,異月以亭林相期矣」」,見羅振王 每寧王忠整公傳,台灣大通書局《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頁 5386。,

應當以傳錄文子爲最先要務,接著才是考證的功夫 計 20.。在此思維之下,羅先生編印了《殷文存》一卷,開創了殷周金文專錄的先河。其後二十餘年間,羅先生陸續編成《夢鄣草堂三金圖》、《貞松堂集古遺文》與《一代吉金文存》等專著多種一小論是著錄的數量多寡或鑑別的謹嚴程度,都超越了宋代以來的水準,無可匹壽。民國 13 年(西元 1924 年) 秋天,羅先生奉遜帝溥儀之命,與工國維人值南書房,負責整理寧壽宮古藝器 註 2. 。羅先生對於這項殊榮備感珍惜,因此曾日歎說:「平生志業,百不稱意,惟文字之福,傲視前賢 計22 了」

民國 20 年(西元 1931 年)歲暮,羅先生寫成《集蓼編》,自述平生行誼 計 231 ,序中觀數成長的艱苦經歷,並此喻這樣的困苦歷程,有如「食參之蟲,甘芳 自喻。:

幼罹窮罰,壯值亂離,顯沛餘生,忽焉老至。念平生所懷,百未一價,而憂患歷更,譬如食蓼之蟲,甘苦自喻。初不必表白於人,惟念兒子輩「此身世,羯歷太疏,故書以示之,用資借鏡。我雖學行遠處昔賢,亦租足爲後昆表率。且自敘語皆質實、並 24 ,較異日求他人作表狀以虛辭諛我,不差勝乎?

這一年,羅先生六十六歲,對於關內的局勢混亂,軍閥爭鬥深感痛苦,於是

五20 难振玉〈蒿里遺又目錄序 云·「曩雲與脩輩論金石之學當以傳錄其文写爲最要, 考證其後也。」 見《羅雪空先生全集》四編·冊三 ,頁1237。

註 21 耀猫颠《先府转行主》云·「甲子八月,奉命人值南書房 ···面谕命檢寧壽宮藏器。」 (《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册二,頁 815 》王季烈《羅恭敬公家傳》云 「甲子 夏,命在南書房行走,檢查甯壽宮藏器、養 3 殿陳設。」《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 册二,頁 793 · 人《尊儀自傳》也有相同記載 「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 也由於他的考古學名氣·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 宫中古鄉器的鑑定 ^ 」 金川出版社·民國 67 年 西元 1978 年 四版 · 頁 190

at 22 見 羅氏繼祖大雲書庫藏書題派序 ,《雖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四,負 1480。

註23 《集蓼編》爲羅振玉的自傳,內容詳贍,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册二, 《貞松老人遺稿》甲集,序,則賴入《羅雪皇先生全集》續編,册四,頁 1856。

至24 羅羅王戰自佔地訊「語皆質質」,外而細觀書中所述內容,實未盡然。英榮宋《羅雪堂先生著述年表》記述:「賣先生此編,必須與先生所撰之序數及《王靜安先生年譜》 趙萬里編、《滿州國紀寶》 李念選撰 互构比對,始能得其真相。此編始載於民國三十年出版之《貞松老人遺稿》甲集·第、冊,後附 行狀、 家傳 各一編及著書總月一卷 ····先是羅民福顯曹操錄此編二分之一,孔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考古社孔》第二期,賴曰·《私貧自叙》。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展,香壱《星島日報》,每週人物版 一/ 期至一一二期 轉載此書,及名·《雪堂自傳》。」《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二十、本年表原載《入陸雜誌》二十五卷二至二期。 按《集蓼編》及 行迹 以家傳、 著書總月 今皆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二、《雪堂自傳》則賴人五編、冊一。

下定了「勤王」的念頭,親目前往天津迎接遜冷溥儀,送抵旅順,刀圖復辞。結果事與願違,未能成功。冬末春初之際,羅先生突染重病,經數「日都能好轉。羅先生本想停止醫藥,順其自然,以待天命。溥儀得知此事後,親往探問,意讓羅先生有了知遇的感動,病情也逐漸好轉。後來溥儀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滿处國」 計 25 ,羅先生也跟著來到長春,擔任參議府參議 職。不久又陸續出任臨時賑務督辦;滿州國監察院院長等職,直至民國 26 年(西元 1937 年)才黯然離去 下居於旅順,閉門著書,並以玩賞金石,品評書畫爲樂。

民國 29 年(西元 1940 年)初·羅先生微染風寒。2 月中旬,轉成肺炎。當時 主治醫生認爲羅先生年事已高,病情堪慮。不料羅尤生的次孫承祖於驚惶之餘, 竟然自刲臂內,和藥進奉。經過了一個多月,羅先生神奇似地好轉,使得群醫嘖 嘖稱奇。惜同年 5 月,羅先生宿疾復發,延至 14 日巳時病逝於寓所。

羅先生相貌清臘,蓄山至鬍一絡,戴金絲近視眼鏡。言語慢條斯理,行路節奏緩和。一生中自奉清儉,曾留遺書曉論兒輩說:

我身後殯殮,以五百圓爲限,不得過先人。不出計又,不邀人作款墓之文首傳狀,即印我遺書,贈至親至友,出殯時,棺車前一銘雜足矣,不許妄費 # 26 。

羅先生雖自持簡約,然而卻當胸懷悲憫。多次籌款放賑,救助孤苦,卻遺憾個人勢孤力薄,無法多方救助。註 27 。 綜其一生,可謂譽毀參生一九以晚年既於時代潮流,不奉民國,仍以滿清遺老自居,對溥儀效其愚忠。 勾結日本軍閥,力謀復辟 註 282 ,最爲世所譏議。雖說其情可憫,卻因腐舊的政治思想,長留罵名,實

^{52 25 「}滿洲國」學建於民國 21 年 (西元 1932 年) 正月 30 日,建都長春,改元「大同」 大月3年 (西元 1935 年,正月 16 日,復行帝制,改號「滿洲帝國」,改元「康德」。 民國 34 年 (西元 1945 年) 7月 11 日終告瓦解,寬後共十四年

at 26 見 甲子歲渝兒輩 ·《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內,頁 1802。

註 27 羅振玉對無力救助貧眾,枉狂長嘆通「姑蠹吾公而已。」 見羅福頤/先府君行进 , 《羅雪堂生生全集》繪編,冊二 ,頁 824。

屬遺憾!

舊先不可。」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二·頁 784 · 羅先生此言此行·不能充刷時局,可謂腐舊之甚。

第二章 羅振玉所治金文學

占今以來,凡足以成就一家之,自的學術思想,必皆有其籒繹的系統與立說的 依據。羅振 E在金文力面的研究用力頗動,對所治金文學的範疇、治金文學的理 想抱負、治學方法等多有獨到的見解,成就同樣燦然可觀。

一、研究節疇

金文器銘的載錄,始見於《漢書·郊祀吉》所載漢宣帝時於美陽(現陝西寶雞周原)所得寶鼎開銘 莊上。直到北宋中葉·金文學才逐漸形成專門的學類。羅振云對私家藏蓄與藏器著錄的發端方頗有考究,因此在〈夢鄣草堂古金圖序〉中敘述道:「古之私家藏蓄占器者,莫先於劉之遴·史稱其在荊州聚古器數百十種。藏後宋之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占器數十,著《先秦古器記》 註2 ,此之私家藏器善致之所日始 註3 。」劉之遊爲南朝梁人;北宋劉敞所著《先秦古器圖》,則根據個人在長安所蒐得具有長銘的十一件占器,派五工臺寫圖像、銘文、刻於石工而成。劉敞在〈序〉中提出了古器的價值與研究法則,共有一端:曰禮家一明其

註 1 漢代關於金文學的記載,先有《史記·封禪書》李夕君藏齊桓公陳於柏寢之器,後 有《漢書,吾丘壽王傳》載武帝時分陽得寶鼎,而吾丘壽王以爲「天祥有德,而寶 鼎自出」,謂乃漢鼎而非周鼎之事。然大抵為詭辨欺詐之辭說,不足爲愚。惟《英 書·邓祀志》裁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中有充書曰 「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 鶯、黼黻、明戈一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楊天子,不顧休命』。」時張敞既好古又 了,按其鼎錦,誠爲周之所以褒楊大臣、大臣子孫銘其先功,藏於宮廟之器、此或 即金文學之肇端。

注 ? 《先泰古器記》一卷,據歐陽修 集古錄城尾 所載,乃宋人劉敞於宋仁宗嘉祐年間 两元 1056~1063 擔任承興太宁時所撰。是書後亡佚,僅見於楊殿珣撰、客 庚校補乙《宋代金石佚書目》《考古學社社刊》四期,頁 204 ° 。

註 3 見《羅雪堂生生全集》初編、冊一,頁166至167

制度;口小學 正其文字;曰譜牒 次其世諡,成爲金文學開 的理論。其後呂人臨《考古圖》 註4 ,王黻《博古圖》 註5 諸書相繼出世,著錄及研究的範圍 益漸擴增,金文研究的風氣於是蔚然興盛。降至清代,又一變爲釋器考釋之學。多數學者集中精力於入字的考釋,也有部份學者留心於器名改定與時代鑑別等學問。然而金文學的範疇如何,終無定說。因此要探究羅振玉所治金文學的內涵,有必要先對其所認知的金文學概念加以認知。

(一)、就「金石學」的涵意探討:

由於研究者的収意不同,金文學的涵意, 般可分爲廣義與狹義 種概念。 馬衡在《中國金石學概要》中,提出一種較爲廣義的說法:

宋以來之為此學者,大致分爲二類。其一可名爲古器物之學,不論 其爲金爲玉,不論其有無文字,凡屬三代、秦、漢之器物,皆供實玩者 是也。其一可名爲金石文字之學,不論其物質之爲何,苟有鐫刻之文字, 皆見採錄者是也。故此二者之範圍,最初僅限於器物及碑碣,其後乃斬 及於瓦當磚覽之屬。至於今日,古物出土之種類,日益滋多,殷虛之甲 骨,與齊之陶器,齊魯之封泥,西域之簡牘,何各之明器等,皆前人著 錄所未及者。物質名稱雖不足以類之,而確爲此學範圍以內所當研究者。 故今日之所謂「金石學」,乃兼「古器物學」、「金石文字學」而推廣之, 爲廣義之學科名稱,非僅限於狹義之物質名稱之也。 16.6.0

馬衡是將「金石」界定爲一種學科名稱,而非兩種材質的名稱。而「金石學」中 又包含了「古器物學」與「金石文字學」兩大門類,這是一種廣義的界說。

羅振玉〈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則提出不同的看法:

考宋人作《博古圖》,收輯古器物,雖以二代禮器爲多,而範圍至廣。逮後世變爲彝器欽職之學,其器限於古古金,其學則專力於古文字, 其造詣精于前人,而範圍則轉隘「占器物」之名亦創于宋人,趙明誠撰

註 4 《考专圖》十卷,朱昌大隐撰。自序請成於元佑壬申 西元 1092 ,計收錄古銅器 211 件,玉器 13 件,體例謹嚴、有疑則關。并《釋文》一卷,以《廣韻》部分編 訂。其版本詳見於陳俊成《宋代金石菩述考》,國工政冶大學 64 年 西元 1975 年 碩上論文,頁 33

^{、53 7 《}宣和博与圖》三十卷,宋王黼撰。是書仿李公麟考古圖 佚 而作,所藏古器 839 件,分十二類圖寫、每類各有總說。圖下列有釋支、容量、輕重亦兼任明之。 大抵考證略陳,而形模未失;音釋雖謬,而字畫俱存、蒐集之功不可沒。

年 6 見馬衛《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一、明又書局、民國 70 年 两元 1981 年 初版,頁 2 至 3。

羅振王的界說,是從古器物研究更的角度來探討,認為金石學自宋代發跡以來,便以工代禮器與彝器款識爲蒐羅、研究對象,因此稱之爲「金石學」,尚屬合理。 然而趙明誠編撰《金石錄》時,已將「古器物」輯爲一類。宋代至清的學者對於 古器物的研究範圍益趨廣範,卻依然沿用「金石學」的名稱。因此羅振玉將此一 學類稱之爲「古器物學」,而將「金石學」納於其中,這是一種狹義界說。

(二)、就「金」所代表的器物質地探討:

占代典籍,多將「銅」稱爲「金」,而與今日所語「黃金」有別。鮑垂恩〈金 文在歷史上的價值及其分類之商權〉說:

金文即古代銅黏上之文字,銅器而曰金,何也?凡金之屬,古代皆曰之爲金,不必黃金始稱金。《書·舜典》:「金作濱形」 禹頁 「惟金三品」、洪範:「金曰從革」。《左·僖十八傳》:「鄭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莊子·大宗師》「大冶鑄金」。《前子》:「王之所寶者六,一口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寶皆銅也。再證之古銅器,如徐王子龢鐘:「擇其古金,自作龢鐘」 at 10 班中鹽:「距中作寶医,擇之金、缸川。」東明尊:「佳東明擊于金」 at 2 部大政斧:「以新金爲資之斧」 at 3 ,

註 7 《金石錄》三十卷,宋趙明城撰·是書以所藏三代釋器,及美、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步錄》體例編排。前十卷以時代為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於日。每頁下著年月撰書人名 後二十卷為辨證、共有販尾五百二十篇。另趙明誠有《古器物銘碑》十五卷,亦見古器物之名,今佚 考見《宋代金石佚書目》《考古學社社刊》四期,自215。

^{48 《}占器物譜》、糧振玉認爲併全藥珪所撰。按 李遇孫《全石學錄》卷二所載、蔡珪僅有《金石遺足》一書。見台彎萄務印書館、民國 59 年 西元 1970 年 臺一版、頁 13 。 羅振玉所述、不詳何所本。

at 9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 1,頁 75 至 76、

^{〒10} 按「斧王子龢鐘」,又名「旃鐘」,銘又共 76 字,釋之及著錄情形參見福開森《歷 代著錄吉金日》,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0 年 西凡年 1971 台一版,頁 35 7

^[38] 每「范中簋」, 又名 四仲簋、「在中殿」, 銘文共 51 字,釋又及著錄情形參見福 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頁 725。

見亦稱銅爲金也 〒14 。

其說雖有商榷空間, 然舉證甚豐。足見「銅」在古代確曾被稱爲「令」或「占金」, 「占」取其堅善的涵義。《考工記》曾記載「金」的六種成色說:「金有六齊, 六分其金, 而錫居一, 謂之鐘鼎之齊。」可見六分銅與一分錫的合金, 是爲「六齊之首」因此古代的彝銘, 多稱「与金」。其實金與与金者意義相同, 以之作爲學術上的專稱, 意義亦無甚差別。鮑氏所說:「金文即古代銅器上之文字」, 等於是說「金文學」爲專論古銅器的學門。朱劍心《金石學》也曾討論「金」的意義說:「然則令者何?以鐘鼎彝器爲人宗, 旁及兵器, 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鑑等物, 凡古銅器之有銘識或無銘識者皆屬之 3至15 。」其說亦然, 都是將「金文學」的意義指向專門研究銅器的學問。就器物質地而言, 這是一種狹義的概念。

羅振一對金文學的質地問題,並沒有理論上之探討,然而從他的著述之中, 依然可以得窺全豹。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羅振下所著《金泥石屑》一書, 卷上收「金」之類,目下自注「金、銅、鉛、銀、鐵」五種質地 可見在銅器以外,還兼收其他金屬質料的器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注中所謂的「金」,係指現今 值正的黃金。

此外,如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雪堂全石文字跋尾〉,於占藝器外兼收「漢孫成員地鉛卷;民國 19 中至 22 年(西元 1930 至 1933 年)《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編》,於〈自序〉中自報占金文字著錄之富,實則除銅器外,也雜收鐵、鋁、銀等質地的器物。

由這些著述的內容可以明顯得知,羅振工對令文學研究器物質地之認定,除 銅之外,還可泛指一切金屬類的器物。就器物質地而言,是 種較廣義的概念。 (三)、就「金文 所代表的時代探討:

就「金文」所代表的時代來採討金文學的範疇,也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別。

朱劍心《金石學》說:「凡古銅器之有銘識或無銘識者皆屬之。」其中未嘗就時代加以界定,僅以一「古」字統括,顯然在時間的定義了較爲寬廣,是爲廣義的界說。

也有學者對金文的內容與應用,在時間認知上較爲集中。如梁啓超在《中國

注 13 按「邵大叔斧」 此引鮑氏又作「邰」, 又名「邵大叔斧」, 銘又共 12 字, 釋文及 著錄之書見碣開森《歷代著錄吉金日》, 頁 1010。

^{# 14.} 見《新天地雜誌》六卷·五期·頁17。

a.E 15 見朱氣·工《全石學》第一編·第一章 金石學之名義 · 台灣商務印書館 · 民國 69 年 (西元 1980 年 臺四版 · 頁 3 c

歷史研究法說史料》敘及全文證史的功用說:

金工避史之功,過於石刻:蓋以年代愈遠,史料愈凐,片鱗殘甲, 罔不可寶也。例如周宣王伐玁狁之役,實我民族上占時代對外一大事, 其跡僅見詩經,而簡略不可理、及小孟鼎、號季子白盤、不豐敦、菜伯 戈諸器出世,經學者悉心考釋,然後茲役之年月、戰線、戰略、兵數、 皆壓壓可推· ···若衡以吾所謂抽象的史料者,則吾曾將金又中之古國 名,試一蒐集,竟得九十餘國,其國在春秋時已亡者,蓋十而八九矣 註 16 。

其中所討論的金文,只限於一代。又鮑垂恩(金文在歷史上的價值及其分類之商權)云:「金又爲銅器時代之物,在石器陶器之後……傳世介又,號稱三代,實則 夏器固未之見 莊力。」鮑氏的觀點與梁啓超的論述相同。

孔德成〈圖書以外的我國古史資料之一 金文〉對此問題亦有提及:

什麼叫做「金叉」?金叉就是我國自殷盤庚 西元 1401 年 以後, 降及周之世,下及秦漢 我們現在所講的,只限於吃秦,有種習俗,就 是把他們一圈一家的大事,個人的功動,或將作器的原因,鑄或刻到青 翻所鑄的器物上,這種又字,就是『金文』, 至181。

這是將金文的時代擴及秦漢,然而在實際應用或研究上,常侷限於先秦。然而不 論這些論點所界定的時代如何,基本上都屬於狹義的界說。

雖然就研究的價値而論,秦漢以後的占器文字,除錢弊、鹽印、兵符、鑑鏡之外,與三代鐘鼎尋器難以匹美。因此歷來研究占器或又字的學者,大多以商、周的占器爲主體。羅振工所纂輯的諸多金支相關著作,雖然也不乏專取三代、秦漢古器物斷代成書者:如《三代告金文存》、《秦金石刻辭》等是,但無非是期望藉由斷代的方便,以利研究。除此之外,人部份的著述,皆爲博採歷代器物圖象、文字於一書,彙成通纂。在時代的界定上,屬於廣義的界說。

如民國 6 年至 7 年(西元 1917 至 1918 年)所著《夢鄣草堂吉全圖》、《續編》, 除商周器外,兼收秦、漢、魏、蜀、六朝至明代諸器。

民國 11 年 (西元 1922 年) 所著《海外占仓錄》、《補遺》,其中共收商、問、秦、漢、蜀漢至晉代諸器。

至16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配史料》,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6年(西元1967年) 臺二版,頁89。

注17 見《新天地離誌》八卷·五期·頁17。

[、]註 18, 見《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二十五期,頁1个

以上皆爲書名以「与金」題端,而著錄器物卻不侷限於二代的例子。由此可知,就時代而論,羅振王對「金文學」研究範疇的認定,實已跨越三代,是爲較 廣義的認定。

1、治學理想

雜振王對於金文的重視,不僅將金文視爲我國古代載籍的權與,重要性猶如 一代列國的寶書(說見於 意齋集古錄序))。在〈藝術叢編序〉中,更對金文的 學術價值,給予如下的肯定:

書契管興,遠於今然,蓋四千有餘藏矣。此四千餘年間之制度文物, 載於篇籍者,汗牛元棟,不能盡也。然世愈遠,則記載愈寡,漢、魏、 べ朝人之遺善,傳於今然者,以視唐宋以來,千萬中不一二也。若先秦 以前,則六經、諸子,寥寥數十萬言已耳。學者於六經、諸子之外,欲 更求三古之文明,則含占金石刻辭外,固無有矣。蓋金石刻辭者,我國 刊本之至占者也。其器之成,或且在周、孔未生以前,又下爲秦燔所不 及。故玩其文字,可正六書之違失;觀其記錄,可補史氏之闕文;其形 弗可正禮器之屬;其刻鏤可驗考工之績,其有裨於學術至巨也。正19。

這番話,可謂對金文的價值知之頗深。從文獻的角度而言,金石刻辭中保存有可信度極高的古老刊本;因此在應用「可以「止六書之產失;補史氏之闕文」;器物的形制與鏤刻,更可以「止禮器之圖;驗考」之績」。滿是文獻學、文字學、史學、經學、與器形研究等各類學門的需求。

正因為對令又的價值有著這樣深刻的認識,因此羅振王樂於窮其一生的精力,潛心研究而不悔。(說文二徐箋異序)又記述道:

予年二十冶小學,讀段氏注,歎爲觀止,自知於許書不能更有發明,故不做有所造速。乃近年以來,山川所出鼎彝至夥。其文頗足是正許書,擬爲說又占籍訂補以廣段先生之法。又以文字之作,可觀見古聖人制作之原,每欲於文字上窺占代禮教、民風、人事、物象,為進化之淵歷,尋文明之軌轍,成一家之言,補昔賢所略。竊取許書後序之誼,爲文字學原,乃以人事旁午,勿勿無所款 ef 20 。

羅振玉二十歲初習小學時,對金又的認識還極爲有限,因而對段注《說文》的內

[、]H.9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內,頁 1679 至 1680

新20.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册四,頁1666。

容歎爲觀止,自認難以再有創新的見解。然而在見過出土攝彝的文字後,即刻發現金文不僅是以編正《說文》中說解的爲失,更可以藉著這些文字,考究古代文明的進程。因而「欲於文字上窺古代禮教、民風、人事、物象,溯進化之淵源,尋文明之軌轍,成一家之言,補言賢所略、」遂成爲羅振下致力於金人學的最終理想。此番理想的揭橥,更爲後世學者啓迪諸多金文研究門徑。

可惜羅振王志向所定,卻未能劍及履及,加以實踐。推究其未能完成初志的原因,除自謂的「以事旁午」之外, 至趣轉變爲以「流通傳布」爲第一要務,當 爲重要的主因。

先是羅振玉發現漢代時即已有了古代鐘鼎霧器出上的記載,卻不見「五經無雙」的許愼將當時的鐘鼎銘文收錄在《說文》之中。於是有感而發說:

顧古舞器藏于好古而有力者,非人人所能盡覩。故許君序《說文解字》,言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而書中古文但據壁經,非不欲並收葬器文字,不獲徧覽也 3121 °

如果連訂慎都無法得見出土的鐘鼎藝器,而這些鐘鼎彝器只能封藏在「好古而有 刀者」的手中,任其散伏損毀,對有心整理文物,探求真知的人而言,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殘酷結果。然而如果後人擁有甚至許慎都難以奢望的幸運,得能 寬大量出土的上占器物、卻又乏人保存整理,任由實物散佚盜賣,占物出土,如 同處出,同樣是令有識之士無法忍受的罪行。因此羅振玉又對此 情形發出良深的感慨:

予嘗念言,物之與人,相得而益彰者也。今出土古物誠眾矣,使無學者爲之錄过,則,今日之出爲虛出,且澌滅隨之,又嘗念言古人不能見 我之所見,而古人所見,至於今日,散佚轉徙之餘,我之所不得見者亦 多矣。即出於我之问時,而好事家之秘藏與夫舶載以航海外者,又不知 簽許 凡是者雖未即漸減,亦與漸減等耳 註22 。

從羅振王的感慨中,可以瞭解何以他對於保存出了古物如此心切的原因。因為歲月稍縱即逝,古物散佚的速度也在轉瞬之間。就當時的客觀情勢來說,保存傳布顯然不是富務之急。此一觀念,王國維在〈隨庵古金圖序〉中也有所闡發:

夫占器之作,距今率二、三千年,文物屢變,典籍俄空。原夫所云制度、文字、世諡三者,雖經數百年,數十家之攻究,所通者劣得其半。

註21 見 蹇齋集与錄序 ·《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珊一·頁34至35°

註22.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四·頁 1680 至 1681°

如古酱之名,皆定於宋人;然在今日,尚有遇物而不能名,或名而未盡確者。至於之字、世諡,尤為糾紛。自王、薛以至阮、吴諸説,其可信者,十不過四五。蓋一人之學識有限,而方來之心思耳目無窮;今日所能爲者,在留其文字、形制於天壤者,使天下後世,皆得攻究為善善於者占者,蓋莫逾此 註23 °

這段論述,實在是讓言偉論,評重心長。「蓋一人之學識有限,而万來之心思 耳目無窮;今日所能爲者,在留其文字、形制於大壞者,使大下後世,皆得攻究 焉。」王國維素來追隨羅振玉治學,在金文學的研究上,亦多受羅振玉的啓導與 影響。因此,這番論述,可以說是羅振玉放放於保存、散布古物的最佳試腦。

羅振玉既有感於責無旁貸,於是憑著自身的財力,開始從三個方面從事占文獻的整理: 是蒐羅海內已出土的古器物; 是編印已不見原器物的傳世孤本; 是著錄已歸海外,卻不可復歸的文物,然後 一纂輯成書。

此 志向的改變,使得羅振玉成爲當時私人收藏與著錄成果最豐碩的學者。 成書之多,幾近金文著述之半。貢獻於金文學界的研究材料固多,而其深識遠慮, 捨我其誰與廓然無私的襟懷,尤其令人景仰。

三、治學方法

羅振玉冶學主張採用「分類法」,政治金文學,亦莫不然。全文研究,目宋代以後蔚成專門學問。文字、圖譜刊行日多,然大多著重於銘文考釋、器形審訂與占籍、占器的比照 其間偶見器物年代的考證,目的亦僅供收藏估值的參考而己,對於治學的目的與力法,往往不遑暇及。清代的古器出土數量遠逾前朝,金文學者與著述的數量,更是成績斐然。乾嘉以來的學者,在治學的方法上,多採用分類法,金文學的研究,在此種風氣的引導下,也逐漸導向比較科學的研究。羅振玉遠承乾嘉遺風;近得路岯、劉夢熊、劉鐵雲、蔣蒼與邱崧牛等諸友人的切磋。著述治學,對於分類去尤其擅長,與人論學,也喜好莫提示此種治學方法,以爲門徑:

本朝經史考證之學冠於列代,大抵國初以來多冶全經,博大而精密 略遜。乾嘉以來,多分類考究,故較密於前人。予在海東,與忠慧論今 日修學宜用「分類法」。故忠愨撰 釋幣 、胡服考〉、簡牘檢署考 皆 用此法。予亦用之於考占學,撰《古明器圖錄》、《古鏡圖錄》、《隨唐以

來占官印集存》、《封尼集存》、《歷代符牌錄》、《四朝鈔幣圖錄》、《地券 微存》、《占器物范圖錄》、《古飾印姓氏徵》諸書 ** 24 °

清代學者對於經史考證頗有心得,主要得力於古器物的大量出土與考古學發達之便。而分類法的優點,即在於提供較具系統的研究素材,而使研究臻於精密。 羅振 採分類法用於考古、著述,是以在文物分類與研究成果方面均得以精於前, 修。非僅對全文學的貢獻良多,對近數十年的考古學史,影響也工分地身遠。

羅振王既主張採用「分類広」研究令文學,那麼他的分類規則如何呢?以下 便由其分類理論與實際運用兩方面加以採訂:

(一)分類理論

羅振王將所得見的古器物分為上五個類目,如將其中與全文學不相涉的部份 删去,可得上一類之多:

- (1 禮器:凡禮家所記宗釋、宋人《考古》、《尊古》、《續考古》諸圖據器定名 者,以及傳世古器若鷃、鳳、饕餮等小見禮經,而足以補舊聞等屬之。
- (2)樂器:如鐘鎛、錞于等皆是,傳世的文物較禮器少。自宋代以來,此類器可來與禮器不分。何以別臣此一類呢?羅振玉的理由是,臣,的古代樂器,今日所見的數量廣於前人,足以別為一類,俾便於較精密的研究。
- (3) 車器馬飾:此類器物數量龐大,不易辨識,且多難於考訂。前入雖有考訂, 卻也不乏誤謬,因此獨立爲 類,以利研究。羅振王對此分類,有如下論述: 「占車馬之飾,其物至繁,大率名存而物不可見,其可知者,若彎和之名, 定于玩氏,是訂宋人之失。又族常之鸞;馬首之鑣,今有傳世者。《積古錄》

註24 見《集蓼編》·《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册二·頁760·

至25 見《羅雪室先生全集》初編、冊一,頁75 至 85° 又莫榮信所撰《羅雪室先生年譜》 引, 古器物學研究議 之内容,係編錄自 與友人論占器物學書 一文。而莫氏所 撰 年譜 云 「民國十九年庚午 1930 ···撰 古器物學研究議 一卷。」、《羅 雪室先生全集》初編、冊二十,頁 8742。 按《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 初載於民 國 9 年羅振玉所輯《永豐鄉人稿》甲稿 《雲窗漫稿》卷尾,是莫榮宗以《古器物學研究議 撰於民國 19 年(西元 1030 年)的說去,恐有可疑。是否羅振玉將〈與 友人論古器物學書 更名為 古器物學研究議 ,再於民國 19 年發表,亦未可知。

所載安昌車車,其器今在予家, 乃轅端之冒, 非觀中之車。文達專精車制, 且有此失。今十上車器馬飾至多, 觀其物, 又不能遽得其名, 好古之士, 右 精心考求,當仁得七、八。.

- 4) 占兵; 此類又區爲勾兵、刺兵、矢鏃、種類繁夥,且有異制,因此羅振玉也有「舌難強別」之嘆。
- (5) 度量衡諸器:凡古代權、尺、酒器與漢器中用以記容量者, 並歸此類
- (6 泉幣:凡二代刀幣、古貝之類,卜至宋、元的定金、元代的鈔版等歸此類。
- (7) 符契新印: 凡先秦各形符契;秦代至隋的虎符;元以後的符牌,皆歸此類。 至若鈉印,在徵信的意義上與符牌相同,故而亦并於此類。
- (8) 服御諸器:服御諸器,種類也極爲繁多。其中數量較人者,如:鐙、錠、燭盤、鏡、洗、師比、門鋪、帳構、斧斯、管鑰、農用的犁與錢鎛等,難以細數。種類品目之盛,可以想見。
- (9 明器:包括尊鼎、規心、非龍、家畜、僕隸、伎樂교神等陪葬器等。
 - 10) 与器物道:包括泉道、古幣布道、鏡瓦弩機道、印道、斧道、矢族绝、占 禮器銘識道、齒輪道等。
- 、11) 梵像: 目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後,造像風氣漸興,六朝尤盛。造像的製材,或石、或金。由於可藉造像的鏤刻上藝窺知古代美術流派,因而別為一類。 總觀這十一個類別,可知羅振玉在分類規則上,除了依據器物的用途分類外, 也會依據品類數量的多寡與是否具有研究價值的原則分類。

2、研究力法分類:

羅振玉對金又學的研究,提出四種方法:

- (1) 鑒定:羅振王認為,占器每多偽造,有些是真器而偽义,有些是仿古而複製,如果製作精巧,甚至可以亂真。由於占人的著錄中價器甚多,因此有必要從事鑒別的工作。然而要從事此項研究工作,若非學術兼優,難以勝任。
- (2) 傳拓:羅振上認為, 古器文字, 應該多加傳拓, 方可供天下的學者審視研究。他甚至人真的,以為, 歐美諸國不知拓墨方法, 只知藏皮, 以致許多古物無法在人間流傳。為了研究方便, 嘉惠眾多學者, 他主張對古器物模拓器形,保存物象, 讓原來的器形真實傳達, 才足以讓考古學長是邁進。
- (3)模造:羅振玉認為,占器物出土之後,多藏於私家。有些特殊的器物僅存 件,難以為眾人鑑賞。因此,應當運用模造的技術,讓器形具體呈現出來。 他並介紹自己曾經取用古代塼甓為汽本,調上作觉,鎔錫鑄造的經驗,將塼 上的文字,過真地傳拓呂來。人說曾在日本見過運用石膏模造小石造象的例

了,也能提供傳拓的方便。至於流落海外的古古金貞石,羅振玉主張應向各國交越,將器物上的文字拓下,或是模造器形後,供學界參考。至於先儒曾 考據過的宮室、車制,應當依據所考證的資料,遴選巧五做成實物,以便學 者之考究。

4)撰述:羅振、認為,撰述是研究占器物的第一急務,學者千萬不可因事功繁維而疏忽。因為占器不能久存,即使設館陳列,字內學者,也難以讓所有的人親往觀賞。因此應當遊簡專家,將圖籍出版戶行。如此器物的壽命得以延續。每內外有心人上,人手一編,研究起來就方便多了。對於占器圖象的整理,宜編《名物圖考》之類的專書。將傳世寶物與先儒經注加以彙整,分類編輯,一類告成,即先印行。假以時日之後,成書必定可觀一前人所作《一才圖會》 at 26 ,《圖書編》 at 27 等書,共同的缺點在於展轉承襲,訛僞相仍。如果有此類專書重編問世,便是以對告人的舊圖去僞得真。羅振玉說曾見到前人運用傳世古主璧考證古代尺度;也有人依據古人周鍾所記容量、重量,用以考證權量,深感用心良苦。又提到自己曾編撰《古矢鏃圖考》一書 at 28 ,根據傳世的古鏃,論證先儒的說法。至於「一鐮」、「四鐮」的區別;「鳴鏑」、「平題」的差異。本來的人說不清楚的問題,一見古物之後,使都可以迎刃而解。

前述四種研究方法,為當時及日後的金文學研究者提供許多門徑,舉八文字、 圖象、形制、通考等學門,乃至令文學研究者所應具備的學識與用功方同等,並 兼論及 因此雖然體系體大,卻能言不整空。於後學之啓發,確實深遠、

3、銘文考釋分類:

蜂銘研究,在金文學的研究工作中,當算是最關鍵的一環。考釋成果除僅可做為攻治小學的輔翼外,更是古史研究的第一手更料。對於更料較為缺乏的商、周史而言, 代列國的彝銘考釋更加顯得可貴 羅振玉曾對先秦出土的彝器價值發出讚歎說:「吾人對 代列邦古彝器,是不啻不卜堂而觀二古列國之寶書也 註

紅 26 《二才圖會》,明王圻韓,有明萬曆 37年 西元 1609年 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民國 57年 (西元 1068年 印行

註 27 《圖書編》一二七卷,明章橫編,台北成又出版社,民國 60年(西元 1971年 印行。

註 28 羅振玉自謂曾編撰《矢鏃圖考》,《其遺著中並未見該書,或許是未能出版印行: 或許是收入晚年未元的《古兵器考釋》 - 書中亦未可知。附註於此,以爲存參。

A 24 見 蹇齋集ち錄序,,《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册一·頁 34。

291。 JE由於他洞燭了鐘鼎彝器的可貴價值,因此對古器彝銘的研究,亦下過許多的功夫。在〈 」代書令又存序〉中,他指出前人考釋古彝器文字,人多僅就器加以考釋,而無綜會彝銘,分類考釋的著作 at 30 。因此,當前最刻不容緩的研究工作,即致力於占金文的通釋

羅振王共提出邦國、官氏、禮制、文字等四個方向,作爲金文通釋研究的綱 目:

- (1) 邦國:羅振王研究發現,古器銘文所記國名:燕作「匽」、作「郾」;鄭作「叟」;芮作「內」;祝作「鑄」;滕作「滕」;薛作「店」;莒作「筥」;蘇作「穌」、作「蘇」;郑作「龜」;邶作「北」;與《左傳》、《國語》等史冊不同。因此,古器所記國名,可供史冊文字的比勘。
- (2) 官氏:羅振下司時發現,占器銘又所記官名,也與史冊有所出人。如:司空作「司工」;女姓之任,本字化:「姓」;隗,本字作「媿」;己,本字作「妃」。 是何毋由?也頗有研究空間。
 - 3) 禮制:關於禮制方面的研究,羅振王舉例認為,金文中所載射禮的儀節,足 1,考證《禮記》中的內容。
- 、4)文字:關於文字方面的研究、羅振王認爲可以提供文字繁衍變化、通假字、 正俗字等的應用情形,多以用以訂正許慎《說文解字》的錯誤。

這些見解,以今日金文學的研究水準觀之,雖然尚稱簡略。不過,以當時的研究風氣而言,已經是啟迪門徑的宏觀遠識,也充分展現出羅振王數十年寖淫於令文研究的卓然創見。

(一)實際運用

羅振王研究令文所作的理論分類,自成體系,也提供了許多研究上的方便。 然而在實際運用上,羅振士有時也會出現與其理論不相吻合的情形。或許是因為 涉足學術的領域較廣;或許是因為政治活動過於頻繁,因此心雖有餘,而力不能 策顧。本節即根據羅振王的令支研究著作,高析其中對於分類法的實際運用情形, 並嘗試瞭解與其理論上的分類差異如何?

1、器物分類:

羅振王著錄器物的著作,對其中所錄金文的分類方式頗不一致。 如:《夢鄭草堂吉金圖》的分類為:

^{±30,}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二·頁405; 或七編·冊十七·頁1。

〈卷二〉、鐘、鼎、鬲、簋、繋、敦、尊、卣、觶、觚、爵、角、盦、重館、 古鍵、全鋪、不知名古器。

〈卷中〉,占兵、秦器。

、卷下〉、 漢器、 魏器、 蜀器、原目歸為一類)、 六朝至明器。

同一書中,大致上是以器類聚,但有時單舉器名;有時又分爲人類(如者兵); 甚至在分類上又夾雜著以時代作爲區分的情形,標準十分多重。這種分類的方式, 與呂大監《考古圖》以來的占分類法沒有什麼差別 [ak 3].

又如:《雪堂藏古器物目錄》一卷・所藏金類分爲:

(織金), 釋器:含鼎、鬲、甗、彝、敦、簠、簋、尊、壺、卣、觚、鱓、 醇、角、匂、盤、盦。

(藏金二),商周至明有文字锗器:含樂器、古兵、中馬器、喜室器、任器、權量、貨幣、符牌、官印、農器、券、不知名占器、梵像。

(藏金三),無文字占器:含樂器、兵器、車馬器、任器、量度、占器范、明器、不知名古器。

分類雖未臻盡善,但是大致與〈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中所述的理論分類法 相去小遠,算是比較有系統分類方式。

全於《一代占金文存》,是羅振玉蒐羅畢生所集的一代銘文,總成一書,將二代器分爲鐘、鼎、甗、鬲、彝、殷、簠、簋、��、罍、壶、卣、斝、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支、戟、矛、雜兵等二十六類。除済器名「敦」修1...爲「殷」外,在分類上並無創見,僅僅是羅列器名而已。

容庚、振維持認為,這種排列次序,隱然有依銅器作用分類的迹象。眾類前 百先標舉「鐘、鼎」,正因爲古代泛稱銅器爲鐘鼎,所以以這兩種類目概括樂器與 禮器,已較前入漫無標準之排列稍有進步、註 32 。其實《一代古金文存》成書於 〈雪堂藏古器物目錄〉之後,這樣的籠統分類,從羅振王的著述進程來看,其實 應當算是一種退步的現象,而非如容、張一人說法,是「稍有進步」。

註刊, 与分類法始自召大臨《考古國》十卷、依次為 卷一 鼎屬 卷二 局、顧、鬻。卷: 簋屬。含敦、簋、簠、舖、簋蘆等。 卷四 禪、貞、尊、壺、罍。 卷五 節屬、豆屬、雜食器。含爵、觚、鑿、豆、鐙、盉、瓿等。 卷八 未標總名,失 收盤、匾、盂、弩機、戈、削等器 卷七 鐘、磬、綽。 卷八, 玉器 。 卷九、 卷十 皆收秦漢點。這樣的分類法、或以器爲屬,或但多器名,或依用途歸類 如 雜食器,或按時代區分,顯得量無標準。

^{12 22} 見《殷周青銅器通論》第三章·一節、民國 47年 西 万. 1958年 科學出版社《考 古學專刊》丙種·第二號、頁 22。

2、著書分類:

羅振王認爲爲金石文子的著錄,以三代禮器及寰序石刻爲人端。因此除了對石刻進行整理之外,對於金類的器物,也計畫區分爲「斷代爲書」、「依物分類」、「古器小品」等「個類別加以編次。羅振王說:

其於古禮君及庶物銘識,則斷代爲書,若殷、若周、若秦、若兩漢、 若新莽、若三國,至於六朝,各爲一集,名之曰「集古遺足」。又將爲依物分類之書,若貞卜文字、若古甸文、若古兵、若符牌、若古器物范、 若鈔聯、若范金釋老氏象、若古明器、若泉布、若專覽、瓦當、鹽印、 對泥、鏡鑑之晚出者,各以類別,總名之曰「集古圖錄」。其不能賅於斷 代、分類二錄中之小品,則仿前人《金石契》諸書之例,別爲一編,以 會最之。233。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凡是偏重在銘識著錄的禮器庶物,便斷代為書。偏重圖象傳印的器物,便採依物分類的方式。凡不歸屬於前兩類的其他器物小品,則單獨歸為一類。

除了前述。種著書分類外、羅振玉在著書時、還採用了以下五種分類的方法: (1, 斷代爲書:如《殷文存》、《一代古金又存》、《秦金石刻辭》及《漢兩京以來 鏡銘集錄》等。其中、《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還兼用了「依物分類」的方 法。

- 2) 依物分類:如《地券徵存》、《占鏡圖錄》、《占明器圖錄》、《占器物范圖錄》、 《隋唐兵符圖錄》、《歷代符牌圖錄》及《四朝鈔幣圖錄》等。其中,《隋唐 兵符圖錄》以下二書・兼採了「斷代爲書」的方法。
- 、3) 占器小品:本類僅有《金泥石屑》 書。
 - 4) 分地爲書:如《殷虛古器物圖錄》、《准陰金石僅存錄》附〈阮編〉、〈補遺〉 (《楚州金石錄》附存目)、《兩所佚金佚石集存》等。
- (5) 以堂名書:如《夢鄣卓堂古金圖》、《續編》、《貞松堂古金圖》、《雪堂藏古器物圖》、《貞松堂藏器墨影》、《續集》、《行野軒傳古別錄》、《雪堂所藏古金文字》與《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編》等。這類的圖書,都冠上了「夢鄣草堂」、「貞松堂」、「雪堂」、「待時軒」之類的軒齋堂名,主要是取意於「私家藏庋」的意義。

加上了這五種類別,羅振王在著述方面的實際分類,便得以窺見全豹。

证 33 見 金疋石屑序 ·《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貝 156至 157。

3、銘文考釋方法之分類:

羅振玉雖然曾經立、宏偉的心顧,希望綜會彝銘、分類考釋、著成《古金文通釋》之類的圖書,然而終其一生中在所著的書印,凡是涉及銘文考釋的作品,如:《矢彝考釋》、《雪堂令石文字跋尾》、《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與《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編》等,也都是承襲占法,僅就一器加以考釋,而未能實現價其宿顧。

總之,羅振玉採用分類法收治金叉,雖然在實際運用上尚未達到盡善精富的 地步,然而透過他多年研究的心得與努力,對於分類理論的建立,顯然是遠逾前 修,具有不容忽視的貢獻。

四、治學成就

金文研究的開端,雖然可以溯自兩漢,當時的學者雖能注意到金文的價值, 然而能致力於器物蒐集,以供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見。

到了北宋之後,歷經魏、晉、隋、唐等幾個朝代的演進,金文研究的風氣更形昌盛。先有劉敞就所收藏的 11 年古器,編成《先秦古器記》一書,成爲金文學的開山之作、可惜該書未能流傳,只見於後人的著錄之中。其後的學者,大多重石而略金,編書著錄的器物,也是石多於金。「者之間,有時甚至相差十倍的數量,不成比例。如:歐陽脩《集古錄》 計 44 蒐羅金石刻文達千卷之多;趙明誠《金石錄》,更有一千卷之多。這兩部宋代重要的金石學著作,金文所佔的數量,也只百分之一、一,而且只見銘文的取錄而已。專門研考古金,且屬較爲博合精確的作品,則當自推呂人臨的《考古圖》。《考古圖》共收錄了古銅器 211 件,分別依器物的形狀,聘請優良的工匠繪圖,相當忠於原器。而且對出土的地點;經毛過的收藏家,以至於器物的人小尺寸,影一一詳加注明。

呂人臨《考古圖》所創的體例,有四項特色:

- (一) 摹繪器形:藉由器形的摩繪,不惟可以得見歷代器物的形記,並且可以透過刻紋瞭解古代美術的成就。
- 、 著明出上:藉由出土地點的紀錄,可以做爲推考古代史地的輔證。
- (著明藏家:藉由藏家的著明,可藉以做為辨別器物員偽的依據,也可以供研究者瞭解器物流傳的過程。

註 34 《集占錄》十卷,宋歐陽脩撰 跋尾共四百餘篇,以石刻為大分 其子棐受遗命撰 《集占錄目》二十卷別行,凡所採拠,具在目中。可惜未錄刻文,僅存名目而已。

(四, 考辨各稱:藉由器物名稱考辨,可以與古籍中的繪圖相互印證,也可以與經傳典籍的記載相互參驗,

紅35 《嘯堂集古錄》二卷,宋王依撰。是書編錄自商迄漢,共345 器,摹其款識,附以釋足,惟缺考證。

[、]計 36 《歷代鐘鼎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是書錄自夏至漢,共 511 器,摹其款識。其中复器當爲吳、越器的誤認:而所錄商器中亦多周器 薛氏嗜古好奇,是深通篆籀之學,因此能集諸家所長,而另其问異,颇有无誤之功。自《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以來,大多尚器物而略銘又。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此二書列於子部、譜錄頻,與《古今刀劍錄》月觀:而列《歷代鐘鼎款識法帖》於經部小學類。

母 37 《復齋鐘鼎款減》一卷,宋王厚之撰。是書係休泰熺、朱敦儒等人所藏諸器,纂輯 拓本編印而成,其錄鐘鼎款識 59 種。

註 38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舊題張論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到認為是「明代妄人」則寫《博古圖》的僞作。是書共錄 196 點、其中 50 器、見錄於《博古圖》。詳見陳俊成《宋代全石著过考》、政治大學中又研究所 64 年 (西元 1975 年)碩士論又、貝 84 至 91。

註 39 《精专齋鐘鼎雜器款識》十卷,清阮元撰。是售於嘉慶 9 年(西元 1804 年)印行, 乃阮氏合聚友人藏器拓本與自家所藏輯集而成,爲清代集私家藏器 專書的開始。

至41 《十八長樂堂古器款職考》四卷、青錢站著。乾隆 48年(西元 1783年),錢氏宦 噠闌中,當時如有機會獲得衛周奏漢古器,每得一器,便加以考釋。日久積稿漸多,逐選擇其中足證文字原流與經史讓姓的作品,編輯成書,於嘉慶元年(西元 1796年)印行、爲清代私家輯錄金叉的開始。

^{經42 《陶齋占全錄》八卷、《續錄》二卷附《補遺》,清端方撰。端氏爲清代皇親國戚,} 行五高權重、所儲藏的占金漸多之後,便於光緒34年(西元1908年)編印成書。其後續有所得,又於宣統亡年刊印《補遺》附錄於後,爲清代最晚著錄金文的著作。

他學問,藉以彰顯金又研究的價值,頗爲可惜。陳介祺所見、所藏的彝器甚富; 對於器物真實的鑒別,堪稱卓絕;縷述關於尋器洗、刷、剔、劃、模關與收藏的 方法,亦屬精絕占今。可惜在學問的探來方面,貢獻有限。孫治讓的冶學領域涉 獵較廣,因此在金文方面的研究,多半只是有餘力後的玩票性質、程瑶田雖然並 非以金文名家,但是在器物形制考訂方面的成果,頗能證經。吳人徵給了精於鑒 別外,對於文字器銘的考訂,也頗具心得。

羅振王生當清末民初,有機會綜覽日宋代以來諸家學者的成就,折中棄取, 觀其會通。不僅對器物文字的精研極具成果,在證經考史的學門上,也頗有創發。 金文學的研究,至此邁向新的里程,金文學的價值也大爲提高。因此,羅振王不 僅基稱清末的碩學大家,也是民國以來金文學的開路導師。

綜觀羅振兵在全文學方面的貢獻,較具開創價值與歷史意義的約有以下數端:

(一) 著錄豐富冠絕前賢:

自宋代以來,令文著錄的書籍,以清代吳式芬《攈占錄金文》與吳大徽《窓齋集占錄》 4.4、爲最詳備。然合 書著錄的總數,不過收錄二千餘器。羅振玉於民國 19 年至 23 年間編成《貞松堂集占遺文》三編,二十一卷,收錄前人所未校的器銘共 2214 器。其中 118 器雖然已見於著錄 at 44 ,但貝餘未見著錄的部份,確實大量補足了前人的數量,成果豐碩。又民國 25 年所 文《二代古金文存》一定在,專錄三代器銘共 4835 件,也是獨步學林的巨製。僅此二書,在著錄內容的豐富程度上,已經是宋代以來的學者所望塵莫及的成就,更爲民國以後的學者樹立了一座高榮的指標。

(二) 首開商器鑑別法風氣與條例:

上的占金器物,固然可以用爲研究占代文化的素材,然而在實際運用之前,卻必須先有縝密的考證功夫,尤其是要確認器物的年代。而自宋代以來,學者大多輕忽器物的年代考討。《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二書中,對於一代時期的銅器雖然偶有考訂,然而所列舉的方法往往空疏而不足爲據。清代學者著錄轟器,大多習慣以「一代器」爲名,而不細分商、周。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 4.45

証43 參見註70

註 44. 參見玉水誠撰《先奉彝銘著錄考辨》,國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民國 67 年 1978年 博士論义,頁 400。

症45、《攀古樓彝器款職》二卷,清番任陰撰。是書共錄 50 器,兼摹器形銘文,幷詳加

以後,尤為如此,因此對商、周器的鑑別與年代考記等研究,便缺少了可資遵尋的條例。清光緒 25 年(西元 1899 年),安陽殷商遺物出土,羅振王鑑別研究之後,頗有心得,於是編纂《殷文存》一書,爲殷商器物的鑑別方法找到部份可供參考的鑑別條例:

阻害契文字出於泗陰,其地爲古之殷虚,其文字中人多見殷先公先 王之名號,其爲殷人文字,信而有徵。若夫彝器,則出土之地往往無考。 昔人著錄號爲商器者,亦非盡有根據。惟商人以日爲名,適乎上下,此 編集錄,即以是爲燥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皆入之。雖象形之字, 或上及夏代日名之制,亦下施於周初,要之不離殷器者如是 註46 。

由這段叙述「知,羅振判定商器的標準,是依據商人「以日爲名」的命名方式「註47)與「占象形文」的字形特徵爲主。殷商時人以日爲名的說法,初見於《史記·殷世家》司馬貞《索隱》引「皇甫諡語」 註48 ,羅振玉在《殷文存》中所著錄的殷商銅器,如:「子父辛鼎」、「木父千鼎」(卷上、四葉),即「以日爲名」的器例。又如「阑鼎」、「誘鼎」等(卷上、一葉),則爲用「占象形字」爲器物命名的例子。此外如「鑫父」鼎」、「學父丁鼎」(卷上、三葉」、則爲兼採以上二種方式命器的例子。

羅振丁的這套標準,雖然未稱允善,然而最重要的價值還在於他開了風氣之 先。而羅振玉認定凡是殷虚出土的器物,必定皆可定爲商器的說法,也爲後來馬 衡考訂《考古圖》+的「亶引觚」、「足跡體」及「兄癸卣」等二器爲商器的成果, 提供了觀念上的基礎。註49。。

考釋,同治11年(西元1872年)印行。按:潘氏於此書序文中稱許方容益《綴遺 齋舜器考釋》中不引商、周,而統名「二代彝器」的說法正確,可以糾自宋以來穿 對對會的陋習。自此以後,清末學者著錄銅器,不區分商、周的情形便更加熾盛。

[、]正46 見《羅雪室先生全集》三編·册一,頁151。

註 47 「以日為名」之說,雖先生於《增訂殷虚書契考釋》中解釋訊 「商家以日為名。 始即取十幹或十二枝一字為之,不復加他字,金又中每有日甲、日乙等是也。」又 說「《白虎通》"殷人以生日名子,不以子、丑為名。。然、辭中以十二枝為名者 不少。王亥以外、若寅尹,若且卯、父卯、娥卯,若上巳、中巳、妣巳、毋巳,若 戌與夏戌,皆以十二枝名者也。」其說頗為詳細、而殷人也有不以日命名的情形, 羅振王在《考釋》中也兼載了三十四個名字。

EE 48 《史記·殷世家》「振卒,子微 L。」《索隱》引皇甫謐說:「微字上甲,其母从甲 目生故也。」

註49 見《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二,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0年(西元1981年 初版,頁 119。

(三)大量引用甲骨文互證金文。

甲骨文出土之後,根據甲骨文名訂令文,爲金文研究開闢新路的著作,首推 孫詒讓《名原》一書 計 50 羅振玉繼孫氏之後,於清宣統 2 年上印《殷商真玉文字考》 書 計 51 、 二能根據甲骨文從事古史研究的工作。其中〈正名篇第二〉, 便依據甲骨文與金文的字形,考辨許慎《說文解字》;更認爲甲骨文與金文可在人字的研究工相互發明。其說如下:

1、金文可辨明《說文》不足與學者爭議:

羅振玉認爲, 由 全文可以解决文字學上的學者爭議:

許沒長言。「郡國往任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 」番文 勤公〈攀古樓舞器款職序 言:「許書中,占又本於經文者必言 "出』, 不引、經者皆憑古器款職。」吳清卿中丞〈說文古籍補序〉言:「許氏之書, 籀書則多不如今之石鼓,古文則多不似今之占鐘鼎,亦不說某爲某鐘, 某爲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氌墨傳布,許氏未能徵。」兩說不同。 今以許書所載占籍,證以古金文字,合者殆寡,知吳說是也。

羅振手根據出土的鐘鼎文了,用來比對許慎《說文解字》中的古籀,發現許慎應當根本未曾見過二代的鐘鼎器銘,從而也判定了學者對許書中是否確實引用「前代之古文」的爭論。

2、甲骨刻辭有助於占金文考釋:

羅振王研究發現,全文中有些字的用去常見,卻難以明瞭其意義。甲骨文出上之後,引用甲骨文例與全文互證,便豁然開朗:

其有金又智見不可識、賴卜辭知之者。若金又中所記、干支有「乙子」 叔娟晶、「丁子」 史頌鼎、「己子」 史伯郡父鼎、「辛子」 鲁公鼎)、「癸子」 格白簋 等,亦屢見卜辭中。從來金文家皆無確解,紛如聚訟。予近於獸骨刻辭中見有連書干支列如表式者,首行爲「十八八五、八寅、口卯、戊辰、己子、庚午、辛末、〕申、癸酉」、次行爲「十

母 50 《名原》二卷, 清孫治讓著, 光緒 31 年 (西元 1905 年) 印行, 是書合金 2、甲骨 2、石鼓文、贵州红嚴占刻及說文中占籍互證, 爲研究全文提 5 更多的材料,

至5. 《股商貞卜文字考》一卷,清宣統2年 西元1910年 印行,乃羅振玉爲答日人林泰輔之問難而作。全書分爲考史、正名、卜法、餘說四端,體例簡明,爲羅振玉研究甲骨又最早的著作。民國25年(西元1936年)秋,羅福頭輯羅振玉在舊稿中修訂的文字,編成《補正》一卷,于於《考ち學社社刊》五其,可藉以校勘宣統2年的刊,本。此二書後分別賴人《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冊一與《續編》冊十三。

成、乙亥、內惱、口且、戊寅、己卯、庚辰、辛子、「午、癸未」 以下 類推 由是始知所謂「乙子、丁子、己子、辛子、癸子」者,即「乙巳、 丁巳、己巳、善已、癸巳」。有宋至今,數百年間,康疑不能决者,一旦 凑然得確解,其愉快爲何如耶!刻辭中又字之有功於考釋占金又如此

羅振王從下辭中的主支紀錄,互證鐘基器銘中 些奇異的主支搭配,如:「乙子、丁子、己了、辛子、癸子」等,實際上「子」應爲「已」的誤釋。對於能透過申員與金文的對勘,解決自宋代以來懸君數百年之久的人疑,羅振玉欣奮的心情,准益於字裡行間。

3、甲骨、金文字形可相互印證

據羅振王統計,以占金文月證甲骨文,上之六、七相合。〈Jr 名篇〉所列舉甲文習見的字,如: 、元、大……、亥等 益 52 ,共 94 字。罕見的字,如:余之作「今」、于之作「竹」……告作「實」等 益 53 ,共 33 字,都與金文的字形相合。另外羅振玉還列舉了甲骨、金又中字形雖同,卻不可識的字,如:「盂鼎」中的「氦」;「子抱孫父」敦」中的「掌」;「父己卣」中的「畚」……等,共 14 個字。足以證明甲骨文與金文同出一系。

民國 3 年,羅振 L 著《殷虚書 契 考釋》,對於前說提出了修正, 並且大量而有系統地引用甲胄文與金叉互證, 頗有所得:

- 1) 由甲骨又中尋得商人「以日爲名」的通例,而爲民國 6 年 (西元 1917 年)編次《殷文存》的斷代依據。
- (2) 考證發現鐘鼎瘞銘中所載的地名,其中有四例可見於甲骨文中:「*(上、 +セ)、「台」(上、十八)、「*(上、十八)、「*)」(上、十九)。
- 、3) 證實「散」即「斝」的與釋。

羅振玉考證經籍中多將「散」與「斝」別為「種器物,實則「散」本「斝」 字:

《說又解字》:「斝从吅、从斗」,象形,與爵问意。」按:斝从吅,不見與爵问之耿,从一,亦不能象斝形。今卜辭军字从**什**,上象枉,下象足,似爵而腹加碩,甚得斝狀、知許書从一,作者,乃由**什**而譌。卜辭从义,象于持之,許書所以之十、殆又由此轉譌者也。又古舜文 金工家稱「雙矢彝」有**作**字,與此正问,但省又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

註52 見《羅雪室先生全集》三編·册一,頁340。

wf 53 見《羅雪堂光生全集》三編·冊一,頁 340 至 342 m

羅振玉據甲骨文字形,並徵引經傳的說解,證實經籍中的「散」當爲「學」 自,形製。因此占經典載籍中將「散」、「學」別爲「種器名的爲誤,遂得到充分的 糾正。而工氏國維〈說學〉 註 54 文,也是脫胎於這個基礎。

- 、4) 駁正前賢金文考釋之誤・如:
 - 輸 羅振玉認為,此字也見於古金文中,即吳大澂釋爲「穗敦」、「穗尊」的器銘。然而該「器的銘文,敦文作「♠」;尊文作「會」,與此當爲同字因此,吳氏釋爲「穗」字未安。(上、十八)
 - 申 羅振玉認爲,《說天》申,古天作「\$」,籀文作「\$」。吳人數因篆文作「**事**」,遂以爲「**了事**且乙角」中的「**事**」字:「孟**妈**鼎」中的「**申**」字 都是申字。實則「**事**」象兩手持杵形,雖不能確知爲何了,但意義與春 了所从的「**念**」形相同,「**申**」字亦然,都不是申字。(中、四)
 - 陳羅振上認為:此字「从官束聲,師所止也。」後世假「次」為之,此字即是初字。(注田盤銘)記載:「毋敢不即錄」,意思是「不敢不至師次」。 其中「欠」字的字形與此正同(亦見「魯文旁尊」及「師蓋父鼎」)。前 人釋爲「師」字,應當爲錯誤的解讀。《博古圖》中的(博南宮仲鼎)記載:「王在寒鉢」,又將此字誤釋爲「師」字。(中、十三)

類似的例證甚多,在此不逐一贅單。金文研究至此而旁證大增,解讀也愈趨止確。

^{21.54)} 說母 ,民國 4年 两元 1915年 王國維撰,見烏程蔣氏二十券本《觀章集林》 卷二。

羅振玉在金文學史中所扮演的承先啓後角色,也更加地彰顯出難以磨**威**的地位與 價值。

第三章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輯纂

羅振工畢生著述豐碩,有關金文學的述作約有五十餘種 at 1 。依照這些著作的性質,可以歸納為五種類別,分別為:目錄類、圖象類、文字類、題跋類與雜著類。這些著作是羅振玉自光緒 10 年(西元 1884 年) 至民國 29 年(西元 1940年) 五,餘年間從事金文研究的總成果。由於這些著作中,除了少部份是專門為了金文研究而作之外,大多數都是金石雜園。這對專門研究全文的後學而言,卻也容易造成檢閱上的困擾與不便。因此本章披檢羅振王所有關於金石的著作,採損其中涉及金文研究的部份,依類輯纂。除用以彰表羅振上傳布、研究的輝煌成果之外,亦可供有志從事金文研究的後學參考,免去諸多摸索期間的光陰浪擲。

~、 目錄類

羅振 E的金文學著述, 电供帽入目錄頻者共有三種:

、一八《全石書錄》一卷; 八《海外与金錄》 卷、補遺一卷;(一)《雪堂藏古器物目錄》一卷。分別介紹於後:

(一)《金石書錄》一卷

此書成於清光緒 27 年(西元 1901 年),有民國 30 年(西元 1941 年)羅繼祖 〈校記跋〉。

本書原爲羅振工於光緒 26年(西元 1900年)及光緒 27年(西元 1901年)

註 1 羅振玉著沈中有關金叉者共 51 種,其中有續編、補遺者,率皆與正編併列為一種、總計有,目錄類 3 種;圖象類 13 種;又下獲 9 種,題跋類 17 種,雜著類 9 種 ^ 又有與羅振玉所藏金文有關。而書不成於其手者,如《上廣羅氏雪堂所藏銅器柘本》與《貞松室藏器墨影》三卷、《續集》三卷,本章中雖然一併介紹,然不計入著近總數之中 ^

年間未完成的殘稿,遲至民國 30 年(西元 1941 年)始由仲孫羅繼祖整理刊行, 其間歲月倥傯近 40 年。

羅繼祖〈校記跋〉記述說:「《令石書錄》、先祖庚子、辛丑問手稿,與《置杖錄》同在一冊中。塗乙凌亂,每書下或注版本,或否一蓋隨見隨錄,草創未竟之本。八書77種,雖未賅備,粗可成卷。謹略次其先後,孔入遺稿。」

本書所輯全石書目 77 種中,經太去涉及石刻的部份,其專涉占金與雜涉金石者共計 32 種,計為:

《全石史》一卷 明郭完昌撰 《中川金石考》八卷 黃叔璥撰 《金石小箋》 卷 集实苞握 《焦』鼎銘考》一卷 翁方綱攪 《占金符問錄》一卷 朱楓撰 《其泉墓古錄》一卷 趙希瑞撰 《全石莊》不分卷 馮承輝撰 《全石 隅錄》 卷 **段嘉謨撰** 《江寧金石行訪月》 卷 嚴觀費 《清儀閣全石顯識》四卷 張好齊撰 《南漢金石志》二卷 吳蘭修撰 《末古精舍金石圖》不分卷 陳經撰 《盆都金石記》回卷 段松苓撰 《『虞金石志》一卷 錢坆撰 《全石層》四卷 鮑昌熙輯 《全石玄》十二卷 焦雲鵬輯 《濟南金石志》四卷 馮雲鵴撰 《直綠堂收藏金石記》六卷 朱上瑞撰 《全石學錄》四卷 李遇孫撰 《癖談》八卷 蔡雲撰 《山右金石錄》一卷 夏寶晉撰 《越中金石錄》 卷 沈復粲撰 《吳郡金石目》 卷 程礼慶撰 《齊候罍通釋》 1卷 陳慶鏞撰

《「百蘭皇齋全石記》一卷

吳雲撰

《漢建安弩機考》卷

《泉幣彙考》上六卷

《全石學錄補》 卷

《東甌全石志》十二卷

《奇狐室与全文述》 卷

《古克遺叉》一卷

《日本全石年表》一卷

長雲輯

唐與崑撰

陸心源撰

藪咸弼撰孫治讓校補

劉心源撰

日本狩谷望之撰

日本人保中西田直養撰

以下32种著述,大多注有版本,每書均有解題。首言卷數,次言作者時代,籍里與姓名,再言各書體例與內容人要,並一評述。言簡意赅,鉤玄提要,對於諸書的得失有明晰的介紹。體例詳瞭,極便考查。容庚撰述〈金石書錄目及補編序〉時,曾認爲專錄金石的圖書,當以葉銘於清宣統2年(西元1910年)所輯的《金石書目》 社2 爲最早。實則羅振下此書的撰述年代更早,唯出版時間較晚,且所著錄的書也較少,然而是書中收有日人的著述,爲不見於其他金石書目,則是此書的另一持色。

(二)《海外吉金錄》一卷、《補遺》一卷

《海外占金錄》 卷成於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有羅振玉〈庚中六月記〉篇;《補遺》 卷成於民國 11 年(西元 1922 年),有羅振、〈壬戌九月補遺記〉:篇。

自清海緒年間占器物大量出。以來,許多器物被盜奪流L海外;有些流入日本;部份流向歐美。羅振王有感於此,於是撰輯本書,冀能提供國內學者參閱。他在〈庚申記〉「項道:「往在海東,既賴我國古石刻之流出各國者爲《海外貞珉錄》,欲並錄我國古古金之流出者,別爲一錄。顧以古器之入歐美者,不能詳悉其名,因是中輟。此返國逾年,見古器之入市舶者日益眾,合以往日所記,其數且逾二百。因以三日之力,寫定爲《海外古金錄》。」其後,羅振王獲得日本住友氏藏器印本,得知其中藏器又有續得者,於是續作《補遺》一卷。此二編所錄諸器,大多爲古代古金流入日本的部份一至於流入歐美各國的部份,僅占總數的自分之、二面已。

《海外古金錄》一卷計列:鐘上、鐸 、鼎十三、鬲六、甗五、鼓十四、蜂 九、簠六、簋 、尊 , 一、壺三、卣十七、觚三、觶三、角三、爵卜九、 盤三、匜 、盉三、符二、占兵一(矛一)、無文字占器(鼓一、尊一、卣一、鈴

豆 2 見容庚 全石書錄目及補編予,,大通書局,67年 西元 1978年 初版,頁51、

一、俎一)、桑器 F L (鼎五、權九、劍一)、漢器四十四(鐘一、鼎十四、壺一、鐘五、鐸二、銗鏤一、盤一、錠一、熨斗四、冼十、鐸一、小銅器二、弩機一)、 蜀漢器一(弩機一)、晉以後器七(斧一、造象一、鐸三、金塗塔一、銅牌一)。

在分類上·「鐘鐸」爲一類·「漢器與蜀漢器」爲一類·總計 25 類·205 器。器目下分別注明字數;間注藏家、異名·器查有無、存佚及銘識爲陽鑄的情形;同時在無文字的占器下·注明各器的形制尺度。

此二編的分類,大類與小目混列,固有未安。然而在羅振立之前,尚無學者著錄海外占金的圖書。因此此二編的成書,不僅拓展了蒐羅的範圍,更首開開海外占金蒐集的風氣,功不可沒。

(一)《雪堂藏古器物日錄》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13 年(西元 1924 年),東方學會印行,有羅振王自序。

羅振王著錄本書時已 59 歲,其卫所著錄的諸多器物,均為從 20 歲以來,近四 年間蒐羅、累聚的成果。他在〈自序〉中提及:「予冠即好蓄占器物,積四十年,始為之篿錄、約為四類:日金、日石、口陶、口維器,都計其數,得二千有奇。」可知這部著作非僅為羅振玉個人一生中最早的金石藏目,也可以得寬他 60 歲前豐盛的金叉收藏。

羅振玉著錄本書的動機,也可在〈自序〉中得知:「古器物之學,蓋萌芽於漢京……其蒐集古器物,始於梁之劉之遴;而輯古器物文字圖象爲專書,則始於天水之世。宋代著錄霧器之外,凡任器若釜、甑、鏡、錠、盤、鑑之類,微論有天字與否,悉圖寫具狀,詳記其所出之地,藏器之人與重量尺寸,其法頗備。至我朝斯學益盛,然不免重文字而略圖象,貴鼎彝而忽任器,似轉遜於前世。及百年以來,乃始擴其範圍。……方今川之寶,日出不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後所計,吾生猶及見者,當爲袖錄,吾生所不及見者,則冀後賢爲我袖之。此一編者,不過爲斯學之引導而已。」

本目錄共分七類著錄, 言列:

職金一(彝器): 共坂鼎二 →四、鬲八、甗 、 霽 ト 、 敦 八、簠八、簋 、 尊 、売 、 向 、 觚 - 、 觶 七、爵 + 六、角 、 勺 、 盤 - 、 盦 - 、 共 111 器 (原著誤計為百有十器)。各目ト分柱銘文字數及器蓋存否、 蓋上有銘文者・亦兼江字數。

- 藏金三(無文字古器): 共收樂器 、兵器五十八、車馬器六、任器七十、量 度六、占器范 、明器十二、不知名古器一,共 157 器。器目下分別 注明器副尺、,,關注器名品數及發字。

藏行 : 共 76 器。

藏石 : 共48 器。

藏陶:共518 器、又殘四百餘器。

雜器: 其 237 器(原著誤計為 187器)、人小器五白餘器。

總計至書著錄二千五百餘器,其中金類居 721 器。歷代泉幣、歷代私印之外,明器中的人畜、車馬、田主、井竈及股虛甲骨外皆在其中。民國 12 年羅振王所著「雪堂所藏古器物圖」僅錄 83 器(自題錄計為 67 件),與本目所錄的數相較,有著大壤之別。

茲編所錄金類 721 器,特色有一:

- 1、多有前人未曾著錄的占器物。如:有支字的欠簇、馬銜、 代的弩機、周 秦的符、西漢權、彝器、機輸、斧弩等器的范、開關的籥、兵器中的蒺藜 等類。
- 3、月供確認前人不能定名的器物;若:車輛、若鉅、若鏈、若門鋪,均 得到訂上。

二、圖象類

羅振 E的金文學著述,可供輯入圖象類者有十二種,計為:

(一)《随唐兵符圖錄》一卷;(二)《歷代符牌圖錄》 卷、《後編》 卷;(一)《四期鈔幣圖錄》一卷、附《考釋》;(四)《全泥石屑》一卷、《附說》 卷;(五《古器物范圖錄》三卷、《附說》;(七)《古鏡圖錄》三卷、射《補遺》;(七)《古明器圖錄》四卷;(八)《殷虚古器物圖錄》 卷、《附說》一卷;九)《夢鄣草堂古金圖》 卷、《續編》一卷;(十)《增訂歷

代符牌圖錄》「卷附《補遺》;(十二《待時軒傳古別錄》一卷、《附說》一卷;(十二、《貞松堂古金圖》「卷、《續編》四卷。

另附錄(一)《一虞羅氏雪堂所藏銅器拓本》:(二《貞松堂藏器墨影》〔卷、《續集》〕卷。

總計 上五種,分別介紹於後:

(一)《隨唐兵符圖錄》-卷

本書成於清宣統元年(西元1909年),有王國維《附說》一卷。

宣統元年,羅振上編成《唐折衝府考補》,冀望補正勞經原所著《唐折衝補考》 所未能輯入的唐代兵符。於是將個人所收藏的隋唐府兵符拓本附於勞書之後,以 備參考。

本圖錄所載府兵符、計收:隋唐符十一、唐龜符一、唐魚符二。

附錄:唐魚符五、龜符一。

總計 22 符,全採拓本。前有目錄,除附錄中「唐左武衛将軍王魚符」知材質 爲王之外,其餘均未載明材質,未記左右,亦無考釋。然而參校《歷代符牌圖錄》 前、後編,可知本編除龜符而外,其餘分別收有右符九、左符九,後正散入《歷 代符牌圖錄》前、後「編中。

本編所載兵符不多,略可參考 E國維於宣統 3 年(西元 1911 年) 有《附說》一卷,載於《國學叢刊》第三冊 除考述兵符左右數的制度外,也考訂出附錄諸符中,有兵符、交魚符、隨身符等。同時考證唐代「太和門外左龍武車第二(本編目錄作「唐龍武軍龜符」) 與唐代「鷹揚衛左紫輝第四」(本編目錄作「唐鷹揚衛左紫輝龜符」) 符告屬膺作。此後王氏《附說》內容,分別刪定爲〈隋銅虎符跋/、〈僞周二龜符跋〉 文,載入《觀堂集林》中 註 3 ,可與本編 併參讀。

(二)《歷代符牌圖錄》二卷、《後編》一卷

《曆代符牌圖錄》 卷成於民國 3 年 (西元 1914 年),有同年 9 月 (甲寅子);《後編》 卷成於民國 5 年 (西元 1916 年),有同年 3 月 (丙辰序)。

古兵符多爲銅質,傳世器物雖少,但就考古價值而言,實有過於印璽。宋人始有著錄,首見於無名氏的《續考古圖》所收「漢濟陰虎符」及「唐廉州魚符」 二品。清代開始出現專輯之書,如: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一卷 #4 ,翁大年

T BE 31 見鳥程蔣氏二十卷本《觀堂集林》卷十五。

森 4 《集占戌魚符号》一卷·清瞿中添編輯。其子樹鎬校刻本附於《集古宮印号》後, 又有百一應金石叢書本。

《古兵符考》一卷 由,等。羅振王此二編圖錄,實爲承襲二家之後,發揚光大的著作《甲寅序》中自述前編成書的動機與背景說:「予曩既得秦虎符,頗欲類聚藏本以爲專書,以補前藉所未備。而虞海內所藏,予或未儘知聞,故遲回者數藏,乃浮海以來,見聞盆隘,恐不能復有增益,而中邦文獻日益陵替,今我不作,後來何述。因抒輯所有。由秦建金,得符五十行一,之違、仓至明之銅牌,亦符類也,得黑本十有八。附益之,成《歷代符牌圖錄》一卷,皆取墨本精印,纖毫畢肖,可徵信傳後。」前編成書後一年(西元 1915 年),羅振士遊歷山東、河南諸地,在洛陽境內獲得「盧龍縣銅牌」。返回一海之後,又集得「明錦衣衛旗尉牙牌」1品。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羅振王又住上海集得「東平守禦釧牌」。這 3 件牌品,都是前人未曾得見的稀品。過了不久,羅振王又集得八舟上人及秀水王虞山、趙氏所集金石文子小品共五十餘冊。其中符牌墨本共六十餘品,剔除掉前編所已經著錄過的器品,尚存符牌 36 件;加上之前所得的三件牌品,其計 39 品。於是又再輯成《歷代符牌圖錄後編》一卷。總合前、後了編所載器品,誠如羅振丁〈丙辰序〉所說:「海內所藏,雖未敢謂甲萃於是,殆亦原幾矣!」

《歷代符牌圖錄》共分上、卜二卷著錄,兵各依時代編次:

卷上載符 52 品。計:秦虎符一、漢虎符八、新莽虎符一、晉虎符四、南朝宋 虎符一、隋虎符十、唐魚符 七、武周龜符四、宋牛符一、金魚符一、玉麟府二。 卷下載牌 18 品。計:金牌一、遼牌一、西夏牌一、元牌一、明牌十一。

共收符牌 70 品,上起於秦,卜迄明代。全採墨拓精印,銘識人多清晰可辨, 書前有目錄,各符下注明左右,間記藏家及出土地。而於《隋唐兵符圖錄》所載 錄的隋唐兵符 22 品,除附錄末所載「唐龜符二」爲膺作,不再收入;「隋美政府 虎符一」載於《後編》外,其餘 19 品,均錄入此編中。其中「唐和川府魚符一」 又重見於《後編》附錄,字跡較爲清晰,當是後出之精拓本。

總計載符牌 40 品,「起於漢,下迄明代。全書一如《前編》體例,餘附錄的 魚符 品外,都是《前編》所未曾著錄的器物。

⁵至 《古兵符考略》一卷,清吳大年著、僅存殘稿。民國 5 年 两元 1916 年 羅振玉據殘稿寫定付印,並爲作序。序中歷述是書所收器數、內容、體例與考證得失,甚爲簡級,此予後輯人 雪堂校刊群畫敘錄 卷上 《羅雪堂屯生全集》初紹,册一,頁 236 至 238。

合 編所載器物,總計符 60、牌 49 (後編序談計作 46),其 109 品。民國 5 年以前羅振玉的符牌藏品,盡備於此。在著錄數量方面,也已遠遠超越瞿、翁家,並人量補足了一家未曾收錄的藏品。羅振玉對於這方面的貢獻頗感自豪,因此在〈丙辰序〉中說:「瞿書僅收上有八品,且有膺作。翁目所載,符上有五、牌子十有一,合文同而字號異之重品,計之得牌四上有一,視瞿氏爲備矣……。今合一家之書,以校予前後兩錄,予之所有,問多爲一家所未見;而二家所有,而予無之者,亦什之一一計6。」合計此二編與瞿、翁二家所著錄的內容,經去同存異之後,所存錄的傳世符牌拓本,當在 120 品以上。

此二編的價值,除可彙見占代符牌拓本之外,並爲羅振玉考訂明顧氏《印藪》中「上郡虎符」與吳氏《印統》中所錄「南海虎符」均爲膺品的考證結果提供驗證上的方便 a 7 。而於瞿、翁 .氏昔日考證方面的疏夫,羅振士也在〈甲寅序〉中 · · · 加以辨正:

考兩漢諸符,皆中間不書弟幾,而但書於兩俱,魏晉以後,始於中 **聞及兩側並書之…… 又兩漢諸符以建初尺度之,長皆二寸許,無谕三** 寸者,新莽之符任之,魏昏以後則大於漢,而小於莽。翁氏《兩漢金石 記》載「五原太守符」乃至:「長三寸四分」,而中間巴別處書第一,有 此兩徵,當是魏晉之符,而非漢符,然魏晉以後與五原郡,是此符亦膺 作,此真膺之不另一也。《兩漢金石記》載 騶男虎符文 曰:「口口與 翩男爲爲銅虎符第五。」翁氏謂魏、晉始有五等之封,而晉則伯子男以 下不置軍,定為魏物。瞿考謂歷代虎符背文皆止云「與 ,則翳男上不當 有漫威二字。今辞觀此符拓本,「與」上是「晉」字,與「丞邑男符」之 稱「晉與承邑男爲虎符」正同,是爲晉而非魏也。又「與」上加朝代, 新莽諸符皆然,晉符蕃召莽例。「高平虎符」稱「詔與高平大守爲虎符」、 其例又異,惟漢符與上無字,翟氏乃謂與上不當有字,歷代皆然,此實 考之未審。惟與上一字而空二格,則翁氏之誤耳,此朝代及制度乙混淆 二也。瞿氏謂漢虎符稱「與乙乙太宁爲虎符」,而「騶男虎符」作「爲銅 虎符」, 蓋魏晉始有之。今觀「騶男符」拓本, 明明無「銅」字, 乃翁氏 誤釋,非魏晉有之也。又翟考載「右武衛和川府魚符」,其文作「武衛和

紅 6 羅振玉於 古兵符考略變稿序 中說 「予先後撰歷代符牌前、後二錄,所收雖信 于瞿、翁兩家乙書,然兩家所有,而予每之者,亦十餘品。」是此所謂「什之一二 者」, →餘品耳 ^

註 7, 羅根玉所考·見 歷代符牌錄序 《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册一,頁 144 至 145 ·

川府」, 云唐有左右武衛, 隋《百官志》有武衛, 定此爲腈符。然此符實是右武衛, 右字在同字上, 嘗見精拓本有之, 尋常拓本往往失拓, 此爲唐符而非隋唐, 瞿氏所見本亦失柘右字耳, 此箸錄辨釋之未確三也 如是之類, 並爲缺憾

羅振士透過拓本的精審比對,考辨前人在釋文與制度論述上的錯誤,無形中 人入增加了此二編的實證價值。可惜羅振玉對於古代兵符制度的考證文字已然失 傳,否則將更加彰顯出器物傳布的重要。

(三)《四朝鈔幣圖錄》一卷、附(考釋)一卷

本圖錄成於民國 3 年 (西元 1914 年),有〈甲寅九月白序/ 註8 。

紙幣的製作,仿自《周官》的「里布」,而始自唐代的「飛錢」;宋代的「交子」。本書所收數幣及鈔版,皆爲金、元、明、債歷代的物品,因此稱之爲「阿朝」。 〈序〉中除歷述楮幣的源流,兼論其弊害之外;並考證其中文字,附於圖錄之後。

本圖錄所錄鈔版及鈔幣雖數量不多,卻都是僅見的稀品。雜振王在〈考釋〉中,對於其中文字、時代與歷來鈔版印造的制度均 一考證,甚有利於後學參考。 (四)《金泥石屑》二卷、《附說》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5 年 (西元 1916 年),有羅振丁 (丙辰三月序)。

羅振王著書多有計畫、嘗以爲一代以來的仓石文字,兩宋時期即已多有專書著錄,可惜大多未能詳備一及至清代,出土的古器物出益加豐富,仓石學的研究也日益昌熾,因此羅振玉除致力於石刻文字的整理外,也有計劃地針對古代神器與度物銘識加以編次,並分兩種方式進行:一、斷代爲書;一、依物分類。二十年間,編成的書甚夥。他在本書序文描述道:「頻歲以來,索厚海外,頗事造述,於……斷代之書,成《殷文存》及《秦金石刻屬》;於依物分類之書,其成者曰《殷虚書契》,曰《齊魯封起集存》,曰《歷代符牌錄》,曰《四朝鈔幣圖錄》,曰《古器物笵圖錄》。其他則編第未竟,限于資力,不能旦夕究也。」民國 5 年春,富時羅振玉山寓居日本,過著著書遣目的生活。於是會撮所藏器物中不能賅於斷代、

分類二錄中的古器物小品、獨立爲一類、編成此書。

本書所 著錄器物計分上、下二卷:

卷上金類(金、銅、鉛、銀、鐵), 共收「印了金」等51器。

卷下石類,共收20器。

總計全書共收 71 器。起於周代,下至明代,全用拓本。前有總百錄,器下間 注藏家、燬佚的情形,不記尺寸大小。 書後《附說》一卷,對各器物略作考證, 頗有發明。

羅振王素來視古器物爲性命的寄託,即使是至小、至粗的物品,也會保存下來,留信考古的依據。本書的編成,即爲年日心血的明證。本書著錄器物小品,雖然不及羅振玉所藏拓墨本的十分之一,然而其中常見也所罕見的稀品。縱使有些物品散失亡佚,然其圖文抄本,也都屬於難以求得的珍寶。可惜的是,羅振玉對於書中所錄未能細心分類,僅僅排比編次,否則將更便於查考。

(五)《古器物笵圖錄》三卷、《附說》

本書成於民國 5 年 (西元 1916 年), 有〈互辰 [月上巳後]日自序〉。

古人製作器物,必定要先凍土鎔全,製成器箆。器物鑄成之後,器笵也隨之損毀。因此器笵極難獲得保存,多年來從事占器物研究的學者,也鮮有器笵的著錄。在羅振丁之前,占器物笵得以傳世者,僅有「莽泉笵」、「衛家瓦笵」、「尚方鏡笵」及「弩笵」四品。經羅振丁陸續蒐求,又尋得了「銅斧笵」、「日光鏡笵」、「失鏃炒笵」、「師比炒笵」、「銅惺笵」等五品。只是當時羅振工遭逢世亂國變,輾轉流徙之間,所藏諸笵未能及時拓墨傳世。羅振丁對此忧然有感,而於〈囚辰序〉中敘述云:

予齊所藏、予知之,世莫得而知也。以視乾嘉士夫一器一物之出拓本千百,又爲文詠以表章之,數十百年間,器或已佚,而名得長存,其章不幸爲何如哉?然以前人拓墨之勤,予求「衛瓦范」及「尚方鏡范」 猶且二十年不可得,則予之所藏,其泯沒不必待至數十年後,又可知也。 念之滋懼,用是亟施氊墨,又會最諸家所藏予有墨本者,釐分三卷,名之曰:《占器物笣圖錄》,以廣其傳。

羅振王亟於傳古的心情,洋溢於字裡行間。圖後另有「附說」,可供參研。 本書所藏古器物笵共分三卷著錄:

卷上諸器物笵: 共收藏 15 品 (含銅箔母一)。

卷中占貨幣笵:共收11品(含銅箔母六、鐵箔母ー)。

卷下漢以後至六朝泉幣笵: 片收 41 品、含銅箔母二十,鐵箔母一)。

總共收器 67 品,內含銅、鐵笔母 29 品。全書圖採拓本、無銘文。圖前有總 目,日下注藏家,間注背文。書後《附說》23 條,皆爲羅振王器笵研究的心得。

自來研究古器物笵的學者甚少, 主要的原因,即在於土笵難以傳世,缺乏研究的憑據。即或偶有涉及器笵研究的學者,亦難有機會編輯專書。羅振王本書所蒐集的器笵富瞻,更在《附說》中考定了一代古器物笵的製作力法與器物的製造方法,頗有發明,足爲學者研究所資。不僅傳占之功不可沒,對金文學的研究領域,也有開疆闢土的功勞。

(六)《古鏡圖錄》 こ巻、附《補遺》

本書成於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有〈丙辰八月既望序〉

羅振玉與占鏡的機緣、始於光緒9年(西元1883年)。當時羅振上年僅十八、曾於淮安欽王鎭偶得一面占鏡、銘又鑄著:「家常貴富。」於是花了一千錢員回家中,從此開啓了蒐集占鏡的嗜好。平日喜愛將所藏占鏡取口來摩抄賞玩,玩賞之餘,深深地認爲古鏡具有「刻畫精巧」、「文字瓖奇」與「辭旨溫雅」等「一器」善」的特質。每回如果有機會得見可好所藏的寶鏡、往往親施檀墨,然後再從前賢的著錄中,移錄銘辭,置於坐隅玩賞一此後的一十餘年期間,羅振王所藏寶鏡、時有得失,能夠倖存下來的,也僅僅數十品而已。然而所拓錄下來的墨本,竟然多達一千紙。剔除其中複品之後,尚有一千。到了東渡日本之後,回想起三十年來蒐羅鏡鑑的嗜好是如此地深篤,而所藏器物卻都一一散亡。幸好墨本尚存,於是期行將墨本編印傳布的心願更加熾盛。於是取墨本中又字刻鏤精好者,並遊選部份僅有雕紋而無銘辭者,編成本書。此外,羅振玉於民國18年(西元1929年)刊印的《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一卷、附《鏡話》一卷,若與此書瓦參、收效尤彰。

本書共分三卷著錄:

卷上: 收鏡之有紀年者,依時代編次,由漢之九興,迄明之洪武,得 33 品。 計: 漢十一、新莽一、吳八、晉五、齊一、宋二、金二、明一。

卷中以後,選錄文字刻鏤精好而無年月可據者。以品數繁多,因分中、下 . 卷著錄之。ar:

卷中:69品・皆有銘刻。

卷下:55 品·多有銘刻·僅卷尾數幀但有雕紋,而無銘辭。

另附錄 2 品,爲羅振王本書付印後所增補者,分別紀有年代,爲當入卷上而 未及收錄的藏品。

總計全書共收鏡 159 品,圖象或採攝影,或採墨本,印製甚爲精美,書前有

總日録,日下多十藏家,以爲參考。

本書所錄諸鏡,雖僅羅振玉所藏拓本的一部份,然多傳世的極品。如:卷上所錄「新莽始建國二年鏡」,爲西漢傳世僅見的有文字鏡。「齊建武五年鏡」,爲六朝僅見的傳世古鏡,極爲珍貴。又古鏡多爲止劃,偶有方形者。本書卷下所錄「西夏國書鏡」作王八邊形;「雙飛信鏡」及「圓林鏡」作花瓣形,亦甚難得。此外,有文字諸鏡,依次排比,可供瞭解古鏡製作變化的沿革。無記年月的古鏡,也可以據此作爲參證,而考得鏡身的時代背景。

(七)《占明器圖錄》四卷

本書成於國民 5 年(西元 1916年),有〈丙辰元月自序〉。

「明器」為古人殉葬專製的器物,《古明器圖錄》中所輯錄的明器,人多出於羅振王本人的收藏。羅振玉對於古明器的蒐集,始於清光緒21年(西元1895年),其後數年之間;陸續購入,最後竟然達到充盈几案,羅列室隅的地步。起初所收藏的古明器,僅限於唐代,漸漸才有了六朝與漢代者的古物。然而經二 餘年間的盜竊、損毀,到了民國5年的時候,只保存下三日多品。羅振玉於是選工寫影,截次重復,輯成此書

本書所收明器,計分四卷著錄:

卷一俑之屬(附魚神):八十二器。

卷二任器、竈舍、井殿、杵臼、牛車之屬:二十八器。

卷 家 备 之屬:四 器。

卷四塘塼附: ↑四器。

總計八類,185品(自序錄計為181品)。各卷均依世次列,上十三代,卜迄於唐。各器以實物影印,人部份爲陶土製品,也有部份爲銅製品。如:卷二銅竈及釜、甑、突等。可惜羅振王對器物質地甚少社明,是以無法今讀者充分盡知何者爲金屬所製。

(八)《殷虚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有〈丙辰四月自序〉。

清光緒 34年(西元 1908年),羅振玉初知甲骨出土之地爲但水之殯的小屯,後讀宋人《博古圖》,在多件古器下注明出於「河亶甲城」。羅振玉認爲,河亶甲城就是桓濱小屯,也就是史上所稱的「殷墟」。宣統 2年(西元 1910年),羅振玉先後四次派遣他的胞弟來恒水邊上的殷墟,獲得了古器數十件,視爲重寶。本來希望假以戰日,細心考究,同時將器物寫影精摹,將成果與世人分享。然而又認爲殷墟所出的遺寶,應當不止於如此區區之數,因而計劃親自前往蒐水。民國 3年(西元 1914年)春,計畫實現,羅振王親赴殷墟鬼求古器,卻僅獲得「球壁」

品而已。至此羅振王念及過去一段日子所獲得的殷虛遺物雖然多有殘斷,然而亦足以提供學者窺見古代良工製作的精美與古器的形制。於是親自督工寫影,賴 成此書,圖後並附錄研究、考證的心得。

本書共收占器物 56 種(原書讓計作五十五),多爲骨、E、齒、貝等材質的器物。圖象的大小長短,爲求存其原貌,全部依照原器的尺寸摩影。大形器物,便分爲數頁付印。對於無法依照原尺寸納入書頁篇幅中的特大器物,才加以縮印,並於附說中詳記原。大小。本書所收 56 種古器物中,僅「釋器殘耳」一件,屬生金製品。出自手工,而嵌以實石,精巧無匹。羅振王在〈附說〉中記述說:「古彝器斷耳,以銅爲之,花紋至上,而嵌以寶石,綠如翠石,不知爲何物(第三十九圖)。」可作爲原圖審閱時的參考。

本書的骨器,雕鏤花紋,多有與彝器相似之處,爲研究占器物形制難得的參 考資料。又有所存獸骨,骨上所契刻的文字,與甲骨文實無二致,也可提供甲骨 學者研究殷商文化的參考。

(儿)《夢郼草堂占金圖》 = 卷、《續編》 - 卷

《夢鄰草堂吉金圖》一卷成於民國 6 年 (西元 1917 年),有羅振玉(]已 月自序/《續編》 卷成於民國 7 年(西元 1918 年),有羅振王(以午八月自亭)。

羅振玉少好古器,單生蒐羅的古器極多。四十歲左右,所蒐得的古器已多達 充斥書室,無地指足的地步。可惜因時移事遷,幾經得天之後,占器易散難聚。 羅振王感慨之餘,不忍心古器就此祕藏不宣,於是取出所藏古器,影印器形圖象, 希望能廣加流傳。此番心跡,在〈丁巳自序〉中細膩的描述說:

在京師六年,三移居。長物多於家具,每值遷徙,躬身監護,惟恐有所損失。顧是時政綱日替,冷官未由報稱,巴謝病退居工湖。顧此累累者,不忍棄去,砍一一攜取,則陳篋數十歸裝,益不辨於是曩昔愛之如護頭目者,至此益增吾累矣!及……攜擊浮海,圖書、長物古鈴篋,運之逾月乃竟,又棄其重大不易致者。既至海東,無所作給,此古樂器,

稍稍出以易米,尋復悔之,更圖聚積。時丁桑海之變,士夫所藏乃大出, 北則盛伯及鐵雲藏器質於人者,往往充斥肆應。予先後共得數十品,曩 之所失,乃得復償。……鑒於前人署錄未成,而器乙星散,乃課兒子輩 柘墨,編爲《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

本書編成前後,羅振玉正旅居日本。書成不久,因國內近畿水災,殃及數省。 羅振玉眼見廣大災民顫天依賴,於是盡散隨身的值錢物品,換取錢財以圖賑卹災 民。在所尸售的物品中,也有本古金圖中所錄的部份占器。民國 7 年(西元 1918 年)春,羅振玉由日返國巡視災區,當地的古物商人以古器求售,於是羅振玉人 重新購得了 批古器物,約一上餘件。羅振玉將新得的古器物加以整理後,再增 添舊藏中尚未編入古金圖的器物,編成《夢郼草堂古金圖續編》。對此羅振王曾也 在〈戊午自序〉中感性地說:「物之聚于所好,殆如風之聚籜,忽聚忽聚,理之常 也。今予謀棄而獲存,處損而得益,此諸器既入予齋,不可不謀流傳之。」

《夢就草堂 与 全圖》 共分 「 卷 著錄:

卷三:計攻鐘二、鼎十二(原著錄計作十)、鬲一、簋二、霧七、啟八、尊一、 南一、觶四、觚一、爵二、角一、簋一、車帽一、古鍵一、金鋪一、 不知名古器二。共17類,54器。

卷中:計收占兵 二 九 (兵三、戈十一、戟四、劍二、矛二、鏃六、斧一)、 秦器十四 (符一、權八、量五)等。共 2 類,43 器。

卷卜: 計收漢器 : (景一、量一、鍾三、鈁一、勺一、鼎四、洗三、鎰二、熨斗一、錞一、車轄一、小器二、戈二」、魏器 二(弩機一、鈐一)、 蜀器 (鉤一)、小朝至明器 : 一(鉤一、造象九、鈴一、符一、銅牌一、銅犁一、犁箔四、銀定一、兵器一、銃一)。其中洪、魏、蜀器爲一類;六朝至明器爲一類。共2類、54器。

每卷前各有目錄,器目下分柱已見著錄與否,已見著錄的古器,則注明所著 錄之書;未見著錄的古器,偶而注明藏家與出土。

《續編》 卷、計收秦以前諸器四 · (鐘一、鼎五、禹二、甗二、簠五、彝二、敲五、口一、尊一、虚一、自一、觚一、爵三、戈一、矛二、弩機一、劍一、 族二、鉤一、不知名小器二、權一)、漢以後諸器二十七(鼎二、洗一、鑰一、ᄛ 一、權一、承水祭一、鈴一、鉤十、小器四、殘器一、造象坐二、魚符一、銀定 一)。共2類,68 器,前有目錄,器目下無說明。如果所存的器物爲器蓋,則於器 目下注明一個「蓋、字。

總計二編共收 219 器、率皆首曰圖象、次則銘文。不記尺寸形制、亦無考釋。

其中「楚鎛」、「泃城川」、「皮氏人鈴」(以上卷上);「商句兵」、「端支」、「山司 馬支」、「金書雕支」、「森端支」、「奇字斷劍」、「右鐐」、「貝鏃」、「文北鏃四」(以 上卷中);「元子小器」、「千金氏小器」、「日入千金鈴」、「大幸半鉤」、「真定帶鉤」、 「西夏國書銅牌」(以上卷下);「煮り小支」、「雍庫鑰」、「新莽噮權」、「大吉利小 鈴」、「宜月小器」、「官律所平小器二」、「山陽殘器」、「宋銀定」(以上續編)等32 器,皆爲拓本,而與其他諸器的攝影圖片不同。

此二編中所收錄的藏器精品甚多,如雜振卡在《丁巳自序》中所述:「如商之 幻貞、秦之虎符、鏤金之雕戈、異文之短劍、雜鳴之執、夜雨之鑄,或爲並世所 罕遘,或爲天水之舊藏。」又《及午自序》目序云:「若昆栀之鐘、雕庫之鑰、列 國之弩機,新莽之水盤,或人間所僅見,或占器之殊九。」此外,此二編中所收 藏品,有許多是前人未曾著錄器物。對金文研究而言,實屬重要的著述。

(十)《雪堂所藏古器物圖》~卷

本書成於民國 8 年(西元 1919 年),爲羅振王東渡日本時,繼《夢載草堂吉金圖》之後,另選占器小品編次而成的圖錄。羅振王在〈雪堂所藏占器物圖說序〉中說:「往歲避地海東,既編所藏占占仓爲《夢郼草堂占金圖》,復編他占器小品爲《雪堂所藏占器物圖》,付之影印。既竣上,適攜家返國,寓居津沾口記。。」則此編所輯占器小品,與《夢郼草堂占金圖》正、續編,可得窺羅振玉 54 歲前的收藏概況。

[「]註9 見王水誠《先秦彝銘著錄考辨》,頁372。

至10 見毛水誠《先奏雜銘著錄号辨》,頁371○

at 1. 見福開森《歷代著銘吉全目》,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0 年 西元 1971 年 台一 版, 頁 821。

zi 121 見玉水誠《先秦舞銘著錄 考辨》, 頁 373 a

at 13 羅根 王於民國 8年(西元1919年)3月自日返國·4月八居天津·列《雪堂所藏古 影物圖》當即成於此時。

本書所收占器小品,共分六類著錄,計收:

陶類: 九器(略)。

師此 筝 十一器。

占器物范:四器(略)。

明器:八器(鉛戈一、餘略,又原著誤計作五器)。

雜器類: 八器(略,又原著誤計作六器)。

總計全書共收八大類,83器(原著與計作六十七器)。其中金類佔22器。全書概取實物影印,頗爲精美。其中若有銘識,亦加以拓印。然而未記尺十人小,也無考釋。金類22器中,僅劑類與小鈴二器有銘識。書前列有總目,而無說明,器數計算上也多有疏誤。

本書人致根據器物材料分類,體例較善,各大類下的小目如果以「類」爲名,皆爲羅振玉不能定名的器物。如金類下的「劑類」、「斤類」、「斧類」、「戈類」等皆是。又劑類共有圖,實爲二品,而羅振玉卻注爲一品。經參酌《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得知離振王以爲那是古質劑的劑,二器爲一套,就像符節有二字一般,因此視爲一器。八也有一圖,應當是折斷的緣故,因此也不是二器。此外,如斤類二品,各有二圖,用以顯示一器的正則二百。因此若閱讀此書,當參考羅振玉民國3年(西元1924年)所著《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始能得其全貌。

(十一)《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二卷、附《補遺》

本書成於民國 14 年(西元 1925 年),影本收有〈宣統六年九月歷代符牌圖錄 自序〉 計 14 、〈乙丑十 月日序〉與〈宣統丙辰(西元 1916 年) [月歷代符牌 圖錄後編自序〉。

本書爲合《歷代符牌圖錄》前、後一編、益以民國 5 年至 14 年間所蒐得的符 牌而成、山雞振王的四子羅福葆、五子羅福頤摹寫。全書分上、下二卷著錄、各 依時代編次:

卷上:載節符八十九品。計列國節六、秦虎符二、漢虎符十五、新莽虎符四、 爵符一、晉虎符二、漢後隋前虎符十三、隋虎符十三、唐魚符二十二、

章 14 「清宣統 6 年」即民國 3 年 (西元 1914 年),羅振玉不奉民國年號,因此序名仍冠 避清宣統的年號

武周龜符七、金魚符 。

卷下:載牌八十六品 計北宋牌一、遼牌 、西夏牌五、南宋牌二、金牌二、 元牌 、明牌五十 (原目錄誤計作53),不知時代牌。

補遺: 截列國符及漢代符各。

總計符牌共 157 品,除《歷代符牌圖錄》前、後二編所載 109 品 全數收錄之 外,總共增加 48 品。羅振王畢生所蒐集的符牌拓本、摹本,畫在於此。書前列有 總目,符訂下多注左、右,偶而也記收藏家;牌下也多記次第字號。

羅振卜編撰《歷代符牌圖錄》前、後二編時,對於前人著錄的摹本,一概不予收錄。本圖錄改變體例,全數收錄。爲求體例統一,因此也全部改用摹寫。在精緻度上雖然不如前、後一編的拓本精美。然而線條與銘識清晰,亦足可觀。如果將本圖錄與前、後二編合觀,收效更佳。

羅振 工根據本圖錄中所載符牌,認爲可用以補正載籍疏謬的價值共有六點:

- ·口節:《周禮·掌節》中記載節制僅「虎節」、「人節」、「龍節」一種,羅振 王從「辟天夫虎符」得知秦代以前的節,正同於秦漢以後的符。又從其 他各類節的形制文字,得知在《周禮》所載的虎節、人節、龍節之外, 還有生形、馬形、鷹形、雁形等個類的節。
- (日爵符:過去研究新养制度的學者,都不知道當時有爵符的形制。本圖錄 中所載新養諸符中,有作虧形者,止足以補止載籍的不足
- · 田文字:模太守以下锗虎符,都是將文字書寫在於背脊上,再從中一分。 占節及秦代的「新動」、「陽陵」諸符,則爲兩側文字相同,而不將文字 中分。西漢初年的「安國侯虎符」、「臨袁侯虎符」仍舊沿用此制,可見 書於背脊而中分的符制,是漢代中葉以後才改變的制度。在此之前的研 究者,尚不瞭解虎符有左、右側書的書寫方式,也賴本圖錄的圖象實例 得到補正。
- 四口發兵之制:素來談及「符」的用途,都只知道爲發兵之用,卻無法詳細瞭解究竟該如何使用,載籍中也沒有提及。而本圖錄中所收錄的《秦新 據院符銘識》記載:「凡與上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公會王符乃敢行之; 燔獎事,雖毋會符,行也,」根據此段記載,秦代用符發兵的制度使瞭 然可知。
- 五日龜符之制:虎、魚諸符,都是從背脊中分而爲左右;龜符則由背甲及腹 甲上下判合,而刻字于背甲內側。然而傳世的龜符皆爲背甲,腹甲則屬 罕見。因此龜符的實際應用如何?載籍中無法提供是夠的資訊。本圖錄

中載有一件腹甲,刻有。個「司」字,與背甲所刻的「司」字牝牡相合, 雖僅一件,卻可以略補載籍的不足。

六口明代銅牌字號:明代銅牌字號的形制,《明會典》雖然有所記載,然而以 傳世的器物及拓本加以驗證,則有關形制與字號種類的記載,使出現記 載過於簡略或錯誤的現象。因此本圖錄所收載的明代銅牌,多有可以補 計前說的價值。

此外,本圖錄中所載符牌,雖不能囊括歷代所有的符牌。然而各代符牌的名稱、源流,舉凡自先秦的節,秦漢至隋代的虎符,唐宋的鱼符,武周的龜符,降至元代以後的牌等,其間的遞遭變化,卻都有跡可尋。因此本圖錄的編成,對於符牌的研究考證,價值無限。王國維有〈秦新郪虎符跋〉、〈秦陽陵虎符跋〉、〈新莽四虎符跋〉、〈隋銅虎符跋〉、〈僞周 龜符跋〉與〈元銅虎符跋〉等六篇論文 計 52,對歷代戶符的形制考證詳偏,多有發明。若與本圖錄相互參驗,收功益宏之(十二)《待時軒傳古別錄》一卷、《附說》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17 年 (西元 1928 年), 書題「「虞羅福頤摹」, 有羅福頤〈戊辰冬序〉, 書後並有羅振王所撰《阮説》 卷。

本書爲羅振玉五公子羅福頤稟承父命摹寫而成,〈戊辰冬序〉云:「古金文有 錯金銀爲文不可施ূূূূ 墨者,家人人病其不能流傳,每命以花乳石橅刻,久之得上 種,已又得唐封泥墨書硃印,文字黯淡,不可影照,復命橅刻於末。總得十一種, 家大人謂爲『下眞一等』,各爲題識。」

本書一卷,依時代編次,計:

.代:(魚匕一、距末一)。

秦二、虎符二)。

漢八(虎符一、爵一、車飾一、金馬書刀三)。

唐 (略)。

其收 12 器·文字與圖象·音摹刻精美,受羅振工稱美馬「下真一等」。圖前有總目·各目下分件字數及藏家·其中「秦新郪虎符」與「甲頁虎符」已見錄於《增訂歷代符牌圖錄》(甲兵符在《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中係以「陽陵虎符」之名見錄)。《附說》各器 1 條,共 12 條。

本書所錄器物雖僅 12 件,且圖象全出摹刻,有異眞品。然而所收諸器的價值, 可於《附說》中一 得知,因此亦不失爲羅振王的重要著作之一。

註 15 該六篇論又並見於烏程蔣氏二十卷本《觀堂集林》卷十五。

(十三)《貞松堂吉金圖》二卷、《續編》四卷

《真松堂吉金圖》三卷成於民國 24年(西元 1935 年),有《乙亥仲秋自序》。 《續編》四卷爲羅振玉未刊的遺稿,現僅存書目,內容不詳。

有趣的是,羅振玉在古器物收藏方面的心路歷程,可謂 被三折。他原想藉著占物販售以籌集資金,可惜事與願違。後來卜居天津期間,由於曾在友人家中親眼見過「靜勘」上精美豐富的文字,極爲珍愛,於是又以重金收購。京津一帶的商人得知後,便不時地帶著古器物來向他永售。羅振玉本想要以無刀收購來謝絕,然而當地古物商卻以容許延期償金的方式交易,使得羅振玉一時難以废拒,對於所喜愛的古器物,偶而也會加以選購。輾轉到了民國 17 年(西元 1929 年)底,羅振玉遷居旅順,大批古物頓時又成爲舟車運輸的累贅,這使得羅振玉對收藏古物的意念又幾乎完全打消。

在旅順居住期間,河南殷墟出土許多器物,一直乏人間津 占物商又紛紛去信給羅振玉,瀝陳商場經營的艱難,希望他能出資選購,以求渡過難關。此時雜振玉心中幾經交戰,於是人重心開啓了占物蒐集的念頭,他在〈乙亥自疗〉中說:「曩者予谋斥舊藏予活人,所顧既不克償,今茲所見,宜雲煙等視,何注意爲。顧念占物有盡,若不得所歸,至可矜惜,且以是時購求,殆亦利濟之一端。」他將購藏古物的行爲,當作是一種行善的義舉。其實,與其說是受到行善心理的驅使,不如說是他對古物打從真心喜好的結果。就這樣繼事蒐集的結果,羅振工又獲得了一代器一百多件;秦漢以後的器物數十件。加二昔日在大津時期所得的舊藏,爲數也頗可觀,於是命五了福蝕將這些占器物圖像網次成書。至於《續編》的成書情形,由於該書未得流傳,因此成書的經過也無從得知。

本書共分一卷 著錄:

卷川:計收觶, 一、虧 十一、暢 、雜器, 門、鐵一、鑵蓋一、會一、鍾

一、七二、權一、量一、馬節一、符鉤一、車轄一、車鍵一、馬銜二)、 「器二 | 八(勾兵四、戈九、戟六、矛二、劍二、七首一、戈鐵三、 弩機一) 等一代器。共5類,77器

卷、:計收秦權詔版二、漢器 I 「七(鼎六、壺二、鈁一、鐙四、洗二、酒運一、鍪一、符一、勺一、師比一、杖首一、葆調一、書刀四、鈴四、戟一、弩機二、鉛券四)、晉宋以降器十几(銅一、鏡一、造象十一、造象銅牌二、界牌三、銀定一)。附錄四(三代及漢石刻各一、唐封泥一、宋木褐一)。共4類、63器。

總計全書共收 198 器,前有總目,器目下僅分記字數,未言是否見於著錄, 亦不載藏家。各器率皆首鬥圖象,次拓銘文,不記形制尺寸,亦無考釋;器物圖 象多以攝影刊印爲主,偶而也採用拓本,體例同於《夢鄣草堂吉金圖》。

從本書所錄,可窺見羅振玉自民國8年(西元1919年)至民國24年(西元1935年)間收藏的情形,其中不乏前所未見的稀世珍品。〈乙亥自序〉中舉例說:「若午氏之鑰、中鑵之蓋、魚鼎之匕、**的**量、鄀權、馬節、馬銜、匕首、酒**延**與夫金馬書刀,並爲前賢所未睹,考古所取資。」又此編的日錄,分類以時代爲綱,體例亦較精密。唯附錄四器,不屬古金,與書名雖屬不類,不過亦無礙宏旨。此外,羅振玉在、乙亥自序〉中所稱引的「静敏」,於總日中卻列入「彝類」,並定名爲「靜暴」,實有未當。

附錄

(一)《上虞羅氏雪堂所藏銅器拓本》

本書英榮宗《羅雪堂先生年譜》著錄於民國 12 年癸亥(西元 1923 年)。由於 該書未見傳存,因此詳細的內容難考

民國 24 年《考古學社社刊》第二期(社員著作及印書介紹)曾記載本書著成的緣起說:「上虞羅氏所藏古器物素冠海內、八年前,閩縣陳承修先生,曾發起向羅氏磋商集拓流傳,由周君看丁施墨,得一十部。司人分索,供不應來。」根據這段記載,則本書當成於民國 16 年,與莫氏生譜所著錄的年代不同,不知何是何非?在此暫依據莫氏之說。本書因缺乏其他相有關資料,因此全書的內容體例如何,也無從得知,越爲憾事。否則此書所收拓本,係至部出自羅振王的藏器,非僅可藉此得窺羅振王五十八歲以前所藏銅器的概況,更有助於古令圖象、目錄的研究與比勘。

(二)《貞松堂藏器墨影》三卷《續集》三卷

《貞松堂藏器墨影》與《續集》相繼或於民國 20 年(西元 1931 年)。最初出版時,《貞松堂藏器墨影》僅精拓 部,每部份爲 冊;《續集》也僅拓 部,每部同樣分爲 冊。而今該二部書均不見傳存,內容體例分別見於《北平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社刊》第二期〈社員著作及印書介紹〉及第三期〈社員出版新書介紹〉。

民國 12 年癸亥(西元 1923 年)、陳承修發起向羅振玉磋商,將所收藏的占器物加以集拓流傳,經羅振玉自肯之後,遂請問希丁施譽精拓,編成《上虞羅氏雪堂所藏銅器拓本》 書。此後八中期間,羅振玉續有所得,北平考古學社同仁於是再度商得羅振玉的同意,將前書未曾施墨收錄的藏器再予編錄,編成《貞松堂藏器墨影》。因此本書與八年前所編的《上虞羅氏雪堂所藏銅器拓本》互為姊妹之作。不久之後,考古學社司仁再取得羅振玉所藏及續得的藏品,編爲《續集》一卷,對前二編所未能錄者再加袖充。

本書前集計收:鐘二、鼎十九、鬲三、霧四、段六、簠一、壺四、卣三、盉一、觚九、觶 一、爵二中一、盤一、雜器九(不詳)、漢以來器十六(不詳)等。共15 類、115 器。

《續集》計收:鐘 、鼎土 、鬲、、彝土、閔八、簠五、簋一、尊一、壺 、同 、觚土 、觶五、爵士 、角 、雜器五(不詳)、兵器 (不 詳)、秦漢以卜器亡(不詳)。共17 類,99 器。

總計先後二集共收 214 器,一概採用原器拓FJ成書。

本書 人名《羅振 玉藏 三代令文拓本》,觀書中所錄藏器,一代以外,還兼收了 部份秦漢器。若以「三代」爲名,名實不能相符,因此仍以《貞松堂藏器墨影》 爲書名較佳。

1、文字類

羅振丁的全文學著述, 订供輯入文字類者共有九種, 計爲:

()《淮陰金石僅錄》 卷、《附編》 卷、《補遺》 卷、(《楚州金石錄》 一卷、附(存目));(1)《秦仓石刻辭》一卷;()《殷文存》 一卷;(四)《兩 浙((金)) 新((五))《卷;(五))《地券徵行》 一卷;(六)《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 一卷、附《鏡話》 卷;(七)《貞松堂集占遺文》十六卷、《補遺》 卷、《續編》 一卷、《續編》 一卷; 八)《雪堂所藏与令文字》;(九 《三代与金文存》 1 中卷。 另附錄《金石臺編補上》四卷。總計土種,分別介紹於後;

(一)《淮陰金石僅錄》一卷、《附編》一卷、《補遺》一卷 (《楚州金石錄》一卷、附《存目》)

《准陰令石僅存錄》成於清光緒 10 年(西元 1884 年),有羅振下〈甲申六月 白序〉。《附編》成於光緒 17 年(西元 1891 年),有(辛卯自序〉,並附有光緒 18 年(西元 1892 年)12 月 [錫祺〈跋〉。《補遺》亦成於光緒 17 年,兼有羅振王與 上錫祺〈跋〉。

民國 7 年(西元 1918 年) 又撮合正錄、《陶編》與《補遺》中的其中「器, 將書名更爲《楚川金石錄》,重新刊行。

「楚州」之名始於唐代,《新唐書·地理志》云:「楚州,淮陰郡。」唐代的楚州,也就是未代的准陰郡。准陰是江北的大郡,自古即是文物薈萃的重鎮,出土過許多的占金樂石,可惜流存下來有限 羅振玉旅居當地多年,曾花費許多的心血來蒐尋古器物。所獲得的令石器物達數土種,人多是前人未曾著錄孤品。於是羅振玉對這些古器物細加考數之後,彙編成卷。題爲「僅存錄」,主要是用以表達對已佚者不可更睹的感嘆,更冀望僅存者得以永遠保存流傳。

本書正錄收金石刻又19 号·其中金頫佔了9 品(鐘一、銅蓴一、銅罍下盤一、銅罍一、銅蓴下盤一、象蓴一、銅爵二、艫一)。器物的年代歷經唐、末、金、元四朝,編輯體例係以器爲類,各器目後詳記尺寸人小及書體、字數,次錄款識,部份附有考證,體例與王昶的《金石荃編》相同。

《附編》共收金石目錄 17 品,其中金類僅「銅杆銘」 品,器名後略有考證,惟不錄款識 篇後附有「准陰已佚諸碑」的目錄,共13 種,體例亦同。

《補遺》共錄金石刻文 89 品, 具中金類僅佔 3 品(銅邊象一、印一、鐵鐘一), 其餘都是轉文,體例也與正錄相司。

民國 7 年更名發1丁的《楚州金石錄》, 共錄器 30 品, 正錄、附編所收錄的器物全數收入; 而「東嶽廟鐵鐘款識」與「移相哥大王印」二品, 則採自《補遺》。 其後所附《楚州金石存目》, 則與《附編》所附錄的內容完全相同

本書為雜振玉沙足仓文學以來的首部著作,草成之初,尚未年滿一十。可見他的聰穎慧識,實屬不凡。上錫祺嘗評論說:「羅君叔體,上虞人也。旅居淨陰, 婚金石成癖,藏碑版千餘通、杅、洗、盤、敦、當、瓦之屬稱是。念淮陰金石之 极佚蕩缺,口凝手胝,摹拓椎搨,悉心考證。正往史之失,補玉乘之遺,必云抗 衡阮儀徵、翁大興、上青浦、孫陽湖所不敢知。然於金石,可繼張力臣、吳上天; 於准陰可繼張毅文、范詠春。此錄一出,僅存者永存,夫豈祺之奉,不亦淮之人 之幸邦。」對初昌茅廬的雜振王而言,可說是推崇備至。

(二)《秦金石刻辭》三卷

本書發表於民國 3 年、西元 1914 年 デ 有羅振王 (甲寅九月目序)。

秦代傳世的文字,素來僅能在泰口刻石等秦代刻石中略窺一斑。到了秦代權量出土後,為秦代文化的研究,增添了可貴的材料。允緒28年(西元1902年),羅振玉百次在端方的官宅中見到權量上的秦刻文字,摩挲良久,愛不釋手。於是與端方暢談當時國內秦器的收藏情况,並表達希望將傳世的秦代金石刻辭集輯成為專書的想法。他想用新得的「秦陽陵虎符」,以永換得端方所藏的秦代權量墨拓富時端方雖然概然應允,可惜因故延召未果。不久之後,辛亥革命事起,竭方在革命事件中死難,羅振玉也獲海遠走日本,与日交換墨拓的宿願,終究未能得償。羅振王到了日本之後,檢視隨身帶往日本的藏本,大致上還算完備,再加上昔日得自端方的部份藏器墨本,於是集錄而成本書。不過羅振王最感遺憾的事,仍是本書雖然如顧輯成,卻終究未能取得端方所收藏的秦刻權量墨本。

木書共分 · 卷著錄:

卷上金四十一品:符一、權干四、量九、語版十八、戈。

卷中有一品:(略)。

卷下陶七品:(略)。

共3類、53器,書前有總目,器目下分注舊藏家,分類尚稱、致。

本書上所收,全部採用經羅振玉考訂認爲是秦代全石器物的拓本,對於秦代 文物的研究,極便參考。可惜未附考釋,是爲美中不足。

(三)《殷文存》二卷

本書成於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而發表於民國 6 年(西元 1917 年),有羅振王(丁巴三月自序)。

本書爲傳拓殷代吉金文字的專書,在本書之前,殷代文字僅見於宋代以來所留存的傳世藝器之一。清代末年殷墟甲骨大量出土,殷代文字的可見度也隨之遽增。羅振王躬逢其盛,加上個人素來對於古文字的雅好,於是著成斷代著錄的專書。先是民國元年(西元 1912 年)與民國 5 年(西元 1916 年)選取出土甲骨陸續編成的《殷虛書契前編》與《殷虛書契後編》,並且加以考釋;其後又聚集藝器拓本中的殷代文字,輯成本書一卷。不過殷墟甲骨的著錄,在斷代方面疑問較少。但對於霧器文字的著錄,則比較難以釐定。對於這樣的差異,羅振王在〈丁巳月自序〉中也無奈的表示:「……書契文字出於洹陰,其地爲古之殷虛,其文字中又多見殷先公、先上之名號,其爲殷人文字,信而有徵。若夫彝器,則出土之地,往往無考,昔人著錄號爲商器者,亦非盡有根據。」不過,羅振玉在面對這樣的

難題時,也從殷代「以田爲名」的命名現象中,尋得一則可供依循的斷代通例:「惟商人以日爲名,通手上下,此編集錄,即以是爲釋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皆人之。雖象形之字,或上及夏氏日名之制,亦下施於周初,要之不離殷器者近是。」雖然這則通例並不算嚴謹,尤其是可能觸及夏末或周初的部份。然而,殷代文字自此有了專錄行世,斷代研究也開始有了初步成果,本書的編著,自有其可貴的價值。

本書共分 卷著錄:

卷上:錄鼎八十一、鬲五、甗八、殷「十二、彝四十九、尊八十九、壺五、 百一百 : 十二

卷下:錄爵二百 二 六、角 + 五、觚 二十八、觶四十七、斝 | 、罍四、兕觽、盉十七、般 、匜七、酓 1、豆 。

總計共 20 類,755 器。各器但錄銘文,未附圖象,亦無考釋。書前有總目, 備載器名而已。

本書爲一部銘文豐富的斷代專書,斷代標準以殷人「以日爲名」與「占象形 文字」爲依據 此 標準「省吾在(續殷文存序)中加以駁議說:「《殷文存》中,如「叔向殷」、「同占」,考其時,均在成康之後。既非殷文,亦非周初。蓋以日爲 名,正沿用於西周中葉。」此外,本書中還有部份疏失:

有釋欽重出的編錄疏失,如:卷上「聯行文癸尊」重出於解;「書尊」重出於 南;卷下「⑩父辛盉」重出於鬲等皆是。

有誤識其器的情形,如:卷上「**肾**父乙卣」實爲盉;「**乺**受且」卣」質爲尊,這是因爲未見原器的緣故。

還有器物定名不當的情形,如:卷上「乍父丙鼎」當定名爲「疋虫霖鼎」;「乍 父丁鼎」當定名爲「謀鼎」。

另外,本書卷下所收〈丁罍銘文〉,當係僞刻 註16。

(四)《兩浙佚金佚石集存》-卷

本書成於民國6年(西元1917年)・有羅振王(丁巳十一月日寺)。

光緒 24 年(西元 1898 年),羅振玉陪同友人遊歷、海,見過隋軒舊藏書《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銅罄拓本之後,開始認真地收藏兩斯的佚令佚石。在蒐羅的過程中,也曾遭遇過頗多曲折。經過了多年之後,羅振玉將所蒐得的藏品取出檢視,想起蒐羅過程中的種種困難,所得器物也都來之不易。於是著手選工扣印,

ex 6 參見王水誠《先秦舜銘著錄考辨》,頁 379。

希望將所藏加以留傳·以嘉惠兩浙留心鄉邦金石文物的學者·因而得以編成此書。

本書取唐、宋、元、晉四朝的器物拓本共9品。其中金類佔了5品,計有:「唐 般石波羅蜜多心經銅響」、「佛說阿彌陀經銅罄」、「宋嘉與府新鑄銅漏銘」、「本化 銅漏銘」、「元二虞銅漏銘」等。書前有目錄,器目下分社舊藏家。

本書所收雖然都是唐、宋以後的器物,在考古方面的價值有限,但對方。的 研究而言,也算略有小補。

(五)《地券徵存》-卷

本書成於民國7年(西元1918年)・有雑振王〈戊午十月跋〉。

歷來傳世的地券甚少,學者亦大多不甚注重,因此也從來沒有過專書。羅振 五在所收藏的墓葬品中,對於歷代地券偶有所得,於是對其上的文字進行校寫, 集輯成書,立在〈戊午十月跋〉考證說:「古者喪墓之有地券,不知所自始。以予 平生所見,傳世之最先者,當漢之建初;近者,訖於明之天啓。其刻辭雖有增損 因革,而大惛率相類。其形製則占今頗殊,其以王者,形如方;以鉛者如簡;其 以專者,率先者小而後者大,或代專以石,然仁。」而已。」

本書所收地勞共 19 品, 日漢迄明(含高麗地券 -), 各以時代先後爲次。其中屬於金類者,僅有「漢係成買地鉛券」及「漢房桃枝買地鉛券」2 品,其餘的都是于券與磚券。各券目後分(主尺、人/)、書體、字數、質地與存佚。偶而也注明藏家及出 1 地; 銘識以楷書寫錄。書前有總目,也部份還注明了製作年代,可供參檢。

本書爲地券專書的艦殤,其中金類的材質雖然較少,然而從漢以、的地券形 制、源流與銘辭的因革,可藉此略見 斑。

(六)《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一卷、附《鏡話》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18 年(西元 1929 年),有羅振玉 己巳夏自序〉,爲羅振畢生研究銅鏡的總成果。

元緒 9 年 (西元 1883 年)羅振 F 得到了生平中的第一面占鏡,對於鏡上的刻畫特巧;文字瓖奇與辭旨溫雅極感喜愛。往後的數十年間,廣搜博求的結果,所累積的墨本漸漸豐富,使開始計劃將所藏編爲輯集古鏡銘的專書。於民國 5 年 (西元 1916 年)編成了《占鏡圖錄》。完成之後,本想再队刻鏡銘之未入錄的部份,結果卻因事中輟。廷至民國 J 7 年,羅振于在次遷徙遼東 翌年,才開始將藏鏡與諸家的墨本加以處理,命長孫繼祖集錄,並自章〈鏡話〉49 則附於卷後,本書才終底於成。

錄中所集鏡銘共 193 則,上起漢代,下至於金。少則 10 字,多近 200 字,全 部田羅振王以轄書親子抄錄。書後所附《鏡話》49 則,詳述歷代以來的鏡制;稀 世罕見的珍品,也都特別加以標本。

(七)《貞松堂集古遺文》+ト、ホ、《補遺》ニホ、《續編》ニホ、《續補》-ホ

本書正編成於民國 19年(西元 1930年),有羅振玉(庚年孟冬自序);《補遺》 卷成於民國 20年(西元 1931年),有《辛未九月自序》;《續編》 [卷成於民國 22年(西元 1933年),有《癸酉仲夏自序》;《續補》 卷亦成於民國 22年(西元 1933年),其書未見。

令义的著錄,始於宋代,歷元、明一代申衰,至清代而入盛。清代金文的著錄,始於錢站的《十六長樂堂占器款識》與阮元的《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著錄最豐復的著作,當屬吳大戲的《惷齋集古錄》與吳式芬的《擬古錄金文》。其中《撰古錄金文》所集,雖然達到一千餘器,然而入多是承襲前入成果,再加上個人增益的部份而成。民國 17年 (西元 1928 年)冬,羅振王彙集二十年來蒐集所得,雖事前修,命子福頤、孫繼祖細加摹寫,舉凡《攈古》、《集古》二錄以前諸書所未曾著錄過的銘文, 併錄入書中,輯成且編十六卷、《庚午孟冬自序》中記錄本編成書的背景說:「此編所載,多出晚近,前人所未及見。計其都數,亦均于兩家。惟頻歲以來,關雒榛蕪,稚理滿地。中/一歲出古器不卜千餘;關中秦又公墓比聞罹溫韜之厄,亦得古器盈百;承之以禁,其禁視匍齋所藏寶雞所計,尤巨且精。顧或流出重瀛;或淪于盗窟,倉史必跡,未由得窺、則此編所載,亦非敢云備。」口編完成後續有所見,又陸續完成《補遺》與《續編》。羅振下一中間所得見,且爲前人未曾著錄的占器墨本,人抵具在本書諸編之中。

本書正編分 六卷著錄,依時代編次,計:

代:鐘·十、句耀·、針鐵·、饒八、鼎 百四十八、內四十 ·、獻十八、 彝一百、殷 百 · 十九、簠 · 十五、簋十八、館八十 · 、 磨五、壶 · 十 · 、 向八十 · 、 智十八、盉十八、觚 · 十五、解七 · 四、爵 · 百 · 一 · 四、角八、盤 · 四、匜 · 七、雜器四 · (錡一、冰鑑一、鑵葢 · 一、產二、會一、盧一、鑑一、輔二、 萬三、盆一、盦葢一、鈾一、 鍾一、鐘鉤一、七二、符一、權二、勺一、量一、劑二、車繼二、車 轄一、車鍵一、馬銜二、符鉤一、雜小器七)、支 · 六、戟 · 一、 矛 · 十、劍 · 八、矢鏃 · 四、矢括 · 、 等機四、雜兵六(鐵二、距末 · 、 七 首一、斧一)。

秦:權广、量四、詔版 。

漢全魏晉:鼎:十七、壺五、鑽:一、度量衡器 一、鍾十二、紡六、洗四四、鉤十一、雜器四十九(鐘二、鉦一、錞于二、匜一、缶一、扁一、鎭四、銚一、卣一、鎮斗一、鑪一、熨斗四、書刀三、農器四、鈴九、鈴笼一、杖首一、葆調一、小器二、啟馬印一、雜銅器六、銅牌一、鉛卷七、只器石(較二、矛一、劍格二)、弩機 十。

八朝至元:符六、銀五。

總計 1525 器。編巾銘識全採摹寫·間柱舊藏家及曾見著錄之處。編前有總曰, 各器目下注明字數。凡存有器蓋者,也 併加以注明。

《補遺》分三卷著錄、依時代編次、計:

代:鐘三、周三 八、鬲七、甗四、季三十二、殷十、簠一、簋一、尊十 九、罍二、雹九、卣二十九、斝二、盖三、觚十六、觶十一、爵二十九、觥 、 匜 、雜器三、鐸一、鈴二八、兵器六(句兵二、戈二、戟一、矛一)。

秦:權量四。

漢:鼎土七、壺十二、鐙四、權量器八、洗四十三(原目錄誤什作四十六)、 帶釗四、雜器二 六(鐘一、錞于一、律管一、栝二、盤一、區一、雜 銅器五、銅錢一、平一、籌十二)、兵器八(執一、斧一、弩機六)。

漢以後器四(虎府一、魚符一、鶴符一、牌一)

總計 335 器 (原序誤計作三百三十八·目錄誤計作三百三十七), 體例同於止編, 惟總目下未註字數。

《續編》分二卷著錄,亦依時代爲次,計:

代:鐘干1、鼎六十八、扇七、甗五、霧十七、殷二十二、憲四、簋1、 尊干じ、罍1、壺六、卣 干1、閏1、盉九、觚干1、觶二十八、爵 六 九、角一、盤八、占兵七(矛一、戈一、執一、刻格一、戈墩一、 弩機二)、權一。

宋:符牌 、

總計 350 器 (原序及目均誤計作三百四十五器),體例全同於止編

以上一編所收,總計 2214 器。除其中 181 器散見於《西清占鑑》、《續鑑》甲、 乙編及《寧壽鑑古》外,其餘都未見前入收錄。因此本書誠如羅振玉〈癸酉自序〉 所說:「足補諸家所未備」。

本書所錄,凡前書器名爲「敦」者,全部正名爲「設」。不過收錄爲霧器的部

份,仍有多器有行正名。此外,多有命名不當的情形。如:止編卷上「鉦鐵」當作「余冉釭」;「日在庚句鑵」當作「邹歆」延」。卷五「南宮葭」當作「保侃母簋」。卷六及《補遺》卷上「實閣」當作「小臣謎簋」;《補遺》卷上「禦閣」當作「我閣」。《續編》卷中「禦簋」實爲「我鼎」的器蓋;「垤不上卣」當作「宜子卣」。

還有一些鑑別上的疏誤,如:正編卷 「了鐃」;卷二「郜史碩文鼎」;卷四「齋不起作席伯鬲」、「中龔父甗」;卷七「叔爽父作文考尊」等,皆屬膺品 註 17 。 另外,在器銘考釋方面,也不乏可議之處 註 18.。

(八)《雪堂所藏吉金文字》

本書成於何時,由於其書不傳,難於詳考,僅見著錄於莫榮宗《羅雪堂先生 著述年表》及《羅雪堂先生生譜》。據《年譜》記載:「民國 22 年 癸酉 (西元 1933 年)成《雪堂所藏与金文字》。」據此知此書成於民國 22 年。

(九)《三代吉金文存》ニ+参

本書成於民國 25 年(西元 1936 年),有羅振王〈囚了重九自序〉。各卷頁首題「集占遺文第二。

字 亥 革命,上國維隨羅振王東渡日本,專攻古文字學。在羅振王的引導之下,編成〈宋代令文著錄表〉與〈國朝金文著錄表〉,嘉惠古金文研究學者,備供查考。接著羅振士又對王國維表示,前人對於古藝器文字,往往僅就一器加以考釋,而無綜會傳世古器文字,加以分類通考的作品。應當分列「邦國」、「官氏」、「禮制」、「文字」、等四類,撰寫《古令文通釋》一類的書。王國維對這番見解極表讚同,本打算立即著手進行。然而由於隻身先行返國,這項研究工作也以好暫時停擺。返回上海之後,王國維發現在當地集書甚難,想要進行金文通釋的工作,確有實際上的困難。於是去函給羅振玉,建議不如將所藏墨本加以整理,無論是否曾經前人著錄,和先行彙輯成書,日後即可根據此書進行通釋的研究工作。當時,羅振玉接受了這項建議,以因人事紛擾,使得這項工作又一再延宕。民國 16 年(西元 1927 年),上國維日元於北中頤和園角藻軒,使得通釋金文的構想終究是化為泡影,未能如顧以價。直到民國 24 年(西元 1935 年),羅振王念及四十年的辛苦蒐集,慨然有感於「今日不作,來者其誰予?」於是盡取舊藏墨本,命五子福願分類彙編,督工拓印。經過一年多的編輯工作,完成了本書工十卷。因此本書可說是羅振玉單生所集一代令文拓本的總集,更是自宋以來殷周工代金文集大成的

at 17 參見客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西元 1941 年鉛印本,頁 215。

at 18 參見玉水誠《先秦舜銘著錄考辨》,頁 405~408。

皇皇鉅編。

本書以器爲類,并分 十卷菩錄,言:鐘 白 中四(含縛一),鼎八三十十、鹼七十 、扇 百二十一、霽 百九十五、殷四白 十九、簋九 1 、簋六十、豆十 、醇 百七 、罍二十六、壺一百 十二、豈一百二十八、母五十二、盉六 、觚 百 十月、觶 11 五十六、爵七白 二、角 十二、盤六、匜六十八、雜器 百六 (鐘鉤一、句鑼四、鉦鐵一、鏡二十六、鐸一、鈴三、孟五、盆一、盧二、毗一、 北一、惟一、鈿一、譚四、鋘一、繪一、 澹一、 倉二、 鐵三、 鑄字銅器三、 鎬一、 槍一、 鐘二、 句八、 刀二、 七二、冊冊中一、農器三、 吳武軍銅器一、 杖首一、節六、鉤二、 權三、 門鋪五、 車書四、 華建三、 鑒七、 馬銜二、銅牌二、 小器十九)、 文 白、十四、戟六十、 矛四十八、 雜兵九十一(七首一、劍二十、劍格三、劍珌一、斧十二、 矢族三十七、 矢括三、 置機一、 營牙三、 距末三、 支鐵五、銅艇一、 左鍾行銅器一)。

總計 26 類,4835 器。所錄諸器,全採拓本,未附考釋。各卷前均有目錄,器 目下注明了數。

本書所錄拓本,睥睨當世。不論是內容之豐富,鑑別之嚴謹與印刷之精美, 都是私家拓印流傳占金文字首屈一指的著作。因此本書成書以來,備受金文學家 推崇,也是研究金文的學者所不可或缺的要籍。本書中所收拓本,固有許多曾經 見於舊錄,然而更不乏舊錄未見的器墨。如:「沃鐘」、「這点止百鐘」、「妥鼎」等, 不勝枚舉。

不過,本書的著錄內容雖然經過謹嚴的鑑別,然而山於器類實在龐雜,因此 爲誤之處也是在所難免。有些是形記言的錯誤,如:所題「齊孟姜鼎」實應爲也; 「延彝」實應爲盤……等。還有命名不當的情形,如:「楚公鐘」當作「楚公旁止 鐘:「「「大氏鐘」當作「十文鐘」……等。還有部份價品攙雜其中,且已見於舊錄 之中,如:「吳生鼎」、「齋不起鬲」、「令彝」、「豐姑設」、「王子中簠」、「陳逆簠」、 「示爽父尊」、「往中且觶」、「歸父盤」、「至父矣匜」、「且乙支」、「且日己支」、「且 日孔支」與「大兄日乙支」……等皆是 5.19)。

附錄

(一)《金石萃編補正》四卷

E 19、參見王水誠《先秦彝銘著錄考辨》, 頁 548 至 552 c

本書未見刊行。

民國 30 年(西元 1941 年) 維振于的孫了羅繼祖編成《真松老人遺稿》甲集,於「附錄一」〈真松老人著述總日〉中將本書列人「未刊目」。茲根據該著述總日的記載,附錄於此。

按《金石萃編》為中國維所撰,羅振王本書應是根據該書的內容而有所補正。由於其書未見刊行,因此內容人要也無從得知,又羅振王於清光緒 11 年(西元 1885年)曾作《金石萃編校字記》一卷,維所校內容皆爲碑版又字,與金文不甚相關,是否即爲本書的四卷之一,亦未可知。

四、題跋類

羅振玉的金文學著述,可供輯入題跋類者共有十七種,計爲:

(一)《面城精舍雜文》二卷;(二)《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一卷;(二)《雪草校刊群書叙錄》二卷;(四)《雲窗漫稿》一卷;(五)《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六)《松翁近稿》一卷、附《補遺》;、七 《丙寅稿》一卷;(八)《雪堂所藏令石文字簿錄》一卷; 九)《久寿考釋》一卷;(一)《丁戌稿》一卷、附《校記》;(一)《遼居石稿》一卷;(十二)《松翁未焚稿》一卷;(十二)《松翁未焚稿》一卷;(十四)《中摩稿》一卷;(十五)《後丁)及稿》一卷;(十二)《人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十七 《貞松老人外集》四卷、《補遺》一卷。分別介紹於後:

(一)《面城精含雜文》二卷

本書分甲、乙兩編、各一卷。申編成於凊光緒 17 年 (西元 1891 年),有羅振王〈亳卯仲秋自序〉;乙編成於光緒 21 年 (西元 1895 年),有〈乙未陬月自序〉。

本書應爲羅振玉早期的著作之一,雖然名爲「雜文」,實則內容多爲敘跋,因此列入題跋類中介紹。內容大致不出經史,諸子與金石、字書的範疇。甲編輯文53 篇、乙編輯文45 篇,共計98 篇。其中可供金文學研究參考的內容有四篇,茲列目於下:

甲編:

錢文考

准陰金石僅存錄序,

乙編:

(釋点)

石鼓文跋

此四篇除《石鼓文跋》與〈釋卣〉「篇徵引金又考釋文字之外,餘二篇雖未直接涉及令文的研究,然而《錢文考》一又,對羅振王所收藏的上六权古錢詳加考證,可補入越史記的不足。而《准陰金石僅存錄序》論述方志金石學的起源,亦有參考的價值。

(二)《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卷

本書成於清光緒 33 年(西元 1907 年), 有羅振王〈丁未正月自序〉。

羅振下初治金石學時,年僅十六。此後每有所遇,必定隨時筆記,以致累積的心得也逐漸增多。年長之後,由於輾轉遷徙,使得篋中所存的稿件喪二大年,也因此萌生了輯集成書的念頭。光緒 32 年(西元 1906 年)的冬天,羅振王選擇了一些自認有傳存價值的題記一百多則,命長了福成寫定,輯成了此書。因此本書中所收的題跋作品,可以代表羅振玉在四十二歲以前研究金石文字的心得與成績。

書中所輯題跋又字共 105 則,其中與金文相關的部份共有 55 則,分列如下: 〈孟鼎政/(重見《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以下簡稱「雪金跋」)

〈毛公鼎跋, (重見「雪金跛)

〈滔鼎跋〉(重見 雪金跋」)

(克鼎跋)(重見「雪金跋」)

〈頌鼎跋〉(重見「雪金跋)

〈師苧父鼎跋〉(重見「雪金跋」)

〈大蒐鼎跋〉

(南宮鼎跋)

〈羞鼎跋〉

〈荷貝父】鼎跋〉

〈周蹇鼎跋〉

〈叔我鼎跋〉

〈字周鍾跋〉

(兮仲鐘跛)(重見 雪金跋」)

〈丼人鏡跋〉(重見「雪金跋」)

〈邵鐘跋〉

〈遺小子啟跋,(重見「雪金跋」)

〈師西憨跋/

〈且己敼跋〉

```
、同啟跋〉(重見 雪金跋」)
〈人贅跋〉
〈宗婦啟跋〉
〈 子立酸跋 〉
〈不裝戲跋〉(重見 雪金跋山)
〈卿彝跋〉(重見「雪金跛」)
〈门彝跋〉(重見 雪金跋」)
〈從釋跋〉(重見「雪金跋」)
(重屋泰跋)
〈糾彝跋〉
(子父已爵跋)
〈旅爵跋〉
〈 戸父 关 野 敬 ( 重 見 「 雪 金 跋 」)
〈丁四角跋〉(重見「雪金跋」,器名作「丁未角跋」)
(癸文乙卣跋)
〈女婦白跋〉(重見「雪金跋」)
〈虚形卣跋〉
(矩尊跋)(重見「雪金跋」)
〈吳尊跋〉
〈袁尊跋〉(重見「奪金跋」)
(號季了白盤跋)(重見「雪金跋」)
〈散氏盤跋/(重見「雪金跋 )
〈中態父勵跋〉
〈齊侯甔跋〉
〈珥仲篤跋〉
、陳猷学跋〉
〈鸩奸專跋〉
〈媰鐸跋〉
〈口入刀跋〉
〈占銅具跋〉
〈四朱泉跋〉
〈奈孝公量跋〉(重見「雪金跋」)
```

- (漢孫成買地卷跋)(重見 雪金跋)
- (金宣撫使銅魚符數)(重見 雪金数)
- 〈明神機銃匙跋〉(重見「雪金跋」)

在此 55 則截尾中,其中 27 則後經改訂,重收於《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改訂前後,文字頗有出入,可一併參考。

本書題跋主要以《說文》爲津梁,並參引諸家之言加以考證,自成一說。其中有以金又應證許說正確的部份,如:〈毛公鼎跋〉的「說緒」即是。也有引用金文訂正說文誤謬的部份,如:〈兮仲鐘跋〉的「說者」;〈井入鐘跋〉的「說书」皆是。考辨詳博,多所發明,爲羅振玉金又學中重要著作之。。

(三)《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

此書成於民國 7年(西元 1918年),有上國維、以午六月既望序)。

羅振玉於民國 7 年以前所校刊的書籍,多達二百五十餘種,九百餘卷。對於 其中此較特殊的書籍,也都一一撰寫敘錄。民國 7 年的夏天,羅振玉彙集多年來 校刊諸書的書敘、題跋,總計 174 篇,編成此書。其中與金文研究相關的部份, 共有 21 篇,列目於下:

〈殷虚書契考釋序〉(宣統甲寅12月作)

- 〈秦金石刻辭序〉(宣統甲寅9月朔作)
- (歷代符牌錄序)(宣統6年6月作) 計20
- 〈歷代行牌後錄序〉(宣統丙長3月晦作)
- 〈古器物范圖錄序〉(民國5年丙辰3月作)
- 〈金泥石屑序〉(民國5年丙辰3月作)
- 〈四朝鈔幣圖錄序〉(宣統甲寅9月作)
- (古明器圖錄序)(民國5年丙辰9月作)
- (占鏡圖錄序)(民國5年丙辰8月既望作)
- 〈夢鄣草室古金圖序〉、民國6年丁已10月作)
- 〈夢鄣草堂吉金圖續編序〉(民國7年戊午8月朝作)
- 〈兩衝佚金佚石集存序,(民國6年丁已11月作)
- 〈海外 5金錄序〉(民國9年庚申6月作)
-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民國9年庚申8月作)

母20 見本章二、↓錄類〔註12, ^

〈古兵符考略殘稿序〉(民國5年丙辰4月作)

(權衡度量實驗考序)(宣統乙卯4月作)

、金石萃編未刻稿跋〉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跋〉(民國4年乙卯9月作)

〈簠齋金白文考釋跋 (宣統5年作)

〈地卷徵存跋〉(民國7年戊午10月作)

此 21 篇序跋作品,就數量而言雖屬有限,然而每一篇作品所觸及的研究領域,都具有無比寬闊的開拓空間,也都足以供後學者潛心鑽研,成 家言。尤其是在這些作品中,可以充分得窺羅振玉 生刊行圖書與鬼集古器的心路歷程。羅振玉的胸襟、識見與學養,更在這些作品中展露無遺。

(四)《雲窗漫稿》-巻

本書成於民國9年(西元1920年),有羅振下(庚申六月二十七日自序)。

本書所載雜稿共 30 篇,大多是羅振王東渡日本時所作,舊作較少。其中有文字考釋;有前入傳記;有墓誌銘;有序跋、內容所涉不一,部份作品具有寫作日期。與全文學研究有關的部份共有七篇,列目於下:

(釋爱)

〈釋籥〉

(窓齋集占錄序/(民國6年丁已8月作)

〈台州令石錄序〉(民國5年丙辰8月作)

、金蘭坡先生尙友圖小象卷跋〉(民國6年丁已8月作)

(陶齋二全錄及續錄跋)(民國8年己未11月作)

〈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

以上七篇,皆爲羅振王對於金文的研究心得與見解。其中〈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中,對於金文學的研究方法、目標;器物的分類等學術問題,都有明確而 詳贍的見解,極據參考價值。

(五)《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

本書成於民國 9 年 (西元 1920 年), 有羅振王〈庚申八月自序〉。

清光緒 33 年 (西元 1907 年),羅振玉輯成《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之後,又有續作,於是根據該書加以改訂,而成本書。

本書共分四卷,所輯題跋共 215 具。而有關 三金文字的部份,都編錄在卷 , 共 45 則,分別列目如下:

```
(昆夷 1鐘跋)
```

- (克鐘跋 (重見《貞松堂集古遺文》,以下簡稱「貞松」)
- 、兮仲鐘跋〉(採自《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以下簡稱「唐風跋」,又錄入「貞 松」)
- 〈幷人鍾跋〉(採自「唐風跋」)
- (盂則跋)(採自「康風跋)
- 〈智鼎跋〉(採自「唐風跋」)
- 〈頌鼎跋〉(採自 唐風跋 ,又錄入「貞松」)
- 〈師夲父鼎跋〉(採自「唐風跋)
- 、克鼎跋〉(採自「唐風跋」,又「貞松」另有考述,可與此互參)
- 、聾鼎跋)
- (乙亥鼎跋)
- 〈视伯鼎跋〉(重見「貞松」, 器名作「昶伯墅鼎」)
- 、豐姑敦跋/
- 、虎敦跋,
- 台门口敦蓋跋〉
- 、叔向父敦跋〉
- 〈遺小子敦跋〉(採自「唐風跋」)
- 〈同敦跋, (採自「唐風跋 · 又錄入「貞松)
- 、不製敦跋〉(採自 唐風跋)
- 〈卿彝跋/ (採自「唐風跛」)
- 〈從輕跋〉(採自「唐風跋』,又錄八「貞松」、器名作「作從轉」
- 〈魞白彝跋〉
- 、史桑南跋〉(錄入「貞松」)
- 〈饵件簠跋〉(採自「唐風跋」)
- 〈鄭義育父簋跋〉
- 〈矩尊版〉(採自「唐風跋」)
- 、鐶尊趿)(採自「唐風跋」)
- 〈女婦向故〉(採自 唐風跋」)
 - 祖父觚跋〉

⟨世觚跋跋〉(錄入「貞松」)

〈主乙爵跋〉

、日父癸爵跋〉(採自「唐風跋」)

〈 〕 未角跋〉(採自「唐風跋」、器名作「丁酉角跋」)

〈號季子 |盤跋〉(採自「唐風跋」)

〈散氏盤跋〉(採自「唐風跋)

〈好好唐跋〉(採自 唐風跋)

〈杂孝公量跋〉(採自「唐風跋)

、莽量數〉

〈漢孫成買地卷跋〉(採自「唐風跋」)

〈金角符跋〉(採自「唐風跋」)

〈明神機銃匙跋〉(採自 唐風跋)

(六)《松翁近稿》-卷、附《補遺》

本書成於民國 14 年(西元 1925 年),有羅振王(乙丑仲冬自子)。所附《補遺》則成於次年丙寅(西元 1926 年),有羅振玉(丙寅歲朔跋)。

《松翁近稿》所收諸文·人致爲羅振王自民國 9 年(西元 1920 年)至民國 14 年(西元 1926 年)約五年間的作品。羅振下在〈乙丑自序〉中略述成書的背景說:「往歲庚申(西元 1920 年),徇兒輩之請,編第工生文了四百八十百,分甲、乙、丙、丁四編,爲《永豐鄉入稿》。由庚中至今,忽又八年,所作又得五十九首;又檢笥得舊作二篇,合之總過篇六十二,編爲《松翁近稿》。」合《補遺》中的 8 篇,則本編共收作品 70 篇,其中部份記有撰寫日期。與金文研究相關的作品,共有七篇,列目如下:

〈増訂歷代符牌圖錄序〉(民國 14 年乙丑 11 月作) 〈雪堂藏占器物目錄序〉(民國 13 年甲子 4 月作) 〈囈印姓氏徵跋〉(民國14年乙丑9月作)

〈說文古籀補版〉(民國10年至酉仲冬作)

〈秦公敦跋〉

〈漢安國侯虎符跋〉(民國 14年乙丑 12月作)

〈後魏虎符拍本跋〉、民國 14 年乙丑 12 月作,收入《補遺》。)

以上七篇,皆爲序跋作品,或爲各書題記,或作器物考訂,頗多創見。如: 考證「秦公敦」爲周器;在銘文的鑄造技術上爲每字一篇,然後拼合多笵而成又。 以活字的概念思考,算是我國活字版印刷的濫觴。在見解上實發前人所未發。

(七)《丙寅稿》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16年(西元 1927年),有羅振玉(丁卯正月自序)。

民國 15 年歲次「內寅」、西元 1926 年),羅振玉的諸位兒輩秉持孝道,撮集當年中父親所作的新作與尚未刊行的舊稿,總得 90 篇,於次年刊行。

《丙寅稿》所收 90 篇中,與金文學研究相關的作品共有八篇,列目於下: 〈政學王監拓本版〉

〈漢王□卿買也鉛券跋〉(《貞松堂集古遺文》器名作「王未卿買地鉛券」)

〈樊利家買地券跋〉

(房桃枝買地鉛券跋)

〈朱書買地鉛券跋〉

(劉伯子鎭墓券跋)

〈晉壽升拓本跋〉

〈宋朱雀鏡拓本跋〉

此 8 篇以鉛分研究爲主,有買地分、有鎭墓文、還有壽升、雀鐃等,多爲世所罕見町珍品。在研究成果上,有足以啓發後學之處。各器的銘文,部份見於《一代古金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與《地券徵存》諸書。

(八)《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卷

本書發表於民國 16 年(西元 1927年),有羅振玉〈『卯六月貞序〉。

本書的撰述時間,可溯自民國6年、西元1917年)夏大。當時羅振王還遠在日本,每日與其一公子福萇撿視所收藏的金石器物新舊墨本, 並校勘其間異同。 每當有所發現,便逐一錄簿。當校勘的工作進行到一未時,福萇不幸去世,使得 這項工作就此中輟。直到民國16年(西元1927年),才將這些舊有的稿件付梓。

本書所考訂的內容,以周代至隋代的石刻碑版爲主,所收金類僅「魯鼎」

品,未錄銘又 器目下注有「未剔木」 字,並注記云:「此鼎舊藏鎮洋畢氏靈嚴 口館,畢氏籍投,此鼎遂止,故拓本甚難得。然鼎藏卅氏時,文字已爲俗上剔損, 此爲出上時之初拓,雖又字不如已剔之清晰,而精湛不失本來面目。已剔本則字 畫多失眞,變成鈍滯,不足觀矣!」由注記中所述可知,書中所陸「智鼎」拓本, 爲傳世拓本中的善品,如墨的時間,甚至較收藏家畢氏擁有的時日更早

書前有總目、依時代編次、日下注記所收拓本的類別。

(九)《矢彝考釋》一卷

本書成於民國 18年(西元1929年)・有羅振王(己巳七月既望跋)。

本書爲考釋「矢彝」一器的專書· 育臺器形, 次摹器蓋銘文, 然後再逐句考釋。末附跋尾, 並附「矢尊」的圖形及銘識。此種體例, 爲羅振玉金文學著作中所僅見。

(上)《下戊稿》一卷、附《校記》

本書成於民國 18 + (西元 1929 年),有羅振 F (自序)與、己巳季多校記〉。 木書所收文稿,皆爲民國 18 年以前的作品。其中尤以民國 16 年 「卯(西元 1927 年)與民國 17 年 太辰(西元 1928 年)兩年的作品爲 E,因此書名題作《丁 戊稿》,以爲標記。全書文稿共二十餘篇,部份記有撰作日期,其中與金文學研究 相關的內容,共有上篇,列目於下:

〈克鼎跋〉

(史頌鼎跋)(民國 17 年戊辰冬作,民國 18 年己已仲秋再版)

(早氏產作善會跋)

〈中鑵蓋跋〉

(鱼匕跋)

〈距末跋〉

〈漢敬武王家銅銚跋〉(民國16年丁卯仲冬作)

〈金馬書刀跋〉

〈安昌車飾跋〉

(新莽爵符跋)

此」篇題跋,或考證器物出土地點;或考釋銘文;或詳器物形制;或探論史實。又辭精審,見解深入。其中〈魚匕跋〉 文對於「匕器」有詳審的考訂,最富創見。在經籍之中,「匕」的器名常見,然而後人卻大都不能確知匕的形制。即使後世有了出土實物,卻又不能察知那即是「乙」器。此器經羅振王考訂之後,

名物相符,名得其實。又如(新莽爵符數),於新莽爵符的制度有深人的探討,同樣是本書的精華所在

(十·)《遼居稿》~卷

本書成於民國 18年(西元 1929年),有羅振玉(己巴冬自序)

書中所輯諸文,皆爲先生於民國 17年戊辰(西元 1928 年)12 月移居遼東(旅順)以後所作的序跋。根據其中注記有撰寫日期的作品推估,最早始於民國 18年 已已 2 月,最晚可至次年庚午元日。與羅振玉自序所述:「百餘日間,遂得小文七十首。」略有出入。全書共 71 篇,其中與金文學研究相關的作品有 7 篇,列目於下: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序〉(民國 18 年己已7月作)

〈欠釋考釋跋〉(民國 18 年己已7月既望作)

〈楚」鐘跋〉

(伯晨鐘跋)

(矢啟跋)

、唐楊文幹這像小銅碑跋/

〈崔慎由端午進奉銀鋌影本跋〉

此7篇中,有此考釋銘文;有些查考年代;有些則辨明史實,多所創獲

(十二)《遼居乙稿》-卷

本 善成於民國 20 年 (西元 1931 年),有羅振王《辛未二月自序》。

(貞松堂集古遺文序)

、璽印 文字徵序 /

〈商方鼎跋〉

(文父] 鼎跋)

(盂鼎跋)

〈作冊大万鼎跋〉

〈矢王鼎跋〉

〈話曹鼎跋〉

〈數侯之孫鼎跋〉

〈競暴跋,

〈衛ٍ彝跋〉

(矢蜂跋)

〈小臣宅彝跋〉

〈矢敦跋〉

、靜殷跋)

〈揚敦跋〉

(師孷敦跋)

〈師兌敦跋〉

〈番君召簠跋〉

〈農尊跋〉

〈得罍跋〉

〈國差擔跋〉

(臣辰作癸父禾跋)

〈攻吳三天差監跋〉

〈幕距末跋〉

此 25 篇中,除〈貞松章集占遺文序〉與〈璽曰文字徵序〉「篇外,其餘皆 爲器銘的考釋。有些內容固然是旁徵博引;也有部份內容不失精簡扼要,要皆頗 具創見。

(十三)《松翁未焚稿》-卷

本書成於民國 22 年 (西元 1933 年),有羅振玉〈癸酉端陽日序〉。

本書中共收 84 篇文稿, 爲羅振玉自十六歲至六十八歲, 五 餘年間的散稿。書名題爲「未焚」的用意, 當如〈癸酉端陽自序〉所述:「予年十六始志於學, 雖履境報屯,而之氣觸薦。私意方來歲月且久長, 苟不致夭折者, 於古人所謂,不朽之一, 或薄有成就。而中更國變, 轉徙流離。日月逝於上, 體兒衰於下, 行屯已六十有八矣。平昔所懷, 口不慎一, 皓自遯荒, 仍終日蜷伏書叢中。予署其端口:『未焚梟』, 盍予意虛耗歲月於此, 固焚棄不足惜者也。」本書中與金文學研究相關的作品計有4篇, 列目於下:

〈釋盟〉(附圖及尺寸大小)

〈釋鍪〉(附圖)

〈集占遺文袖遺序〉(民國 20 年辛未9月作)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序〉(民國 22 年癸酉 2 月作)

前二篇屬於器形、器名的探討。以《說文》爲基礎,兼採諸家論述,輔以實物爲證,最後綜論個人心得,頗具參考價值。後二篇爲序文,則分見於該二書卷首

(十四)《車廳稿》-卷

本書成於民國 23 年(西元 1934年),有羅振玉〈甲戌仲秋日序〉。

本書成書時,羅振玉追隨遜帝溥儀,任職於偽滿洲國剛好一年。其間奔走道途,不遑安處,因此書名題爲「車舉稿」,全書共收文稿 83 篇,其中與金之學研究相關的作品有 5 篇,列目於下:

(占文間存於今隸說)

〈古器物識小錄序〉(民國 20 年辛未仲夏作)

〈徐王義楚縕跋〉

(魯大師従属跋)

〈宋公文政

此 5 篇中,从〈古又間存於今隸說〉爲最具創見。文中共舉 54 字爲例,旁引博徵,蔚然可觀。清末民初頗具獨創性的大書法家沈曾植讀後人爲讚嘆,稱許爲乾嘉以來小學研究作品中獨具創意的佳篇。其他如〈徐上義楚鍴跋〉,可以補《春秋》的夫載;〈宋公文跋〉詳細存錄下臻銘中曾經出現的古載籍人名,都是極富啓導價值的作品。

(十五)《後]戊稿》-卷

本書成於民國 27年(西元 1938年),有羅振 [(戊寅冬自序)。

民國 18年(西元 1929年),羅振王既取丁卯(西元 1927年)、戊辰(西元 1928年)兩年的又稿、輯爲《丁戌稿》一卷。九年之後,羅振玉又取丁丑(西元 1937年)、戊寅(西元 1938年)兩年的又稿、輯成本書。因而將書名題爲「後丁戊稿」,以示區別。羅振王仁、戊寅自序〉中描述成書的背景云:「自去歲懸車謝客,疾疾餘生,一歲之中,病恒居年。意欲焚棄筆硯,不復更爲文字。乃結習未忘,復得雜文六十一首,命次孫承祖編寫爲一卷。長孫繼祖復於予往歲日記中得舊文末刊者二十一首,總得几十二首。上可知本書所收文稿,除,井、戊寅兩年的稿件外,還雜有在此之前的舊文,部份文稿並升有撰作日期。其中有關金文學研究的作品有 13 篇,列目於下:

〈釋上〉

〈釋行〉

〈釋奚〉

〈說文鑑、鈴、鉦、鐃四字段注訂〉

〈說文錠、鐙二字段注訂〉

〈蠻利考〉

(貞松堂吉金圖序)(民國 24 年乙亥仲秋作)

〈 「代吉金文存序〉(民國 25 年丙子重允作)

〈滿州 金石志政/(民國 26 年丁丑夏作)

〈滿厂金石吉別錄序〉(民國 25 年两子長夏作)

〈俑廬日札跋〉(民國 23 年甲戌 10 月作)

〈貨布文字考跋〉(清光緒34年戌申正月作)

(戚鱓跋)

此 13 篇 中,除書序跋尾之外,也有引令文以訂正《說文》段柱的疏失,或考 究占器物名稱司內容,都具有參考價值。

(十六)《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

本書成於民國 32 年(西元 1943 年)¹ 成書時羅振玉已辭世「年·有羅繼祖〈癸 未孟春跋〉²

「人雲書庫」爲羅振王於字亥革命之後遠赴日本,在京都宅邸「永慕園」中所建起的一座書屋,書屋的命名,取意自庫中所收藏的敦煌寫本《大雲無想經》。 書屋中的藏品,全部運自羅振玉在中國的收藏。除了碑拓、金石、甲骨……之外,僅僅圖書即達五丁萬冊,是一座極具專業性質的人型書庫。

羅振玉杜貝規模的藏書,始自清光緒 29 年(西元 1903 年)。由於當時廣州孔氏「嶽雪樓」中的藏書後人無法守成,羅振王於是耗費大筆積蓄予以購置。此後的數 年間,羅振王四處流離遷徙,藏書也時散時袖。」於羅振玉對於個人所收藏的圖書,常常會在簡品加以超識。在羅振玉去世之後,長孫蘿繼祖於是將這些多气來所累積的題識輯集刊行

本書所輯題識共計190則,羅繼祖在跋尾中記述成書的緣起與書體性質說:「此《題識》四卷,爲囊歲錄自藏書簡耑。詳於版刻源委,體製得失,類宋人解題。置雜書中,久且失其處。先祖不復措意,以本隨筆疏記,非有意撰述。繼祖竊檢得之,按目以稽,己間有散失。或割貽司好,不盡庫中物;亦有原錄偶遺者,因悉錄以益馬,釐次成簽。」其中與金文學研究相關的書日題識有三篇,如目於下;

〈金石錄〉 1十卷(宋趙明誠撰,明葉林宗鈔本) 趨識

〈金石文〉 七卷 (明徐獻忠撰,傳錄雍正乙印錢塘施氏舊鈔本) 題識

〈御器譜〉五卷(明趙士模撰,日本翻刻明本,題識

此 3 篇對於金文學的研究而言,裨益雖不足道,卻也有助於廣增見識。如〈金石文七卷起識〉云:「李氏《金石學錄》曾著錄是書 [at 2] ,其實此書乃古之選之類,千金石學無裨也。」是見乜有助於備考。

(十七)《貞松老人外集》四卷、《補遺》一卷

此二編 n 成於民國 32 年 (西元 1943 年) · 有羅繼祖〈癸未中秋前五日跋〉與〈癸未季冬羅氏倡頤補遺跋〉。

《貞松老人外集》所收的文稿,爲羅振玉長孫羅繼祖歷次參與圖書繕校時,輯錄羅振玉所棄錄的文稿而成,總成三卷。後來又增錄了《詩稿》一卷,於是成爲四卷。其後,羅振玉五公子羅福頤爲編寫〈遺文彙目〉,在校錄其父平目所引諸稿與《外集》所錄內容時,竟又檢得往日遺佚的序跋共38篇,於是另行編成《補遺》一卷。各篇或記撰述年月;或未記,而多爲先生一十歲以後作品。其中與金文學研究相關的作品有28篇,列目於下;

《貞松老人外集》部份:

(漢隸辨體序)

〈說又二徐箋異序〉(宣統二年四月作)

〈冠單櫻占金圖序〉(民國 28 年已卯夏作)

(藝術叢編序)(宣統丙辰四月既望作)

〈齊侯壺舊拓本跋〉(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三月作)

〈毛公鼎初拓本跋〉(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冬作)

〈大敦跋〉

〈王子中簠跋〉

〈散氏盤跋〉(民國17年戊辰冬作)

〈匋齋藏廢禁全器墨木跋/(民國14年乙丑端午作)

(雞鳴戟跋)

〈典弩機跋〉

〈下宮車輯跋〉

〈異文劍政〉

註2.1 全石又七卷見著錄於金石學錄卷二 台灣商務中書館八人又庫一四二八號頁 25

〈鄀權跋〉

(元封、年雒陽武庫鍾跋)(民國14年乙丑五月作)

(上黨文政)(民國14年乙丑六月作)

〈古銅貝茲〉

〈四朱貝茲〉

(北魏齿象跋)(宣統二年正月作)

〈佛說阿彌陀經銅聲跋〉

(日)人牌出銅牌跋。

〈關帝闡銅香爐款識跋〉

〈答人問學篆書 .篇〉

《補遺》部份:

〈石交錄序〉(已卯春作)

〈題袁中舟藏盤爵墨本〉

以上 28 篇,以性質而言,略可區為二類: 為「書目題序」,由本類作品而可以得窺羅振王致力於金文學的見解、抱負 二為「古金器銘跋尾」,山本類作品可以深知羅振玉考訂器銘的功力。全書內容豐富,雖然多為羅振玉視如敝蓰而不願錄存的述作,實則對是以啓發後學之處極多。

万、雜著類

羅振王的金文學著述, 重供輯人雜著類者有九種,計為:

一《眼學偶得》一卷; 1 《置杖錄》;(三)《俑廬日札》一卷; 四 《雪堂所藏土器物圖說》一卷; 五)《古器物識小錄》一卷、《補遺》一卷(六)《郊居肸錄》。

另附錄(一)《讀積占齋鐘鼎藝器款識札記》(二)《陸庵積 5 令 之札記》(二)《占兵器 考釋》。分別介紹於後:

(一)《眼學偶得》-卷

本書成於清光緒 17 年至卯(西元 1891 年),有羅振玉、空卯九月日序)。

本書書名取《顏氏家訓》卷二〈勉學〉中所說:「談說制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的意旨;而以「偶得」二字謙虚表達並弄有意於述作,僅爲勤 古之餘的心得而已。羅振玉志學甚早,雖然日長成以來,經常苦於家計,然而在 爲家計忙碌之於,仍然勤奮力學,手不釋卷。光緒 17 年夏,富時年僅二十六歲的

羅振工,常常可一些藏書家借書研讀,每天都可以讀完數十卷的內容。讀過之後,如果有所心得,便會一 加以箚記 同年的秋天,羅振下將自己數月以來所累積的文稿加以整理,編爲 卷,即成本書。

本書爲答記式雜著,逐條排列,而無類目標題。除小學的探討外,兼及經史。 同時見解獨出,舉證確鑿。其中與金文學研究相關的內容數則,如:論《說文》「今, 字:「集」之籀文「檃」字;論「秦繹山刻石」中「乃降尃惠」的「尃」字;論「跳 山漢建初買地券」中的「迚」字;論「「森字書」之「晉」字;以及論陸心據《金 石學錄補》的疏誤等,皆對金文學的研究頗有貢獻。

(二)《置杖錄》

本書成於清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有羅振王(庚子暮春刊序)。

本書所輯文稿,爲羅振玉於清光緒 26 年春天所作的箚記。(庚子暮春自序) 提及書名的取意說:「遠取丈人置杖之文,近師南村輟耕之意。」因而將書名題爲 《置杖錄》。所謂「丈人置杖」,指的應該是《論語·微了》中老農植杖耘草,勤 於農事的典故。「南村輟耕」指的則是元末明初的文學家陶宗儀(字南村)撰寫《南 村輟耕錄》的故事。孫作在〈輟耕錄序〉中描述說,陶字儀隱居松正時,耕植自 給。每回勞動之後,便在樹蔭下摘葉寫作,然後貯存在破甕中,並且埋在樹下。 經過了1數年後,挖出破幾,竟成三十卷的書。羅振玉自述成書構想係取意於這 兩個故事,似乎頗爲希望藉由本書標誌個人在忙於生計之餘,仍不忘時時研究, 努力著作的心跡。

全書錄存殘稿 21 貝, 逐條此列,既無標題,亦無類目。其中可資金文研究的 內容雖然有限,然而對吳人撒《說文古籀補》的補釋,以及駁《說文》中釋「父」 的錯誤,皆有開創性的參考價值。

(三)《俑廬日札》-卷

本書成於清光緒 34 年(西元 1908 年),有羅振玉(戊申歲暮自序)。後經修訂,而於民國 24 年(西元 1935 年)再版,於是書後增附同年 10 月的〈甲戌,月跋〉。

羅振玉於光緒 32 年內午(西元 1906 年)奉調京師,於是攜家北上。藉著這個機會,得與京師中的二、同好溫智舊學,談論金石書畫。見聞所及,並經常隨筆記錄,本書所輯又稿,就是羅振玉在光緒 32 年到光緒 34 年間研究占金古物與真跡善本的記得。

本書中所收錄的箚記作品,其 284 則。採逐條比列的方事編排,既無標題,

亦無類目。內容雜抄占霧器、車器、度量器、尺、鼓、占鏡、鏡笵、造像、錢幣、璽印、碑刻、甄、瓦、陶器、明器及金石書籍等上幾種類別。性質上與《簠齋筆記》 註 22 、《天壤閣雜記》 註 23 相近。其中與金文學研究有關的內容,計有 110 則,頗資參考。

(四)《雪堂所藏占器物圖說》-卷

本書成於民國 13 年 (西元 1924 年)・有羅振玉於民國 22 年 (西元 1933 年) 所作〈癸酉 「月自序〉

民國 8 年 (西元 1919 年),羅振玉編成《季堂所藏古器物圖》一卷後, 乙計劃中作《圖說》,既於圖後, 付程重刊。民國 13 年夏, 羅振玉雖然已經撰成《圖說》,然而因爲諸事紛擾,使得全書的重刊工作延誤,最後只好單冊出版。

本書文稿採逐條編列,不見標題,也無分類。其中內容,或考器形,或定器 名,或論器物使用方法,或正典籍所載的圖形,多有發明。如探究旋蟲的形制, 因而瞭解古人的懸鐘,有直、斜兩種掛法。探究鐵釘的形制,也得知自古以來有 「賤鐵貴銅」的價值觀,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佳作。《雪堂所藏古器物圖》中所 收錄的金類 22 品,於本圖說中,無分爲 14 則加以說明。

(五)《古器物識小錄》一卷、《補遺》一卷

《古器物識小錄》成於民國 20 年(西元 1931 年),有羅振玉(皇未仲夏自序)。 《補遺》一卷,未見刊行,不知其詳。

本錄以輯刊未有文字的古器爲宗旨,羅振玉在〈辛未仲夏自序〉中對刊行宗旨與心路歷程有詳細的描述:「我朝國家承平垂一百年,古器日出,故名物之學超越前代。然乾嘉諸儒人抵偏重文字,古器物無文字者,多不復注意,予恆以爲憾。往備官京師,每流覽都市,見古器無文字人所不注意者,如車馬器之類,見輒購求。復以暇日爲之考訂,而筆記之,擬爲《古器物識小錄》,先後得數」則一旋經國變,棄置篋中。頃兒子輩撿笥得之,錄爲一卷,得八十餘則。」至於《補遺》一卷,〈貞松老人著述總目〉列於「未刊目」,故據以附備於此。

錄中共收考辨文字 80 則,標目明確,論證精審,內容簡明扼要。其中有關於 金文學研究的文稿有 75 則,列目於後:

[[]註 22 《陳簠肅文筆記·射手札》-粉·清陳介祺著,有房喜齋叢書四集二十七冊本 · 臺 北新又豐出版社於民國 75年 西元 1986 編人《石刻史料新編》。

[、]註 23 《天壤 關雜記》一卷,清 E 懿榮著,有 光緒 21 年電鶇閣叢書本,《王 Z 敏公遺集》劉承幹綱 第二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於民國 74年 西 已 1985 編 人《叢書集成新編》。

	. +	h 00
占器有益	資	岬
勺	黃	境
英制型	異制爵	爵
銅組	Ł	씱
甗	ፇ ፟፟	異制教
選舞	圓钗	長足敦
盉	鐘仍懸	鐘枚閒孔
鐘枚	異制鐘	旋蟲
楚鎛	釬鐵	鐃
異制.支	郾丈	商司兵二
长龙	雞鳴戟	公 矛
銄刀	鸞刀	Л
护.	金馬削刀	異制削
鎌	<i>₹</i> −.	邀鐏
 安鐓	有字族	欠族 :
族范	族有溝	矢括
绉 機	弩望刻度	代弩機
異制, 44機	疾藝	
≢鑾 .	旂鑾	金鋪
立,	杖首	鍪
盤也	森 承水盤	鎖!
桮	鑑	다
車軒 二	金齊.	鎭皋文

此 75 篇分類考究器物名稱、使用方法、同類器比較、器質品革與器制變化等項目,爲羅振王畢生論究最專深,範疇最寬黃,系統最完整的金文學論著。雖然書名以「識小」題端,其實爲用至人。對後學的啟迪,有著既深且廣明影響。

附 錄:

- · /《讀積占齋鐘鼎彝器款識札記》
- (二《陸庵讀古金文札記》
- (二)《占兵器考釋》

以上「編・並見於《貞松老人遺稿》甲集・《附錄》「・〈貞松老人著述總目〉「未完百」・據以附錄於此。

第四章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繫年

本章取羅振玉的企文學全部著述,依照其成書的時間先後,以次序列。對於 每書的成書年月、版本與《羅雪堂先生全集》諸編的收錄情形均酌加說明,藉供 參考。

清光緒 10 年甲申(西元1884年) 十九歲

《淮陰金石僅存錄》 - 卷

清光緒 生木石字本

民國 18 年小方壺齋叢書第一集鉛字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6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民國7年 重加修訂,更名為《楚州金石錄》,有《嘉草軒叢書》民國7年日本影 印本、《羅雪堂先生全集未收》。本書第三章入「文字類」介紹。

光緒 17 年 辛卯(西元 1891 年)二十六歳

《准陰金石僅存錄附編》一卷、《補遺》一卷

民國 18 午小方壺齋叢書第一集鉛字本

按:《附編》與《補遺》均編成於是年夏,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 冊一。民國7年重加修訂,更名刊行的《楚州金石錄》所附〈楚州金石 存目〉,內容與此附編相同。本書第三章入「文字類」介紹。

光緒 七年刻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孟秋,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冊一。本書第三

章入「雜著類」介紹。

《面城精舍雜文甲編》-卷

光緒十七年刻陸庵所著書本

讀碑小箋、面城精舍雜文甲編合訂本

面城精舍雜文甲、乙編合訂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仲秋,後甲、乙編合訂本輯人《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 冊一。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光緒 21 年乙未 (西元 1895年) 三十歳

《血城精舍雜文乙編》 一卷

に緒 ニャー年 & 陸庵所著書本

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本

面城精舍雜文甲乙編合訂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正月,後與甲編合訂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冊一。 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光緒 26 年庚子 (西元 1900年) 三十五歳

《置杖錄》

民國 36 年貞松老人遺稿丙集鉛印本

按:此書於《貞松老人遺稿甲集》附錄三〈貞松老人著迹總目,列未完目。 然而此書卷首有羅振玉〈庚子暮春序〉、今從其序、後與《丁未消夏記》、 《郊居脞錄》、《欹枕錄》、《雪翁長語》及《曝書漫筆》等五種殘稿並輯 入《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五《貞松老人遺稿丙集》、《松翁賸稿》卷 二。本書第三章入「雜著類」介紹。

光緒 27 年辛丑 (西元 1901年) 三十六歳

《金石書錄》一卷

民國 36 年貞松老人遺稿內集鉛印本

按:此書所收乃羅振玉於清光緒 26 年庚子(西元 1900 年) 與光緒 27 年辛 丑(西元 1901 年) 兩年間的手稿,當時並未刊行。民國 30 年辛己(西 元 1941 年) 秋始由長孫羅繼祖校記刊行,唯該刊本如今已不見。後輯 八《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五《貞松老人遺稿》丙集《賸稿》卷一。 經考《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體例雖然與此書相類似,然而《大雲 書庫藏書題識》意在題識,不在書目,故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此書意在書目,不在題識、故入「目錄類」介紹。

光緒 33 年 丁未 (西元 1907年) 四十二歳

《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 - 卷

光緒 - 1 - 年鉛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正月,民國9年(西元1920)修訂更名為《雪堂金石文字 跋尾》四卷重刊。重刊本後來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二《永 豐鄉人丙稿》。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光緒 34 年戊申 (西元 1908年) 四十三歳

《俑廬日札》 - 泰

國萃學報第五卷一至十二號美術篇本

民國 22 中七經堪叢刊本

民國 23 上容凍鉛印本

民國 23 年影印本

民國 24 年羅振玉重訂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歲暮;民國 24 年重訂本,乃由羅振玉口述,長孫羅繼祖 手記,修訂而成。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册十七。台北文每 出版社《重刊國萃學報》,自第五十期起於「美術篇」連載此書,五十 九期中輟,六十期續,六十一期又輟,六十二期載完,總計分載於十一 期中。與莫榮宗《羅雪堂先生著述年表》中所列《國萃學報》第五卷一 至十三號「美術篇」本的卷次、期號均不相同 備載於此,以為參考 本書第三章入「雜著類」介紹。

宣統元年已酉(西元1909年)四十四歲

《隋唐兵符圖錄》-卷

宣統一年國學叢七石印本第 冊

按:此書成於是年冬,成書後二年方始印行,附於宣統3年《國學叢刊》第

一冊《唐折衝府考補》一卷之後。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冊三《國學叢刊》。本書第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民國3年甲寅(西元1914年)四十九歲

《秦金石刻辭》三卷

民國 3 年楚雨樓叢書本

民國3年永慕園叢書本

民國3年影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9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六編·冊二。本書第三章入 文字類 介紹。

《歷代符牌圖錄》二卷

民國 3 年春古叢刻本

民國 3 年影门本

民國 14 年東方學會影日本

按:此書亦成於是年9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册三。民國 14 年東方學會影印本為《後編》、《補遺》合刊的增訂本 後輯入《羅雪堂 先生全集》七編·册二。

《四朝鈔幣圖錄》一卷、《考釋》一卷

民國3年影印本

民國6年四時嘉至軒叢書本

按:此書亦成於是年9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冊一 本書第 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民國 5 年丙辰 (西元 1916 年) 五十一歳

《古器物笵圖錄》三卷、《附說》一卷

民國 5 年广影印本

民國5年上海倉聖明智人學藝術叢編影印本

民國 5 年 楚雨樓叢書初集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3月,《羅雪堂先生全集》未收;《藝術叢編》影印本乃依據民國5年自影印本重行影印。本書第三章人「圖象類」介紹。

《殷虚古器物圖錄》-卷、《附說》-卷

民國 5 年影原器精印本

民國 5 年上海倉聖明智人學藝術叢編本

本印承晉富

按:此書成於是年4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六。本書第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金泥石屑》二卷、《附說》一卷

民國 5 年 楚雨樓叢 基本

民國 5 年 自影 丘本

民國 5 年上海倉聖明智大學藝術叢編影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 6 月,後輯人《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十三。《藝術 叢編》影印本乃依據民國 5 年自影印本重行影印。本書第三章入「圖象 類」介紹。

《歷代符牌圖錄後編》一卷

民國 5 年香古叢刊本

民國5年影印本

民國 14 年東方學會影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6月,乃續民國3年《歷代符牌圖錄》二卷的著作、後輔 八《羅雪堂先生全集》七編·冊二。民國14年東方學會影印本為《前 編》與《補遺》合刊的增訂本,後亦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七編·冊 二。本書第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占鏡圖錄》:卷、附《補遺》

民國 5 年楚 雨樓叢書本

民國 5 年日影印本

按:此圖錄成於是年8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六。莫榮宗所輯《羅雪堂先生著述年表》作「《補遺》一卷」,實則《補遺》僅收二器,不自成卷。羅振玉〈古鏡圖錄序〉云:「此書就舊藏墨本遊選,亦有近歲得之问好者。書既編定,印過半矣,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復郵贈所藏建安元年及至元四年鏡墨本至。不及列入,爰補附於後,以誌友朋嘉惠。」可證《補遺》不自成卷,且知補遺亦成於是年8月,本書第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古明器圖錄》四卷

民國 5年 自影印本

民國 8年上海倉聖明智大學藝術叢編影印本

西元 2003 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9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六。《藝術叢編》影印本與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均據民國5年自影印本出版 本書第三章人「圖象類」介紹

民國6年丁巳(西元1917年)五十二歲

《殷文存》ニを

民國 6 年楚雨樓叢書本

民國 6 年自影印本

雪堂影印本

民國 6 年上海倉聖明智大學藝術叢編影印本

按:〈金泥石屑序〉云:「於斷代分類之書,成《殷文存》,」考〈金泥石屑序 成於民國 5年(西元 1916年) 3月,因此《殷文存》的成書時間當更早。而《殷文存》羅振玉在自序中題為「丁巳三月」,與〈金泥石屑序〉所記不问。今從羅振玉自序所記時日,列於本年著述之中。此書後輔人《羅雪堂先生全集》二編,冊一 本書第三章入「文字類」介紹。

《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

氏國 6 年雪堂影印本

民國6年自影日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 10 月;民國 7 年有《續編》一卷,後一併輯入《羅雪堂 先生全集》三編·册四。本書第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一卷

民國6年四時嘉至軒叢書

民國6年影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 11 月、後輯人《羅雪堂先生全集》六編·冊十·本書第 三章入「文字類」介紹。

民國 7 年戊午 (西元 1918年) 丘十三歲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

民國7年鉛印本

民國 9 年永豐鄉人稿刻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6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永豐鄉人 乙稿》。本書第三章人「題跋類」介紹。

《夢郼草堂古金圖續編》一卷

民國 7年 自影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8月,乃續民國6年《夢鄣草堂吉金圖》之作,後一併輯 八《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珊四。本書第三章入 圖象類 介紹

《地芬徵存》 - 卷

民國 7年雪堂磚錄四種石印小字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 10 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册三《雪堂磚錄》。本書第三章入「文字類」。

民國8年己未(西元1919年)五十四歳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卷

民國 12 年影印本

按:羅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序〉稱此書成於攜眷自日返國前、按羅振 玉自日返國時在民國8年(西元1919年)3月、則此書當成於民國8年 3月以前。而莫榮宗《羅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將此書譜列於民國12年、 當是以影印本刊行之年為準。此書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 六、莫榮宗《羅雪堂覺生著述年表》所載「十二年玻璃版新印本」作三 卷、與諸家著錄卷數不同,不知何所本。本書第三章入 圖象類」介紹。

民國9年庚申(西元1920年)五十五歲

《海外吉金錄》 - ※

民國 11 年 水豐鄉人雜著刻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6月,民國11年有《補遺》一卷,後一併輯入《羅雪堂 先生全集》初編·冊三《永豐鄉人雜著》。本書第三章入「目錄類」介 紹。

《雲窗漫稿》一巻

民國9年水豐鄉人稿刻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6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永豐鄉人 甲稿》。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

民國9年永豐鄉人稿刻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8月,乃據光緒33年《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修訂而成, 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二《永豐鄉人丙稿》。本書第三章 入「題跋類」介紹。

民國 11 年壬戌 (西元1922年) 五十七歲

《海外集金錄補遺》-卷

民國 11 年永豐鄉人雜著刻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6月,乃續民國9年《海外吉金錄》而作,後一併輯入《羅 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三《永豐鄉人雜著》。本書第三章入「目錄類」 介紹。

民國 12 年癸亥 (西元1923年) 丘十八歲

《上虞羅氏雪堂所藏銅器拓本》四冊

民國 12年希丁周康元手拓

按:此書未見流傳、《羅雪堂先生全集》亦未收,今據莫榮宗《羅雪堂先生 著作年表》列錄。本書第三章人「圖象類」介紹。

民國 13 年甲子(西元1924年) 五十九歲

《雪堂藏占器物目錄》-卷

民國 13 年東万學會鉛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4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冊一。民國8年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所錄僅有83器(自題誤作六十七器),而此目錄 所載已近二千,二者相去甚遠。本書第三章入「目錄類」介紹。

《写堂所藏古器物圖說》-卷

民國 22 年遼居雜著乙編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6月,書成多年後,至民國22年(西元1933年)始付梓 印行。此書乃為民國8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而作,後輯人《羅雪堂 先生全集》初編·冊六《遼居雜著乙編》。本書第三章八「雜著類,介紹。

民國 14年乙丑(西元1925年)六十歲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二卷、附《補遺》

民國 14 年東万學會影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11月,乃據民國3年及5年所撰《歷代符牌前、後錄》 增訂而成。圖像出於摹寫,不如前、後錄搨本影印精良。後輯入《羅雪 堂先生全集》七編,冊二。本書第三章入「圖象類」介紹。

《松翁近稿》-卷、附《補遺》

民國 14 年鉛印本

民國 15年石印本

按:羅振玉於〈丙寅稿自序,中云:「乙丑歲暮,既編印庚申以後文字七十篇為《松翁近稿》。」其所謂70篇者,乃合正稿62篇及《補遺》8篇而言。知正稿與《補遺》皆成於是年歲暮,後一併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一。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民國 16 年 丁卯 (西元 1927 年) 六十二歲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卷

民國 16 年東方學會占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6月、後輯八《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五,本書第三章八「題跋類 介紹。

《内寅稿》一卷

民國 16 年鉛印本

按:此書成於民國 15 年丙寅 (西元 1926 年),而於 16 年丁卯正月付梓,有 、丁卯正月序,,今從其序,序列於此。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 編,冊一,唯《全集》總目著錄為「三卷」,與此鉛印本不同、本書第 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民國 17 年戊辰 (西元 1928年) 六十三歲

《待時軒傳占別錄》一卷、《附說》一卷

民國 17 年石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冬,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七編·册二。本書第三章 入「圖象類 介少。

民國 18 年已巳 (西元 1929 年) 六十四歳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一卷、附《鏡話》一卷

民國 18年 遼居雜著石印本

按:此集錄成於是年夏,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四《遼居雜著》。 《鏡話》一卷亦成於是年、本書第三章入「文字類」介紹。

《矢彝考釋》 - 卷

民國 18年 遼居雜 著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7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册四《遼居雜著》。 本章第三章入「雜著類」介紹。

《丁戊稿》-卷、附《校記》

民國 18 年鉛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8月至12月間,乃集輯丁卯、戊辰兩年(民國16、17年) 所作文稿而成,因以 丁戊稿,名篇。書末附有《已已季冬校記》一篇, 併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一、唯《全集》總目著錄分為 宋 史曹輔傳注〉與〈序跋,二卷,卷數與此鉛印本不同。本書第三章入「題 跛類」介紹。

《遼居稿》一卷

民國 18 年石印本

按:此書於民國 18 年時已有石印本刊行,並收有是年冬的〈自序〉一篇。 然而稿中所收、漢石經殘字集錄四編自序〉題為「庚午元日作」,即民 國 19 年(西元 1930 年),較羅振玉自序更晚,其原因不得其解。今從 其序,列目於此。此書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三·本書第 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民國 19 年庚午(西元1930年) 六十五歲

《貞松堂集古遺文》+六巻

民國 19年石印本

民國 20 年 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 10 月,由羅振玉五子羅福頤摹寫付印。後輯入《羅雪堂 先生全集》初編,冊十至十三 本書第三章入 文字類,介紹。

民國 20 年辛未 (西元 1931年) 六十六歲

《遼居乙稿》-卷

民國 20 年 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2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四·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 介紹。

《占器物識小錄》一卷

民國 20 年大連墨緣堂鉛印本

民國 23 年.遼居雜著囚編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仲夏,而書名則早於民國 13年(西元 1924年)的〈雪堂藏古器物目錄序〉中初定。該序中云:「予冠歲即好蓄古器物,積四十年,始為之薄錄。……予於此學,有所記述,別為《古器物識小錄》,以與此目並行。」著述心意,早已萌芽。後輯人《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七《遼居雜著丙編》。本書第三章人「雜著類」介紹。《補遺》一卷,《貞松老人遺稿甲集》附錄三《貞松老人著述總目》列於「未刊目」中。

《貞松集占遺文補遺》:卷

民國 20 年 石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9月,乃續民國19年《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而作。 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十三、本書第三章人「文字類」介 紹。

《貞松堂藏器墨影》三卷、《續集》三卷(又名《羅振玉藏三代金文拓本》) 民國 20 年大連墨綠堂拓印本

按:本書失傳、《羅雪堂先生全集》亦未收。唯民國24年(西元1935年)6 月北平燕京大學《考古學社社刊》第二期〈社員著作及印書介紹〉與同 年12月第三期〈社員出版書籍介紹/,有本書著作背景及著錄內容的簡 介。本書第三章八「圖象類,介紹

民國 22 年癸酉 (西元 1933 年) 六十八歲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二卷

民國 23 年蟬隱廬石印木

按:此編成於是年5月,乃續民國19年(西元1930年)《集古遺文》十六 卷及民國20年(西元1931年)《集古遺文補遺》三卷而作。《羅雪堂先 生全集》未收,本書第三章人「文字類」介紹。

《松翁末焚稿》 - 卷

民國 22 年遼居雜著乙編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5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七《遼居雜著 乙編》。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雪堂所藏古金文字》

民國 22 年羅先生手拓本

按:本書今已失傳,《羅雪堂先生全集》亦未收,今據莫榮宗《羅雪堂先生 著述年表》備錄於此,不知其詳。本書第三章入「文字類」介紹。

《貞松堂集占遺文續補》一卷

民國 22 年刊行本

按:本書今已失傳,《羅雪堂先生全集》亦未收,今據羅福頤《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引用書目備錄於此,未知其詳。本書第三章八「文字類」介紹。

民國 23 年甲戌(西元1934年) 六十九歲

《車塵稿》一卷

民國 23 年遼居雜著丙編石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8月,後輯八《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七《遼居雜著 丙編》 本書第三章八「題跋類」介紹。

民國 24 年乙亥 (西元 1935年) 七十歲

《貞松堂吉金圖》三卷

民國 24 年譽緣堂影印本

按:此編成於是年仲秋,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六編,冊七。本書第三章入 圖象類,介紹。此外本書另編有《續編》四卷,為羅振玉未刊的

遺著,《貞松老人遺稿甲集》附錄三《貞松老人著述總目》列於「未刊 目」。

民國 25 年丙子(西元1936年)七十一歲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民國 25 年 百爵齋影印本

民國間上盧羅氏鉛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9月,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七編·册十七至二十。 本書第三章人,文字類」介紹。

民國 27 年戊寅(西元1938年)七十三歲

《後]戊稿》-卷

民國 30 年貞松老人遺稿甲集鉛印本

按:此書成於是年冬,乃集輯丁丑、戊寅〔民國 26、27 年)所作的文稿而成。為別於十年前的《丁戊稿》,因而以「後稿」名篇。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册二《貞松老人遺稿甲集》。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 介紹。

民國 29 年庚辰 (西元1940年) 七十五歳

按:羅振玉於是年辭世,享壽七十有五。羅振玉畢生著述豐富,其中與金文學相關的著述、或著錄文字;或摹影器形;或輯集序跋;或論述專題、舉凡有關於金文器物銘文等各方面,無所不涉 內容魔涉,體例多殊,成績斐然。這樣的成就,倘非學力、財力與個人與趣所趨使,難可與相匹傷。羅振玉辭世之後,尚存未刊的遺作之者若干。除部份遺作後由子孫輩相繼輯錄出刊外;尚有迄未刊布流傳的存稿。以下別為「已刊」、「未刊」、未完」三目、將羅振玉的遺作分別列目於後:

小已刊目:

《貞松老人遺稿外集》四卷、《補遺》一卷

民國 32 年貞松老人乙集鉛印本

按:此書刊行於民國 32 年(西元 1943 年, 孟秋, 由羅振玉五子羅福頤校訂,

長孫羅繼祖編輯而成。此書廣蒐羅振玉一生中未刊行的序跋與詩文,分 為五卷成編,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四《貞松老人遺稿乙 集》。本書第三章入「題跋類」介紹。

《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

民國 32 年貞松老人遺稿乙集本

按: 莫榮宗《羅雪堂先生年譜》稱本書成於民國 29 年庚辰 (西元 1940 年), 不知何所本。而據羅繼祖民國 32 年癸未所作此書〈孟春十日跋,,知本 書為羅振玉辭世後,由其親手檢校、刊印。今從其跋,序列於此。後輯 人《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四《貞松老人遺稿乙集》。本書第三章 入「題跋類」介紹。

《郊居脞錄》

民國 36 年直松老人遺稿囚集本

按:此書殘存17則,於民國36年(西元1947年,刊入《貞松老人遺稿丙集》·《松翁賸稿》卷二《殘稿六種叢鈔》,後輯入《羅雪堂先生全集》 續編·冊丘。本書第三章人「雜著錄」介紹。

1、末刊目:

《貞松堂古金圖續編》四卷

《金石萃編補止》四卷

《古器物識小錄補遺》一卷

按:以上三書並見於《貞松老人遺稿甲集》· 附錄三《貞松老人著述總目· 未刊目》, 本書第三章依次入於「圖象類」、「文字類」與「雜著類」備 考。

三、未完月:

《讀積占齋鐘鼎彝器款識札記》

《陸庵讀占金文札記》

《占兵器考釋》

按:以上三書並見於《貞松老人遺稿甲集》·附錄三《貞松老人著迹總目· 未完目》,本書第三章並入「雜箸類 備者。

〈附錄〉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繫年表

繋 年	著 並
滑光緒 10 年甲申	《准陰金石僅存錄》一卷
	《#日云並心医计》》 ** ***
(西元1884年 十九歲	What has been been as a way to be a
清光緒 17 年辛卯	《准陰金石僅存錄附編》一卷、《補遺》一卷
(西元 1891 年 二十六歲	《眼學偶得》一卷
	《面城精舍雜文甲編》一卷
清光緒 21 年 乙未	《面城精舍雜文乙編》一卷
(西元 1895 年)三十歲	
青光緒 26 年庚子	《置杖錄》
(西元 1900 年)三十五歲	
青光緒 27 年辛丑	《金石書錄》一卷
、西九 1901年 三十六歲	
清光緒 33 年丁未	《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一卷
(西兀 1907年,四十二歲	
清光緒 34 年戊申	《俑廬日礼》一卷
(西元1908年)四十三歲	
清宣統元年己酉	《隋唐兵符圖錄》一卷
(西元1909年)四十四歲	
民國 3 年甲寅	《秦金石刻辭》三卷
西元 1914 年)四十九歲	《歷代符牌圖錄》二卷
	《四朝鈔幣圖錄》一卷、《考釋》一卷
民國 5 年丙辰	《古器物范圖錄》三卷、《附說》一卷
、西元1916年)五十一歲	《殷虚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
	《金尼石屑》二卷、《Mt 說》一卷
	《歷代符牌圖錄後編》一卷
	《古鏡圖錄》三卷、附《補遺》
•	《古明器圖錄》四卷

民國 6 年丁巳	《殷文存》二卷
(西九 1917年)五十二歲	《夢鄣草堂古金圖》三卷
	《雨.折佚金佚石集存》一卷
民國7年戊午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
西元 1918年)五十三歳	《夢鄣草堂吉金圖續編》 - 卷
	《地券徵存》一卷
民國8年己未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一卷
(西元1919年)五十四歲	
民國 9 年庚申	《海外吉金錄》一卷
(西兀 1920 年)五十五歳	《雲窗漫稿》一卷
	《雪堂金石文字政尾》四卷
民國 11 年壬戌	《每外集金錄補遺》一卷
(西元 1922 年) 五十七歲	
民國 12 年癸亥	《上虞羅氏霉堂所藏銅器柘本》四冊
(西元 1923 年) 五十八歳	
民國 13 年甲子	《雪堂藏古器物目錄》一卷
西兀 1924 年)五十九歳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一卷
民國14年乙丑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二卷、附《補遺》
西元 1925年)六十歳	《松翁近稿》一卷、附《補遺》
民國16年丁卯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一卷
西元 1927年)六十二歲	《丙寅稿》一卷
民國 17 年戊辰	《待時軒傳古別錄》一卷、《附說》一卷
(西元1928年)六十三歲	
民國 18 年己已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一卷、附《鏡話》一卷
(西元 1929 年) 六十四歲	《矢彝考釋》一卷
	《丁戊稿》一卷、附《校記》
	《遼居稿》一卷
民國19年庚午	《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
(西元 1930年)六十五歲	

民國 20 年辛未	《遼居乙稿》一卷
(西元 1931 年) 六十六歲	《古器物識小錄》一卷
	《貞松集古遺文補遺》三卷
	《貞松堂藏器墨影》三卷、《續集》三卷
	(又名《羅振玉藏二代金文拓本》)
民國 22 年癸酉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三卷
(西元 1933 年)六十八歲	《松翁未焚稿》一卷
	《雪堂所藏吉金文字》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補》一卷
民國 23 年甲戊	《車塵稿》一卷
(西元 1934 年)六十九歲	
民國 24 年乙亥	《貞松堂吉金圖》二卷
(西元1935年)七十歲	
民國 25 年丙子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西九1936年)七十一歳	
民國 27 年戊寅	《後丁戊稿》一卷
(西元1938年)セ十三歳	
民國 29 年庚辰	遣若:
(西元 1940 年 七十五歲	- 、己刊目 .
	《貞松老人遺稿外集》四卷、《補遺》一卷
	《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
	《郊居脞錄》
	二、未刊目;
	《貞松堂吉金圖續編》四卷
	《金石萃编補上》四卷
	《古器物識小綠補遺》一卷
	三、未完日,
	《讀積占齋鐘鼎彝器款識札記》
	《陸庵讀古金文札記》
	《古兵器考釋》

第五章 羅振玉金文學研究貢獻萃要

羅振玉對於金文學的貢獻,主要可分子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圖書、文獻的蒐集與保存;第二個層面是將所收藏的金石器物與拓木刊布流傳。這兩個層面,若非對古物有著深切的熱愛,並兼具雄厚的財力,實在難以做到。以民國初年羅振 在日本京都所建置的「大雲書庫」來說,除了豐富的古器物之外,僅僅圖書就達到五 萬冊,並且都是頗具專業性質的藏書。就私人的圖書館藏而言,不論質量均屬龐大。而這些器物與圖書,是在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下運往日本。在輾轉運載的過程中,燬損、散失的部份,更不知幾何?羅振王的收藏實力,可見斑。中就羅振王所刊布的圖書來看,除了《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代吉金文存》所錄的吉金拓本,遠逾前修,冠絕當世外。其它的著述,如:《隋唐兵符圖錄》中所錄藏品,人多前所未見;《古明器圖錄》的問世,頓時成爲此一研究領域的先騙。第三個層面則是對於金文與相關器物的研究。羅振玉在這個層面所下的功夫其實頗深,也時有劃時代的創見。可惜這方面的成就,卻往往在申骨研究與文獻傳布的豐功偉業遮蔭、,零散地蟄伏在各個著作的角落中。其實羅振玉在金文的研究方面,限界與目標都是非常清晰而明確的。他在《喬齋集古錄序》中躬道:

予弱冠治金石文字之學,私以爲金石又守者,古載籍之權輿也 古者大事勒之鼎彝,故彝器又引,三古之執籍也;唐以前無彫板,而周秦兩漢有金石風,故周秦兩漢之金石刻,彫板以前之執籍也。載籍愈遠,傳世愈罕,故古彝器之視碑版爲尤重焉。 …吾人對二代列邦古彝器,是不管不下堂而觀三古列國之實書也。生三千年之後,而神碎三千年以前,得據以補詩書之所遺佚,訂許鄭語僑之譌誤,豈非至可決之事哉!

6F 1

[「]註 見《羅雪学先生全集》初編·冊一·貞34。

羅振玉將三古的古令文字,視爲載籍的濫觴,價值甚至超越後世的經籍。因此他認爲這些傳世的古金文子,是可據以「補詩書之遺佚」;更可以「討許鄭之譌誤」,且確有成果 因此本章分別萃選出羅振玉散論中的金文研究成果,別爲經學、史學與文字三個部份加以介紹,以利有志斯學的研究者,做爲研究」的參酌。

- 、經學貢獻萃要

- ()《唐風樓全石文字跋尾》所錄〈字婦啟跋〉中,引用啟銘校正《周禮,夏官》:「鼓戒、闋,重、發,徒、刺」的「刺」,當爲「列」的形設。
- (三)《丁戌稿》所錄(史頌啟跋)中·兼引啟銘與〈矢方彝銘〉爲證·校正《尚書·濟語》:「越百姓里居」的「居」,當爲「君」的形誤。
- (雪堂全石文字跋尾》所録〈不妻骸跋〉中・考論散銘「人皇戦」中的「戦」子・當即《詩經・閟宮》:「薄伐玁狁」;《周易・說卦傳》:「雷風相薄、與《荀子・天論》:「寒暑未薄而疾作」等諸文中「薄」字的假借。而《詩經・蓼蕭序》:「外薄四海。」《釋文》作「敷」,則又是載的形譌。而「載」字於「號季子白盤」中又或从上作「博」。
- (四)《,戊稿》中所錄〈魚匕跋〉中,藉個人所藏的「無龍已」,考論已在形制 正有「取胔」與「取魚」的區別。糾正《陶齋古金錄》以七爲句的錯誤。 同時自信地說:「七之爲物,知而名之,蓋臼予始也。」
 - 五)《後」及稿》所錄〈鑾和考〉中,考訂鑾在鐮,和在衡的器用方式。證明《史記·禮書集解》所引〈服虔注〉:「鑾在鑣,和仁衡」的說法正確。辨正《詩經·蓼蕭傳》所言:「在軾口和,在鐮曰鑾」;《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所說:「鑾在衡,和在軾」的偏失。
- (六 《遼居乙稿》所錄〈靜殷跋〉中,據殷銘辨」、《禮記,射義》所述:「大子 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澤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宮。」在 順序上的倒置。
- 、七、《古器物識小錄》所錄、鸞刀〉一節中,以實物證實「鸞在柄末」,考正《公 羊傳,何休注》所言:「鋒有鸞」的錯誤。
- (八)《古器物識小錄》所錄(鐵鐏) 節中,以實物考訂《周禮,廬人鄭注》所言:「凡矜八觚」,乃指矜下的「鐏」而言,也就是下端的筒套。鐏有八觚,因而統稱爲「矜八觚」,爲前人的疑問提供了 種解答。
- 、九)《俑廬日札》中・以純爲午形的犧尊實物、考正《詩經・魯頌・閟宮》・毛 〈傳〉所注:「有沙飾也。」以及《禮記・禮器》鄭〈注〉所述:「畫尊作

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 者說解的錯誤

此外,如考辨「蠲、鈴、紅、鐃。等器形制上的別異與器用_{「盐2},訂定「茲 考」、「黃日。等器的器名。註3等,都是根據出土實物爲論述的基礎,但而有徵。

1、史學貢獻萃要

史志為前人垂後,後人識古的津梁。因此想要稽考前事,觀古通今,史志可 說是提供了最豐富而有系統的便利。然而歷代的史志,雖然信而有徵的材料不在 少數,然而其中也不乏出於述史者個人私意,或者礙於見聞所造成的偏差記載。 引用古金器銘以考證史事,功效卓著。這一點,羅振玉在〈彥齋集古錄序〉與〈藝 術叢編序〉中已再一論及。羅振玉在古金古器方面的收藏既多,便經常藉由所藏 的方便,考釋器銘,補正史書的闕談,成果同樣豐碩。

- (一)《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中引「頌鼎」銘文,得見施字从為,从**端**(戰字之音)。又引「白誓鼓」,蘄字作「**炒**」,省單增言。「人師追以」作「**炒**」,又 从旂省。「歸父盤」作「**炒**」,又變言為口。而不論从言或从口,皆有所祈 禱的意義。藉此論證占代祈禱之事起於征戰;並用以補許書所闕收的「腼」 字;辨正吳人徵說字「从止从斤」的錯誤。
- ()《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所錄《糾釋跋》中,依據貝的銘文中有「台」、「(新)」 等異構,因而認爲字形作「台」者,象天然貝形;而作「(新)」者,則象人 上所製的貝形。司時藉由以骨貝實物,證明古人所用的貨貝,有些是以人 工製造,未必都是天然產品。
- (二)《古器物識小錄》所錄、杖百〉 節中,以實物及文字考訂 代至漢的人們都是使用短杖。圖畫中有許多長杖過手山圖象,具爲後代的用制。
- (四)傳統書法都是自二而下,自右而左的「右行」。然而在《俑廬目札》中,依據器銘行款,證實古代金文的書寫有「左行」的例子。殷墟申骨文中也有此例,此古金文更早。
- (五 《俑廬日札》中考「空首布」亦為「瘞錢」, 二代時期已經如此, 因而辨可 前人以為瘞錢的風習始於漢的錯誤認知。
- (六)《俑廬目札》中依據出土的「方尖足小布」所記地名,推知造幣的時代大約 始於晚周三國。當時的列國中,趙國造幣最多;燕國最少;而楚國不自行

日 2 見 說之鑑鈴紅鏡內字段王訂 、《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二、頁 393 至 395。 日 3 「黃月」、「於矛」二器的訂定內容、並見於《古器物識小錄》。

鑄幣。

- (七)《遼居乙稿》所錄〈師發敦跋〉中,考釋敦銘:「命女嗣乃社舊官『小輔』。」 認爲「小輔」爲官名。此 官名,《周禮》雖然沒有載錄,然而以「師楚」 的敦名加以採究:「師」爲官後;「楚」爲人名。因此「小輔」可能是隸屬 於春官的樂師。
- 、八八《遼居乙稿》所錄〈師兌敦跋〉中,依據敦銘記載:「王子內史尹冊命師兌 正、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認爲「走馬」爲一種官名。
- (九)《俑廬目札》中,依據所藏的蜀國弩機,考知蜀國的尺度標準,完全遵照 模代的舊制。此一發現,補足了史間中失載蜀國度量衡制度的缺憾。
- (中)《] 戊稿》所錄〈新莽虧符跋〉中,依據所收藏的「新莽爵符」器文,補足 了史冊中未見虧符形制記載的缺憾。同時參引《漢書,上莽傳》中的記述, 推論新莽時期,發兵除賜虎符之外,或許還別賜虧符,不過,在形制上虧符 僅有。符,與虎符可有數符略不相同,
- (十一《雪堂全石文字跋尾》所錄〈婚好唐跋〉中·依據所收藏的實物‧考證「唐」就是古時的「車轉」。同時徵引《說文》中訓「唐」為車軸端的說法‧認 爲《方言》中所說的「轉」‧以及《史記‧田單列傳》中所說的「鐵籠」‧ 就是這類器物。
 - 一二)《遼居稿》所錄〈矢敦跋〉中,依據敦銘:「王代楚伯。」證實周代楚國 已受封爲伯爵。而《史記·楚世家》僅「楚曾在夏、殷時代受爲侯伯,周 成」時僅封熊繹「子男之田」,從未記載周代時期楚國已受封爲伯爵。藉 由敦銘的研究,可補史記的缺載。
- (中一,《丁戍稿》所錄〈漢敬武主家銅銚跋〉中,認為此器為漢代嗣平侯張臨的家器,依據器銘所署年代為漢元帝「初元五年」(西元前44年)、證實《漢書》(張湯傳)與〈薛宣傳〉中所記載漢元帝妹妹敬武公主最初下嫁於張臨,張臨死後,又改嫁薛宣的史實不虚。然而對〈薛宣傳〉中記載張宣死後,其了張况與公主私亂的情節,則辨正認為應當是出口工莽的肆意抵毀。
- (十四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所錄〈莽量拓本跋〉中,依據量銘拓本,校勘史志 記載的疏誤。首先校定了《隋書》中的脫誤:根據〈律曆志〉記載,後魏 景明年間,并加入王顯達所獻的古銅權有「虞帝始祖,德币于新」的銘文, 其中的「新」字誤作爲「辛」。此外又校定〈律曆志〉中所記載的量銘:「龍 集戊辰直定」,脫漏了「戊辰」二名。其次驗證了《高僧傳》卷五〈道安

傳〉的記載:高僧道安曾在市集中見到有人持銅斛出售,所敘述的針文大意,與此量的器銘吻合。第二是驗證了《後漢書‧隗囂傳》的內容:〈隗囂傳〉記載上將軍隗囂移檄昭告各郡國,列數王莽罪忒,檄中有「造作九廟,窮極上作」等用語。唐章懷太子李賢z+說:「莽九廟,一口黃帝太初祖廟,二口虞帝始祖昭廟。」與此器的銘文:「黃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等語王相吻合。

1、文字學貢獻萃要

漢字的使用,淵遠流長。過去對於漢字的瞭解,幾乎、能仰賴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甚至被奉爲文字學界的聖經。清代末年甲骨又出土之後,爲文字學的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龐雜的研究材料紛紛現世,天字的研究年代,也順勢推向了商代。在此因緣際會之下,加上部份舊有與不斷發掘的商周鐘鼎乘器,文字學的研究,頓時像是悉入了源頭活水,蓬勃發展。原本被定於一尊的《說文解字》,開始有了較大的討論空間;鎮鼎款識的考釋,也多了一種字形比對的利器。可惜的是,甲骨文剛剛出土的年代,由於文字與內容都還不爲人們所瞭解。加上去今邈遠,字形多變。想要深入考釋,作爲文化研究的應用素材,還是必須先經由《說文》籍、篆與商周金文的比對,才能達成。因此,就時代而言,以周代爲主的鐘鼎銘文,便成爲溝通上下,連結甲骨文字與周兔小篆之間的重要橋梁。二者之間,看似各自成體,卻又是缺一而不可。金文對於文字學研究的重要性,實在是不言而喻。因此雜版王在《殷虚書契考釋》中說:「今日得以考求古文之真,固非由許書以上溯古令文;」古金文以上寬下辭,不可得而幾也。」 註4 正是對金文價值的深切體認。

因此,本節區分「藉金文研究成就申骨學之貢獻」與「徵引金文以訂正說文」目,列述羅振玉屬於文字學方面的金叉研究貢獻。

(一) 藉金文研究成就甲骨學之貢獻

羅振上深知考釋甲骨、辭有其困難,要解决這些困難,必須遵循目《說文》、 金文二溯甲骨文的途徑,方能成事 因此在〈殷虚書契考釋序〉中明言:

予從事稍久,乃知茲事實有三難(· 今欲祛此三難,勉希一得,

紅 4 見《增訂股虛書契考釋》卷中,台北藝又印書館,民國 75 年,西元 1986 年 四版, 頁 79 ~

乃先考索文字以爲之階。由許書以溯金工,由金文以窺書契。

正由於這一層的認知,羅振王在研究甲骨文時,使經常引用金文互證甲骨。如此不僅甲骨下辭的內容得到應證,金文中懸而未决的問題,也隨之迎刃而解。如《殷文存》中論及商器鑒別的問題,即與商代下辭中「以日爲名」的命名方式 互證而得。又如《殷商貞下文字考》的〈正名篇〉中,羅振王從卜辭中的王支紀錄,證實鐘鼎器銘中一些奇異的王支搭配,如:「乙子」、「丁子」、「己子」、「五子」、「关子」等,其中的「子」、實際上都是「已」的誤釋。此外〈正名篇〉中還統計了金文與甲骨之在字形上大多可以相互驗證的情形,證明甲骨文與金文確實同出系。5。

有了金文研究的基礎,進一步協助羅振玉在甲骨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在《殷虚書契考釋》中自述研究的成果,共有六端:

- 1. 「帝系」:羅振玉研究發現,商代帝系自武楊傳至帝章,在司馬遷的《史記》,總共記錄了 1. 世。而下辭者中所見的商代帝系,卻僅有 1. 上世。《史記》稱太丁未立爲帝,而下辭中所記載的祭祀禮程,隆重的程度卻儼然如司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都與史傳所載異文;而庚丁作「康祖」」;武乙稱「武祖乙」、文丁之稱「文武」」,都與過去所瞭解的商代帝系不同。
- 2 「京邑」:商代的遷都活動,前期八次,後期五次。羅振王從卜辭瞭解到,盤庚 以前的活動,都詳載於《尚書》的書序中。而小辛以下的活動,則常見錯誤認 知。但水的殷墟,舊說都認爲是河亶甲所遷 經卜辭驗證之後,才知是武乙遷 居來此,帝乙人再遷離。又《史記》記載說是盤庚之後,商的國號改稱爲「殷」。 然而卜辭之中,不僅不見「殷」字,反而屢次提及「入商」。田獵、外田所到的 地方,都稱「往」、「出」,以有前往「商」的時後獨言「入」 可知文」、帝乙 的世代,國號仍然稱「商」、《尚書》稱「戎殷」,當是稱己名,而非稱國號
- 3. 「祀禮」:羅振玉研究發現,下辭中所得見商代的祭禮,與周代大為不同。不僅 名稱繁雜,意義也多難以明瞭。祭人鬼所用的祭品,同樣會比照學奠牢鬯等祀 禮,數量完全視占下的結果而定。「王賓」一語,後來成為《尚書·洛誥》的語 源;祭祀時薦用騂牡,也不是在周初的鎬身始創。
- 4. 「、法」:羅振工從下辭瞭解到,商人、祀、王王之曰、都各自依照先祖與十三相合的名來行祭。其有來者、則依來名。又大事貞龜、餘事骨卜。舉凡這類的特殊卜法、都是前人所未曾聽聞的發現。

汪 5 參見本書《第一章 羅振玉所冶拿又學》, 四、冶學成仇 所述为答。

- 5. 「官制」: 卜辭中所記錄的商代卿事名後,與《訂經》 卜雅、頌的名稱相同。大 史的職銜,亦明載於《周禮·春官》。甚至帝、身邊的近臣,都與周制相符。因 此羅振王斷定周公所制作的「六典」,大多本於殷商的舊制。
- 6.「文字」:就文字的書寫應用而言,羅振王發現「召公奭」的名字,應該寫作「爽」,而非「奭」:鳥鳴的「鳴」字,从雞而不从鳥。「住」、「鳥」 字並無差別;「子」與「条」的用法則有不司;「牝」「牡」等字,字形的偏旁或牛、或羊,甲骨又中是任意安置,並不固定;「牢」「牧」等字形,道理亦同。此外,透過甲骨文字的認知,可以瞭解人、「蒙都與古文相司。古文的造字精神,偶然也可以在今隸中見到。。6。

《殷虚書契考釋》之後,羅振王又作了《殷量書契待問編》。在〈序〉中對於 考釋的甲骨文的成果日趨豐碩,頗感日豪說:「宣統甲寅(西元 1914 年),予考釋 殷虚文字,得可讀之字,不逾五百。今年夏爲之校補,乃增至五百四十餘,合重 文得千八百有奇。」又說:「今日所不知者,異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它人或 知之。予往昔撰考釋所識之文,再逾歲而增任一。吳中丞說文古籍補防錄諸字, 富日以爲不可釋,今得確定者,任何中方恆二十,此均其明驗矣」」 註 7

羅振玉在甲骨學上的成就,固然有他過人的求知精神與研究毅力。然而憑心 而論,這些成就均非州知勉學所能一旦之間達成。多年來浸淫於文字研究所積累 的識見才學,尤其是對令文材料的蒐羅與研究,是達成此 成就最根本的重要因 素。

(二) 徵引金文以訂正《說文》

羅振王徵引金文以訂正《說文》的研究成果同樣豐碩,列述如下:

1. 在〈孟鼎跋〉中訂正《說文》據秦篆爲變的字形,釋「奔」爲「从夭卉聲」 的錯誤:

《說文》、「奔、走也。从天卉聲。」按从貫省聲,然貫字何以从卉,亦不可晓。今此鼎奔作「瓷」,效自同,象眾趾奔走之狀。古金之止字作「V」,與「V」形相近,从卉乃从弘之譌,知貫字亦从弘而譌卉也。又此「瓷」字與「石鼓之」之「辍」爲一字、「辍」爲眾走,此省二次爲一耳。然弘之譌卉亦甚古,石鼓文内奔字又作瓷,古鼎作爲,效卣作爲,

証 6 見 股虚書契考釋序 《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頁95至98。

並 7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 册一, 頁 98 至 101。

知傳講葢己久矣。

《說文》畏,汪「惡也,从**公**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人也。」然 今篆作「轟」,不知何以云从虎省,尤不可見虎爪之形,此鼎畏守作「鬲」, 下从升,王自虎爪形,與洨長說正合 古金文虎字作「膏」,才象爪, 許書有注文與篆又不可者,殆皆後世寫失也。

3. 在〈矩尊跋〉中,依據鼎銘辨止《說文》據秦篆爲變的字形,釋「矩」爲「从 欠」的錯誤:

此尊矩字作「**以**」,象人持矩形。【象矩,大泉人,又象手持之,「伯矩齊」作「**以**」;「伯矩卣」作「**忆**];「矩父敔」作「**以**」,形雖小異,然並從大。「矩叔壺」兩器,一書矩作「**以**」,又一器作「**以**」,是矩或从夫。「毛公鼎」、「衆伯戒設」、「吳尊」內醫字並從**夫**。按《說工》:築从失,予向以規字从夫例之,疑从失殆从夫之誤。今證以金之,竊喜曩殺乙非妄矣。

- 4. 在〈聾鼎跋〉中,辨口《說文》將「龍」拆解爲「从內从童省聲」的錯誤: 此鼎四字,曰 聲作實器。聲作「靴」,从龍从耳。取上从早,下 从夕者,象其首: 2 象其身。「邪鏈」龍字作「稅」,亦从事,下象首與 身。「頌融」雖作「轟」,亦以犯象龍身首形。篆文作「龍」、許君云:「从 童者聲,从內 」雖誤以龍首形爲內,而又猶不誤。其他半从扈,則由 己而變,其初形逐不可知矣。惟龍之从己,則尚存於碑板中。 北齊道與 造象記〉聾作「點」,上从配,正與此合。又 漢周憬功勳銘〉雖作「點」; 柳書 玄秘塔銘〉裝作「羆」,皆後世所謂別體俗作,不知其爲古文之僅 存者也。
- 5. 在〈周敼跋〉中,辨正《說文》「至」字析形說解的為誤:

《說又》:「里,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象形。」謂「事」 爲飛鳥形。然考古金文,如此融及「散氏盤」至作亦作「星」,从第, 實象矢形、「告田融」候字作「厦」,「匱侯鼎」同,並从复。「最侯融」 及「盂鼎」作匠,从食 乃复之變。「矢伯卣」矢字作「食」。以此例 之,知\$乃矢之倒又,一象地,\$象矢速來降至地之形,非象鳥形也。

6. 在〈女婦卣跋〉中,辨正《說文》釋「帚」爲「从又持巾」的錯誤: 《說文》:「帚,糞也。从又持巾,掃門內也。」證以此器,及他金 工帚字並作「亂」,从亂、象帚倒植架上之形。亂爲帚倒植,**人**象其柄。 猶戈之作出也,□象其架。許書以**人**爲巾,殆未確矣。

7. 在《毛公鼎跋》中,依據鼎銘字形,認爲《說文》中所載「非」字的小篆, 乃後世輾轉傳刻錯誤所造成的結果:

《說文》:「點、達也。从稅下兩翅、取其相背也。」王兼友氏謂稅 篆之形引皆向上、非守見上二筆向上、下二筆向下、故曰「下兩翅」,此 翅不指全翼言也。此又謂上下相背與上文左右相背亦異。玉按 稅子篆 作「飛」,許書汪从稅下兩翅,謂稅字下半之外也,兩翅共六翮、此正 象六翮形。證以此鼎內非字,正作化 「智鼎」非字亦如此作 與許書說 吻合,可見許書篆文本不誤,而經展轉傳寫遂失原形也,王氏見人不知 篆又而曲爲之說矣

8 在〈師至父鼎跋〉中,藉由鼎銘「岬」字的形體與《說文》互證,因而贊弈 [值「搏采誦人」的貢獻:

鼎中「用台肩壽」之「宀」、从人从亡、他金文亦多如此作。按、《說 又》台作「哼」、與此形異 然泛長于白文下引愛安說:「丛人為白。」 證以金文之从丛人作「宀」、正合。金又與許書互證、乃得其寵、許書博 采眾說之功偉矣哉。

9. 藉山金文字形,考證《說文》所載「及」字的古文作「**餐」**;「笈」字的古文作「**餐」**,都是字形傳刻的錯誤:

《說文》及之古文作「攤」「碧落碑」作「攤」,簽之古文作「缸」, 證之古金又無如此作者。「沈兒鐘」及字作「我」,「邾公鐘」作「我」, 此鼎作「釋」「格作簋」作「傳」,與此鼎同 。詳加審部,始知今篆之 「爰」、乃由「爰」之傳講 爰見石鼓文 《與取同,不過人字短縮耳, 从入从內,象一人前行,後一人从手追及之形。此品于我旁增久,于人 己前行而他人手執之誼尤完密。《說文》之「攤」,乃名變為意,了為為 个「碧落碑」又調个為什一、及於个下加入 簽了古文則僅加人,無下 二點 ,實為由棟傳繕之訛,無可疑者。許書婁被傳寫,若不藉占金又是 正之,見所錄古籀文置復可識耶

10. 在〈寰尊跋〉中,以金天考證《說文》所載「賓」字古文作「¶」,乃字形 傳刻錯誤的結果:

《說文》實古文作「¶」、《玉篇》《集韵》作「實」:此尊作「魯」、 从**汤**(「史頌啦」同)、知《說文》从**成**、始由**房**致譌、《玉篇》《集韵》 作質、从实、又由《說文》从穴而譌矣。

11. 在〈九鼎跋〉中・以鼎銘考證《說文》所載「野」字古文作「**愛」**・乃傳刻 錯誤的結果:

第十八行「墊」即野下へ《說文》野子古又作「轡」,然 注 云· 「从里省从林」,則守應作ं整。今本加圖,非許書原本如此。《集韵》野 古作「墊」, 宋夢英大師篆書千文 野作「埜」,知此宋時尚不誤矣 註

12. 在《遼居乙稿》的〈璽印文字徵序〉中、考證錻文中與《說文》古文相合的「棄、虐、期、吳、州、禹」等六字:

棄作「禽」、虐作「禽」、飢又》作「處」、期作 谷」、《說文》作「谷」、吳作「炒」、《說又》作「幣」、州作「惻」、禹作「帛」,與許書所載或略有變易,而確爲一字。

13. 在《史秦鬲跋》中,考證鬲銘「秦」字作「**聲」**,與《說又》所載籀文字形相合:

《說文解字》秦籀文作「蠢 ,「許子版簠」亦作「蠢 , 並與高文合。

14. 在〈丁末角跋〉中・辨止《説文》誤分「伐」與「兓」爲「字:

文内伐商之伐作「粤」,與「畢仲故」之「**拗**」正同,从手執戈, 富是伐字。說文孔部「**榜**」字,注 「擊踝也,从**卑**戈。」按執戈之誼 必定爲擊踝,證殊難通,抵與从イ从戈之伐字疑是一字,許書不知爲重 文,致歧爲二也。《攗古錄》「有子執戈觚」其工作「**快**」,象人持戍,殆 亦伐字與。

- 15. 在〈遣小子鼓政〉印、辨正《說文》誤分「遣」與「胄」爲 . 字、曰:《說文》:「遣、縱也。从是胄聲。」又書注、「胄、笥小塊也,从自从史, 古文蕢字。」以遣為形聲,而說皆字亦紆曲不可通。今此歐遺字作「閱」「城號敲 鼎」並如此作。遣「叔簋」作「穩」、「季頻鼎」作「復」、皆从自 即師字,評 分仲鍾跋 自,眾也。从刊从 17,執眾誥誠而遣之也。人「太融」遣字作「卽」首定,知「遣、胄」乃一字。許書不明从自即師字之誼,致為支說,非得古金又何由是正之乎、至9。
- 16 在《遼居乙稿》的〈得罍跋〉中、辨止《說文》誤分「行」與「寸」爲二字:

B 8 以上十則並引自《雪堂先生全石文字版尾》卷一·

紅 9 以上二則并引自雪堂先生全石又字跋尾卷一。

此器蓋各一字曰「概」,即得字、《說文解字》 彳鄙 「得,行有所得也、从彳享聲,古文省彳作》。」又見鄙:「專、取也,从見寸,寸度之,亦手也。」按古文得均从又持貝,會意字也。或增 ? 般虚遺文作「哦」,亦作「概」,與靈文內、他金文中「智鼎」作「價」,「試穀」作「價」,是增彳者亦古文也。許書誤認「享、得」為二字,以省彳者爲古文,以增名者爲簽文,分隸二郎,又譌貝爲見。蓋東漢末季小學已不修,至交長始博訪通人,稽選其說,其功至偉,不得以其偶然失误而漫議之也。

- 17 在《松翁近稿》的〈璽印姓氏徵跋〉中·考證璽印文字可補《說文》佚文六 见:
 - (1) 考證《說文》闕收「縢」字的異體「滕」:

許書滕國字从水,而予家所藏「滕虎敦」則从犬。閩江陳氏澄秋館 藏媵侯戈、戟各一,皆從火。而此編中瞭姓七見,其從水者六,從犬者 一。又「建德周氏藏閏滕印」,守亦从火、蓋媵、滕義與騰近,媵从火, 象上騰;其从水、从馬,則象奔騰。今則从水者行,而从火者廢矣。

(2 考證《說文》關收「弦」字的異體「孫」:

許書弦从常,「漢景君碑」管弦写作「辞」,从糸。此編中弦字十一見,皆作「聲」,从糸,與「景君碑」同。古文从糸之字,或作「8」,知8即杀,弓糸爲弦,蓋會意字。予意篆文當作「歸」,从祭,古文从8。 許君乃以从8爲篆文,于是以8者行,而从常者廢矣。

(3) 考證《說文》闕收「行」字的異體「何」:

「石鼓又」行写,篆作「何」,从人从行,象人類于四達之衢。今 許書但有行,而無从人之何,漢印中人名有「庸何」者,守正作「何」, 與石鼓合。知本有「何」字,許書佚之也。

(4) 考證《說文》闕收「鑾」字的異體「彎」:

印文中有「電最」,眾印靈字从車鄉聲,其文不見許書 古璽中人 名有「鱜和」,罕又从車,从辮首,殆即車鑾之本字 今許書有「鑾」, 而「鑾」,佚矣。

(5) 考證《說文》闕收「肩、啓」的異體「駐」:

6) 芳證《說文》闕收「蠅」、「離」、「傷」、「閣」等字:

印文中彌姓作「變」,下从土,與「漢王君石路碑」同。今則此字 但見《玉篇》,而不見許書矣。《正字通》有「離」,云:「俗鶴字」:又有 「傷」,曰:「俗喪字」。今漢姓有離、有傷。又見有「張傷」印,是此二 了漢已有之,不得以未見許書而遽誠爲俗、又如許書與「闊」字,而已 見於印之。

18. 在〈說又古籍補跋〉中,列舉吳大澂《說文古籍補》一書中的缺失五端: (1) 器物取捨行商権者:

中丞既備采古禮器 Z字,復益以古貨幣,占甸靈。 然精其時代,雖 均屬先秦,而論其書體,則因所施而各異。 Z多省變,可識者寡。今考 證古籀,宜專采之彝器,貨幣、甸鹽宜爲別錄,

(2) 疑信倒置官改正者:

中丞書例:可識之字列入正編,疑不能決及不可識者,別爲附錄,體例至善。然正編中如「聲」之釋贈:「含」之釋各:「吃」之釋吒:「镬」之釋頭:「舊」之釋節:「餐」之釋節:「餐」之釋節:「餐」之釋節:「餐」之釋賣.「髮」、「給」、「給」、「釋賣.「攤」之釋賣.「墨」之釋實:「實」之釋顯:「醬」、「醬」之釋治:「肼」之釋酶:「醬」之釋錯,皆有未安,宜入 附錄 。而〈叫錄 中如「鲎」疑惑、「為疑駭」、「意」疑止、「養」疑惑、「農」疑惑、「農」疑惑、「夢」疑卷、「夢」疑者、「形疑較」、「意」

(3) 誤釋當门止者:

- 王編中「♥」、「♥」、「♥」、「♥」。今雲南人所用掩免之畢,其形尚如此,知此亦畢字,非干字也。
- 「擊」、「擊」均氓字,而釋奉
- () 「層」下「層」即左字。予藏古馬街,其銘亦有「層」字,其字从戶,與从門之「哥」不同。古文雖左右向往往任意,而「戶」、「門」 字則未嘗或亂。般虛又字右亦作「哥」,許書差之籍文作「簷」,从二。知古左右字或从二,或从世,一也。乃釋距末之「層」作佑,「宋公文」之「簷」爲佐,其實均是差字,非佐佑也。
- ○「腳」釋駁,案此字見「針白達敦」,其蓋藏予家,其又曰「約白達作實敦,期萬年。」蓋文作「ு」,器文作「腳」,約即其字,非敦字也。
- · 「角」釋亭,殷虛文字毫作「角」、「角」,與此略同,此亦毫,非

亭也。

- · 「稀」釋譯,其文从示,从又持內,是祭字,非謂也。
- 「缺」釋師,又「時」釋師,考古又即皆从量,無从B者,「缺」、「時」,般虛又字作「時」、「時」,即師所止爲次之次、後世假次字為之,非師亦非師也。
- ⊙ 「豐」釋然,其字从身,从胃、从火。「盂鼎」展作「)號」,此联下加入,乃膝國之膝,古从火,今从水,非然也。
- 「※」釋龜・其字與「不娶敦」之「申」同,即東字・象東矢形, 非難也。
- 「Æ、→、Ψ、↑」等字釋七,古七字作「十」,無作「Æ」者, 此九字,非七也。
- (, 「甲」釋申,其文象兩手奉杵形,與小篆之「內」同,非申也。

(4) 附錄中確然可識當改入正編者:

- 附錄中諸字,有確可辨識者,如「屬」即農,誤田鼎作「屬」,「史 農解」作「圖」,均从田,展而趨田曰農,會愈字也。
- · 「轰」象人逆入形, 乃逆字。
- · 「No 从龍,从耳,乃襲字。
- · 「鍋」从苗,从欠,乃做字。
- (· 「爨」舊釋稣、案即蘇字、古己姓之國,古金文皆作鮴,从木不從 禾。近出上有蘇公之孫鼎,字作蘇,雖加艸,亦从木,可證罢即蘇 字。
- · 「鼍」即变,象木下有火, 1. 為火綠狀, 殷虚又字作「晝」、「患」, 上與此同。
- 粉。注疑古利字,不从刀,考許書利之古丈正作粉,與此同。
- 置注从四、从支、《說文》無此字。考从四即目,下从支、乃許書部百之号。
- 「景」上象人形,與芦河,下太象尾形,即尾守,許君所謂 「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者」是也。
- 。 「誰、誰」 注疑古聊字, 考其文从弓从耳, 乃弭字, 非聊也。
- 「丰」注象三王相連形、丰注疑書聊字、考丰即玉字、《說定》玉泉三玉之連、一一其實也、非別有三玉相連之丰字。

- · 「猫」即「弘吉」二字合文,殷虚文字亦有之,作「猫」、「猶」, 正與此同。
- (5) 說解錯誤當更上省:
 - 又有說解之誤。如 說「養」爲象人戴寠數形,炎隸之役也。考矣於之作「篡」,象手牽索以係人,蓋奚爲俘奴,殷虚之字作「聲」、「第」,占俘奴殆男女並有之,故或从女,聲泉索,非象戴物也。
 - 「楊」汪从名、从由、从心。「由」古相字、相心爲德。「当」、「由」 汪古相字、从由、十目所視也。案相从目、从水,許書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以釋从木之義、故殷虛文字作「拍」、與篆文同、亦作「古」。古金文从坐、平乃木之省、如杞字殷虚文字作「查」、亦作「当」、其證也、與十之作「十」不同。德从由、無从出者、不可品合爲一也。
 - (E)「医」、「便」注象燕處巢見其首,小篆从日女,形相近而古義亡, 考此又正是从日从女,乃医安之医。古人日人而處內,乃強指从日 為象燕首形,近乎嚮壁之談。(ai 10)
- 19 在《古文間存於今隸說》中、檢得古文存於今隸者五十四字、註11 :
 - 、1) 今隸合於古文者: 計有「皇、平、哉、周、格、趙、逆、邊、違、衛、對、啓、魯、集、 上、膚、既、射、明、克、糠、南、宮、呂、瓊、方、匍、兕、炒、原、 進、戎、凡工等 33 字
 - (2 今隸或體合於古文者: 計有「福、曾、德、博、勇、兮、會、高、邦、鍾(鐘)、實、龍、野」 等13字。
 - 3) 今隸中存有古文者: 計有「盞、昶、朝、愈、献、妥、銘」等七字。
 - (4) 今隸合於古文或體者: 計有「1、ト」2 字。

註10 古文間存於今隸說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一、頁53至57。

国11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册七,頁 2891至 2902 · 本又非唯創工籍今隸刊證甲 骨、金叉的論點,並足據以考正《訊叉》所載秦篆的形鵠;補《說文》所闕收的字。

羅振玉金文學著述所見頁次索引

```
《「戊稿》一卷、附《校記》: p60、p68、p71、p88、p91、p94、p98、p100。
《三代吉全文存》二十卷:p6、p13、p21、p22、p25、p51、p58、p67、p91、p95、
《上虞羅氏雪室所藏銅器拓本》四冊 又名《羅振玉藏三代金叉拓本》 p36、p50、
  p51 \ p86 \ p94 °
《丙寅稿》一卷 ' p60 \ p67 \ p87 \ p94 \
《古明器圖錄》四卷 p16、p22、p35、p42、p83、p93、p97
《古器物范圖錄》三卷、《附說》一卷·p17、p22、p35、p39、p40、p82、p93。
《古器物識小錄》一卷: p74、p76、p89、p95、p98、p99、
《古鏡圖錄》二卷、附《補遺》: p16、p22、p35、p41、p55、p83、p93。
《四朝鈔幣圖錄》一卷、《考釋》一卷:p17、p22、p35、p39、p82、p93。
《矢彝考釋》一卷: p23、p60、p68、p88、p94。
《地券徵存》一卷·p17、p22、p51、p55、p67、p85、p94~
《車壓稿》一卷:p60、p71、p90、p95。
《雨渐佚金铁石集存》 - 卷:p22、p51、p54、p84、p94、
《松翁未焚稿》一卷:p60、p70、p90、p95。
《松翁近稿》一卷、附《補遺》: p60、p66、p87、p94、p107。
《金石書錄》 - 卷·p31 、p32 、p80 、p93。
《金泥石屑》二卷、《附說》一卷 p12、p22、p35、p39、p83、p93。
《俑廬日札》一卷·p74、p75、p81、p93、p98、p99、p100。
《待時軒傳占別錄》一卷、《附訊》一卷·p22、p36、p48、p87、p94。
《後丁戊稿》一卷:p60、p71、p91、p95、p98。
《貞松堂吉金圖》三卷·p22、p36、p49、p90、p95。
```

```
《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八卷:p6、p12、p22、p23、p25、p51、p56、p66、p67、p88、p89、p94、p97、
《貞松堂集古遺艾續補》一卷:p90、p95。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三卷:p90、p95。
《貞松堂藏器墨影》二卷、《續集》三卷:p22、p36、p51、p89、p95。
《貞松集古遺文補遺》三卷:p89、p95。
《貞松集古遺文補遺》三卷:p89、p95。
《貞松集古遺文補遺》三卷:p89、p93。
《面城精舍雜又乙編》一卷:p82、p93。
《唐風樓全石文字跋尾》一卷:p82、p93。
```

《殷文存》二卷:p6、p22、p26、p28、p39、p51、p53、p548、p84、p94、p102。

《殷虚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 p22、p35、p42、p82、p93。

《海外吉金錄》一卷: p13、p31、p33、p45、p85、p86、p94。

《海外集金錄補遺》一卷·p86、p94、

《秦金石刻辭》三卷: p13、p22、p39、p51、p53、p82、p93。

《准陰金石僅存錄》一卷 p22、p52、p79、p93。

《淮陰金石僅存錄附編》一卷、《補遺》一卷·p79、p93。

《眼學偶得》一卷:p74、p79、p93。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一卷:p35、p45、p76、p85、p86、p94。

《雪堂所藏与金叉字》: p22、p51、p58、p90、p95。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一卷:p60、p67、p87、p94。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 p23、p60、p61、p63、p64、p81、p86、p94、p98、p99、p100。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p60、p63、p84、p94。

《雪堂藏古器物目錄》一卷:p21、p31、p34、p86、p94。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一卷:p46、p74、p76、p86、p94。

《隋唐兵符圖錄》一卷:p22、p37、p81、p93、p97。

《雲竇漫稿》 -卷·p60·p64·p85·p94。

《置杖錄》: p32、p74、p75、p80、p93。

《夢郵草学占金圖》三卷·p6、p13、p21、p22、p35、p43、p44、p45、p50、p84、 p85、p94。

《夢郼草堂古金圖續編》一卷:p44、p85、p94。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一卷、附《鏡話》一卷:p22、p41、p51、p55、p88、p94。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二卷、附《補遺》 p46、p48、p87、p94。

《歷代符牌圖錄》二卷: p22、p35、p36、p37、p46、p47、p82、p83、p93。 《歷代符牌圖錄後編》一卷: p37、p83、p93。 《逢居乙稿》一卷: p60、p69、p89、p95、p98、p100、p106、p107。 《遼居稿》一卷. p60、p69、p88、p94、p100。

潰著:

一、己刊目:

《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 p60、p72、p81、p92、p95。 《貞松老人遺稿外集》四卷、《補遺》一卷 p91、p95。 《邓居胜錄》 p74、p80、p92、p95

二、朱刊目:

《占器物識小錄補遺》一卷: p92、p95。 《全石萃編補正》四卷: p51、p59、p92、p95。 《貞松堂吉金屬續編》四卷: p92、p95

三、末完目:

《占兵器考釋》: p74、p77、p92、p95。 《陸庵讀古全文札記》: p77、p92、p95。 《讀積古齊鐘鼎舞器款識礼記》 p74、p77、p92、p95。

參考書目

膏 圖書著作類

- 1. 錢站撰,《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嘉慶元年自刻本)。
- 2. 羅福頤撰,《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藝文印書館)。
- 3. 馬衡撰,《凡將齋金石叢稿》,(明文書局)。
- 4. 陳光憲撰,《王國維學術》,(帕米顯書店)。
- 5. 葉嘉瑩撰,《王國維學術及其文學批評》,(源流出版社)。
- 6. 王德毅撰,《王觀堂先生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
- 7. 胡樸安撰,《中國文字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
- 8. 衛聚賢撰,《中國考古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
- 9. 梁啓超撰,《中國歷史研究法》,(台灣商務印書館)。
- 10. 王懿荣撰,《天壤閣筆記》,(王文敏公遺集)。
- 11.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漢京文化事業)。
- 12. 唐蘭撰,《古文字學導論》,(洪氏出版社)。
- 13. 趙英山撰,《古青銅器銘文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
- 14. 劉紹唐撰,《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叢刊)。
- 15. 趙萬里撰,《民國王靜安先生國維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
- 16. 李孝定撰,《甲骨文字集釋》,(中研院史語所專刊)。
- 17. 董作賓撰,《甲骨學六十年》,(藝文印書館)。
- 18. 邵子風等撰,《甲骨學論著提要目錄三種》,(華世出版社)。
- 19. 司馬遷撰,《史記》,(藝文印書館)。
- 20. 羅振玉等撰,《考古學論集》,(香港中山圖書公司)。
- 21. 呂大臨撰,《考古圖》,(黃晟亦政堂刻本)。

- 22. 王永誠撰,《先秦彝銘著錄考辨》,(師大國研所博士論文)。
- 23. 梁詩正等編撰,《西清古鑑》,(内府刻本)。
- 24. 容庚撰,《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燕京學報第五期單行本)。
- 25. 孫詒讓撰,《名原》,(光緒三十一年自刻本)。
- 26. 陳俊成撰,《宋代金石著述考》,(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
- 27. 容媛撰,《金石書錄目及補編》,(台灣大通書局)。
- 28. 朱劍心撰,《金石學》,(台灣商務印書館)。
- 29. 李遇孫撰,《金石學錄》,(台灣商務印書館)。
- 30. 胡自逢撰,《金文釋例》,(文史哲出版社)。
- 31. 容庚撰,《金文編、續編》,(洪氏出版社)。
- 32. 趙明誠撰,《金石錄》,(順治四年刻本)。
- 33. 王讚源撰,《周金文釋例》,(文史哲出版社)。
- 34. 黄公渚撰,《周秦金石文選評註》,(台灣商務印書館)。
- 3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藝文印書館)。
- 36.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藝文印書館)。
- 37. 屈萬里撰,《尚書釋義》,(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 38. 蔣復璁等撰,《故宮文物》,(台灣商務印書館)。
- 39. 容庚、張維持撰,《殷周青銅器通論》,(科學出版社)。
- 40. 容庚撰,《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社)。
- 41. 譚旦冏撰,《商周銅器》,(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叢刊第一輯)。
- 42. 王國維撰,《國朝金文著錄表》,(藝文印書館)。
- 43、張綸撰,《紹興内府古器評》,(津逮秘書本)。
- 44. 端方撰,《陶齋吉金錄》,(宣統元年刊印本)。
- 45. 陳介祺撰,《陳簠齋文筆記附手礼》,(滂喜齋叢書本)。
- 46. 傅斯年撰,《傅斯年全集》,(聯經出版事業事業公司)。
- 47. 歐陽脩撰,《集古錄跋尾》,(歐陽文忠公全集本)。
- 48. 歐陽棐撰,《集古目錄》,(歐陽文忠公全集本)。
- 49. 王厚之撰,《復齋鐘鼎款識》,(阮刻本)。
- 50. 魏徵等撰,《隋書》,(鼎文書局)。
- 51. 溥儀撰,《溥儀自傳》,(金川出版社)。
- 52. 鄭玄箋,《毛詩鄭箋》,(新興書局)。
- 53. 《寧壽鑑古》,(涵芬樓石印本)。
- 54. 吳大澂撰,《說文古籀補》,(台灣商務印書館)。

- 55. 段玉栽注,《説文解字注》,(漢京文化事業)。
- 56. 李師國英撰,《說文類釋》,(南嶽出版社)。
- 57. 李孝定撰,《漢字史話》,(聯經出版事業)。
- 58. 班固撰,《漢書》,(藝文印書館)。
- 5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藝文印書館)。
- 60. 福開森撰,《歷代著錄吉金目》,(台灣商務印書館)。
- 61、薛尚功撰,《歷代鐘鼎款識法帖》,(于氏影本)。
- 62. 阮元撰,《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藝文印書館)。
- 63.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藝文印書館)。
- 64. 吳式芬撰,《攗古錄金文》,(樂天出版社)。
- 65. 王俅撰,《嘯堂集古錄》,(醉經堂刻本)。
- 66. 潘祖蔭撰,《攀古樓彝器款識》,(同治十一年刻本)。
- 67.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一編》,(文華出版社)。
- 68.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二編》,(文華出版社)。
- 69.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文華出版社)。
- 70.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台灣大通書局)。
- 71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台灣大通書局)。
- 72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六編》,(台灣大通書局)。
- 73. 羅振玉撰,《羅雪堂先生全集七編》,(台灣大通書局)。
- 74、王辰編,《續殷文存》,(臺聯國風)。
- 75. 王國維撰,《觀堂集林》,(鳥程蔣氏本)。

貳 期刊論文類

- 1. 周法高,《三十年來的殷商金文研究》,(大陸雜誌六十卷六期)。
- 2. 陳競明撰,《三十五年來的考古學》,(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三期)。
- 3. 柯昌泗撰,《吊上虞羅先生》,(中和月刊一卷八期)。
- 4. 王德毅撰,《王國維先生事略》,(圖書館學報八期)。
- 5. 容庚撰,《王國維先生考古學上之貢獻》,(燕京學報二期)。
- 6. 吳其昌撰,《王觀堂先生學術》,(國學論叢一卷三期)。
- 7. 屈萬里撰,《甲骨文的發現傳播及其對學術的貢獻》,(中華文化復興月刊二卷十一期)。
- 8. 那志良撰,《古器物研究與教學的新方向》,(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十二卷)。
- 9. 商承祚撰,《古器彝器偽字研究》,(金陵學報三卷二期)。

- 10. 《考古學社社員著作及印書介紹》,(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二期)。
- 11. 《考古學社社員出版書籍介紹》,(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三期)。
- 12. 王國維撰,《宋代之金石學》,(國學論叢一卷三號)。
- 13. 楊殿珣、容庚撰,《宋代金石書考目》,(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四期)。
- 14. 楊殿珣、容庚撰,《宋代金石佚書目》,(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四期)。
- 15. 羅振玉撰, 羅福頤節錄,《松翁自敘》,(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三期)。
- 16. 鮑垂恩撰,《金文在歷史上的價值及其分類之商榷》,(新天地雜誌六卷五期)。
- 17. 姚名達撰,《哀餘斷憶》,(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 18. 容媛撰,《書評》,(燕京學報三十一期)。
- 19. 王永誠撰,《清代著錄彝器研究》,(明志工專學報十二期)。
- 20. 唐蘭撰,《理想中之商周古器物著錄表》,(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一期)。
- 21. 容庚撰,《悼羅振玉先生》,(燕京學報二十八期)。
- 22. 顧頡剛撰,《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五卷一、二期)。
- 23、徐中舒撰,《静安先生與古文字學》,(文學周報五卷一、二期)。
- 24. 孔德成撰,《圖書以外的我國古史資料之一一金文》,(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二十五期)。
- 25. 田倩君撰,《論金文在學術上之重要》,(人文學報七期)。
- 26. 徐中舒撰,《論古銅器之鑑別》,(北平燕大考古學社社刊四期)。
- 27. 莫榮宗撰,《羅雪堂先生年譜》,(大陸雜誌二十六卷五至八期)。
- 28. 莫榮宗撰,《羅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大陸雜誌二十五卷二、三期)。
- 29. 莫榮宗撰,《羅雪堂先生校刊群書總目》,(大陸雜誌二十八卷二期)。
- 30. 董作賓撰,《羅雪堂先生傳略》,(大陸雜誌二十四卷四期)。